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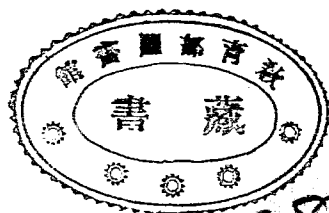
譚中持袁

子

戰

若林昇路

行印局書泉世



16388.

107.3342

87557  
 524(196)  
 2

# 目次

準備.....	一
火車中.....	三
行軍.....	一〇
巡邏.....	一四
麥司之戰.....	二二
到法國去.....	四一
蒙得.....	四四
羅你.....	五四
阿米呵爾特.....	六八
休息日.....	七九
馬爾奈之戰.....	八一
退却.....	一〇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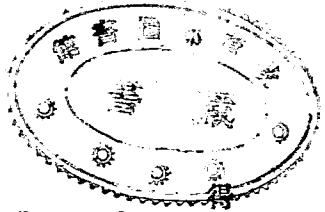


3 1760 7411 4

聖瑪琍——拉勃啫胎·····	一一四
蔡來的持久戰·····	一二八
沙美之戰·····	一六六
受傷後·····	二〇四
愛斯奈——賽板倪之戰·····	二二八
一九一七——一八之持久戰·····	三一九
一九一八年三月進攻之役·····	三四二
潰敗·····	三六六

準備

00015



我在動員的一天補上了一等兵，因為不能再到母親那裏去，便寫了一封告別的信去。出發的一天得到她的回音：

我的兒啊！望你忠實不變，不時自勉，我所能寫給你的話已盡於此了。我們在此很忙碌，你的哥哥也被徵去了，因此我們兩個女人必須樣樣做到。孫兒輩還說不上什麼。隨信寄你暖襪數雙。

再會！  
你的母親。

我將來信插入信袋，跑進軍隊商店去買些信箋。路上行人忙碌來往，在店裏的人都圍着食桌。

「你，羅特維希！」齊駭含笑給我斟了一杯啤酒。「先去殺俄國人！」

我和齊駭照了一杯。

馬克斯杜姆司荃和帕來同坐一桌在那裏擺膝。他一個一個審視，很歡喜。

在屋子的裏面有一個胖而有鬚的一等兵在那裏說話：「他們該知道德國人的劍鋒，這些狗東西！說時喉頭發出呃逆的聲音。『我知道這些雜種——三年巴黎，總算沒有枉任！——只要有一名德

「國兵到來時，他們便跑得影子都沒有了！」

我買了信箋就出來，怕來在後面趕上來，我不去睇他。

「你不喜歡嗎？」他問道。

「當然歡喜！」我冷然道。

「你沒有在下面耽擱嗎？」

「我不耐聽這些閒話！」

他住了口，我覺得他有話要向我說。

我們進了房子，我坐在一張檯上，問道：「嗷，你要說什麼？」

他靠桌子坐下，對我看着，似乎對我有何期待。我問他的問題，在他似乎不覺得問他一樣。

「你怕戰事嗎？」我問道。

「戰事大家歡喜的！」

我回想了一陣，我以為他方才的態度一定和戰事和生命危險有關。

「羅特維希！」

我吃了一驚，他從未叫過我羅特維希。

「我沒有父親。」他說話時態度瑟縮。我怎樣辦呢？——和他握手嗎？——他這個人是一點也不感



情的。

『帕來，』我道，『然而你有一位老兄！』我也有些不自然。

他默然看我，他已經懂得我的意思了！在這種情形之下，平時連最簡單的事物他都不懂的。

他毫無歡容，也不作聲，然而起身想走。我將笨重的背包背在背上，也沒有等他的了。再到坑廁去走一躺，走下樓梯來預備出發。那時覺得眼睛雖然照舊到處看到，然而心神却並未注實到所看的東西。兩脚已開始移步，行李笨重，然而此時於我無干。

## 火車中

我們走進營房的院子。車子已經在我們背後駕起了。少尉發皮恩喜氣揚揚地過來，寬大的肩膀上背有一個黑漆的背包，好像學生的書包。走近我們說道：

『我用不到向你們演說了。我們大家是一家人！謝謝上帝，我們有一顆真珠 (das Perle 原意是真珠，在此處是一個兵士的姓——譯者) 在這裏！』

大家笑了。我想這也好；此刻那些預備兵都已知道我們少尉是怎樣一個人。帕來雖然是笨伯，然而大家都歡喜他。

3

『第三連——立正！——各排向右轉——開步走！——立停！——全連——開步走！』軍樂洋洋，軍

鼓鑿鑿的聲音從營牆上反響過來，我列在第一排前進，營門口擁了一羣觀衆，正在讓開出路。

『好好幹，哀米兒！』有人大聲叫道。

『好啦！』有幾個年輕人叫道。

『像一八七〇年一樣，』我聽到一聲輕微的語音，對面一個長者的面容，他的一雙灰色而慈祥的眼睛正對我看着，『我也是一樣出去過的，』他對我說，我走過了老人面前，又看到別的人。

一束石竹掃在我胸前，我看看花枝又看看自己，街邊上站有一位女人，她在壓倒了的帽簷下對我笑。

漂亮的洋傘都已張開了，傘下的女人們都戴着大邊帽子。我忽然看見叔叔在右邊的人羣裏攢出來，他的帽子，拿在手裏在頭上搖動，而且對我笑。我簡直不知道怎樣回禮才好，神經錯亂了，然而我很歡喜。

*Wronn, wronn, wronn* 軍鼓的聲音在鐵路橋下震搖，隨後又是 *Wronn, wronn, wronn*。

我們到貨站上面停止前進，在那邊卸下行李待車。

幾個女人帶了用花裝飾的籃子來往分送小麵包和沙格立糖。

車子慢慢地進站來，來者是貨車，推轉的車門上面塞有樺樹枝，軍官坐的是一輛三等車，車箱壁上滿塗着字畫，小身體大頭，戴着法國小便帽。

特別大減價！

免票乘車！

最危險的是幾顆子彈！

以此直到巴黎！

軍號吹起來了。

「第三連在槍架前面歸隊！行李和槍枝拿在手裏！上車！」

大家爭先上車佔好位置。沒有靠背的櫟子站在車箱裏面。我並不慌張。許多少尉沿着列車奔跑。有人探頭窗外喊什麼。一座轉動的機車在黑煙團下面慢慢地。在鐵道上面過來。又有人喊什麼。我走到高處。帕來不已經找了我好幾次了嗎？

他伸首車外：『我替你找了一個座位！』他又縮回去，在車裏面和別人爭吵。他們似乎不覺得，等他叫我過後，位置又被人佔去了。

『啊，少尉喊道，『還要混亂多少時候？』

帕來爲我在左邊靠牆留了一個位置。我在那裏可以靠牆壁，然而不能看車外一切。

車外叫聲尤雜。車頭汽笛鳴鳴，車身漸漸前進。到那裏去？——有人說到俄國去。俄國是怎樣的？這裏有太陽，我想起來。俄國是淒涼的荒原。

「嘻，車子向西進！」有一個人在車門邊叫道，「我們轉過灣了，到巴黎去咧！」

「Hurra, Hurra!」外面孩子的喊聲震耳。

車門外邊「德國，德國統治一切」的歌聲一聲聲攢進車輪隨輪盤旋。歌聲遍及各處了，隔壁車箱裏歌聲沉鬱而緩慢：

馬利，馬利，馬利是我名，

此名我從軍中得。

我和宮主不混名，

宮主之福不如我。

孩子們又狂吼 Hurra。車中人又以歌聲酬答。日光照在門邊人臉上反映出紅光。齊駭露着一口潔白的牙齒對我笑，這一瞬的一切都使他狂喜。

天色很快的暗了。車箱裏面因為車頂上被太陽燻射了一天，酷熱不退。車行漸緩。停止前進了！

一線光亮照在右面車壁上。

「下車來取食物！」

人們振起精神，醒過來，起身來。暗中摸索食具和刀叉。手電燈的光芒越來越去。

我們跨過長櫬走出車來到木棚裏。電石燈放在新鮮木頭製成的桌子上。桌後面有女人在分給牛

肉和素麵。有一個年事很高的老人穿着上校的制服來往上下。銀絲似的白髮在戴得很低的帽簷下面披下來直奔上闊大的肩頭。

車子前進，輪子旋轉的聲音整齊有序。門畔冷氣直沖，帕來全身倒在我身上。最後，他的頭顱撞在我的膝蓋上，因之他半醒了，隨後又沉。

星  
未幾

思。然而心神不安。

我被擾醒來，有人在背

『讓我過去，我要小』

我把帕來拉近身來。

一次，冥暗而淒冷，四圍

須重叫

我又醒來，天已

太陽雖已升起，

『我肚子餓了，

『讓別人睡吧！

車停了。

「下車取咖啡！」

「各人又可！」

大家下車將四

來。火伙們穿着長

我們又前進。車

車外孩子們又叫

黃昏已到，隨即暗夜

「這是來因河喇！」

人們擠向門畔。我稍

得親歷戰爭，豈非幸事總

我燃起煙捲。長夜漫漫。側

了過去，我很使勁的把他稍稍扶正

靠在我膝頭上面。

第二天清早我和帕來交換座位，以便坐得舒服些。外面太陽又上來了。門邊的人正談說他們的所見。這兒該有葡萄園和堡壘的遺跡。我隨即熟睡，到正午才完全清醒。

「眸」之歌了——我

蹉跎的人才真正不幸！

而帕來當我抽身時即向前滾

我痛幾「」我鼠頭撞在什麼上面。那是帕來的頭，正

人人都污穢不修面，但是他們都滿足自己的情狀……

在一處車站吃過午飯，又繼續前進。在門邊的人說，我們行經過一處狹窄的森林幽谷。

車停了。

「下車！」

我們爬過凳子到外面。一處車站和許多小屋。那邊一座有樹的高山矗立。大家的身體都僵了，將行李集在一起。

「我們現在在那裏？」我問齊駭。

他只是笑。

「我們來看一看地圖。」一位年老的排長說得很明亮，他大概當過教員的。「我有一張地圖——我想起來我們是在這一帶。」

他的地圖看來是從一本學校用的地圖裏撕下來的，而且不十分正確。然而我斷定我們離法國還很遠咧。

正在這時候野戰廚房的一節車子已從別節上面脫了下來，拖到了月台邊上。我們不等牠可以開車即出發前進。沿着小河前進。太陽的炎勢未退，然而久坐以後的步行令人醒爽。走了一點半鐘到一處村莊。設營的人已經在村前候我們了。

「第一隊歌在這座糧屋裏面。」

「這兒稻草不餉！」

「他們說現在沒有草。」

大家把行李放下，上街去，都很舒服，買了些酒，酒在這兒還便宜。我和齊駭帶酒坐在車前的座位上，這一駕車放在糧屋的後面。月兒已經掛在空中，輕爽的微風從小河上過來，我們在爽亮的夜中散步了一回。到我們回到糧屋裏摸索着去找位置時，早已鼾聲四起了。

## 行軍

第二天就開始行軍了。天氣很熱，而我們又不慣山間生活。初起幾天許多人睡在路上。七度灶樹蔭下袒胸，把手帕裹在頭上。以後也慣了。越過了許多座高山，到了一處幽谷中。對面樺樹山中山勢又復陡立。從我們走過的高崗看來，那將要經過的村莊是站在最高峯上面。先頭的行軍走得不多路，今天才大家要打起精神去走了。

休息了好幾次。太陽炎炎地曬在湫隘的山谷中，我們在這中間已向上走了幾點鐘了。最後才又平坦了。街道向右轉。小村莊依山而立。大礮和藥彈車放在路上。

大家在田裏歇下，打開帳幕。太陽依然未退，把衣服脫完，將浸透了汗水的東西掛在外面，到帳幕裏



躺下來，我不能入睡，天氣太熱了，從幕布裏穿過來有一道棕色的光亮照在我上面，我足足睡了有一點鐘。

『野戰廚房來了！』

大家穿了一半衣服去取食物和咖啡。

後來我和齊駭和帕來坐在幕門口，在那邊俯瞰幽谷，遠眺峯巒，覺得心曠神怡，靜趣盎然。蔭影正在潛上山坡，天色漸漸黑了，而高處的太陽光依然豁亮。

那裏有隆隆之聲，像輕浮的大鼓聲，聲音漸漸強大，忽然又有號音挾雜其間！同幕的人都向村中奔去，齊駭也過去了，或許是我們團部的軍樂在表演。

我們向比界前進，我從出發以來未嘗修面，而且鬚髭滿顯，光亮柔褐，這是表現頹蕩的精神，有的人非至戰事終了不願修面，我很願意修面，然而我想：有相當的長時間沒有時間，任鬚髭留着；後來互相效尤。

一天下午走過一節之後，軍官們坐在路旁一顆大樹下面，有的在玩耍骨牌，我們的瘦小的中尉，他素來被大家厭恨的，坐在草地上，胖的少尉發皮恩手裏拿了一柄髮剪，已經替中尉剪了一邊頭髮，他的手背正在做種種手勢，剪刀臨空開合。

『中尉此刻該屈服我手裏了！』他嚷道，『不然，我得服從中尉呢！』

「我可以幫你忙！」

「假如中尉能够臣服地滿足我一種希望，我總是替中尉剪下去的！」

「你可以得我的皇國的一半！」

「我懇切地請求中尉不要說笑！」

「那麼你要什麼呢？」

「我得先考慮一下！」

「假如你想不到，那麼更好！許我省事嗎？」

「中尉總該給可鄰的少尉以思索的機會啦！」

很近的地方忽然有口笛聲和鼓聲。少尉跳起身來叫：「第二大隊來了！」手裏拿了髮剪跑去了。中尉坐在草裏罵道：「可惡的東西！——你可以得一瓶白蘭地酒！——那東西沒有聽到！」

我們的大隊長坐在旁邊狂笑。

大家到了比國邊界了。在這裏有一次休息。比國人把街道拆毀了，並且放了障礙物，有人如此說。繼續前進。過一處稅關。又過一個法文的指路碑。

「那裏有拆毀了的街道？」我不耐煩的問道。

「哪，你腳踢的地方便是！」齊駭笑我。

什麼，這就是了嗎？幾塊石頭從街面上掀起來，街邊上有已斷的樹幹站着，大約在一米突高處被斫的，樹身攢在草地上，檜樹長的整齊挺直，我從未見過這樣的。比國人即用這些樹來擋在街上嗎？我很可惜那整齊的樹枝。

電桿上面掛的有剪斷的電線，我們不能再用這些線來打電報了。右邊有一座小屋，一個男子倚身門上，便帽壓的很低，對我們凝視。這個人恨我們，爲什麼彼此交戰的時候一定要嫉恨呢？

離邊界稍遠之處的居民要比較和氣一些，然而我總覺得比國人是陰險的，夜裏大家留心戒備，軍官也從不單獨睡在屋子裏；爲的是有人述過夜裏暗殺的事和比國人的殘暴之故。

漸漸深入比境了，我們路過幾處大山林，以後到一處山窪，有村屋和小城市，因爲我們須待在街盡處過夜，所以還要走過城後陡立的山坡。

有幾次中午時的太陽照在禿露的山背上，顯出眩眼的光彩，山脊充滿赤露，寸草不生，日光黃褐色，非但不淒涼，却閃出從未見過的光芒來。

漸漸走近麥司河 (Cite Maas) 了，有人說那邊要有一次戰事。一天晚上到了一處村莊，大家知道這是大戰臨頭的時候了。

第二天也留在那裏，我們合股向農民買了一頭豬，就在他的果園裏架起小鍋子燒豬肉，我們就紮在他家裏，排長茶黑到我們這邊，他因爲幾天來太辛苦了，此刻坐在火旁，身向前屈，雙手垂在兩膝中。

問。

『我够不上了！』他說。

我該什麼說呢？齊駭和帕來之所以不說話也是當然的了。他是不是專等我說話，還是並不等我呢？一年兵役的拉姆也坐在旁邊。他以大而沉靜的目光看茶黑。我從第一天看到拉姆起，總覺得他可愛。然而我有些畏他。看來他對別人都怕，尤其是茶黑。我想他是恨他。茶黑對他也不好。拉姆特別對身體的動作很不靈活，因此身體疲弱。在他很有神彩的眼睛裏面總有一種恐懼的神情，這便是叫茶黑不高興之處而使我歡喜之處。因為拉姆不會叫口令也叫我不歡。

『冷！』少尉發皮恩從屋裏喊出來。『你和我一起放哨嗎？』

『自然！少尉！』

『我也去！』齊駭淡然說。

我們到發皮恩那裏。

『好！』他說，『你也來！但是此刻趕緊！不到一點鐘的時間天就要黑了。到那邊遠遠呢！』

## 巡邏

我們一起連少尉七個人。

『掛槍！常步——走！』

帕來在後追上前來。

『這塊燒肉給你！』他輕輕的說。

『但是天下雨了！』他把一塊熱而軟的東西遞在我手裏。

『謝謝你！』我說，『然而此刻叫我怎麼辦呢？』

『可以塞在軍用杯裏！』他一面說一面立停了。

我把軍用杯從麵包袋上解下來將燒肉壓了進去，把杯子扶正放在右邊上衣袋裏。右邊的大腿被燻熱了，熱得我暗笑，而且他又是隨後趕送上來的，我又注意到別的事去了。

我們走過最前的步哨，走進一處蒼鬱的樹林。路是石子成功的，而峭然斜入山谷。少尉趕步上前。他大概詳細知道法國人的所在地了。大家竭力想放輕脚步，然有釘的鞋子實在別無他法。蒼翠的檜樹直立在幽靜清爽的空氣中。

一條狹窄而半斜的橋樑架在小溪上面，河底水聲潺潺。山路峻峭上山，樹林中暗黑可怖，而山路隙中的天空還在發微光。

少尉立停了，招手示意肅靜。大家立住了。每一呼吸，皮件發出格格的声音。

繼續前進，必須走上前面的山頭。少尉站住了幾回，寂然無聲，聽不到飛禽振翅和落葉颼颼的聲音。

樹林到右邊就完了。樹木參天。我們離開山路走向左邊，沿林緣潛步前進。脚下淺草殷殷。左面絕谷深黑。面前幾百米突的樹林前面浮現着一條雲霧。我們在那邊停腳。天色黝黑。少尉招手叫我們圍繞他四周。

「高山後面就是麥司橫流。法國兵是否在這邊岸上，我不得而知。然而假如他們有人在這邊岸上，那嗎也決不會即在前面的。這邊樹林邊上因為怕襲擊之故，前進有些危險。右面高處有街路一條，那邊大約有崗位和巡邏。好了，走中間。我們要看路上行人必須向天空看去，反過來，他們對樹林看不出我們的。」

我們走在燕麥田裏前進。露珠湛湛。麥穗彎彎侵膝，拂去的時候格格作聲。我的褲子已經濕到了腿

上。  
麥裏有兩個人的足印。麥穗傾斜的方向就是我們前進的方向——這是巡邏的足印嗎？兩人巡邏決定太少。那一定是偵探了。他們走過麥田是可疑的事。他們一定是探聽過了。

噤爾爾爾！一聲迎面過來！我心一跳。我們立定了一。只鷓鴣！我覺得慚愧。少尉笑來莫名其妙。

大家在暗夜裏前進。走到一處平坦的高地。少尉忽然立住了。他招手向下。我跪下。

一股特別的聲響從前面過來，好像是東西彈擊電線。

「那是什麼？」少尉低聲問道。

許多馬蹄奔騰過來了！我準備槍枝，少尉手指把在槍機上，蹄聲更近了！我着手瞄準，那邊停住了！鐵絲嚙嚙作聲，他們在切斷鐵絲網嗎？——除漫無邊際的黑夜而外，甚麼都看不見，他們只隔我們五十步了！——鐵絲嚙嚙的聲還是在響，我肌膚聳立，到底是甚麼呢？——我把槍放下，少尉鶴步前進，我們實彈隨後前進，他有時立停，有時潛進，又跪下來向前指着，前面有東西隱約搖動，那是牛，少尉把槍裝入袋中。

「這次我們上了大當！那是牛，牠們把身體在鐵絲網上擦動，還有馬匹來往奔馳。」

我們沿鐵網轉向，幾顆樹木和幾處房屋湧現，眼簾黝黑無光，向屋子潛進，石壁中間有短路一條，綠茵漸漸下降，來到坡緣，絕壁峻峭，直下幽谷，谷中聲響萬千，白霧瀾漫。

「那邊下面大概通火車罷？」我說。

「這兒不好通火車了，那一定是麥司河，然而我也覺得奇怪，那邊的聲響這樣大——此刻我們來試試向下走罷。」

他摸索向前，山坡上怪石嶙峋，他走入了滑地，我抓住他的手臂，然而他還是滑下去，齊駭也來抓住他，我們同力把他拉上來，他有些發抖，一語不發。

我們向左沿山坡走去，想找一條山徑，草地又浮現眼前，走上山頂，山頂三面是懸崖絕壁，到一簇野薔薇前面駐足不前了。

「這是當然的。」少尉這樣說。「總不會有人帶了軍隊由此下去。我們可以如此確定——我們就在此地休息，萬不會被人襲擊的了。」

我把帳幕張開，和齊駭及少尉三人坐在上面。杯子在衣袋裏已經翻過來，滿袋都被燒肉沾油了。燒倖此外沒有東西放在裏面。

我用小刀分切燒肉，分爲三份來吃。齊駭分給麵包，發皮恩有燒透了的雞蛋。空中微雨飄飄。

「我們必須等到天明。」少尉說，「爲的要待天明後再考察一下這裏的地勢。但是這兒奇冷而且潮濕。我們再看罷，也許可以到村子裏面去。」

說起村裏過夜，使我擔心。比國人大概在夜裏已經弄死了不少人。村莊裏面是否有敵兵隱在裏面，我們是不能知道了。

我們走到第一座樓房，四周矮垣環繞，酷似堡壘。院門開着，屋內衆犬狂吠。發皮恩派兩個人留在大門口。

「只要有危險，立刻開槍！」他微聲說。

我潛入院內，裏面陰慘暗黑，中間一堆黑色糞堆。犬吠聲聲。少尉捏門，門是鎖着。他又扣門。一扇窗上射出一道光線，倏而又隱去。——少尉用手槍柄去擊門，共擊三次。擊門聲從屋裏回響過來。犬吠依然。



不休。遠處窗上又有光亮，隨後順次過來一個人蹣跚過來開門。我們一湧進門。少尉打開的門，兩個大漢和一個女人立在裏面，對我們瞪着。

少尉舉手作勢向右：「搜查兵器。」

我還看見那女人跪在他身旁，當時我即走進右面房間，那裏暗黑無光。我回身來取光亮，女人抱了少尉的腳，嘴裏儘是號陶什麼。

「你找到什麼沒有？」他問。

「沒有，少尉，那邊黑暗。」

「那麼出去罷！」

我們立在外面。

「我們還得找些旁的東西，」少尉說道，好像料不到以後如何。現在要小心！他們還在回想那慘黑的院子，而我們站在村裏的街上，並無一點戒心。

「那邊有私貨，」發皮恩這樣說，「爲什麼那女人如此驚惶呢？」

我們緩步街頭，全村似乎只有三個院子，左邊有一所三面開門的小屋。

「我們在這裏宿營，」少尉說。

我看位置很安全，因爲左邊一垛牆壁，而其他各面臨空？

我將稻草挾過來。

「冷，你站崗。」

我把帳幕排起，在小屋前面蹣跚往來。

那女人的所以惶恐！屋裏又如此陰黑！那一定有一種原因在裏面。或許他們已經匿殺過我們的騎兵？一定有什麼隱匿了。——我忽然轉到一個念頭：有馬到過嗎？比利時的重騎不會夜間到此處來奔馳。那是騎兵的馬。

我聽後面有微步躡來，轉身向後，是少尉。

「你聽，」他低聲說，「你的釘鞋底聲音太大。站崗的時間這樣久，這種聲音是沒法避免的，你同我到屋裏來，我們替換站崗。我先站，我現在縱橫睡不熟。」

我挾槍睡在齊駭身邊，有一根鐵條藏在草稻下面，我即睡在上面，因為別處沒有位置了。那根鐵條正斜橫在我屁股下面。

我倒下去，涼風拂面，又走各處帳幕的空隙裏面逃竄向外。

我橫着，然而睡不熟。我覺得這兒不安靖，常常使我驚心，向各處張望，恐怕少尉已經覺得了。

脚步聲？——有人推動我，我醒來。

「推醒別人，」少尉低聲說，他的手槍已經拿在手裏了。

我拍齊駭的手臂，他坐起來，腳步聲已經近了。我估計在十人以上，有一個人，在抽呼駭。每次呼吸時，皮件格格作響。我推動那鼾睡者的身邊，他依然抽鼾，還是沉睡。我聽到齊駭拍子彈，他們大約在前面三十步處立停了，而且低語唧唧，看不見東西。我們有五個人戒備，他們已經覺得了，假如他們懂我們言語的時候！

「晚安！賴希阿爾特！」發皮恩一面叫一面站起來。

「晚安，」那邊回叫過來，好像管了一口氣。那是我們隊部的另一隊巡邏。

軍官們互相說話，賴希阿爾特的巡邏哨向右前進。

「見鬼，」發皮恩說，「我們不要在這兒等。」

我們從新向左，想試一試望下爬。

草地上忽然現出一道紅光。我們轉身過來，那邊有草屋失火，或許是在麥司河的對岸，也許是這邊向河中突出的高地上。

在一處我們以前坐過的有野薔薇叢的高地上，大家坐在帳幕裏。雨滴在草上颼颼作聲。高地上面一陣陣勻淨的薄霧漂蕩，遠處槍聲劈拍。兩個人又睡熟了。那邊的火焰已經冒穿屋頂。左面光焰宏亮，右邊沉黯深紅。屋頂向內折倒，火星直上雲霄。一道長的火焰向外直射，旋又中斷。下面小火焰起伏伸歛。屋樑在烈焰中倒下，烈焰漸暗，雨已止了。只有濃霧瀾漫。天已漸漸的亮了。少尉不睡，有時自己稍稍

振作，一個人醒了，伸臂呵欠，用雙手揉眼睛。以後方才稍覺清醒，切麵包。

『在這裏再留下去是沒有意思了，』發皮恩說，『霧一時還不退，我們十點鐘定到那邊。』

我們向村莊走去，走到高處，後面的山窪裏已築有防禦工事了。

『那是什麼？』發皮恩說，『先前已經有很多巡邏哨到過前面了嗎？不然他們決不能這樣輕快地

在這裏築壘壕。』

我們走過山窪，面前高處走出一位騎兵，那是我們的副官。

『你們的連部走我後面來了，——我軍進攻！』

## 麥司之戰

(Schlacht an der Maas)

我們一連到了高處，中尉騎馬前導。

『早安！』他叫道，『今天是得功呢還是殉難！』

我們首當其衝，帕來對我看，面色蒼白而污穢。

『你們怎麼此刻到這裏呢？』我問道。

『我們夜間接得警報，』他很單調的說。

我們走過一處蘿蔔田，蘿蔔葉全被雨水浸濕，葉長及膝，人走在蘿蔔上時，溽滑欲倒。

我們走進村莊，在夜裏過夜過的糧屋裏面歇住，太陽光已經照耀大地，頭上天幕蔚碧，中尉騎馬前來，跳下馬來，將馬韁遞給騎馬隨來的馬夫。

「我們進攻！」他叫道。「第一第二兩隊前進，第三隊在此時候我調遣。」

「我們怎樣過河呢？」我想。

「第一隊散開！」發皮恩下令。

我們向前散分開，前面雲霧的上面，在日光中露出對岸的山頂，右面槍聲劈拍，我們走到一片平鋪下瀉的圍有鐵絲籬笆的牧場上面，發皮恩在右面，已經到了一處傾斜稍甚的山壁下了，岩石嶙峋，石坂嶄然，矗立草坡，我越過有刺的籬笆，面前有幾株大樹危坐在前俯的山壁上面，這是石坑的盡邊，坑窪裏獨屋默坐，近處則屋宇毗連，左面一家工廠和它的紅色的煙肉立在街邊，廠前草地一方，此去即麥司河流水一灣，對岸露霧中為晨曦所染的蜿蜒的河岸，屋宇，花園，山背，再有樹木挾着的街道依山  
上奔。

幾回槍彈從對岸飛來，聲音刺刺。

「霧已經稀了，」齊駭說。

「我們在此分開，」我說，「我和他們走這兒向右，你們向左繞石坑前進。」

排長茶黑一眼剛剛看在我身上。我方說完話他就走了。我覺得奇怪。與一年兵役的拉姆、齊駭和帕來三人沿叢林取小路奔下去。一顆槍彈嘖的一聲在我們頭上飛過。那邊的法國人一定被站在我們背後的日光照得眼花。小路愈走愈傾斜，直至一處峻峭的草地爲止。我在石坑和最近的屋子中間，向右走入街道。對面河岸和悅地橫在太陽光下。

這裏！我們渡過來。石坑裏面槍聲劈拍，這樣發暴似的——呼的一聲緊靠我們。我擎起槍來向石坑中打過去。

「那邊屋子裏來的！」齊駭嚷道。

一座屋子靠我們的一邊二層樓上有兩扇窗子。我們應進窗子的子彈都打在牆上。假如敵人從那邊開槍時，玻璃一定有洞眼。

「這裏，屋後面！」我喊道，急步跑到屋子和山壁間的狹路上。上面有兔棚一架。已經有別人在那裏了。槍聲止了。我起身出外。

「我們是笨牛！他們是從對岸打過來的，我們這樣不中用，以背脊對他面，而且對牆打槍，只是憑着子彈着落聲！」

他們察看地面，我知道，我該相信他們了。那麼怎麼樣呢？過河又不能。同隊人在那裏呢？

石坑裏的房子離我們稍遠，而圍牆則突出在外面較近處。後面右邊有一所屋子站在街邊，屋子後

面一座紅煙囪的工廠，兩座屋子中間像有一個人在路上，他極目四顧，又有三個人過來立住了。此時忽然子彈狂飛，他們即刻倒下街去，他們比我們更呆！要我來吼嗎？他們當然不會聽到！我心裏打顫！他們還是躺着，子彈飛呼不絕。

『我得過去！』我說。

帕來面無人色地看我。

『你怎麼到那邊去？』齊駭問道。

『走街邊凹處，沿此前進。』

『那個太平了，』齊駭冷然道。

『但是只能這樣！』我雖說而不能決定。

此刻那邊有一個人跳起來，沿街跑過來。

『過這裏來！』拉姆叫道。

那個人在街上跑，左手遮面部避子彈，忽然齊駭跑出去了。

『這邊來！』他張足嗓子吼着，一面立停了。

『齊駭，』我想喊他，然而他身子一縮急忙轉頭回來，過來的人跛腳跟在後面，那是來曼。

『我腿上中了一槍，』他說。

「你坐在木節上。」齊駭一面說，一面對他屈身下去。「別人怎樣了？」

「他們倒在那邊街上，茶黑是死了，而漢杜胡哀米兒要我帶他一起來，然而他跑不動，而子彈老是走工廠方面過來。」

從工廠方面過來嗎？我遠望過去，那是不是又是誤會呢？不是誤會，那邊有軍隊嗎？不可能！後面臨河，而且沒有渡船，該死的比利時人！假使我們這邊再多些人過去，然而他們一定看到街上橫着的死人。

「冷！」

我忽然被人一叫，嚇成一團去了。

「我們在這裏幹什麼？」一年兵役的拉姆問道。

「我們有些卑怯的行爲嗎？」我忽然想，此時又見到來曼大腿上的傷口，我們那時一定要留在前面，向那邊開槍嗎？我們還是從屋後出來的呢！來曼一定能想到我們那時同在作戰中，而我也參加戰爭的，現在掙甚麼？」

「我們一定該進這座屋子，」我說，「我們一點不知別連做甚麼，或者我們可以從一處窗口上向右面看過去——你的耳上出血呢，齊駭要我替你包裹嗎？」

他微笑搖頭：「那是小出血！」他替來曼包裹赤裸着的大腿，重傷的陰囊垂着。

帕來站在兔子棚上，一個手指伸在棚子裏，一只白兔子正在嗅這棚子。



我忽然驚起，外面有脚步聲。一位軍官從上面跑來，過去了，後面有三十人。要是他們看到我們躲在屋後面？！

『我們該一起向前！』我不耐煩地說，齊駭繃帶繃完了。

『不要放我一個人在這裏！』來曼說。

『此刻又有別的事來了！』

一隊不熟的隊伍已經到了石坑裏的屋子前面了。我們跑出去。來曼一起跛行，四面劈拍不絕！他們倒在街上，一部份人想回去。

『那邊去！』我一面笑一面走過石坑室的角上。一輛乾草車橫擋在進口處。

『他們在那邊屋裏開槍過來！』一個人嚷道。那又是比利時人了！我擊槍射放。旁邊人也在開槍。有的在我後面奔向石坑室去。來曼也在裏面。我又開槍。槍機不靈，該死！我的槍裏沒有子彈了！潑嚏潑嚏的聲音依舊不絕。

『帶我一起走，夥計！』一個人嚷道，『抓住我的肩膀下面！』

我將槍枝丟在右手，對面擁抱他，他覺得痛，現在只好不管他。他很重，劈拍的聲音對牆響着。他以左脚支起身來，隨後又落下去了。屋子和車子中間只有一條路。我的便帽上有東西在扯動，覺得頭暈。我拉他近前些。他呻吟着。我們已經過了第一扇窗下了。他漸漸走我的臂部滑下去了。他的腰是軟了。

我抓住他的上衣，他緊張地坐着，我手抓到的地方，衣服僅稍作繃紋。有人走我們前面跌過去倒在屋角上，他沒有槍。

現在轉過來了，我們已經到屋後了。

我把槍靠在牆上，用雙臂去抱受傷的人，把他放在屋的後牆下在另外一人的身邊，那個人鮮血殷殷正從鼻子裏面流出來。

『那邊去！』我聽一個人盛氣地說。

我轉身過去：『你們發癡了，在這兒留着。』

那是不相識的排長，我吃了驚，他却懇切地對我看。

『我們派崗位出去！』我一面說一面想那一定是一件嚴重的事情，然而太正經了。『嘿，齊駭！你看那邊！假如那邊窗上有甚麼動靜，即刻開槍！』

排長振起精神：『我們也派崗位。』

我四圍看了一下，太陽照在院子裏，四周站着大約有十個人，橫在地上的，放在四面的車子上和各種器具上面的受傷者，為數也有十人。

桑恩特爾洽爾橫在我面地上，他以前和茶黑一同下去的，現在木鷄似的向天上瞪着。  
我在他身邊屈身下去，『你傷在那裏？』

他對我望一眼，毫無精神。「在腹部」又直視天空了。

「我能够替你想法嗎？」

他微微搖頭，幾至看不出來。

我起身來，我注目到石坑裏樹頂上，這些樹頂正在向這面遠眺，所有一切事體都是從那邊來的。當我在那邊時，我並不膽怯。以前——還不致膽怯！啊！假使有人，他的頭被子彈打脫時，也不是膽怯嗎？以前我從石坑裏射出來，而現在呢，却對屋子開槍！我雖然知道那又只是子彈落地聲罷了！我在驚惶之中從未想到槍裏面會沒有子彈的！——此刻那不熟識的排長橫在那裏快死了，他生前從不膽怯，而是可敬的，受了傷，現在死了！——這件事忽然使我覺得這樣可怕。

我把我的人引到那邊去了，爲什麼？因爲要表示不膽怯！外貌！外貌！似乎我的心裏從未有過膽怯和恐懼！——我思潮起伏，然而究竟是出了死門關，因爲我們受過教訓不許後退，也不許藏身屋後！——忽然有一種思潮攙入，我們在前面留過沒有，現在我們死了嗎，爲何而死的呢？毫無益處。那末我把帕來和其他諸人都犧牲了！——我所做的事將來難辭其咎！

我看到拉姆怎樣檢驗帕來的水瓶，因爲礮火已經轟了有一下了，我的知覺也回復了。礮聲在山谷上頭怒吼，隆隆蓬蓬之聲，響震四野，連續不絕從石坑裏過來，分不出自德國人一邊過來抑或是法國人一邊過來。

我跑到兩人面前。

「你，」帕來笑我，「我的生殖器上中了一槍，拉姆打壞了一個水瓶。」

我忽然想起前回帽子上面被擦了一下，我脫下帽子來，右邊帽邊上擦去了一塊。

帕來笑我的帽子，用手摸那破的一塊，「看我的生殖器！」他說。

「啊，」我想，「你真不知道，這兒以前的經過如何，你僥倖的小子！」

「來曼在那裏？」我問道。

「那邊小車後面。」

我離了他們，在這裏該幹點事！假如前面有受傷者，得送到後面來——也許又有人受傷了？

破彈又在我們頭上狂吼，爆炸震撼。

破聲中夾着步槍聲，還有機關槍格格格的聲音，忽然頭上呼的一聲向石坑中去了，在那裏炸裂開來。

我不知不覺屈伏下來，不相識的人中有一人抓住自己的一只手臂，他的袖頭已經破了，別的一個在他身旁忙着替他設法。

「這是一顆子母彈！」不相識的排長說。

「排長，」我說，「我不必估領這兒的屋子嗎？我們站在那後面還是毫無用處。」

「假如裏面有甚麼東西，像那邊一樣。」

『鄰近屋子裏並無人開槍，那不過是子彈落着的聲音吧了。』

他搖頭：『一個人在那邊橫穿鼻子遭了一槍，他向我說，當他已經在奔回來時，是中的第一槍。』

『自然，排長，那是可能的。以前有人說過了，他們被廠裏出來的子彈打傷的，我們那時剛有鄰近的屋子作掩護。——假如我們佔領這兒的屋子，那末可以盡覽無餘，並且可以把受傷送到更安全之地。』

『好吧！』排長說。

我拾了齊駭拉姆和帕來同去。齊駭拾了地上的一塊鐵向門前走去，他設法打開此門。

『我們該先打開鐵店。』他說。

鐵店大門用力槌了幾腳才開了。他拿一根棍子打掉門鎖，我也振起精神，把槍擎好，排長的部下祇從遠處閒看。

又打一下，門便開了。拉姆很快地進去。我覺得慚愧，隨後進去。我們都在一條路上，這條路是經過屋子到前門去的，路的左邊有狹梯一架，右面第一門是鎖着。我們走向最近的門，並且進一處廚房，齊駭走到灶邊。

『屋裏有人，灶間還有烈火。』

第一層一個人也沒有。大家走上樓梯。我打開第一門。

一個婦人睡在一張闊床上，她以老而沒神的眼睛看我，另有一個女人坐在旁邊瞪我。

「你不必害怕，老人家！」我說。

坐在旁邊的一個——大約二十歲上下——開口說驚惶的廢話，說得非常快。

「你不會法國話嗎？」我問拉姆。

他吞吐不快的說了一些。

她一面回答，一面無抵抗的舉起手來。

「她講什麼？」

「老婦人即刻將死，我們在最後的幾點鐘時間裏面得給她安靜。」

「你向她說，我們只要佔據旁邊的一扇窗。」

從角室左面看去，可以見到工廠的一角。

帕來從前面望外看去，「那邊失火！」

那邊有很多屋子被燬火燒着了。右面被石坑遮蔽了對其他各陣的視線。我叫我的人留在上面，自己下樓來。灶下有有人在燒咖啡。另有人背傷兵進來。來曼在院中面色慘白靠在牆上。桑恩特爾還是仰望着睡在那裏。他身旁鮮血成渠。日光照在面上使他眼花撩亂。

我去招別人下來預備把傷兵放好些的地方。我走到院裏時，看到有人沿街跑來。

「這兒來！」我嚷道。

「冷！」他和氣的喊道，跑到院子裏。是哀可兒特，是排長的傳令兵。排長問：「這兒怎樣？那邊有人橫街存上，是那些人？」

我說給他聽。

「你，」他說，「我們那邊也不頂好。我們的中尉從屋子裏出來，子彈由背上進去打死了。我可以向你說：我們是狂了！因為他們這樣打槍，所以我們不能進屋子，而且我們在下面，而他們由高臨下，把人趕到牆根打死了。」

「你說，你跑過來時，路上沒有開過槍嗎？」

「還是有幾次斷續的子彈。自有我們的礮火對他們壓迫以後，那邊已經不開槍了！」

他又跑去了。我們很小心地把桑恩·特爾抬起，把他移到鐵店裏面。他默無聲息，把來曼放在他身邊。那時礮火更厲害了！隆隆的礮聲不間斷地在山谷中放肆。

我們正走上樓梯時，上面忽然有奔折的大聲。年輕的婦人踉蹌的走出門來叫什麼。我們跑進角屋。屋頂連泥帶粉的掛了下來。一塊窗玻璃已經打破了。桌上堆滿白粉和白灰。

拉姆過來。「那個女人處沒有什麼。但是那垂死的坐在床上要穿所有的衣服。死氣滿面。」

我們默不作聲。除隆隆的礮聲而外幾無其他聲息。可以聽到我默察對岸。只見濃煙瀾漫辨不出是礮火或是火燒房屋。

我們在這兒做什麼？我坐在椅子上面，我困憊得很。

過一回我振起精神，只要有一點事做！我下去看傷兵，來曼的頭向前下垂，他不安靜的抽噎，張口吹氣，桑恩特爾定睛仰望天空，我想他是死了，我想祈禱，然而我不會。

我走進院子去看屋角，街上有死人橫着，也許裏面有傷兵，現在還可以想法援助，然而我已沒有勇氣了，日光曬得我發痛，噉聲隆隆。

我掩身上去，坐在椅子上，拉姆立在窗邊看外面一切，日長如年！

『外面那個來了！』拉姆忽然說，『副特務長哀冷司脫和他的人。』

我起身起來，真的！他們走得不過遠，够奇怪，他們還未上過火線！

我跑下去，他同了兩隊人來到院子裏來。

『那裏是尖兵佔領的房子？』

他歡喜吹自己的學養。

我把房子指給他。

『我要到工廠那邊去，請你領路！』

我拿我的槍和斧頭，『特務長，最好前後魚貫經前面屋後過去。』

我走車後跑過，又跑過在屋子和山壁中間小路，看到工廠後部，只在我前面百步距離之



處扭了一下門。門關着，把槍放在牆邊，用斧背打門上的鐵鎖。當時哀冷司脫已和先頭幾人跑過來了。  
 『小心！』我喊道；我因為正揮斧打第二下，而山壁小路又很狹窄，用雙手來打門，聲音隆隆，門鎖落在石頭上面。

我再打別處，子彈在空中飛馳的聲音很銳利，大約落在我的後面。

『你們蠢東西！』哀冷司脫叫道。

又一彈飛來，後面有什麼聲音，我又打門，然而此刻輕了。

『打破門吧！』一個人叫道。

我轉過斧頭，很多子彈聲音連續而來，一個人貼近我頭上打了一槍，子彈從耳邊略過，我仍打門，斧頭很好，而門也很堅實，我把斧頭從木頭中拔出。『子彈！』

『那邊去！』哀冷司脫一面喊一面和許多人從路上跑到工廠那邊去，槍聲更密了，我也覺得來的似乎子彈。

『拿過來！』有一個人在我後面講，我把斧頭遞給他，子彈恰巧沒有過這邊來，我不到哀冷司脫，『推開吧！』另一個人喊道，我們大家縱身用背頂門，頂開一條縫，隨後嘩然一聲門即開了，我搶了

我的槍飛奔進去，階沿上立有一男一女，高舉兩手擋着去路。

『走開！』我喝道，隨聲用肘部將男子推向一邊，跑上樓梯，把門推開，裏面立有兩個孩子，在那裏發

抖，我無時間去顧問他們。許多人隨後奔來，我奔向窗邊。工廠就在窗外，一部份却被果遮着了左邊鋪着青草的土阜後面有幾個人橫着在那裏開槍。那一定是哀冷司脫。

『所有窗子一律估據！』我喝道。『可惡的樹木！』

我望外奔。小孩子們在驚恐中直向我腳邊奔來，我又拉開第二扇門。

『這兒來！』我呼喚上來的兩人。『工廠裏面只要有動靜，即刻開槍！』這些人舉動都緩慢！

我奔下去，男女依舊舉手立着，無所謂的對我看。我奔向下邊對工廠的窗口。這兒的樹木遮蔭沒有別處厲害。上面窗口裏有人在開槍。

我看到哀冷司脫在那邊土阜上面站起來了，并且正在奔回來。兩個人隨後跟來。那邊還有人橫在那裏，共有多少人，我看不清楚。我奔到窗下。

『雜種！』哀冷司脫吼道。『只要被我們抓到，那決不寬恕！』他氣喘如牛，憤怒非常。

兩個人奔進來，其中一個的金屬帽已經打破了。他把牠除下，鮮血殷然，經過額頭走鼻子右邊向口部直流。他伸出舌頭來舐血。『你看一下，究竟怎樣！』他把頭向前俯下，頭髮有一短節已被鮮血所黏結了。

『那是擦傷了的，』哀冷司脫說。

『我看也不致怎麼危險，』他笑道。

「特務長呀！」一個人說。『這兒像有一處地道入口處。』他指着一塊埋在地裏的木板說。男女都對這邊看，兩手依舊高舉。

我將蓋上的小鐵圈拉起。下面有一條小梯子。

哀冷司脫對男子喝一聲。他跑到別處去一下，帶了一支洋燭回來。哀冷司脫和其他一人下去。我又想到在土阜上的受傷者。心中覺得無法援助的難受。

這兒從洞中走出一名獐笑的間諜來。我對他有一種很壞的感覺。

他轉過身來，以輕視的態度看那男女，並且高舉兩手——啊！那全是不仁！爲什麼沒有人告訴他們將手放下呢？

哀冷司脫上來，把一排子彈拿到笑的人面前，他抽簪肩頭並且說什麼。哀冷司脫又和這兩人談些什麼。地道裏起來的只以蔑視的態度低聲回答。另外一個人把手移向額頭及心部，中間他又常常重舉兩臂。我有些擔心。

『這兒一點沒有！』哀冷司脫忽然講德文，『依照戰時法你們該槍斃！』

我本怕這些事，然而此刻忽然態度冷靜。

『請原諒，特務長！』我說，而且奇怪自己的鎮靜。『這是戰時法，然而假如對他們說：假如你們把傷兵從那邊運過來，就可抵罪，那就更好了。』

哀冷司脫以考量的神情看我，「權利是沒有的！」他轉身向那男子，他們在仔細聽我們說話，然而看去一句也不懂。

哀冷司脫遣他們去，而且把一個趕在門邊作抵押，假如有人想逃跑時，立即把他槍斃。

我走到女人那邊告訴她把雙臂放下，她照辦了，然而只要有人從門裏出來，她抖顫顫地又舉起雙手。

「狗東西！」門崗吼道，「你們小心！」他向那邊咆哮，隨即擊起槍來，我遠看他後面，「流氓，」他罵道，「把受傷者的腿在地上擦動，然而此刻你們得格外小心。」

人多屋子小，外面噶聲隆隆暴吼。

比利時人背了受傷者進屋子右面，又去背別的了。

我走上梯子去看麥司河對岸，河流沉睡在日光下面，已經是下午了，我拿出表來，表已經停了，是的，我因為上一夜沒有睡，所以忘了上表。

過了一會我又下樓去，走地道裏起來的人臂部已經包起來了，在低聲咒罵，此刻他不笑了，却很出方，很正經，從開着的門裏看去有死者橫着，茶黑橫在那裏，面部手部顏色如蠟而像是木頭製成的。

「特務長！」我說，「我可以回過去嗎？」

「可以，」他說，「這兒一瓶啤酒給你。」

我飲了啤酒，覺得奇怪，他在營裏時總是不近人的。

那裏一切依舊，我走上去，齊駭和其他諸人都和顏悅色招呼我。我坐在屋角裏一張椅子上，他們什麼也沒有覺到，好極了。

周圍的人很忙碌，然而我不知道他們幹甚麼，頭痛欲裂，耳際聲響嘈雜。

我不曉得自己這樣坐了幾時，有人來拉我的手，帕來引我到桌子邊去。他們有油裏炸的麵包，還有麵包和咖啡。我頹然坐下，俯身向前，使人不能見我的面孔。我覺到拉姆對我看了幾回，似乎要想說幾句興奮話。然而我方看見他的和氣的眼睛時，覺得地板在腳下轉動。我倒在桌上，放聲哭泣。帕來以手撫我的肩頭，假使只要他們不來注意我！

我在半知覺中覺得帕來進來，他一定去過別地方，去拿背包。我沒有精神去顧到他在幹什麼。過了一回他來扶我，將我放在地板上，背包放在頭下，用他自己的大衣蓋在我身上。我妄想不到不曉得隨便一處遠處去了，可以想到戰地上嗎？然而那太遠了。

★

★

★

★

★

當帕來跪在我身旁，想灌咖啡給我時，我醒了。

「你怎麼這樣醒呢！」我叫道。

他笑說道：「我在上面救過火！」他用大姆指指着天花板。

我起身來坐在桌子旁邊。此刻精神鮮爽。我醒來時即已知道經過的事情，然而事實上却有不定然的。所有事情都已成爲過去。我覺得心曠神怡，身體靈快，好像一個小孩子。

夜裏，四周萬籟無聲，屋子裏尚有人說話和來往走路的声音。

不多一會即有一道命令，叫在向右方集合。天已黎明，路上集滿了出發的人羣和車輛。到處有房屋失火，然而全在對岸。那邊滿佈着火光的窗洞的前面有密集的队伍向右移動。人數很多。對岸高處有很寬的散兵線，我們勝利了。

全連都集中在樹園裏靜待渡河。園邊路上，將官漢納坐在一張椅子上，椅背夾在兩腿中間，下顎支在椅背上，他是我們的旅長，出神凝視一處失火的屋子的火焰。

我坐在近水處一條狹的草徑上面，在拉姆旁邊。天色漸暗了。對岸已經燒燬了的屋樑落在街上。一陣涼風捲了火焰渡過默然滾流的麥司河來，河面慘黯，蜿蜒似蛇。遠處河身轉彎之處，火光映入河心，成爲一道火流。

『我想，』拉姆說，『人在戰爭中會變爲殘忍的。你也是這樣柔而寡斷嗎！』

他起身來，身體稍有搖曳，去睡了。他有意稱我爲『你』嗎？（按德語對稱代名詞（少數）有二：1. 通常用者 2. 對家人，下屬，僕人用者。此處指 1.）

『你不來睡嗎？』帕來問道。『你的背包我已從廚房裏拿來了。他們把你們哨兵的行李已先帶來。』

了。

我們摸索位置，少尉已經睡在我們的新排長番兒旁邊了，我睡在齊駱和帕來中間，睡得還涼爽。

## 到法國去

早晨我們圍着野戰廚房站着用咖啡。我把石坑那邊的屋子指給哀可兒特。「爲什麼昨天晚上沒有燬去呢？我們在晚上還去巡視了一次，裏面慘靜得很。」

「你們自然不在裏面過夜？」哀可兒特叫道。

「不，你爲什麼問這個？」

「嗚，你們實在曾在殺人窟裏住過的！有人曾在裏面找到過兩個騎兵的武裝附件，他們把馬匹送在牧場上面，然而他們不能把新鮮的痕跡掩沒掉。」

「那些人的下落如何呢？」

「嗚，槍斃過後將院子放火燒了。」

夜裏我將這件事如此想了一遍，然而事實恰巧這樣經過，覺得太簡單了。雖然這個院子的經過實在是如此，然而我總不相信哀可兒特的話。

我們由工兵在渡頭架了船橋才得渡河，他們搖了通夜的渡船，至今還是用力擺渡。

對岸有被俘的法國人，他們穿的藍色的軍衣，沒精打彩的向這邊眺望。

我們上岸，沿麥司河邊步行一節。在鐵路堤上面和花園裏面築有許多障礙物，而在這些障礙物上又有爲射擊用的隙縫。我們在我們一邊岸上無論如何看不見這些東西。

太陽在背後燒射，法國人的背包，小帽，裹腿零亂街頭。

『那個在這兒把上衣剝去了！』齊駭說。

『那邊有一枝槍橫着，』排長番兒說，『他們一定只想他們如何前進。這樣的一枝兵在將來的時間總不會有戰鬪力的了。』

我們愈向高處去，愈見有大衣，褲子，靴子，槍枝，短劍，藍色的中間穹起的水壺縱橫狼藉。這是一次勝利呀！

『這兒有小子彈匣，』少尉說，『拿起來，我們將它丟在前面小河裏面，不然狗比利時人要拿來打他們撞見的單身行人。』

『我們要不要將槍枝拆壞，排長？』哀冷司脫說。

我設法將槍柄打脫，可是木頭太好了，又想把準星打去，可是意外的堅實。

右面鋪着淺草的窪地裏有架大礮孤零零站着，路上一架火藥車，前面有四匹臥馬，馬纏錯亂。因爲長期的步行，登高和開看，大家覺得漸漸熱起來了，我還看到本能使我歡喜的如礮彈，火藥，大



批槍枝和被蓋，然而我不能再歡喜了。昨天的印像又走後面掩進來了。昨天我是像所夢想的第一次戰爭中的行爲一樣嗎？我沒有夢想過像援救軍官於礮火之中和在酣戰時刺死黑人一類英勇之事嗎？——我身歷這種殘酷之事是有必要的！雖然只在房子後面，第一步也得挺身出來，然而這算是戰場上的第一種舉動！而後幹那向石坑壁開槍的可笑的事體！那怎麼可能呢？怎麼會有敵人坐在石坑壁後面呢？

我不要再在這上面想了。願意把一切遺忘，然而往事常從心的深處來迴繞着，而且一次精似一次。我們走過一座幾乎全部燒燬了的村莊，屋樑上尙餘火熒熒，那邊奇臭難聞。當我童年時代會親歷過一次鄰村火災，燒死了牲口，然而這兒不是燒死牲口而是人口。

「那邊有一個人。」齊駭說。  
待我去看時已經走過了。

晚上忽然有礮聲緊靠着我們，前進縱隊停住了。少尉發皮恩剛巧在步行，即跑到前面。幾分鐘後他又回來了。

「狗比利時人從屋裏對着我們隊伍的頭上射擊，少尉和其他三人死了，他們在屋子裏遮掩得很好。礮口向街上，正在直射礮火中將屋子燒去了。」

第二天又前進，親見比利時人在裏面放礮而正在火燒的村莊，又是餘火熒熒的屋樑，傾倒的屋頂

和燒死者的臭味。這地方令我作嘔。我對比利時人不再氣憤，至少不再氣憤。然而我怕他們，又怕戰爭，怕殘酷的戰爭和由此而來之民族仇恨。法國的情形又將如何呢？我們的宿仇。

我們漸漸走近法國境界。一處特別的村莊。一座屋頂忽然走我旁邊倒下來。火星從腳邊射起來。熱得使我們飛奔。

隨後我們走近一處小樹林。發皮恩看地圖：『樹林的另一邊是法國境界。』

大家走出樹林。面前一座村莊在日光之下。走進村莊。人們立在門邊，和顏悅色。這就是法國。

## 蒙得

右面稍遠處橫有一顆四角而凋萎了的檜木。此外只有褐色的平面和火熱的太陽，一隊行軍縱隊在灰土中前進。從清晨起一直如此光景。

時而休息，時而又前進。

遠處礮聲隱約可辨。

汗水不流，只够潤濕灰塵。槍枝壓在肩頭上。手是漲大了，皮膚的綫紋已不可辨。

街頭孤屋，門窗盡啓，屋內破牀一架。桌上杯皿縱橫，門前破瓶椅子零亂狼藉。屋中人早已先我們而走了。

我進入樹林。街路細直如線。武裝完備的礮隊爲先頭走左面過來。右面炸藥縱隊在休息。我們即在兩者之中以熱而軟的腳蹣跚前進。

礮隊駐足不前而炸藥縱隊仍舊前進。一名傳達長騎馬過來想通過此處。礮火即在前面。我們前進。太陽走樹後隱遁了。樹林披着暗黑而參差的外氈。礮隊掩護前進，礮火槍聲震撼我們麻木的耳鼓。微暗中的馬匹像活動的塊壘。

忽然有人在我們前面立停了。我們轉身立停。因爲暗中界於車輛馬匹中的地位太狹小了！不能坐地。

「你有什麼可以飲的東西？」帕來以沉着的語音問我。

我取下水壺遞給他。隨後我也飲水，水厚而熱。

我們立着。人們還是坐的坐倒的倒。這時候又前進。

我忽然跑到領隊的那裏。又停住了。大家伏下去又起來。前進。

冷風拂面。一道紅光閃爍，四圍則昏黑無光。走盡樹林，越過鐵路軌道。左邊孤屋當前，我們在屋後轉彎走入草地。

「領隊官！」少尉輕聲叫道。

「先生們！」我們緊貼法國人住夜。前面只有幾個崗位了。大家挾槍睡，不許點燈也不要出聲！

這時候野戰廚房已經過來了。蓋上一塊木板後面有一盞油燈。

我們有一名俘虜守夜。他坐在圓形的草堆裏，很出神的看野戰廚房。這個人的年紀在三十以上，全連人個個都知道他有三個小孩，是巴黎附近人。對法國人惟一擔心的事是怕他們逃走——我自己想：純粹是城裏人；一切都知，可是一概不懂。我忽然厭恨那些多話的人，連我們自己人也在內，因為他們幫助他，只想和他喋喋不休。

他歡喜在草堆裏說話。

少尉到我面前：「我們得派和右面鄰近隊伍的聯絡哨。我想知道前面步哨在那裏。」

我和齊駭和拉姆同走。雲霧濛濛，加以四周潮濕。右邊樹林巍然，左邊地勢向法國兵所在地向下傾斜。稍遠處槍聲一響，那一定是我們的步哨發的。

前面不遠處見到火光的窗子。人聲自那邊傳來。到我們走近去時，看見一張桌子和幾把椅子立在門前。有人在那裏玩骨牌。屋裏人聲嘈雜。

「前面的前衛在那裏？」我問道。

「在這兒屋裏，」一個人點首示意，仍舊玩牌。

我走進屋去報告中尉。「是聯絡哨，我得探聽一下前面崗位在那裏。」

「我不知道，你到隔壁房間去。」

鄰屋裏有許多入坐的立的那裏，中間有一名副特務長在飲葡萄酒。

「我是聯絡哨，想探聽一下前面崗位在那裏。」

「我們的步哨在前面四百米突地方，大概和你們的接連着。」他望下閒講，大家大笑，我出門去。

「此刻到前面步哨那邊去。」在十分鐘以前我怕還沒有決斷的如此快捷，南部德國人對於戰事如此迅捷真使人歡喜，爲什麼只有我們才遲鈍的豈有此理？

「司司特！」齊駭這樣作聲，向左前方過去，一道閃光和一顆子彈向谷中滾下去了。我掩近去，那邊有兩個人立着。

「你們打什麼？」

「前面有人走動。」

我想看前面的東西，下面地上有一簇火光，「那是法國人的前衛嗎？」

「因爲他們沒有前進，大約是很困了，又因爲他們沒有野戰廚房之故，必須做火。」

此刻在濃霧裏面看到一道光亮，較以前的大，然而搖曳不定……

大家回到路上，有一樣龐大而暗黑的東西向我們過來，吼聲狂急。

「我們不能擠牛乳嗎？」拉姆低聲說。

「那不行，你沒有聽到吼聲嗎？因爲沒有人去擠所以害乳炎了，假如你走近乳邊，她一定踢你。」

『那末無法可想嗎？』

『不，明天或是後天就死了。——因為人全逃了，這兒的牲口全數都是這樣死的。』

我報告少尉發皮恩。

四周昏黑異常，雨霧迷濛，連奇聲沉酣，穢氣四騰。我小心摸索。這兒的一定是帕來，旁邊覺有空隙，空隙處帳幕放着，幕上積水泱然。大概是帕來扣的，爲要使草不致濕透。我擠下兩者中間。我的大衣在帳下。我穿起大衣，攢進帳下，把槍挾在右臂上。我們究竟睡在那裏，以致穢氣直冲？

雨滴打在我眼簾上，近處有牝牛狂鳴。前面落着一顆子彈，打在臉上的水滴擾我安寧。以前天氣晴明，未曾下過雨。

我轉身側睡。然而雨滴直入耳孔。拿小帽遮蓋耳朵。嗟呀，什麼臭！

★ ★ ★ ★ ★

我被吼聲吵醒。牝牛大約已經到我們這邊來了。可憐的牲畜負痛找人。

槍聲密接如聯珠。

★ ★ ★ ★ ★

悶濕的早晨，大霧瀰漫。我活動自己的身軀。水流到手上。四面萬籟無聲。我又朦朧入睡。

★ ★ ★ ★ ★

我又醒來。齊駭聳立霧中，正在整理帳幕。我起身來，帳幕縐紋中積水泱然。人的目力恐不出八步之外。我的東西被水漬的僵而且冷。一頭死的牝牛倒在那邊，一腿高舉，乳部腫脹。

「我們睡在法國人的尿槽裏。」齊駭冷然說。

我們向野戰廚房取咖啡。法國人依然坐在草堆裏。人都不要坐，來往蹀躞。

齊駭在一間屋裏替我們找了位置。我坐在屋角下沉沉睡着了。

★ ★ ★ ★ ★

聞有槍聲。我起來，室中人來往上下。

「準備槍枝！」外面嚷道。

二顆子母彈在鄰屋上爆炸。馬匹要轉身過去，以致繩纜雜亂。我們跑到槍枝和行李所在地。

「隊伍散開！」少尉大聲道。

拉姆面色慘淡，神氣沮喪。

我們向右越過嫩綠的草地散開。高處雲堆裏霞光燦爛。下面遠處低窪裏殘霧未清。

唏嚕潑！唏嚕潑！走我們頭上過去。

「倒下！」副特務長叫道。

我們倒在溼草地裏。右邊大樹聳立。寬大的樹身後面排長番兒，我們的帶隊官，倒在那裏。」

呼特！呼特！子母彈走上面飛過。

左前方濃烟一縷，高出草地約十米突。子母彈落地處離我太遠，只有鉛丸在草裏飛射。

這裏，前面又來第二顆。上面噼噓一聲走頭上過去。我兩腿和腹部已被草葉沾濕。

右前方又是一縷濃烟！烟霧繚繞成環，草地中間穹起，所以看不到地面，而法國人的所在地則更無從知道。

右方更遠處是第四顆子母彈！

左邊又是一顆，然而較近！假如他們再繼續從左至右射擊時！

這兒！我胸部輕輕抖動了一下，軍裝的第三顆扣子被擦壞了。我向草裏尋覓。

右面又來一彈！子彈在這兒還是火熱的。

第四顆子母彈在極右邊。我把子彈放在上衣袋裏——此刻又是怎麼了？

現在是左邊了！這回很近。一個人應聲哀泣。那一定即在此地。

勃拉姆！我覺到一股熱氣，沒有着我身。我向左面看。阿爾勃爾脫對我看：「我左腿受傷了，可以回去嗎？」

右面又來子母彈！

「等一等，到我們知道後來的子母彈着了什麼再說。」



第四顆在右面！此刻可以斷定了。我向左面看。  
這兒，在後面。

『寧可在這兒稍等待。』

我轉身向後，轎車走後面街上過來。此刻嘶嘶的聲音向馬匹的空隙中直攢。人們亂竄。  
這時候後面的子彈向右邊落下。

左前方又是一道黑烟！比起初一樣。我漸覺害怕起來。

我前面二顆！

隨後第三顆！

四顆！

此刻更近處！一顆！

二顆！

三！

『趕快，寒冷可脫！站起！跑步！』副特務長吼道。

我縱身躍起，向前進。那邊有刺的鐵絲籬笆一道。我舉一腿跨過這個。另一腿被勾住了。跨過籬笆。  
一個三角向下掛着。我們來到傾斜稍甚的山坡上。

「倒下」哀冷司脫嘆道。

我四顧一周，此刻子彈落在那裏？斷續的槍彈走山窪裏過來。

「對直法國人在叢林裏面九百米突瞄準——快放」哀冷司脫發令。

叢樹還在下面的雲霧之中，這兒已有日光。叢樹中昏迷不能辨，我望準特別深鬱的叢樹放槍。此刻槍聲四起。

有東西在頭頂在飛射！那是走我們頭上飛過的。當我瞄準時我數：

三！  
四！

「排長番兒」哀冷司脫叫道。「過來！」

狗東西！番兒仍舊橫在樹後，動也不動。

一個！前面又是一塊！

二！「排長番兒」哀冷司脫極聲喊。

三！「一羣一羣向前」哀冷司脫叫道。

「拉姆的一班」一年兵役的人在我左面叫。『起身來跑步！』

我們倒在石頭後面——一年兵役的人，真是個笨伯！在營裏他總不得補一等兵，因為他不會叫口令。

『向後退的法國人開槍！』拉姆叫道。『一千米瞄準！快放！』

真的小樹林中發現出少數成羣的人，而且正在潛行後退。我們拚力開槍，然而像是沒有一個受傷的。

法國人遁入一處樹林。我們的槍聲止了。我週身四顧。右面有一班人已經前進。齊駭橫在我身邊。帕來到那裏去了？

『開步走！』拉姆下令道。

我們向低處走。左面山路上升，路上有死人三名。有人在那裏料理傷兵。帕來不在那裏。

在低處遇到第二連，我們和他們一同前進。走過好幾處樹林。天色已漸由黃昏而入夜了。

第二連的中尉排除我們，我們找自己的一連。在黑暗中遇見不少隊伍。總是問：『第三連嗎？』

忽然一聲『羅特維希！』那是帕來。

我站住腳而且很鎮靜。『你藏在那裏？』

『排長，番兒到那裏去了？』哀冷司脫問。

『我不曉得，特務長！』

『此刻你領第一班，假使他回來時，不能再帶這一班了。』

有人拉我的袖子。那是拉姆。我跟他走下去。我此刻當了他的領隊，不曉得他發氣不？

『請原諒，』他道，『我今天替你發令。』

『啊嘿什麼？』我叫道。『那使我十分歡喜！——而且你怎麼帶稱我，你？』我有些害羞。

『不，這是初起時由於看錯的，然而——我很歡喜。』

『拉姆！』發皮恩叫道。

『少尉！』

『啊嘿！你在這裏！——公開的說，我老是這種成見，以為你是個不中用的人！你不要因為我當面說你而發氣！你知道嗎，我即刻替你報功去了？然而不要給別人說好嗎？冷也不說！』他因不願表露感動，即刻就跑了。

## 羅你

幾天來大家得不到麵包吃了。中上和晚上吃些熱的和肥的肉湯。那個有時間來調理菜蔬呢，入晚以後在黑夜中大家爬進黑屋裏去，清早天未明時又須警醒。一天夜間我們大家即在街上露天歇了。

一夜，因為那晚上別人忘記告訴我，我可以歌睡緣故。那晚上明月當空，石面淒冷，少尉黑鬚黝然就睡在我前面近身處，自言自語猶如熟睡。

太陽升起很早，而且光艷奪目。我們在寒意侵人的清早上，沿綠樹陰翳的街頭前進，到底沒有走着直挺的和光禿無樹的拿破崙式的軍用路！少尉也精神抖擻，然而他確是清瘦了許多，而且面色清灰，大約由於骯髒所致。

中午時大家休息，將制服掛起，洗過的東西曬太陽裏，到井邊去洗身體。今天還可以洗腳，我們的腳已經有兩星期沒離過皮鞋了——也有時間更長的。大家歡天喜地坐在一座孤屋裏的一隻圓桌的四周，齊煮咖啡。

『警備！』外面的喊聲，我們向衣靴所在地跑去，十分鐘內全連人已經預備前進，立在街頭了。前面不知那裏礮聲隆隆。

『少尉知道嗎，有些什麼事？』哀冷司脫問道。

『我知道的並不比你多。』

我們這樣在中午的炎日之下站過一個鐘頭，隨後我們四人一列整隊前進，到我們到村莊時天色已經黃昏而且入夜了。連部的人在那邊停止前進了，而我們一排因為值前衛當在前進。

『你和你的前排是第一排哨，大約在前面五百米突的火線上。』

我們前進，夜色昏黑，我數我的步武。在三百六十步的地方，我看到路的右邊有一處高阜，這兒山石零亂，草地到前面完了，左邊麥田一塊。

我在前面幾步的路上，派定兩名步哨，然而其餘的又到那裏去呢？麥田裏他們是也許看不見的，但襲擊還是容易的，假使我們被攻擊時，他們一定得向右到高處好了，寧可佔據那邊！

「這兒那裏有東西吃呢？」一個人問道。

我把行軍鍋遞給他，自己坐在背包上面。昨天的月直至早上三點鐘時才上，今天須到四點鐘，因此天空暗黑，高處涼爽濕潤，左面微風拂面。

拉姆坐來靠近我身，「你知法國人在那裏嗎？」

「不，」下面怎麼說呢？

過一會聽到後面有白鐵相擊的聲音，食物和咖啡都來了。我開始用匙來挑食物，食物是嫩牛肉，「我們爲什麼總得不到麵包？」一個人問道。

「因爲我們前進太快了，所以烘麵包的隊伍趕不上，」齊駭回他說。

說話至此又完了，除拉姆外都睡了，我們靜悄悄地同坐着吃東西。

後面有脚步聲，來的很快，是哀冷司脫，我立起來。

假如有敵人來攻擊你們時，他說，「我沒法子救你們，因爲我們的正面前線在斜左邊呢？」

『右面鄰崗在那裏呢？』我問道。

『我已經派了一隊巡哨去了，然而他們未遇隊伍，也許在這裏偏右面孤立了。』

『特務長知道法國人的消息嗎？』

『不，一點不知道。——我現在到第二崗去了，他當在田的那一邊街上再會！』

我們又坐下，我們在此地已失了聯絡。

除站崗者的脚步声及我後面的鼾聲而外，四野寂然。

我想看表，可是指針看不出，拉姆看他的夜明表。

『將近十二點了。』

『那嗎你該和齊駭倆出去。』

他推醒齊駭，其他兩人去睡。我遠眺暗夜——當時我在一年兵役者身邊坐了幾乎有一小時，而我

們却未找到可以資談助的資料。

我起身來向右邊走了一節，又站了一會，這是怎麼一回事？我回來重又坐下，只要有正經事可以想

時！這兒也不能抽煙，抽煙的念頭引起了我的烟癮，又起來，我還有二支香煙，這兒也許有可以點了火

不致叫人看見的地方，在穀堆裏面嗎？不是，前面兩人能夠看見的。

到底二點鐘時間是過去了，我叫醒其餘兩個守衛的，告訴他們我們此刻的境地，當我回來時，拉姆

又和以前一樣坐在我的背包旁邊。

『你不困嗎？』我問。

『我說不出的怨恨軍隊事。』他很沉重的說。『沒有意思的事情是毫無道理的。』

『軍事究有什麼意義呢？』我無成見的問道。

『這個我也不能對你說。但是我們的命運不知將如何迂迴遼遠呢？』

『那末你是相信生命依着一定的目的而演進的嗎？』

『是，至少應離此不遠。』

過一會兒他起來去睡了。初時我被提起了精神。後來也很倦乏。我的頭有幾回向前倒了下來……

因爲不要睡熟，我起來上下散步。

馬蹄聲嗎？

我出神細聽。

『冷！』一個守衛輕聲叫道。

『是的，我也聽到了。』

我緊抓睡熟的人要他們立時醒來。



『佔據山頭準備開槍！然而我未說之前不要出火！』

我跑到守衛那邊，騎者已經走近了。

你們倆在穀堆裏，預備在交叉發彈火中捉他們！讓出走路！我把背包丟在這兒，使馬見了吃驚。我跑回來，集了幾個背包被窩蓋在路上，在這兒成了一堆黑影。我也倒在山頂上。騎兵隊走近了，大概有十四匹馬。

『且慢！這兒那個！』我喊道。

『騎巡隊，』一個笑道。

『小心！』我喊道，『路上有背包！』

他們緩步前來，前面一員排長。

『排長遇到法國人嗎？』

『不，前面村莊是空的，鷄犬不留。』

我們大家振起精神，隨便閒談。我請齊駭代我守衛，自己却入幕攢進甕子去睡了。

★

★

★

★

★

我醒來時天已大明。

後面有人來：『前面尖兵應調回來充小哨。』

我回轉去，同連人都在堆滿了麥穗的刈場上，街上有軍隊過路，我們向廚房取咖啡，並且還有幾小時的休息。

我橫在穀堆裏，把腿放在太陽光裏。

★ ★ ★ ★ ★

我醒來，空氣昏熱使人倦乏，前面礮聲不絕。

我們前進，幾回駐足，礮兵前進又停住了。大家在沙塵不揚和汗出即乾的空氣中前進，天氣鬱熱得大家只要一歇脚就橫下去，礮聲漸漸清晰，礮隊又前進，我們前面成了一大空隙，大家想趕上去，然而空隙更大了，少尉騎馬在前，他手裏有一根榛枝，即用榛枝驅馬上前，然後快奔幾步後又復慢步，而且馬身漸見搖曳，最後少尉下馬來將馬交與馬伕去溜馬。

我們到高處，前面鋪着火熱的草地，無樹無屋，只有極遠處見有子母彈的濃烟立在火熱的空中，假使有點水可得來裝滿水壺時！

有人用污穢的手帕搭在頭上坐臥街頭，面部和手部都曬得發腫，人數愈聚愈衆，這些些駐足不前的人。

最後到一處村莊休息，大家解去上衣到井邊去洗身體。

「拿槍背背包！」少尉叫道。

我穿好襯衫和上衣隨便扣好了。

「有什麼事，少尉？」哀冷司脫問道。

「法國人幾乎走後面抄過來了，你看那邊！」

我們過來的街上有子母彈飛馳，不能前進的人先後奔入田中。

我走斜路裏退入草地。

嘍嘍！兩顆子母彈走頭上越過。左前方有兩副行軍灶，忽然那邊草地裏有一朵烏雲。

「拉姆！驚人的巨聲自後面震撼！」忽然在原有的烏雲旁邊又是一縷同樣的烏雲。

「那是手榴彈！」少尉說。「你令隊伍散開！法國兵在那裏，我也不知道。」

我們散開，我和一班人在極左邊。

前面淺草殷殷，碧落蔚然。尖銳的槍彈在空中攢馳的聲音走頭上過去。

「跑步！」哀冷司脫發令。

我跑兩步，知道大家不能跑了，並且即刻又緩步了。

左邊一所直角的檜樹林浮現眼前。林中發出子彈擊着樹幹的聲音。我掩步前進。

「那裏面，他們坐在樹枝上！」一個人嚷道。

大家擎起槍枝，無目的的向樹頂放槍。有幾槍着了樹枝，其餘的都打空了。

「這裏一個人也沒有」我叫道。他們仍舊開槍。

「停放」我狂吼道。

「停放」拉姆狂吼。

大家坐下。

「大家看」我憤然吼道。「那裏樹頂上有人坐着嗎！你們該抱愧，這樣沒有頭腦——開步走！」

大家起來跟在後面。

休息過後隊伍分散了。我只有左面一半人數。哀冷司脫自己同了其他一半不見了。

司司司！槍彈來的愈近了。

唯一——潑拉姆！手溜彈在後面。我們必須即刻佔據山頭，埋伏起來。

右邊高處有一架大礮。礮兵在上射擊。

蓬蓬！四周被烏雲所圍繞。一個人像直立着一樣向後退。

前面有人吼：「不要插進來了！我們已經三排人前後橫着了。」

司司噓——潑冷克！拍姆！拉姆！司司！劈拍，嘍嘍，嘍嘍！潑潑的聲音密接而緊張。法國人大約即緊靠

高崗後面。

「倒下」我吼道。

我倒下去。右面和前面橫滿了人。我不能向左邊去。高崗由那邊下傾。然而我看那邊是安靜的。  
『向左推動！』我在喧擾中發令。我立起一半，屈身掩步向左。齊駭在我前面。其餘人依舊橫着。

『向左轉，開步走！』我發令。

有幾人跟上來。走了幾步之後，我們已經離了震耳欲聾的喧嘩聲了。我引他們再向左走一節。再轉身向前。這兒一片空靜的草地，右面一所村莊，村中正值失火。或許我們到了法國兵的側面了。前面低窪處在柳樹下面小溪蜿蜒。

『司！司！』前面嘩然一聲。前面高處有一塊像槍靶一樣的東西對天橫着。

『佔據陣地！對那高處放！——六百米瞄準！快放！』

我瞄準。那邊目標太高，為練習場上所僅見的。

一彈在我前面直下草地。

我拔動槍機。假使瞄準不錯，那一定中了。他們在我四周努力開槍。

右耳邊呼的一聲過去了。

我重行瞄準。我對面的人忽然大了。我放槍。

『他們回去了！』我叫道。

我們儘可能的放槍。那邊一個一個逃跑了。

『開步走！』我發令我們須追上去。我們跨過矮牆來到溪畔。有人倒在水裏染紅了的下體向上蹣起。對岸傷的和死的法國人坐臥縱橫。

我跳過小溪。一個在我後面用手兜水來呷。號兵金特爾在我旁邊同走。槍彈走後面過來。

我對他說『吹號，使我們的人不致走後背打我們！』

『什麼？』他問道。

『隨你！』

他吹歸隊號。右面一顆槍彈。那邊一片麥田。田裏有法國人平行向我們後退。

『向右方！』我叫道。『四百米瞄準！快放！』我縱身下去，狂人似的開槍。法國人相隔大概只有五百步距離。他們在我兩邊開槍。那邊一個人倒在麥裏面。一個人擎起槍站着對我們開槍。他們從火燒的村裏來的，在我們側面。

一個一個沉下麥田去了。當然不是個個被打中了。我漸漸地鎮靜了，瞄準也準確了。

右面村裏走出一名身材高大的軍官來。他倒到麥田裏去了，沒有一個人可以看見了。我起來，後面溪邊看見德國人站起來對傷者開槍。我跑過去。那是第四連的人。

『你們幹什麼？』我嚷道。

『狗東西，他們走後面打我們！』一個人悽然叫道。

『我們的少尉呂來，當他受傷後倒在村裏時，他們還去把他刺死了！』

我回到自己人那裏，只存六個人了，裏面有兩人是別連的，我們還須前進嗎？

第四連的中尉步行過來，『我們佔領前面高地。』

我們掩步上高地去，我的腿忽然覺得重了，右肩頭因為開槍過多之故，也覺得疼痛。

在法國人曾經打我們的高崗上，看到一個黑人倒在那裏，穿一條白色大褲褲。

面前麥田平鋪，田裏一羣法國兵圍着什麼東西。

『一羣法國兵！快放！』

他們四散奔跑，我探手入子彈匣想裝子彈，一隻是空的，其他的也一樣，圍在頸部的二根子彈帶早已空無所有，被我丟掉了，我今天總共用了二百三十發子彈了！是爲此而肩頭覺痛！

太陽走高地右面下墜了，然而餘熱未退。

一個人過來：『你們可以回到旅部露營去。』

我們把槍掛在肩頭上，草地上傷兵縱橫，齊駭扶着一個人，他正呻吟叫苦。

一個小而肥的法國軍官在草裏呻吟，我想去看他究竟傷怎麼，然而他轉身他顧，我還是替他扣好上衣，右面臀部血如泉湧，我從袋裏取出繃帶來替他包紮腹部，在包紮時我的右手袖頭沾血幾至肘

部當失血時去替他包紮是無聊。一個人把水壺授過去，他把手來推開。

『你大概以為我們要毒死你吧？』

這時候別人料理了很多德國傷兵，我須去照料在帳幕裏面轉輾呻吟的人。

我走到河邊，法國人坐在這裏，露出懇求的面容要我們帶他們一起走。有一個敵他倒掛的麵包袋，伸開手來表示他們沒有東西吃。

『我們也沒有麵包，我們也不能帶你們走，這是你們見得到的。』

天色漸暗，只有村莊裏星火熒熒。我們取道村裏，村中死亡枕藉，一個阿爾及利亞兵橫在德國軍官身上。我們的傷兵在帳幕中，當我們走路時，一步一呻吟。

我們到一處淺草殷殷的低窪裏，野戰廚房即在此地，發皮恩和哀冷司脫及連部特務長立在前面。他們的白鐵碟放在當前的鍋蓋上，正在引匙痛飲。哀冷司脫看到我，『你帶了幾個回來？』

『連上四人，特務長。』

『缺了一百人。』發皮恩說，『然而一定有許多跟不上的在裏面。』

我到隊部，依槍架數來只存三十人上下。

『有人看到帕來嗎？』我問。

『他死了，在上面高地一槍打穿了頭頂。』



「那末來曼呢？」

「我沒有看到他。」

我取下食具跑到廚房那裏去。

「一年兵役的拉姆還在候你的」特務長說。

「他帶傷了嗎？」

「是的，而且很重。他臂腿都受傷，還有頭上遭了一次炸傷，死氣滿面。」

我吃完過後，哀冷司脫叫我。他坐在草地上的帳幕上，手裏有一個水壺。他身旁還有兩個班長立着。

「大家坐過來，我們得把隊伍重行分配一下——你有酒杯嗎？」冷仍舊第一班。」他給我們斟

葡萄酒。

發皮恩和特務長一同來坐下。

「我們一隊今天損失軍官在三十名以上。」他隨便說。

我俯首就杯，葡萄酒味甜而清涼。

「帕來也死了，」特務長說。

「那是你的朋友，冷，」發皮恩說。

一瓶酒完了。

「明天見！」少尉一面說，一面起身來。  
我們也歸寢。

## 阿米阿爾特

夜裏我們在街頭等待。右面屋宇毗連，綠茵深深地平鋪在右邊。

第三團奉命襲擊法軍前衛。

發皮恩與哀冷司脫低聲細語：「你們須先將子彈退出槍膛，以免先時出火，向兩邊散開，上刺刀橫  
列前進——」

槍聲！

克拉起！克拉起！子彈落下街頭。

「上左邊草地倒下！」少尉叫道。

一名騎兵馳馬由後面衝上過來，「那一連？」

「第三連！」

「散開前進！」

「全團人都在我們面前！」

「神呀！師部的命令散開！」大聲震叫。

「全連在左邊散開！」發皮恩叫道。

我趨前一段。

「司！司！子彈亂飛，四面昏黑不能辨，除黝黑的草地以外，面前竟不能辨別的東西。」

「跑步！」發皮恩大聲叫道。

我跑步，空中槍聲不絕，然而皆黑不能辨一物。

「倒下！」發皮恩又吼道。

我縱身倒入草地，空中仍有劈拍之聲。

「跑步！」哀冷司脫吼道。

少尉在幹什麼，他爲何不發令我們跑進那看不見的槍礮火中去？右面天幕盡處有蒼鬱的樹冠，左

邊見到三人緊接着魚貫而行，那是哀冷司脫和他的測地形者，礮火稍稀了。

我們緩步而行。

面前有東西湧現起來，是一所樹林，人羣亂竄，叫嚷口令，逃跑！

「假如連長都不在時，我就來接替這前面的領隊的事情！」一名高瘦的少尉罵道。

發皮恩從左面緩步過來，「這兒有什麼事？我帶了全連人來了。」

「除了維持秩序外暫時無事——這兒簡直不成話！我們來這兒前面的樹林邊上時，他們坐在樹上向下面開槍！我們帶着沒有子彈的槍立在下面！上子彈，也許有人對你開槍！這是現任師長的倒臺的放馬後墩的性癖！最好有人能取消這種腐朽的傢伙！所有連長都在那裏？」他嗷嗷不休。

我脚下有人發出臨死時喉頭格格格的聲響。

樹林中有人叫：「救命呀！朋友！」

那邊有人扶助別一人起立，然而做不到。

哀冷司脫說：「在我的一隊裏面有輕傷者三人，擔架兵魏司不在，我會命他跟在隊伍後面過來。」

「你花一連人集合在此地！」發皮恩說。「再呢，你派一班人到樹林中去，在他們掩護之下我們可以集合傷兵，繃紮的地方在那邊後面大樹下面。」

「冷！」哀冷司脫說。「你擔任這兒前面路上掩護的工作！你須到離此多少路之地，我在這兒也不能斷定。」

我們實彈以散兵線的陣形前進到樹林中去，黑的塊壘縱橫地上，那裏有人呻吟，樹林中有劈拍之聲，半出聲的語音和呻吟聲。那邊營路有一人同另一人一同過來，前面有人嚶嚶啜泣，我們小心前進，不知道法國人還坐在樹林中不。

啜泣的人一定在左面的某處，我離街前進幾步，他橫在一株檜樹幹旁，直僵僵的儘在飲泣，我屈身

下去他右耳出血。

『你！我說。』

他儘自墮泣，而且好像已失了知覺。

正在這時候前面又有聲息，然而不能分辨到底是何種聲音，像木頭的又像是動物的。

我招集我的人過來，『我們此刻從路的左面掩息前進，那邊前面一定有甚麼東西。』

我逐步小心前進，樹裏有一道光線忽然耀在我臉上，我閃身向右，避免火光，火光雖然不強烈，然而耀得我幾乎看不見東西，樹林到我面前完了，那邊又是另一樹林的外緣，兩個樹林的空隙中綠茵一片，右面火光熒熒，那邊有人動作，我跪在一顆樹後，到火光之地大約五十步距離，或者尚不及此，那邊一個法國人坐在那裏，正在添加木片，木片入火後正在爆燃，這便是以前的聲音的來源，事體真令我奇怪而且不解，只有一人在此，不，還有什麼橫在地上。

我掩回齊駭處，『留在這兒！我繞過那邊去掩到火旁，假使有動靜，從這兒向火中放槍，好使我乘間逃跑。』

我向路上走去，在樹林中間有東西橫穿的倒着，我從一株樹走到別株樹依次前進，橫在這兒的人戴的一頂法國小帽。

『喔——咳』我大吃一驚，坐在火旁的人却伸了一下呵欠。

又到別的樹後，這兒！右面地上有人和背包，我呆立了，這或許是前衛，我潛入了火和步槍的中間嗎？然而那末步哨應該早覺到我們，當然坐在火邊的人也不能如此安靜了。

我走近前面的樹後，在這兒踢到什麼白鐵的東西，無暇去細看，因為那個法國人忽昂首四顧。

『晚安！』他一面說，一面高舉食具，我不很清楚他是否已經見我了；因為看去火光對照在他臉上，或許他隨時隨地要他表示他的友誼，他把食具放下去，又說什麼。

『法國人在那裏？』我問道。

他指自己背後而且招手，似乎他們已遠去了。

我向他走去直到樹林邊上，一面招呼自己的人。

他們突然從暗中出現之速，好像我和法國人玩笑一樣，他圓睜兩眼看這些人。

此刻我看得較清楚了！右面隔過相當距離處有一條街路，街上有已死的法國人，背包，槍枝，看來他們是當用餐時被襲擊的，吃到才一半的碗碟令我傷心。

『你，哈德門，』我說，『你當然能說一點法國話，詳問他一下！』

哈德門是一位高瘦而黑的鬼子，雙目灼灼有光，他靠近法國人坐在火邊。

我派其餘人站在樹林邊上。

『他們這兒有麵包，』哈德門說，此刻他令我恐怖，我不知何故。

『你另外得什麼？』

『這兒樹林中曾有兩連人歇過。一員中尉受了傷，但是他們把他帶走了。』

『好，你去看看麵包。』

他將背包和槍枝放在一邊，走去看縱橫狼藉的行李。除了我們後面遠處有孤鳥長鳴外，萬籟無聲。

『那是死鳥之聲。』齊駭說。

這個象徵使我難受。

哈德門手裏拿兩個半只麵包，和許多罐頭緩步過來。

後面有脚步聲。『你們得回來。』

我們走出樹林時，天色已經亮些了。一盞小油燈在蒼鬱的樹林下面閃動。一個醫生在那裏繃裹。

周有人橫着，中間一人袒胸，皮色如蠟，已死了。別的人呻吟哀唱。

我報告少尉，『我們也有兩只麵包。』

『那只能爲你們保留，爲一連人用是無論如何不夠的。』

醫生在診治的地方站起身來，他把袖頭高捲，滿臂是血。『我這兒完了。』他悠然道。『我處沒有繃帶用品了，只有不夠用的器械在這兒。』他走近少尉身邊，『明天早上將有三分之二傷兵死在這兒了。』

唳哩！唳哩！空中呼嘯聲走頭上過去鑽入樹中去。

我歸隊部。少尉跟在後面。『我的馬自然沒有帶臥具和被蓋到此地來。此外我今天又損失一名勤務兵，這是第二個了。我們得在這兒同被睡呢。』

他語音震顫，看來自己覺得可憐。

草地上面有穀類堆着。我挾稻草過來。隨後我切了一薄片麵包給少尉。

『你也餓了。』他說。

『少尉身體不舒服。』

『我覺得稍稍有些頭暈。——天下還有比此刻倒在這裏而明天即死的人更壞的事。』

我不敢進問這些。他也默不作聲，仰首靜看暗黑的樹頂邊的點點繁星。

我們並身展臥下去。被蓋只够蓋我半個肚子。

傷兵呻吟。一個人嚶嚶啜泣，不能自制。

唳哩！唳哩！孤鳥長鳴。

少尉氣喘不定。他害什麼？

唳哩！唳哩！鳥聲嘎嘎。

我見前面有人默然橫在擔架床上，凝睇星座，一如當時桑德爾在鐵店裏。桑德爾此刻不知怎樣了？



少尉在沉睡中吁氣。或許他像一個所見過多的孩子。

唳哩！唳哩！嘯聲在樹林裏面。

我又靜觀星座。

此種景地不曉得尙需多少時間？

☆

☆

☆

☆

☆

天氣分外清冷而且非常潮濕。太陽的光芒伴着透出地面的邊緣。越過遠處雲堆。大地上幽靜清極。少尉依然酣睡在我身邊。我也睡着。遠眺林間，在蒼翠的樹葉中間現在蔚藍的天色。

覺得清冷，然尙不至呵涼。

四周的人都已起身了，各人展身呵欠，隨後折疊被蓋，收拾帳幕。

我從我們公用的被蓋中爬出來。我的手還是沾染着褐色的血漬，那是法國軍官的血。我想來，是一星期以前事了。從那時起從未洗過澡。

繃帶的地方寂然無聲。剪開了的上衣和一枝赤露的人腿。臥在擔架上的人以死瞪瞪的眼光凝視天空。

伙仗露着襯衫袖頭站在野戰廚房那邊。他們也許已經工作了很久了。中間的一個，右手已經沒有襯衫袖頭了。他正用這右手用湯杓挑咖啡到鍋子裏面去。白色的烟霧走開蓋的大鍋子裏蓬蓬上升。

我們旁邊街上有軍隊路過入林不見了。那個法國人是否仍在火邊坐着？

少尉穿起大衣來到廚房。他面色慘白，臉上污紋滿佈。我想再給他麵包，他以粗魯的手的動作來擋我。這時候伙伙頭目在我手裏取掉麵包，抹了豬油遞給發皮恩。

『你從那裏來的豬油？』我問他。

『我當伙伙頭目是幹什麼的，少尉？』

『我們爲死者掘了一個坎。』哀冷司脫說。『少尉得在墳地上說幾句話？』

發皮恩過去，『我不會。』

我忽然覺得困倦而且難受。太陽漸漸熱了。

去路邊幾步地方有幾堆稻草。我在那裏做成一個洞，把身體攢入洞中，只把兩腿放在外面。

★

★

★

★

★

我被緊靠我身邊的語聲所驚醒。

『擔架兵魏司！』發皮恩說。『昨天晚上你的隊長告訴我，我們進攻時你不在這裏。』

我急忙起身預備走開。

『你留在此地，冷！我歡喜有人能於追究事體時加以證明——你有沒有得到特務長隨隊前進的命令？』

我不願看他的面色，然而他的兩腿已經在振戰了。

『有的，少尉。』

『爲什麼？』

他不回答，只是發抖。

『怕嗎？』

『是，少尉。』

發皮恩不發聲。『你很可敬，』最後他說——『我此刻不能決定，你到樹邊去等着！』

魏司緩步過去，他的兩臂死沉沉地垂着。

少尉又倒在草裏。

我走到稍遠處去看前進的隊伍。我對於魏司非常恐懼，同樣的也是少尉。假如忽然有災害臨他身  
上時——不，他依然很鎮靜，然而——那真是一件慘酷的事，——不知道他想什麼？

我是否有留在這裏的必要？然而若是跑開了，少尉爲此發氣，向魏司開槍——我的思想錯亂了，而  
且老是悶悶地回到原處。這兒不對，我不能做些事情嗎？

『冷！』

我跑回來在驚惶失措中立在他們面前。

『你到魏司那兒去，』他神情反常的看我，『你找他過來！』他又睡下。這時候我已看出他整個的神情，覺得有望了。

魏司在樹旁縱橫錯亂的草裏蹣跚上下，對我無所謂的看着。

我搖頭示意他過來了。

啊嘿！這又錯了！此刻他想，我在輕視他，因為我沒有和他說話。我想對他說話——，不，我無話可說。

我來到稻堆旁，我不知道置身何地，即站在他身邊。

少尉依然坐着，猛力注視他。『擔架兵魏司，你知道的，我須將你列入臨陣退却的報告中，你大概該受軍法審判，也許有生命危險。——假如我不做工作報告時，我自己該受處分，然而我暫時不做。我不願去控告你，因為我們今天大概又得去作戰了。我只能同完全自由的人去作戰，而不能帶待罪之徒同去。我雖違背職務，而估量你是個好人，對你有這樣的信念，而且可以對你說：這種意外之事我從未見過。在你方面，設該法使你的同伴也要遺忘掉——現在你去罷！』

魏司轉身過來低頭走過。

『冷！你坐過來！』

我坐在他身邊，然而不望下談，他側身睡下，背脊向我像是要睡。

他大約當說話時已經決定了；而後他說：我暫時不要列入報告，於是他把一切事實都抹掉了。

他如此橫了很久。我逐漸注意他的情狀，我愈覺恐怖。他在沉思什麼？

我起身來：『我當你是證人，我不再在連上提及魏同。假如有人輕視他時，是使人心神萎靡的事！』

對於一個好人，使他一生蒙卑怯之名，比置之死地更要可怕！

我們前進入樹林。火在草坡上倏奮閃爍。然而法國人已不在那裏了。再過去些，死者很密接的橫在街頭，中間有一名法國軍官。

黃昏將近六點鐘時我們遇見我們的大行李，牠們停在右面高處。

『你們有麵包嗎？』

『比你們用的多，以便急進！』

『那邊是隨營軍酒排間——你們有香煙嗎？』

## 休息日

第二天早上正在分配咖啡時，特務長道：『今天我們留在這兒！』

『你，我們去洗澡去！』齊駭說。『在我們院子後面有一灣河水。』

我們立即過去，脫去衣服將所有東西曬在太陽裏，躍入水中。河水淵深而水流緩靜，我們游泳來往，

彼此打水潑水，有兩個人在草地上追逐。

隨後大家去領薪餉，個個新鮮而歡悅。此刻大家囊金纍纍，因為從比利時戰爭以來至今未曾發餉之故。

當我們下來時，大家成羣的湧到酒排間去，此刻酒排間停在我們院子中，一刻間那邊只有信箋和鞋油了。

隨軍郵車在隔壁院子裏，我橫在草裏寫一封信給母親。

下午集合在一處村外的草場上，站成一個正方形，預備行軍中祈禱禮。教主騎馬而來，身穿長黑的外衣，頭戴軍用廣緣帽，胸前掛有一架銀十字架，連在銀鍊條上面。他下馬來走到中心。

『假如上帝想把被捕的正教徒釋放時，那末我們大家都像醉夢者了——親愛的夥計們，我們不是被俘者嗎？我們不會被恐懼、驚惶和畏死所拘囚嗎？我們天天目覩各種奇形怪狀的死者，我們不被這些印像所擾亂嗎？——假如上帝把我們這些被俘者釋放時，那末我們將夢了——只要回到十分鐘以前事：那時候你們還是被囚者，然而此刻你們已離了可怕的境界而至於神之前了，你們只是如在夢中一樣，此刻你們不知道天下有這樣的事嗎？你們同時更不知道，你們好至今尚在夢中，此刻方在神之前開始你們的生命了嗎？』

人間真有這事嗎？

我看見鴿子在屋面上飛舞，太陽照在翅毛上發出星閃的反光。一頭小犬跑到方形中間，嗅那教會中人的皮鞋。

後來，白天時我和齊駭坐在乾草上。他們閒談，我也參加。然而那是外面的事。我心中有一種思想，天下有一個國家，正如我幼年時所夢想的一樣，只是比牠更強些。這個國家沒有戰爭和——野戰廚房。這樣糟的事也決定不是戰爭，——然而是什麼呢？我也空想了一回這樣的事，然而總不能恰到思想的好處。

我們入睡，少尉精神煥發。

## 馬爾奈之戰

褐色的平地，無樹的街道橫在行軍縱隊的沙塵裏。

停住了。我橫在平坦的街邊上，以背包枕頭。我的手已這樣厚了。

『起來！』

四周的東西都在轉旋。田野更昏黑了。——不應於行軍時睡在太陽中——我的腿已硬化了。假如街道轉彎時！

最後到屋裏。屋前有許多人擠在水桶前面。一個人挑了一杯正在放到嘴邊。他被撞了一下，把水倒

在解開了的上衣裏了。

一個婦人從屋裏取一隻新桶出來。一羣人湧過去。婦人吃驚之餘把桶丟在他們面前跑回去了。最前面的人，屈身下去。別的又走後面擠上去。他又撞到水桶幾乎連身倒地，水流街面上發出閃閃的反光。

最後是街路轉彎處向右轉入村莊。在那邊停住了。少尉也不知道以後究竟如何。

哈德門同了別人跑入花園，坐在梨樹中抖動。我們又沒有麵包了。圍牆上有人蹲在那裏；幾乎人人都患腹瀉。有人橫在街上的屋影中，入睡了。

一隊團部軍樂隊跑步過來：『前去！』

他們沈重似的起身來。他們方才搖過梨子，看來忽然疲倦了。

『還有幾遠？少尉！』哀冷司脫叫道。

『我還未找到地點。』他在檢驗地圖。『這兒！』他指給哀冷司脫，他的神氣不緊張。

『少尉，我們不能再帶行人走這樣遠啦！』

『別說我們必得試一下。我們進到主力軍的先頭，到那時才可以用有規的速度前進。』

『哈，你領第一連和我們中間的聯絡兵！』

第一連先走了。一分鐘後我叫第一次的兩個聯絡兵先走，再過一下就是第二對，再是第三對，我自



己和第四對同走。在我們後面相隔稍遠處一連隊伍跟在後面。

我們在一處平坦的窪地裏走。太陽下去了，影子在右面平地上逐漸長大。天色暗了，我不能常時看見前面的聯絡兵，有時只能看到一些動作。

村莊漸近，走過了參差不齊的樹林站在道路兩邊。

聽到後面：『全連停止。』

『後面停止了！』我一面向前喊過去，一面靜聽。聽不到前面傳令的聲音。『哈德門，回來！我們覺得失了聯絡，得分開來了。』

我派他走前一節，一面盡力向前跑。他們在那邊走。

一個人正從後面趕上去，『後面停住了！』我喊道。

一個人隨後叫道，『後面停住了！』然而聲音疲乏而低。前面又沒有人回答。

『你們有聯絡嗎？』我問道。

『我不知道，』中間一個人說。

『然而你們得知道這個！』我對他叫道。『假如你們不能保持聯絡時，我得獨自去幹這個！』

我向前跑，假如到處都是一樣，我怎樣只到這兒前頭來呢？

我跑一回走一回，又跑。背包擊我的背脊，漸漸發怒和失望起來了。

忽然看到這兒有兩個人坐在街邊上。

『在這兒幹甚麼？』我嚷道。

『縱橫是停止前進了，』齊駭安然說。

『你們把口令傳過去了嗎？』

『是的，前面也停住了。』

我坐到他們那邊，心跳得厲害。

『還有幾遠呢？』齊駭問道。

『我不知道！』我狠狠的回答他，不願告訴他。

過了一會聽到後面有脚步声。又有一種叫喊聲前進。

又來一所村莊走過了，地面多沙，樹林伴送我們，再前去這些樹林和檜樹林在兩邊聯接起來，四野

寂然。

有一個人橫在路邊上——假如他們夜裏也橫在這裏，那真不堪了！——過一節又有兩人橫着。

樹林在左面完了，天色較亮了一點了，緊接在我們前面又有兩人在走。

街道向左轉彎入村莊向下，是不是如此？宅穿過村莊。

兩個人在前面搖擺，我們可以快快趕上他們，我跑在前面督促他們，那是第一連趕不上的人，他們

前面又有三人。怎樣才可以保持聯絡呢？街邊上橫有五六人。他們是同屬一連人！

又是屋宇當前。是一所狹長的村莊。走過村莊。

我站住。也許我的人也有橫在這兒的？我立定。沒有人來。最後哈德門獨自過來，他前面的隊伍全沒有了。

『別人呢？』

『他不能前進。』

『你和連上有聯絡嗎？』

『不，我很久沒有聽到他們了。然而我不能停留。』

我覺恐慌了。假如他們在錯雜的支路前走錯了路？我和哈德門，一路走一路想。前面的距離太大了，後面也是如此。雖然我自己來當聯絡兵時，這個鎖鍊也是連不起來了。我得留守下來嗎？假如全連人走錯了，即留下來也沒有用。真是令我難解。我頭腦熱昏。

面前有黝黑的屋宇浮現昏暗的平面上。那是前進的目標！

村莊不大。那邊又是空曠。從隊伍裏脫下的人在我們面前搖擺。

不多一回聽到前面有人聲，又是屋子。一連停在那裏。

我立停了，有聲響，是不是我們的團部來了。幾個後來的人拖步前來。

許多皮鞋的廣大的聲響。騎馬的人浮現上來了，那是團部。

我們得到一所倉庫住。人們跑進去。我在前面入口處打開帳幕。一個人蹣跚進來睡在上面。

『下去！這是少尉的。』

他咆哮了一下還是睡着。

『少尉總不能在露天睡，你得有趣些。』

『這兒沒有位置了。』他埋怨道，向旁邊走了。

『那個在裏面？』隔門有問話聲。

『第三連，中尉。』我說。那是第二連連長，他是很粗暴的。

『倉房是我們的。』他嚷道。『你們不能在這裏找東西。』

『請原諒，中尉。』我說，『這倉庫是團部副官指派給我們的。』

『不是我們用的，你們得出去。』

我們的人大家吵起來，『我們不出去。』

我們的少尉來了，『這院是我們的，中尉。』

『不是！』他吼道。

『不得團部命令，我是不走的。』發皮恩語聲輕銳。

『那末你們將被逐出去！』中尉憤然道。

『我們不出去！』他們準備抵抗。

『那末我們拉你們出去！』第二連的一個人叫道，同時走近倉庫大門了。

『我找中尉已很久了！』我們的副官的聲音。『假如中尉走錯到別的院子裏去時，那我是全部白找了！』

第二連走了，中尉一路罵一路走。

『這樣互相爭吵是軍官的失禮處。』我對齊駿說。

『這個人即使他自己的人也不能容忍的。』

『靜！』發皮恩說。『假如我們先前都在倉庫前面時，也許大家要發怒，在這樣的長途行軍之後，不許這樣計較的。』

少尉睡下來，我睡在他身邊，替他蓋被，他全身發抖。

『少尉不要怕，我們會侍候少尉。』

他頃刻不抖，我奇怪，我竟敢如此大膽說話，他安靜地睡着像一個馴良的孩子，忽然又發起抖來，然而一下就過去了。

★

★

★

★

★

『拿吃的東西！』外面伙伙頭目這樣叫。  
幾個人起來了，我又熟睡了。

★

★

★

★

★

『少尉！』門裏的人聲如此說。『半點鐘內全連人得準備完全預備出發。』  
我起來，時間還在夜裏，我飢腸轆轆。  
野戰廚房在外面。

『你有什麼可吃嗎？』我問伙伙。

『不，這兒現在什麼也沒有，你們爲什麼夜裏不想起來呢？』

『不能再發一次麵包嗎？』一個人睡眼惺忪的問道。

『昨晚來了一輛麵包汽車，然而壞麵包。』

『拿給我好了。』我說。

我咬一口麵包，味苦，而且中間鬆軟的像散的乾酪。我把麵包湊近油燈，外面色綠而內白，全發霉了，  
隨手丟了。

我們前進，前面礮聲很大，晨光曦微了。

我們倒在檜林蓋着的山坡後面，太陽已透出高山，而檜樹的樹膠也正攢出來。

野戰廚房過來了，揭開遮蓋，有數有洋蔥的煮豬肉，魏司坐在半坡上靠在一株檜樹幹上。我上山去到旁邊，拿匙舀湯。

「你，」我說，「少尉病了而且說謊話。」  
他不回答。

「假使他病重時，你得幫忙我。」

他張大眼睛看我，微微點頭。

我回到自己班上，在幕口即刻睡熟了。

晌午時前進，我覺得心臟神怡。發皮恩在日光下面也穿兩件大衣而且身體常在發抖。

我們前進到許多有掩護的樹林後面，大家坐在街邊的另一所樹林裏面，前面礮聲隆隆，左面樹林中一定有我們的砲隊駐紮在那裏。

忽然軋軋的聲音過來，並且就緊靠街邊，隨後有兩顆重榴彈。

我們繼續前進。

「少尉知道實在情形嗎？」哀冷司脫道。

「我只曉得我們是最後的後備兵，前面昨天已經打起來了。」

我們走過一處有一堆一堆散立着的松叢的平原。

一名騎兵尖兵從前面過來：『有兩隊法國騎兵中隊在我們右翼。』  
前面槍聲很密。

前面是山窪，高起的街上有幾個軍官倒在那裏。

噠爾噠爾！兩顆子母彈走頭上飛過。

前面一員高胖的軍官站起來，俯身向地，自己停住在那裏。

『你是預備隊的嗎？』他問道。

他挺身起立街頭，身披廣大的外氈，那邊有機關槍；他克！他克！他克的聲音。

『照他們的打法！』他笑說，『我猜想起來他們在打我。』他緩步下街來。

我們一連人都笑起來，也有人起身來解開褲子蹲下去。

噠——潑拉姆！向他中間攆下去。一縷烟雲站在他們中間，一部份人提起褲子跑到連部，只有一個

人仍舊坐在那裏，他的寬的後部對着我們，像鼻一樣旋頭向後，愕然去看烟雲。

『馬克斯，這東西之來大概是你所想不到吧？』一個人叫道。

將官徒步闊步而來，他看那個人和烟雲。

噠——潑拉姆！一枚溜彈在我們左邊爆發，前面機關槍聲如連珠，許多衛生人員帶了擔架走街上

回來。



左面有人走前面過來，好像他們都是受了傷的。此刻也有走街上來的他們跑得不安靜。

「過這邊來！」發皮恩叫道。

潑拉姆！一顆溜彈。

「我帶傷了，少尉！」一個人責難的叫。

「我只想到那些未受傷者！」

那是我們第二團的人。

一員軍官——那是少尉潘姆——哀求發皮恩：「豬糞！」

「什麼事？」發皮恩笑道。

「豬糞把我的香烟竊去了！」

「是你連上的人嗎？那真是怪了！」

「不是，那些豬糞，法國人！」

「他們怎麼會拿你的烟捲呢？」

「呸，因為海珊腹部中槍，我背他回來，然而法國人緊趕在我後面，以致我把背包丟掉。這裏面有一

百枝捲烟都被他們所有了，那些豬糞！」

「海珊此刻在那裏？」

『我把他放掉了，自己好跑掉。』

潑拉姆！在前面。

『然而那是怎麼幹的？』

『啊，真討厭！我們在樹林裏走，忽然槍聲劈拍從四面過來。中尉馬丁頭上中一彈，少校和彭檮爾都死了。——那些豬獃此刻正吸我的烟。』

他把回來的人重來分配班次。

前面槍聲幾乎完全靜了。天色已屆黎明。

街上有兩名軍官，一個在那裏呻吟，那是我們的營長，他的副官扶着他。

『前面怎樣？』將官問道。

『我們把前面樹林邊佔據了，而且藏身在戰壕裏，右面有法國人出現。』

我走在低處，走右面前進，新月一彎已經得到日光的照耀了。

大家上路來，這裏有一個法國人直挺地橫着。

『你去看一下，他是不是死了。』

我抓住他的手，手已僵了，冷澈心脾。

到不遠處，我們留在一處半開的糧屋前，圍立在穀堆四周。

『排長！』少尉輕聲叫道。——我們都處於右翼掩護隊前面有兩連人——你聽他們在掘戰壕！

——我們以預備隊的資格守在後面當然不許點燈。第二排派步哨守糧屋四面。我們把行李放在大屋裏面。屋裏只有地上有少數零亂的稻草。我替少尉和哀冷司脫集了一些。聽到外面野戰廚房來了。大家過去。連部特務長站在那裏，在皮包裹取紙張。『少尉在那裏？』他問。我四面看了一下。

馬伏牽了連長的馬過來，『我帶了睡囊和被蓋來了。放到那裏去？』

『少尉正在分配食物，』哀冷司脫說。

我覺得有一種非常的恐懼。向糧屋跑去。屋內無人。那邊還是有一個人靠在暗處。

『少尉在那裏？』我低聲問道。

『是的，有什麼事？』

『我要拿食物給少尉嗎？』

『是的，我不能好好走路，因為頭暈。』

我跑到野戰廚房處。

『少尉的東西放到糧屋裏去。』我對馬伏說。

哀冷司脫對我看。

我拿了一只火熱的白鐵碟子進去，向他身邊伏下，他吃得不多，連部特務長點了一枝洋燭，端一杯葡萄酒，發皮恩像有寒熱。

我到廚房那裏去找魏司。

『你』我說，『團部軍醫在那裏？』

『我不知道』他畏縮的對我說。

我想了一下，夜間在樹林裏是無人能夠去覓他的。

我回到糧房裏，特務長把簽字的文件放在少尉面前，隨後哀冷司脫替他蓋被。

『謝謝你』他說過後靜臥下去了。

衆人也寂然無嘩，我睡下去，此後我們幹什麼呢？

夜裏的涼風吹過糧屋，這種寒熱是多麼可怕！我在打抖覺着有病，我沒有想到戰事是這樣的，許多人可怕的向一個人湧過去，可怕的，因為沒有人能夠擋他們，他們到底又被人趕走了，少尉已經睡着了。

★

★

★

★

★

『少尉！』——那時是清早黎明時間——『全連去佔據樹林，埋伏起來。』

我前進幾百米，突地勢到前面向樹林處漸漸傾斜。

我起首用小鏟子來掘地。在最上層石層下面即碰到硬而黑的地層。我們班上只有一只鶴嘴。有人拿這個在左面墾地。我想用鋤邊把壕溝來掘深些。

不到幾分鐘後已經額汗涔涔了。當時天已亮了，日光照在遠伸在樹林外的樹樹頂上。

硬的土層不厚，下面就是黃沙，因此我的壕溝即刻掘的深淺適够半倒半跪的在裏面向外開槍。

發皮恩和他的傳令兵與魏司在我們後面松林下橫着。

槍聲走前面過來。

我周圍察看，然而看不到甚麼東西。築壕的工事已經停止了。四野裏靜的死氣沉沉。

又是一彈！

前面一所樹林，形如楔子，高約二百五十米突，漸漸向我們近來。樹林的左面忽然向後彎，從此地起斜過來直至靠近我們的陣線為止。陣線的左翼直掘到一處小的高阜後面為止。

左邊稍遠處有幾響槍聲。德國機關槍掃射的特爾爾爾爾！

我和我的一班人在最右翼。我望右面看去。齊駭橫在我旁邊，過去是來曼，山石後面稍遠處是哈德門。這個傢伙像在睡覺。

我跑過去。

「司特！」哈德門口裏做聲，動也不動橫在那裏。

我在他身邊倒身下去。

『你』他低語道，『下面樹林角上有東西在移動。』

『那一邊，右面還是左面？』

『左邊。』

『你，法國人無論如何不敢從他們的樹林中出來到我們這邊的。從一處樹林尖緣到對面只有二十步。我們在空隙處壓迫他們。假如他們大隊過來時，你對付右面的，我對付左面的。』

哈德門點頭。

『那邊！』他一面低聲說，一面擎槍瞄準。

在樹林左角裏有人在動作。他忽然大步奔向右邊。

『小心！』哈德門說。

那一定是少尉勃姆。那邊又來一人，隨後第三人。子彈拍一聲。到右邊樹林尖上不見了。

兩顆子彈很快的走左面接連着過來。

『快放！』哀冷司脫叫道。

『你專心留心你一邊的樹隙！』我直對哈德門的耳朵吼道。

有幾名法國人走左面傾斜的樹林邊上走出來。一個倒下，一個跑回去了。

有人走樹林楔子裏向右去。法國人已經逼近我們的陣線了。我向第二個瞄準。子彈拍拍作聲。我扳動槍機。他已倒下去了。我裝子彈。

哈德門開槍。

有人走後面奔來。

兩個人走樹林邊向右奔。我在後面的人面前停留了一下。

兩個人倒在哈德門身邊。我身邊是少尉。

我開槍。

三個後來者出現在空隙處。

兩槍打在我身邊。

那邊的一個跑回去了。那邊着一槍！他倒下去了。勃姆的巡邏哨大概還在那邊。

一顆步槍子彈從左面逼近我們頭上過去了。

『請少尉走隊上下來！』我叫道，然而四面恰巧寂然無聲。

當時我和少尉死氣沉沉的面面相看。

他默然四顧。極左翼處又是一聲槍響。他默然起立，『傳令兵！』緩步向樹林過去。

『他全知道，』哈德門毫無動作的說。

過了一會，我覺背部被太陽曬得熱的難受。

過了幾小時，太陽燒燃，有幾次我昏昏得幾乎入睡。

我飢腸轆轆，把水瓶取下來，壘了一堆小石頭，正在上面夾飲咖啡。

吁噫——克拉滾！一顆溜彈過來，走我們和少尉中間攢入地裏去了。

噓——勃拉——爾爾爾！碎片亂飛。

我四面看了一下，傳令兵和魏司在看溜彈落着處，少尉橫着，看來似乎毫不注意。

撥拉姆！在我的先前的壕溝後兩步。

子彈的着落點漸漸轉入一連的中心去了，人們相隔太遠，大部份子彈都盲目地攢入地裏去了，只

有第三第四兩枚爆炸了。

忽然有一顆溜彈的聲音與前不同，我四面看了一下，落着在那裏是看不出來，或許落着在我們會

經在裏面過夜的糧屋裏了。

我呆了，爆炸的聲音繼續有序。

太陽已經斜立在天空中，日光耀在我們的臉上，這一下溜彈又着在我們附近。

『衛生人員！』那是來曼在隔壁的壕溝裏面。

魏司從後面跑過來，他面色慘白。



子彈落在在樹的附近，發皮恩即在樹下。

克拉姆司！我縮做一團來的很近。魏司在擦面上的紅白物，再呢他拿手在草上擦，來曼苦叫，以後聲音低了。

「什麼事！」我問。

「那是走來曼那裏射出來的，是腦漿。」

我爬到他們那裏去，來曼已聲息全無了，他的後腦骨和黑頭髮一起炸裂了，魏司的右手臂的袖頭裂開了。

「把刀拿過來！」

我將他的上衣袖頭割下來，襯衫袖頭上有一塊血斑，我又把這袖頭割去，他的上膊肌肉上面遭了一處鮮血潑潑的刮傷。

「這一定是很痛的？」

「我不知道，」他黯然的回答我，我替他繃好了。

「救命呀！衛生人員！」那邊左面有呼聲。

魏司以恐怖的神情看我。

「救命！衛生人員！」

『過去！』我厲色道。然而我不知道這是對不對的。

魏司立起來，也不向我看一下就屈身奔過去了。

我拿他的上衣袖頭藏在衣袋裏面。來曼身上值價的東西，我得去替他取下來。我探手入他的衣袋裏，裏面只有手帕，小鏡子和信夾。爲要取符號和表，我須把他轉身過來，這東西對我不爲無用的。我撐住他的肩頭將他仰天翻過來，他的帶了傷口的頭倒在沙土中。

我替他扣上上衣和襯衫的扣子，把符號帶剪開。他胸部的餘溫未去。隨後我把表連銀鍊子一起從前面的小袋中拖出來，一樣一樣藏好過後又爬回哈德門那裏。

哀可兒特是傳令兵，從後叫道：『特務長哀冷司脫到少尉那裏去！』

哀冷司脫屈身跟在後面，跪在少尉身旁，少尉只是略舉首罷了。後來他奔過我們這邊來，倒在我身邊。他向我要什麼？態度這樣不安靜。

『少尉把連部的命令轉給我了，并且對我說這兒是全連最重要的一點。你在這兒得小心看守！』

『特務長可知道一般的情況嗎？』

『今天清早法國人大舉向我們進攻，然而到處都被打退了。』

他屈身奔向左邊去了。

槍聲靜了。少尉不在這兒，我將怎樣辦呢？

噓——派克！在我們的一條線上。然而是一個盲行者。

司——浦姆！又有一個人叫道。那一定是我的班裏的田舍人的聲音。

魏司從那邊一直過來，露着的手臂上面包有繡帶。

太陽漸漸傾斜。月亮站在左面的樹頂上面。太陽逃跑了。月光皎潔，物影清明。

我起身來跑到魏司那邊。他已經立起來了。

『你的袖我已經帶來了。你的手臂如何了？』

『手痛，然而不要緊。』他歡喜而新鮮的回答。面色很慘白。

我把袖頭遞給他。

哀可兒特跑過來。

『有什麼事？』

『全連退却。』他並不對我看，很快的跑過去了。平時他沒有這樣的舉動。——那是退却嗎？

哀冷司脫集全連人馬而且派定後殿尖兵和巡邏哨以掩護兩翼。

『退却。』一個人自語道。

『發皮恩在那裏？』李波爾特問我。

『我不知道。』我一面說一面走開。

我們在樹林中間後退。右面有擲壕器具相擊的聲音。那裏有軍隊走過。沒有人開口說話。我停住了。營部集中在這兒。有幾連只存不到四十人了。

哀冷司脫呆立在連部前面。

我低聲問他：「少尉在那裏？特務長？」

「到前面軍醫院去了。」

「特務長知道他害什麼病？」

「大概是傷寒症。」

我們走街上繼續退却。我覺得不好過而且不能說話。雖然覺得很餓，可是身體上無病。然而思想方面，因為退却的緣故——有多遠呢。問題迴繞心頭。

我們走路。玉兔西墜。我們至少該遇到野戰廚房呀！

我們停在一處高聳的街道上面。

「那個橫在這兒？」哀冷司脫一面問，一面指着街坂。

「一個軍官。」我一面說一面下去。他全身裹在大氅裏面。我吃一驚。

「少尉！」

他鬆去大氅，四面看了一下。

『少尉怎麼會到濕草地裏來的呢？』

『冷！——謝謝上帝，我已經好些了。』

我扶他立起來，向街頭上去。

『我本想到軍醫院去，然而這病院得交給法國人，到這裏我不能再前進了。』

他們在我們前面又走了。我們得跟上去。我扶着少尉，假如我離了他，他一定會被俘。他很高大，很大，因此不能與隊伍同行。我須拉他。一下子我已大汗淋漓了，我的右臂，因為是一直用來推他向前之故，已經麻木了。我想什麼別的法子呢？

『讓我睡下罷，』他低聲說。『我再不能走得如此快，頭暈得很。』

『那不行，』哀冷司脫說，『我和冷兩人已經可以帶少尉到司令部去了。』

他扶持少尉右邊，他很有勁，身上帶的有背包和步槍。然而把少尉扶向前走漸見困難了。他有時自己作聲，聲音悽慘。我的汗已經流到鼻尖上了。

『野戰廚房在這兒了，』哈德門忽然說。

我們把少尉扶出隊伍。連部特務長和馬車夫幫他上車夫座位去。

我趕回連部隊伍去。我的胸部和頭額撞在道旁樹上，蹣跚前進。我的意想中好像在跑步前進。天色已漸亮了。

我們自前晚起至今未吃東西。

等我到前面時，連部隊隊伍已在院子前了，是我們和第二連的中尉吵鬧的地方。

勃姆少尉傳達宿營地的命令，此刻大概是他在帶一連人了？他在野戰廚房裏扶持發皮恩，引他到屋裏去，哀可兒特替他取食物。

『這是絕然不同的一種連長，』齊駭說。

『你的袖頭到那裏去了？』我問魏司，他死白而污穢的站在廚房裏面攪湯。

『早不見了。』他的眼睛裏現有某種恐怖，然而不是怕子彈。

『不要到醫生那裏走一走嗎？』

他搖頭。

『爲什麼不去呢？』

『你幫我一下，我只要繃裹起來就夠了。』

他是不是仍想表示他無從恐懼之心？

『那末你得找一件新的上衣，不然大家看到你的傷處的。』

他點頭，他今天總覺到有不對的地方，我本想問他爲什麼他今天高興在這兒帶下去，然而他大約不願說。

那時天已大明。我們睡在繙屋裏。我得欠伸一下而且覺得很疲乏。因此不能睡熟。那是那些難看的東西！

我忽然覺得週身發冷。是少尉傳染給我的嗎？

☆

☆

☆

☆

☆

我起來。一個人半倒在我身上，我必須出去，而且很匆忙。我把他翻過去，爬出去。外面陽光普照。院子裏野戰廚房的炊烟蓬蓬。我繞屋跑到花園中。

肚子大瀉。

起來時身體覺得輕了，然而也覺疲軟。回來。

此刻有一輛農民車站在街上。勃姆引少尉扶上農車，少尉的面容衰老，有寒熱。

「候候鄉間人！」勃姆叫道。

發皮恩和他握手，悽然願我車子走了。

## 退却

『準備完畢！半小時內全連齊集！』

我們又前進。我很奇怪在無論到那裏於我是一樣的。太陽直逼下來。

我們向左走入樹林，前面地形顯然高聳。

勃姆叫排長們。

「我們屬於追擊部隊，並且負有和我們的機關槍連和破隊的一部份合力抵禦法國人的使命。除了步哨以外，不許有人在高處露出來。」

「野戰廚房到前面來嗎？」哀冷問。

「不，它已經和輜重一起退後去！」

我餓得很，倒在一株樹下。地境清幽，只有三數飛蠅嗡嗡之聲。空中充滿着新鮮的松油氣味。檜樹中間的天色蔚藍而光亮。這樣的天色在我們家鄉的山谷裏也可以看到。

假如有法國人偷偷的沿街過來，我很歡喜上去對付他們，因而睡熟了。

☆

☆

☆

☆

☆

我醒來，而且橫在樹林裏。太陽已覺歪斜。飢火難忍，我很奇怪四週不見人影。他們坐在那邊叢樹蔭下聽少尉講話。

「我不願意法國人此刻能够趕上來，看來好像他們勝利了一樣。狗東西，他們還是膽怯，因為他們至今還未到來！他們也許在樹林中，用鼻子來嗅是否有德國人在那兒！」

上面有一個人前氣不接後氣的過來：「少尉，他們沿街過來了！」



「佔領高地，但是不到他未至一百米突距離時不要開槍！」  
我們散開跑上高地，樹林直至那邊山坡二十步之處。法國尖兵由右邊街上過來，先頭一名矮小的人。

爾爾爾爾爾！街道那邊忽然有我們的一架機關槍在那裏掃射。  
法國人散開藏入街邊低處。

噓噓噓！從後面走我們頭上過去，落到樹林中的某處。

右面有許多機關槍格格作聲，并雜以不規則的步槍聲。我們面前的遠處的視線被倭樹林所遮掩了。

右面的槍聲靜了，只有我們的礮聲還在繼續。

我們候着，右面又有機關槍聲，然而一下又停止了，礮聲又靜了。

噓！司司司！從前面過來向後邊落下去。

噓姆！噓姆姆姆！後面山窪裏。

司司司司司司司！向右邊過去了。

「司脫」齊駭口中做聲道。

我看到左面有三人從樹裏出來，他們緩步向我們的高地上走來。

噯姆姆！拍拉一聲，走左面後邊入樹中去了。他們發見我們了嗎？

克啦激——派爾爾爾溜彈袋在一處樹頂裏面炸開了。

大約有十人左右從樹林裏，參差不齊，四分五裂的過來，人數漸漸多了。

『各人向一個，人講準，放槍！』哀冷司脫低聲叫道。我輕聲傳令下去。

噯噯！我們的礮火又走後面過來，然而照我看來一直在後邊。

我向手步槍挾在臂彎裏慢慢上來的一個人瞄準。

『快放！』勃姆銳聲叫道。

我扳動槍機，槍聲劈拍，被打的人倒下。有幾個人依然奔跑，而且倒下去了。我打右邊第二人。

沉重的炸裂聲音，在樹林裏的聲響太大了，不能分辨。

司司！嗚嗚的有幾響槍聲走頭上過去。機關槍格格作聲。我看到哈德門在右面裝子彈，開槍，裝子彈。

他似乎在發熱。

『鎮靜些開槍！』哀冷司脫叫道。

劈拍的聲音稍稀。我看來德國礮兵似乎不打了。機關槍聲也聽不到了。

『回去！』走左面經過陣線賊過來。

槍聲靜了。後面有溜彈炸裂。我們起身來，走下坡去。

克啦姆！我右面倭樹堆旁邊有污泥飛揚，同時一縷烟雲兀立在那裏。

拍克！左面有東西撥入近處地中去了。

卡撥撥啦姆姆！走半空裏擦過到樹身上，樹頭倒下來落在下部的樹枝上，兩人很匆忙的走那邊跑過，許人跑過嗎？哈德門過來緊靠我身。

瓦克！到地裏去了。

「現在過去！」我一面說一面開脚跑去繞過幾株樹。

地方是空曠些了，只有幾堆叢樹。

克啦撥！我們後面。

我們跑過了，我停止跑步，週身四顧，他們依然在我後面奔來，齊駭不在裏面，他正走那邊倭樹墩後面過來，走的很慢，而且不停地左顧右盼。

「你們跑什麼？」他喊道。「你幾乎深入險地了。」

我走了，他們對我看，跑得沒有意思！我怨自己。

「你留心，冷！」哀冷司脫，我圍縮成一團，他作集合的姿勢。

法國人在樹林中各處開槍，我們回來，上街頭轉彎，我看我們全團人都在黃昏光綫中，都來過，或許更多些，四野無聲。

在停留和阻礙中緩步前進。最後的車子，轉輪轉輪含有鐵聲。月光照在沉暗的車箱上面，箱裏有杆子振動的聲音。我覺得自己困頓和可憐。

我們又來到從前和中尉吵鬧的村莊，前面又有一所村莊，就在前者後面不多遠處。

——我們是不是像從前一樣的退却呢？

我們停止——兩次。

月兒下沉，四週全黑。

俄而天空漸漸明亮，空中片雲不留一片一望無際的光無所有的平原橫在面前，草地上草色深褐如紅色，天氣鬱熱。

我們停止了。我橫在背包上面，他們也倒在街道兩邊。大家楞腹在此。我的腹瀉病像是過去了。天色炫我的眼睛。我緊閉雙目。

忽然有人抽我的袖頭。我以疲乏的目光注視魏司的慘白的面孔。我驚起身來：「你怎樣？」

「我的手臂這樣痛，而背包又這樣壓着。」

是，魏司實在是柔弱。

「然而叫我怎樣幫助你呢？」

「我不知道。」他低聲愁苦的道。

『等一下，』我說。我艱於起走。去到哀冷司脫那裏。

『特務長，魏司手臂上有一處衝傷，然而他，想留在連上。此刻他再不能住下去了。他可不可以乘砲車走一節？』

『我已經知道了，』哀冷司脫答道，『我去向少尉說。』

我回到他那兒時，他坐在街邊上。他全身在發抖，然而總想掩飾着不給我看破。

我向他說：『不要怕。我們即刻就到那裏。』然而我自己也不相信『給我來看一看你手臂。』然而我一些也不知道對於此種手臂應怎樣處置。

勃姆先到砲隊上去，而後再來帶魏司和其他不能前進的人。

我繼續前進。路邊上有許多掘壕的器具，電話背包，佩刀，然而沒有中途留下的人。因為那個要是中途停止不進，即須拘禁起來。

將近上午九時。我們已經到了一處村莊。我可以在那邊留一下。野戰廚房在這裏，而且高堆着麵包。副官策怒馬前來：『即刻向這方向前進！』他指着我們即刻過來的方向。

『狗屁！』

『總不能把我們當小狗一樣牽來牽去。』

『靜一點，』勃姆吼道。

「少尉！一名上士說，『那不行了。』」

「我們在戰爭中這裏不准有顧慮的！」

我們向前進，倒在一處平坦的山窪裏。勃姆帶了班長去劃分地段。我們散開，掘砂地。我一下掘了一個地坎，大小還够我倒在裏面。隨後我把鋤頭遞給左面人，他昨天把他自己的丟了，因為那鋤頭太重，柄子常常打他的膝部。

野戰廚房從後面走山窪裏由車載而來。車前駕馬四匹，以在沙地裏為運送重負之用，四馬拉著車在嗷嗷和鞭子呼呼的聲響中前進。

我們去用餐。

勃姆命令三四小時之內再須給食一次。

我雖然自己覺得艱於步履并麻木疲乏，但是還是到魏司那兒去一走。

他換了一件新的上衣，這件上衣剛好圍着他瘦的身軀。我幫助他脫上衣，繃帶還在原處，然而轉緊了，而且一定壓在創口上。我把它解下，繃帶和血沾住了。我設法小心的把它解下來，然而他一把抓住這個，把它撕了下來。創痕是好了，可是筋肉腫脹，帶藍色。

「這個危險嗎？」我問他。

他望下面斜視：「這全不要緊，然而痛的很。」

『過來，』我說，『此刻我們來穿你的上衣，而後到我的壕溝裏去睡去。』

我聽到勃姆和哀冷司脫說話的聲音：『還有新的追擊部隊，在我們前面，我們用不到特別注意。』

我把帳幕放在壕溝裏面，因為沙泥溼透了。我們的土穴為兩個睡覺得太窄一點。我們開始細語，魏司發戰大約因為過分緊張之故。

『你靠在我身上，你的膽子好完全放在外面。』

我蓋好被蓋，以後即不知道了。

★ ★ ★ ★ ★

『全連準備完畢！』

清晰的重砲聲。

勃啦姆！一個溜彈大約在前面二百米突處落下來。我那時候覺得好像已經打了一回了。天空陰鬱皆黑，只有一道慘白的光輝。

我起來。魏司還在睡。他的面色真慘白！我不忍去叫醒他。我拍他的腿。

他依然抽甯，忽然張眼四顧。

『你此刻怎樣？』我問他。

他用手背揉眼睛，微笑道：『好。』

那是一個孩子！我想。

一顆溜彈在很近處落下。我可以觀察一下，然而沒有幹。砲聲隆隆。或者是打雷。一陣暴風把平地上捲得沙塵瀰漫。

我們向後集合，出發。後面依舊砲聲轟隆。一陣狂風，從右面過來，捲得沙土石子直奔臉上。田中的禾穗起伏奔躍。

勃姆在我們前面斜頭前進，他說：「我們至少在這兒可以清淨一回，然而當然不能吸煙！」

狂風陣陣，時噪時靜，有時挾着粗大的水滴，有時揚起地上的沙土。槍上的積水沿槍下流，盔帽上的落水一滴一滴滴入頸項。

## 聖瑪琍——拉勃諾胎

我不知道我們走幾天。對於出發以來的瑣事簡直不能記憶了。大家都沉靜起來了。天天陰雨連綿。入夜來都凍在濕透了的用具中。我們第三團也奉命加入。夜間有少數人，而且沒有軍官帶領即回來了。我不敢妄想：我們什麼時候也要入此境地，然而我卻在私自冥想。愈走離前綫愈遠而且愈向北了。有一天下午在一家屋後，我蹲在哈德門身邊。我們不能緊靠牆根，因為有刺麻在那裏。

「你，」哈德門說，「你認識我，未婚妻嗎？」



『不。』我不知道這一瞬時是這樣過的，我想他是全連最優裕的坯子，只是面貌不揚。

『假使我有長短時，』他注目在兩膝間地上，『你一定要寫信告訴她。』他實在有點興奮，然而不願意表露出來。——『我的父母不願意從她那兒得消息，而且不願從我那兒得到她的消息。』他從衣袋裏拉出一角報紙來撕碎了擦拭身上。舉動這樣可怕而沉緩。我如何說話呢？『她姓名叫韓娜沙哀兒，住在阿道爾非街三十一號。』

我們起來走進屋子去。他擦自己的槍。我修面，以免同時做和他一樣的工作。

魏司把上衣和襯衫都脫掉了，在拭身。他的上膊肌肉依舊斑痕宛然。

『你爲什麼那時不願意進軍醫院去呢？』我問他。

『我知道出發期間的軍醫院的內容，倒不如在連上的好，連上有人照顧。』

『有郵差！』有人在屋前面叫道。

齊駭跑出去。

他替我帶信回來，放在我的後面背包上面。那是母親的信，我原想先修洗完畢再說。

哀冷司脫在門邊向裏面探望：『即刻準備完畢！』他又不見了。

我們把東西丟在背包裏，來信也放在裏面。

他們已經在街上出動了。

『我們將向聖瑪利出發，勃姆說，『我們到那裏幹什麼，我也不知道！』

我們走過一片廣大的草地而入樹林去了。當時天色漸暗了。

我們在街邊上歇下，并且就坐在這裏。即刻有人睡熟了。我也困乏。我要面前的一根懸大的電桿做甚麼？假如它能助人壯膽時，是牛飲！——只要有東西，然而不，我決不於大醉中去參加戰事。我見種種思想頭昏——假如有人能至少知道戰事還要多少時候，有人知道進攻的地點！

『少尉得到團長那裏去。』

勃姆起來走了。

★ ★ ★ ★ ★

我醒來，我的腿和鞋底蹣的過高而且在空中。我全身滾到街溝中去了。膝部覺得痛。坐身部份濕了。我睡態惺忪想再睡熟，要想抽烟或是吃一些東西的念頭激醒我。這又無益於進攻——我爲何又須闖入火綫？別人都於我無干——不，本連人還是有關係的，然而其他各連不在內。他們還要進攻，然而我們從此不去了！有一回不嗎？

一個人從前面跑過來。『第三連？』

『是。』

『即刻出發，但是不要有聲息！』

『走街上去！』哀冷司脫低聲下令道。

我走路不到幾步樹林完了，屋子湧現起來了，低低的帳蓋下面有一所教堂，軍官們站在街上。

『跟我來！』勃姆低聲道，『團部前進了！』

他匆忙的跑出村莊街路，『停住！』他低聲道，『向後面傳話：排長都到我這裏來！』

排長直殭殭立着。

『你見機行事！』我們得把法國人逐出樹林到我們前面，我們一連在中間，假使我們出村莊到

曠野裏來，那末第二排向右開，第三排向左，我們的前綫是在右斜方，你必須在黑暗中集中你的人，不

要高聲說話——此刻走罷！』

哀冷司脫發給出發符號。

左右各有一座小屋相對立着，我們從街上向右轉彎走入草地，一條土堤走右面蜿蜒過來，前面無

樹林可見，聽到雨邊有已經出發到前面的各排上發出來的掘壕器具拍擊的聲音。

我們爬上鐵路路基，前面三百米突處有樹林一簇，走陡峭的堤岸直瀉而下。

左面槍聲一響，樹林已經近了，哀冷司脫低聲道：『散開！』

我跑到一班前面，哀冷司脫在我們面前將手槍引出皮袋。

左面槍聲狂發！

『跑步』少尉叫道。

前面過來兩顆子彈，到樹林邊上只有二十步了。

步槍聲劈拍不斷，我見到樹林中抽閃的光綫。

少尉倒下去，我倒在他左邊。

一個人從右邊奔來倒下去了。走我頭上閃過，大概是齊駭——我當開槍嗎？耳際呼呼之聲不絕，紅

焰的閃光在樹林中到處穿馳。

緊靠我頭上過去！我的下顎伸入草莖裏，把兩肩押下，左面法國機關槍在掃射。

勃姆聳動身體。

一槍緊靠身子！拍的一聲，此刻幾點鐘了？也許已到了拂曉時間了。

火力稍熄了，左面的機關槍仍在格得作聲。

噓！噓！噓！走頭上飛過入村中去了。

『回來！』勃姆低聲道。

我左手擒槍，將身子向後推動。

一槍在我右臂前面落在地下。

噓——泊爾爾噓——澎！很近的過去鑽入鐵路路基去了。

我繼續推動身體。我的褲子被擦而高聳。前面靜了。只有右面槍聲緊張，左面的機關槍繼續格得作聲，中間有時稍稍間斷。

也許他們此刻看不見我們了，我這樣想，聳起身子離地稍遠，以便易於匍匐。右面橫着的人向前倒去。

我爬過去。他不注意。也許不是齊駭？

我緊靠到他身邊。那是哀冷司脫。他的半只左手臂放在身子下面。

我用手抓他的肩膀。他一點不覺到有東西碰他。我伸手到他袋裏去，將他的東西藏好。

我向前面看去。樹林子昏黑不辨。或者可以立起來，撐腰起來。一槍走左邊過去——自然，他們一定對着天空看我。

我又向前爬。

『救命！』左面低聲叫救。那是我班上的香榮。

『你有什麼？』

『我的兩條腿！』他呻吟道。

叫我怎樣幫助你呢？

『你能走動嗎？』

司——克啦姆姆！噠姆！噠姆！噠姆！後面什麼地方！

他抬起身子想立起來。「我立不起來。」

「我想試一試從後面幫你忙！」

他低聲飲泣。我怎樣着手幫助他呢？假如這兒晨光照耀時，緊靠着法國人呢？我設法抓住他的腹部，想方法把他拖開到別處去。

「噠！」他作聲道。那是一聲很沉痛的呼痛聲。也是不行。

我立起身來。

緊靠左面一槍。

我向前走。

左面又有一人橫着。

是那個？

他不回答；但是輕輕動了一動手臂。他仰天睡着。

我俯身緊就他身上。哈德門的眼睛，沉黑的。

我抓他的手，或者能够使他有點知覺，在萬分恐懼中用力壓他的手。他不覺得。

我放了他的手立起身來。

我忽然想起了；我該把他的東西取去。但是我向前走。

我前面有幾個人說話。

我們必得把他放在槍上面抬起來。

機關槍聲又起。

★ ★ ★ ★ ★

此刻我已走到近處，能夠看到齊駭高舉着右手大姆指。

我幫助勃姆把那個人放在兩枝槍上。他的右腳關節着了一槍。

『那邊天色已明。』勃姆說，『而我們還須越過倒霉的鐵路路基！』

四面清明得非常之快。鐵路路基對着漸漸明亮的天空分明描繪它的本身。有幾個人爬上路基。人影清暗不等的在上面出現出來。

他克——他克——他克——他克——他克！機關槍聲又攪進來了。幾響槍聲劈拍。幾個人從陡峭

的旱堤上滾下來，跑到我們這邊來。

我們因此一共有七人——中間有紅十字帶的是魏司。然而他很少動作！

『我們定須藏在壕溝裏。』勃姆。『今晚黃昏以前不得回來。』

我們小心地把腳關節受傷者放好了。齊駭以左手幫忙。

勃姆指派工作：『冷在此掘壕溝，右面是我，這兒邊上是第二連的兩名。——你，齊駭將你的鋤頭給我。你去守衛，你四面看一下，這裏有沒有人在四周走動，他們能不能向後面去。』

我們開始掘壕溝，我對香榮不能再幫助了，天色已經更亮了。

在兩手掌深的地方已經碰到石灰了。

『那個有鶴嘴嗎？』我問。

沒有人回答。拿短鋤頭掘到石灰裏去是沒有意思的，因此我鋤了一長段的黑泥土，一面就用這些泥土在我面前堆成一條土堤。

疏落的槍聲劈拍。

噓——泊啦姆！走鐵路路基後面去了。

此刻一個大小適於我用的地洞成功了，但是我在這裏面還得收留受傷者。我四面看一下，後面魏司仰天睡着，呼吸奄奄，我須先繼續工作，而後再能去注意他。

齊駭還集了三個人，一面在左面開始掘壕溝。

『這樣掘，』我說，『以便我們隨後各溝聯絡起來。』

我因為時間限制手不停揮的工作，旁邊人也進行的很快，我們已經把兩個洞的最後的隔壁鋤掉，我好像忽然看見光明似的，我向前面看去，樹林在薄霧中已經確實清明了，然而——



『少尉』我說，『假使我倒下時，法國人如要看到我們，那得升到樹上去。』

勃姆望前邊一下：『嗚，此刻我可以燃香烟了。』

他立起來，乘風立着，口腳香烟。

一顆子彈！他即跪下。『狗坯子！』

然而我依然抽烟！——呼依！他促氣出口。『打了幾個牙齒。』

一顆子彈走他口部橫穿飛去。我滑到他那裏。

『隨它好了！舌頭沒有遺歿。——這兒可以看到吸烟的好處！』

我看到他到底覺得痛苦。

我爬到魏司那裏。『你怎樣？』

『我胸口遭了一槍。』

我幫助他到洞中去。

齊駭爬過來，用左手爬動右手支身子。他的大姆指頭大而血漬淋漓。

『要我替你包嗎？』

『還是包旁的人罷！』他厲聲道。他一定覺得非常痛楚。

這時候我左面的那個已經把脚關節受傷的移到我們的洞裏來了，而且他正替他割去鞋底。

我替魏司把上衣和襯衫扣好。他左面鎖骨下部有一處小的槍口。

「側身過去！」

我把他的襯衫割開，出口也小，齒血不多，我替他背上包了一下。

「你有大橡皮膠粘起來嗎？不然包不住。」

司！一顆子彈緊靠我頭上飛去，天色清明，我小心聳起身來。

我替魏司將上衣重行扣好，用大衣和帳幕替他蓋好。

「把我的眼睛也蓋上！」他請求。

齊駭自己已經以左手拿繃帶，將大姆指包好了，伸過手來要我替他扣結。

★

★

★

★

★

他笑。

少尉也沒有包好，我沒有繃帶了，沙哀特兒，我的鄰人，他也沒有了。

「你，魏司！」我一面說，一面替他揭開一些被蓋。「我必須在你的繃帶袋裏找。」

他不回答，氣息奄奄，也許呼吸時覺痛。

我從他袋中取了一捲繃帶，又替他蓋好了。

前面不時有繼續的槍聲，是不是他們在那裏把我們的受傷者一個一個打死呢？也許香榮，因為我曾向他說過，能夠幫助一點？然而我究竟如何辦呢？

我爬過少尉那邊去。他覆身臥着，他一時一時吐出什麼來。我把他的盔帽取下來。奇怪！受傷者都像小孩子！我用綳帶替他從頭頂至頸下包紮好。

「這樣，我像一名洗衣婦人！」他說。

「然而連鬚在裏面，少尉。」

此刻我得到右邊的人那裏去。然而那邊有四步的空隙。假如他們坐在那邊樹上，那末一定能够看到我的。

我爬過去。雨滴疏疏落入草中。那邊有四人緊並着橫在一個洞裏。一個的下膊包着。他身邊橫有一個人，側身睡在那裏，令人可怕的對我看着。口鼻四周都腫脹了，血漬殷然，他的頭枕在背包邊上，溼溼使流血滴入地中。我從額部及眼睛認識是哀可兒特。怎樣包法呢？他不絕地看我。

「要我幫你嗎？」

他不回答，或許他不能說話。

「你們在這兒，」我向未受傷的兵說，「必須替換守望。我們那邊也是這樣的。」

哀可兒特既不能食又不能飲！我想，雨滴落在他的臉上，然而留在這兒和向他看着像觀看奇事一樣，是沒有意思的。我爬回去。

「此刻你可以睡了，」我對沙哀特兒說，「假如我倦了，就來叫醒你。」

『把我身上的帳幕和大衣去掉，』齊駭說。我替他蓋好。

因為來往爬躡，所以滿身都沾了石灰和泥土。雨下的漸漸大了。草中發微聲。此外寂然無聲。我的帳幕在魏司那裏。

『同到我的帳幕中來，』沙哀特兒說。那是一個少年人，圓臉，圓而藍的眼睛。

我們默然相並而睡。我在壕溝前面堤上掘了一個缺口，好走這兒向外遠望，又好瞄準開槍。於是我們睡下來，雨滴激動帳幕。我很安靜，或者我想安靜。各種的想像漸漸來了，在帳幕中靠在我身邊的不見帕來而是魏司。然而假使我不加思索時，那一定是帕來了。雨滴澉澉，哈德門是死過了。——前面草地上的樹頂兀然不動。

近晚時聽到右面有呻吟聲，轉輾往復。齊駭在帳幕下面搖動身子。魏司像是睡熟了。然而過一回他搖動他的手。我爬到他那兒去。我們的溝裏有一個水潭。我把他的臉也蓋上。

『你要什麼？』

『不，』他微笑道。『我這一下好。』

我想再笑一笑，然而不會。又把他蓋好。我心裏發顫：他要死。——然而假如他自己覺到如此？人總不應因為別人死的舒服而歡喜。——然而事情大概不致不堪到如此罷？那裏又有呻吟聲。

天色將晚，隨後即暗下來了。我起來。

『我們現在不要跟上去嗎？少尉。』

他口裏吃吃作聲，大約他睡過了。『啊，天暗了！』

沙哀特兒和我將腳關節受傷的人抬在我們的槍上面。

魏司立起來，而且證明他無力步行。那叫我奇怪，哀可兒特一定要人背了走。

我們小心謹慎的走上鐵路路基的高處。我的左腳忽然一滑，在槍上的人失聲大叫，他更扣緊我頸項了。於是走路基那邊下去對着村莊過去。

許多人向我們這邊移動。那是巡邏哨和擔架兵。我們將我們的傷兵交給他們。我和齊駭和魏司握手，然而不知道要說什麼話，也不知道想什麼。我不敢去接觸哀可兒特。

勃姆和我們四個未受傷者到村莊中去。

我們走進一處暗黑的平地，勃姆打門。

『進來！』裏面叫道。

勃姆開門。我們的團長站在裏面搖曳不定的燈光下面——窗上玻璃已經破了。

『勃姆！』他一面喊一面以雙手緊握他的雙手。『你能說話嗎？』他一面說話，一面注視繃帶。

『而且能抽煙，少佐！』勃姆說。

『哪，那是好的——那末那四位要什麼呢？』

『我帶他們回來，還是健全無缺。』

『昨天也沒有多少回來的——你到對面院子去！我們的一團，只有一連人了，是少尉哀籬兒的。』

那邊四個野戰廚房在院子裏。

『冷！』特務長叫道，和我握手。

然而我不能握手，他問我，我不知道答了些甚麼。

第二天早上我們回到蔡來。(Cha Dy)

## 蔡來的持久戰

我有時覺得在蔡來的兩星期似乎是過的夢裏生涯。

當我有一天下午，於聖瑪琍攻擊下來去安放行李之後，打開背包時，裏面有一封信，這是我在兩天以前接到而未曾看過的。

我的兒喇！牧師的阿爾夫來，他是死了，死在那裏，我已不能記憶。我昨天在他那裏，他們候候你，他向我說：我祝你幸福，這種幸福是我們未曾從我們的獨兒子那裏享有過的。說話時他的眼淚滾滾長流，隨即走進他的房子裏去了。你寫封信給他們，寫的受看些。除了天天爲你祈禱以外，我沒有其他事件可以告訴你的了。

你的母親

我到屋外去。在路上遇見同連的人。一個老婆婆在門口叫罵。一頭小狗在角上把縮緊了的尾巴掃地。我看到這些事物而不加注目。同伴們在宿營地靜坐吸煙。或者在那兒玩紙牌，玩牌時又足使人沉靜。假使有人去問他們的往事時，他們便愀然而不樂。我不懂這個。我只望有個人來問我時。我想然而有一天下午少尉哀窸兒來問我勃姆傷狀的詳情。他是於少尉勃姆受傷過後調來的新連長。我向他敘述那個人怎樣燃香煙，他聽了我的話發笑，所以我也衷心喜悅，因為我忽然怕說起其餘過去的種種。

## 二

我正從一條路上經過村莊到屋裏，已經夜色朦朧了。他們在住屋裏收拾背包。

『你們收拾什麼東西？』

『你不知道又要上前去了嗎？』一個人憤然道。別人都沒有注意我們。

我將背包背好，我的手麻木了。爲什麼又要上前呢？假如要再入險地時，爲何有人整齊有序的給我們吃東西呢？

有人在我身邊喃喃自語，說那葬身之地的種種。然而我不知道我是否完全懂他的意思——假如至少知道到那裏去時，敵人在我們前面一百五十米突，或許不到這樣距離的隨便那裏相對的留着。

叫人怎樣在這兒生活——老天呀，叫我如何在此生活呢？

我們走近屋子，全數大約有六十名，是四連人中的餘數呢。場上月色清明——連長會向我們說明來此何爲。

排長報告少尉。

『常步——走！』

走街上向聖瑪剛前進，我們走進樹林，而且和前次一樣歇在緊靠村前的地方，我們得再去攻擊那兒嗎？

半點鐘過後，哀齋兒走村中回來。

『常步——走！』

舊境重臨和舊事再來，使我悽然。少尉又在旁默然不語。

穿過村落走上草地，草地上踏成了一條小路。面前鐵路路基橫互在月影下面。到我們走近路基時，我看到深溝一道由下向上，我們緣溝而上，少尉前導，其餘各人魚貫而上。路基上面的溝道，它的深淺只要我稍稍穹屈身體便可由路軌下面穿過了。另一面坡上的溝道也是深邃。在月光裏，我看見腳下有一道參差不齊而且撒有白粉的帽牆。

『第三連的一排，』少尉轉身向我的排長說，『到最右方，你們須得自己去探聽各連的境界在那



兒。」

我們蜿蜒曲折，在深及膝部的溝道裏前進。我周身四顧，尋當時我們整天同傷兵同處的溝道，然而終未看到。

此刻一道壕溝由左邊斜向我們過來。溝裏雜亂得可怪，好像滿填着廢物一樣。我轉過最後的彎角，壕溝深闊，右方溝面上搭有一扇花園門，或是類於花園門的東西，帳幕掛在上面，兩枝步槍和盔帽伸出溝面，那是頂上瞭望的哨兵。我們不能全體走狹窄的幕下經過，只得走後面爬出溝外向前去。

和我們換班的一班留在一條滿蓋着樹枝和亂草的溝身裏。

「他們在我們進去之前得先走出來。」我對我的人說，我屈膝伸頭到洞裏去：「我們來和你們換班。」

一名班長爬出來，告訴我一大篇話，把所有我們應該做的和不許做的都說了：不能高聲說話；不許使壕溝污穢；我們必須直到夜間最重要的一刻莫如是注意敵人，假如敵人來攻擊時，無論如何須保持壕溝。

此外我們在這兒有什麼事？我憤然想，他儘在說下去，我完全沒有聽到他的話，也不能將所有的事情作一回記憶。

「我想沒有別的了——啊，嘿，是夜間全體醒着，白天只要一半人，左面五十步處有一處探聽哨。」

『連部已經派過巡邏哨沒有？』我問。『我的意思是，已否有人把前面的死者的符號和有價值的東西取去？』

『是，然而我那時不在前面。——那一次這兒的攻擊你參加了沒有？』

『是』我說，顏色凜然。

昨夜我們的探聽哨還想察聽前面傷兵的呼聲。『白天在前面是看不出東西的。』

我覺到自己興奮過度，攻擊至今已有了兩星期了，這兒是沒有人能夠再繼續活下去了，然而假如有人能夠時？

守望到此刻的一班下去了，我們攢進地下草屋去，地位狹隘，隨後我又到空地上，我想到前頭去親自去察看一下，然而在月未下去以前總休想。

我們的排長來，在可能範圍以內的種種他都規定了，我告訴他我想到前頭去。

『這件事情我們得先去問一下連長。』

我又發氣。

『你要充巡邏嗎？』少尉哀籥爾問道，他警告我，切不可疏忽，而且不要疏忽，留心上，不要失足，不要迷路，我必須和兩人同走，而且大家不能密接前進，他說得沒有盡止，足足有半小時的時間，給我好的意見，我已有前進的圓滿不缺的計劃，我們是小孩子嗎？我從此不再派巡邏哨了——或是私下去！

我爬出少尉的地洞，外間空氣清鮮，明月已經站在後面樹頭頂上。

我和沙哀特兒和另一人討論派步哨事，然而沒有提及少尉所說的話，明月此時下去了。

我們的步哨中的一個發出『司脫！』的聲音。

『有什麼事？』我低聲道。

『這兒前面有東西移動。』

我極目向這方向看去，也相信可以看到黑影，也許是法國哨兵在前面？

『假如有東西移動即瞄準放槍！』我說。

這件事使我心緒不寧，我們十分小心爬出壕溝，槍是預備好的，黑的東西漸漸清晰了，然而忽然細小了，那是木柱，兩旁還豎有許多木柱，柱間張有鐵絲。

我必須留心左前方，因為我們那一次是由左方進攻的緣故，我想起了我對天空所見的是樹叢的形式，那便是我初次要找尋的。

我們悄悄上來，草上潮濕，甚少澠澠之聲，我曾對別人說過，不能有急遽的行動，因為急遽的行動在黑暗中最易為別人所見。

地上有東西，我不能確斷，依距離而論是探聽哨。

『不忙，那個在這兒？』低語聲。

『第三連步哨。』我走到他們那裏去：『對着你們班的人說我們在前面，他們得小心放槍。』

我們前進，我向天空中看去，樹林的上面邊緣已經較前清楚了，因此我緩步屈身前進，隨後竟致匍匐而行，那邊像有東西，我的行動十分緩慢，我前面的東西的高度決不夠一個人，我走到離它兩步之地，東西非常暗黑，我掩上去，是一條被蓋，下面一個背包。

我忽嗅到一種味道，風從左邊過來，我們爬過去，輪廓從這兒出現了，那是兩個或三個屍體，兩個人正在注意那些時，我用眼睛來找樹叢，當在更左的地方，因此我們依這個方向前進，而且總是在陣亡者所在的路線上面，哈德門一定倒在更前面的地方。

我爬過去一點，看到一個人獨自倒在那裏，那大概是他了，然而樹的輪廓不是那夜的，我的印像不對嗎？

我對沙哀特兒耳語道：『我走這兒前面爬過去，你們從這兒向左前進。』

到我到了前面時，那是一名法國人，他的氣味很大，上衣已經裂開了，他或許是被搜檢過了，我又四顧一回，這兒另有一人，那是哈德門，我將他的衣袋全部搜檢一過，衣袋是空的，然而他的麵包袋和背包還在這兒，我將他面地翻過來，好將麵包袋和背包解下，也許有個人的東西在裏面。

隨後我滑回來，背包和麵包袋拖在後面。

我們回來，我爬到少尉哀辯兒的地洞裏去，他睡過了，我將帶來的紙兒遞在他手裏。

『呼依，臭味衝天！』

忽然有幾顆溜彈落在我們右面不遠處。那邊的樹林阻擋我們的視線。槍砲火轟隆劈拍的聲音不絕。我們站起身來側耳靜聽。薄霧濛濛。忽然——我覺得一陣狂飈從頭皮上略過——似獸類的狂鳴。或許我是神志錯亂了？猛烈的槍彈幾顆子彈走頭上嘍嘍的過去了。

『我受傷了，』一個人說道。

『那裏？』

他以手抓他的胸部，走胸骨中拖出一顆子彈來，這顆子彈至少已經過火了，因此未曾深入。槍聲漸疏，砲火也稀了，四野寂然了。

『那是甚麼？』我聽到有人憤然說。

我們在我們的地洞中爬動。我靠在一邊壁上。兩腿不能盡伸，因為下面有人橫臥着。

『不要碰我的面部！』一個人說。

『只要你不把面部放到我腳下。』

『我的鼻子至今還未曾受過損傷。』

晌午時我方才完全醒來。一線陽光走洞口進來，一隻袋掛在洞口。

在軟爛的牆上打有許多木栓，上面有麵包，香腸和雪茄烟。

「你們這裏好臭呀！」沙哀特兒罵道。

「冷得很呢！」

我爬出去，外邊太陽照在草地上，我們把棚子打開放些新鮮空氣進來，有人反對說：「此刻剛剛稍覺舒服起來，你們剛才把它又放出去了！」

大家愉快地在太陽光下用早膳，飯後我寫信給哈德門的未婚妻。

午後兩顆溜彈呼呼地走我們頂上過去落在鐵路路基裏，此外無所見，也無所聞。以後排長過來，說今天清早有黑人向鄰營進逼，此刻他們都已像散兵線一樣橫在我們的陣線前面了。

我們在火線上住了三天，隨後向蔡來撤退，又三天再上火線，我們的存身之處已逐漸完備，有木板架鍋釜，天花板上釘有釘子，可以把香腸和麵包掛得使老鼠不能接近。

因為我們的起居用物把全溝都堵住了，所以又另掘一條繞道的壕溝以爲來往交通之用，廁所的建築也正開始，如此，大家白天也可以便溺了。

### 三

在此時期中補充隊來了，那都是十分整齊嚴束的常備兵，大半是下士和一等兵，我自然不能在這兒當班長了。

少尉哀憐兒令我們依身材的高低歸隊。這麼過後，沙哀特爾就在極左翼，我以最最高的身材列入許多常備兵裏。

少尉下令散隊，並不告訴我們宿營地的如何辦法。大家都咒罵，因為所有相識的人都被分開了。我們連上的特務長沿街過來，我把我們班上的符號給他，那是他要的，同時告訴他，少尉已把我們分散了。

「那到底是不行的，」他叫道，「從前屬於四連的人，依舊應按照給養，薪餉以及其他各種分開辦理！我總不能每回把弟兄們像摘覆盆子一樣剔出排外去！我即刻到少尉那裏去。」

我很歡喜特務長把實在情形告訴少尉，然而沒有用處。分配新的宿營的命令下來了。我必須搬到有鬚的一批常備兵那兒去。他們在掩護壕裏整齊好了，而且大家互相留意，擔任工作和守望都很正確而仔細。初時我非常高興這樣的情況，然而後來這些人使我非常乏味。他們時常以正經的面貌講他們的為人。他們都是已稍經世故的人了。

#### 四

有一天忽然有一種謠言說是後面有一隊補充隊，許多軍官和戰時志願兵都來了。

我們奉命撤退，向蔡來進發。那一夜我們房子裏實在是冷，兩塊窗玻璃是破了，有厚紙板釘在那裏。

代玻璃。

早上我拿一隻破了口的洗濯盆去取水，這只盆是供給我們洗濯和修面時用的。空中薄霧濛濛，然而陽光和暖。

我洗面。

『補充隊來了！』一個人叫道。

我趕快擦乾，急忙出去。他們站在營長的住室外面，從遠處沿街過來，軍官先導，第三名是少尉發皮恩。我鼓舞起來了，不曉得他已見我沒有。他面色慘白，很正經而且瘦削。

上校走出屋外，檢閱前列，使補充隊分別分配。各部隊各自分開。發皮恩和他的人剛巧向我走來。

『冷！』他叫道。『這兒還是遇到了一個舊時的人！』他伸手過來握手。

『少尉是否仍舊帶我們的一連？』

『你在這兒愉快嗎？』

『這兒大家都快活，少尉！』我叫。

我跑到沙哀特兒那兒，把事情告訴他。

『我不能留在你們一連裏嗎？』他悽然說。



「噢，此刻我們的第四連又被分開了，而且我在我的連上沒有熟識的人。」

「你，去請求我們的特務長，說你到我們這兒，要快去，在新的分配尙在混亂之時，該趕快去幹。」  
他跑過去了。

我們在我們的宿營前歸隊，我們一班除兩個人外都歸發皮恩一連，一名戰時志願兵和沙哀特爾來補這兩個缺。戰時志願兵是一名靜細的年輕人，頭髮黝然，黑而多感的眼睛。

我們必須重入一處宿營地。戰時志願兵好像是沒有想到要找一處夜裏歇宿的位置，而且於我提醒他時，他似乎覺得奇突。他姓卡依散兒，他的職業，我是不高興去問他。然而他一定是才從學校出來的。

忽然齊駭進來了。

「你忽然從那裏來的？」我問。

「噢，我一直在這兒，然而你有眼睛，那個知道那裏呢。我總不能在隊伍裏開槍使你注意我！」  
我偷看他的大姆指，他指尖上有一處小斑痕。

「前面多少距離有戰事？」卡依散兒問。

「什麼？」我不懂他想了甚麼。

他莫明其妙。

「你昏了嗎？」齊駭說。『你必須知道你們此刻上那處火線！』

「啊，原來如此！大概前面三公里。這兒前面一節路應該就聽到槍聲了。」

「啊，你以為槍聲沒有停止的時候嗎？不，這兒沒有開槍！」我笑說。

他狐疑地看我。

「真的！你只見前面綠茵一片，當太陽照耀時則豁亮無垠，天雨時則綠色攸然。在這兒有步哨，有人掃除壕溝，築藏身的工事。白天有四顆溜彈，總是十一點鐘過來，而且天天落在一處地方。」

卡依散兒面色沮喪，我譔興豪然，繼續敘述。

「放屁！」齊駭一面說，一面把我拉了出去。

「你着了什麼魔？」他說。『以前你是一個正經坯子。』

## 五

少尉發皮恩比起哀憐兒來無論如何是一名不同的官長。他來往上下，細察到最小的事件，不久將和從前一樣壯健和肥胖。他歡喜葡萄酒和啤酒，此外和我們一起過簡單的生活。

一天夜間，他的掩護部一面牆壁塌了下來。他走倒下来的泥土中爬出來，把被蓋拉出來，並不對人說一聲，垂在溝壁凹處，上蓋波形鐵板為禦雨之用，然而向溝處的一面空無遮蓋。當他的勤務兵於早

上帶咖啡給他時，方始發覺藏身之處淹了下來，和傳令兵一起向少尉那邊掘過去。

最後他們在他的凹壁裏找到他，他是愉快地在呵欠。

『我們到那裏去建築新的掩護壕，少尉？』一個傳令兵問。

『我已經有一處了。』他懶洋洋地回答。

這段故事在連部整天的傳說。人們很歡喜聽，然而他們對付發皮恩太簡單了。他是一種惰性和好忍性所合成的古怪混合物。常常要有事給他幹，在蔡來後面是無事給他幹，因此他在那裏枯寂無聊，每晚必致酩酊大醉。

我也不愛安靜的日子。宿營地的地方狹小而不能遮風，背包與皮鞋到處狼藉，他們在我們的小桌子上面洗臉，用膳和玩紙牌。假如我要看書時，我得坐在地上睡位上，然而也無可讀的東西。齊駭和沙哀特兒都木然渾然。我和卡依散兒早已無話可說了。他預備當神學者，然而只要我將神學的東西問到他時，他即說：『這個我還不知道。』

我是不想上帝。我最高的限度自解道：天下或許有上帝，然而我們知道什麼呢？

在蔡來常有傳道會。牧師宣傳得不力，他只有三四個來回復提的問題。我實在不耐聽這些問題。有一個問題常使我勃然，為什麼神要贊同戰爭？有一次我仔細聽他怎樣解釋問題。到最後，忽然完了，我未聽到答語，只是閒話。

我走出教堂過後，要數小時才能將不舒服的精神消散。我對沙哀兒痛罵得不留餘地。於是他總想設法來平我的氣。

『你自己是無宗教者！』我吼道。

『我不曉得這個。』

『爲什麼要人被動的去聽？他們除了提出愚蠢的問題而外，更無其他東西可說！』

我對於卡依散兒不叫他知道這種論調，因爲他是信徒，而且就我所感覺到的，他信之彌篤。

這一個時期的生活很呆板，只以擦皮鞋，作防禦工事和站崗爲事，但望有人能共話。

## 六

幾度嚴寒之後天氣又溫和了。太陽照在壕溝的有白粉的一壁上面。我坐在太陽下面，用咖啡來修面——因爲在壕溝裏面沒有水。

過了一回，沙哀特爾在肩膀邊用佩刀串了一片麵包在一燈小火上面炙麵包。他總歡喜在日落以前幹這事，因爲這時候不會有官長到來，即使有來，最多是我們的排長，他那兒常常燈火熒熒，所以他不說。

『包紮裏面是甚麼？』沙哀特兒問。

『雪茄烟和一枝香腸。』

『我也有東西可得嗎？』

一個排上的傳令兵跑步過來：『準備完畢。班長們到特務長那兒去！』

『有甚麼事？』

『不知道！』

『大概戰事完了？』沙哀特兒笑道。

我不回答，隨即擦乾臉部。

我們的班長從排長處回來。他不看我們。『我們今夜取三角壕溝。夜色來臨時有開在前方的一連來接替我們。——冷，你到連長的休息壕去接綑帶用品！』

休息壕前面他們已經在捲包行李了。

三角壕溝在那裏？

少尉發皮恩立在他的休息壕前面正和一名電話兵說甚麼。

『那邊是一處衛生休息壕嗎？』少尉一等看護長問道。

『這個你一定到那邊後才看見。——你已經把廚房的事件報告營部了嗎？』沙哀。

『自然，少尉。營部要把廚房留在蔡來，他們將來到那裏去，以後以電話通知。』

「接運綑帶的人在這裏嗎？」衛生准尉叫道。

「這兒第一班第一排！」我喊道。

「你們共幾人？」

「九名，准尉！」

「這兒把你們一排用的乾糧罐頭帶着！」哀駭插口道。

「我本沒有甚麼背的。」

「然而一定有人對你們說過，你們得隨帶帳幕！」

他們互相擁擠，叫喊，而且來往於我身邊。

我走回來，蒼茫的夜色已潛進壕溝的角上來了。一隻老鼠走上上面沿護頭土阜溜過。

一小時以後，一連人走後面過來，估據我們的地位。我們走右面撤退。我們在壕溝裏面緣溝魚貫移動。在一處地方，一道紅光走一處掩護溝的左邊鑽出來。天色隨後昏黑了，對天空僅能辨認溝緣。

於是我們向前面高處前進走出壕溝。走過蘿蔔田，在蘿蔔上面大家用鞋釘傾滑前進。忽然臭氣觸鼻，左面躺着兩隻死牛，牛身龐大非常，大概是已經漲大了。

一顆槍彈走我們右側過來，並不遠，帶着攸遠而長銳的聲音落下去了。

我們向左讓避，重又繞遠道向右。我忽然聽到聲息，然而像是從地上起來的。我極目看去，見到右面

有一些白而寬的東西。那是粉白色的石坑，我們在裏面向下轉彎。有人在這石坑裏來往。電炬由下閃閃向上。

『掘溝的用具放在那裏？』

『軍醫的休息壕在那兒？』

『大家不許作聲！我們和法國人相距不過二百米突！手燈熄滅！』一個人低聲道。

我們的排長過來湊近我身邊。他要甚麼？

『你得到少尉處來，他在上面。』他手指石坑緣。

我擠過人羣。這兒山壁旁有一座小屋，旁邊有石級到一處狹的高邱，許多軍官站在上面。

『一等兵冷到！』我低聲報告。

『你今天是我的第三名傳令兵。你到各排去！你可以睡在這壕牆下！』

石坑裏沉靜無聲了。

我回到發皮恩那兒時，少校是我們營長，站在他身邊，正在密商：『——假如其他三連的襲擊隊伍已經取得了堡壘以後，我就帶了你的一連前進。一定要另有一條新的火線來對付法國人。這兒石坑裏面的鋼護板即爲此用的。這種堡壘和壕溝一定要取聯絡的形勢。』

他以決然的音調和冷靜的考慮低聲說話。我沒有聽到過這樣的命令。然而這是對的。

面前除了向上微斜的草地而外無物可見。

『時間到了，』少校低聲道。

我覺得汗流浹背。

左面聽到工具相擊的微聲，他們在這兒前進。

後邊遠處：嗒姆姆！一砲，砲彈慢慢地走天空裏上來。

拍姆姆！拍姆姆！拍姆姆！拍姆姆！聲勢洶洶的靠緊頭頂上過去了，在前面嗒姆姆！伏爾，嗒姆姆！嗒姆姆！的落下去了。

重溜彈司爾司爾司爾一次尖一次的依弧形拋物線下來，滾啦——嗒姆姆！落下去了。

後面有沉鬱的砲聲，各處蓬海嘯的猛烈的聲音絡繹不絕，這些子彈在前面不規則的震撼入地裏去了。

沒有槍砲聲了，此刻有甚麼事？

最後的溜彈落下了。

『砲兵作戰不當！』少校咆哮道，『他們應該不歇氣的向遠處放射。』

前面槍聲一響，兩響，三響，隨後即有滾啦，和吁鳴的聲音，我屈身下來，然而少校却立着不動，我站起來。



子彈在我們四周嗚嗚作聲，斷續零落的溜彈時時過來。我僵立在暗夜中。

假如第一襲擊隊失敗了，那末我們上去。

有人走前面跑過來：『救命，衛生隊！』

『前面怎樣？』少校冷然問道。

『啊，他們倒在這裏！掘壕溝的工具錘錘作聲。那邊有幾顆子彈出火了，他們倒下去，繼續開槍。』

少校的嘴吧嚙嚙的顫動，空中呼呼劈拍。『我必得找幾個前進的人！』

又有人從前面過來：『衛生隊！』

發皮恩在石坑裏面吼道：『那個自願充巡邏哨？』

『這兒！』喝聲尖峭。那是卡依散兒。他從石級上跑上來到別一戰時志願兵隊伍中去了。

一聲新鮮的喝聲從左邊過來：『衛生隊！』

『這兒來！』有人在石坑裏喊。

『帶擔架過來！』他喊道。

『你是那一連的？』少校問道。

那個人靠近過來，立正起來。他身材矮小，已見老了。『第四連的少校。』

『你們那邊怎樣？』

「損失很大！我們沒有上去！」

子彈格勒的聲音不絕。

「好，你去——戰時志願兵們！你們先去，走這個方向！我要知道第二連已到那裏了！」

他們爬出去，在黑暗中奔跑，我替他們擔心。

「少校！」石坑裏有人叫道。「上校要報告，第一襲擊隊不知已有結果沒有？」

「問來有何用處！到了時間我自會去報告！」

天色亮了些了，然而還是不能清辨。槍聲不斷，我覺得奇怪：沒有能擾我的東西。

有兩個人從前面跑來，奔到上面少校面前：「我們沒有遇到第二連，少校！」卡依散兒氣吁吁地報

告。

「你到下面來！無用處的開火是不合理的！」

他們拚力爬上山坡去。這時候卡依散兒說道：「第一連初時即接觸了，少尉亞爾培爾脫大約已死

了。」

右前方有人過來：「第二連報告：第二連會上過第四連的火線，又退回到他們的出發點來了。」

「一連人在那邊待後命！——襲擊的是失敗了！」他悽然向發皮恩說。假如旅長再想作一次攻擊

時，那末得調其他一營來！——假如我們有許多人像這樣的戰時志願兵，那末我們早入絕地了！」

我到石坑裏，傷兵都上了擔架了。在木屋裏面繃包，一名醫生出來，一名一等看護手持手燈隨行。他們在照一個人，那個人的腿上有一處像墨水瓶大的創口。

『那不是炸彈傷嗎？』發皮恩問道。『然而我終未聽到炸彈的炸裂聲。』

『不，那是達姆達姆彈。』

『法國人真是用這個來打嗎？』

『你看這個。這是獸性！』醫生一面說，一面喪然前進。

洞穿了的人已經死了。

地上鋤頭，沾血的上衣，襖衫的殘片，麵包袋，步槍縱橫狼藉。

槍砲聲止了。我們退回原陣地。卡依散兒留在我近處，默無一言。

朝光漸漸上來了。卡依散兒面色慘白而污穢，然而他的眼睛分外清明。

七

連部已到了蔡來的街上。

『立正！』特務長發令道。發皮恩過來廁身前列。他手上有一張紙。

『發令的將軍以皇帝之威風授下列諸人以二等鐵十字章：副特務長海勒，一等兵冷，齊駭，馬克斯。

「沙哀特兒——我以至誠祝賀各位！——少息！」

他到我面前，打開一只藍色的小盒子，拉出一根銀灰的帶子，一端掛有十字，穿進第二個上衣扣子孔中。『你須得用針來固定一下。——你快活嗎？』和我握手。

因為大家都對我看看，弄得我手足無措。

我整天佩起十字，太陽照在泥漿濘滑的街上，所有遇見的人，似乎都在看我，我不知不覺的羞紅滿面。

我不敢公然細看十字，因此我下午離開宿營地，銀光閃閃的邊緣真悅我心，我願意當時有一面鏡子照着。

晚上我把十字藏好，使它不致退色，只存掛帶放在扣子孔裏面。

## 八

我以一等兵的身分，來往逡巡於凍硬了的值日壕溝中，有一名報警哨，外髯領頭高舉，在踏壕上頓腳，過去一節在掩護壕的前面有一個人，在那兒振動扁鍋子，由它的穿了的洞眼中看見熒熒的炭火，隨後他走進去，把熱的器具掛在天花板上，他們在裏面用早餐。

我在廁所入口道上轉彎，齊駭身向前俯坐在前面一根杆子上讀報紙。

『你』他說，『我們築一座塔。』他指着糞潭。『你必須幫忙，然而必須對準，好使正準落在頂尖上面，能够硬結起來。第二班已經有一座較高的塔了，我們不要相形見绌才好！』（譯者按：這是兵士們於大便時的俏皮話，這兒的塔即是以屎堆成的。）

我又走入大道，隨後又入前面一處上火線的壕溝，是新築的，因此較為整齊，那裏步哨很少。地上有一張紙，我拾起來丟出溝外。

沙哀特兒站在一處高級上，槍在身旁，他正仔細地察看面前的靠手板，右手拿了一根草莖，拿這個來觸動上下，所觸的東西一定是在板上的，我慢慢地走近他去。

『你在幹什麼？』

嚇了一跳，笑道：『來，上來！』

他的表在他身旁。

『我捉到了一個肥虱子，想看它十分鐘裏走多少，然而可惡的東西不願意依直線走，因此我必須把它引入原有方向。』

在前面的壕溝分路處有一個人忙着掛一塊木板，上面有字！

右面境界 P. 26

司——噉姆司！一顆溜彈。

我走上一處踏脚。一片褐色的烟雲在空中馳逐。那一定到我們的第二排所在地的。我走到後面的司令部。一等看護長走那邊過來，後面有兩名擔架兵。

『有甚麼事？』

『第二排的一個帶傷了。』

我回顧他們時，他們如何迅捷的到來了呀！

我們的上校沿溝過來，後面是營長，少尉發皮恩和副官。

我報告：『以一等兵的身分服役於壕溝中，第三連第一排！』

『你沒有警笛嗎？』

我把警笛引出大衣袋。

『有職務的人應該把警笛掛在外面！』上校向發皮恩說。

他舉手帽邊：『遵命，上校！』

『我不懂你這一節的壕溝的號牌！』上校說。『例如這一條路是到那裏去的？』

『到第一排的廁所去的，上校！』

『那邊有石灰消毒嗎？』

發皮恩疑問地對我看。

我的眼簾伸縮了一回。

『當然，上校，』發皮恩說，竊笑一下。

## 九

冬天過去了，我當了幾個巡邏哨，又帶了一段法國兵的鐵絲網當戰利品回來，有幾回小接觸。我管理書籍，此外覺得清閒，有時飲酒致醉。

齊駭和沙哀特兒玩紙牌，我也會這個，然而我實在不懂，人們這樣正經玩它，因此沒有人高興和我玩，我也並不以此而不快。

卡依散兒也漸漸孤癯起來，他因掩護壕失敗而沮喪，我深知道他是以熱心來効命沙場的，而且假如以他一雙弱腕來抬鐵路軌作支撐掩護壕的，和幾個月來老是在一處不見法國戰壕的地方當步哨，這樣而要其保持其熱心，實在是一種痛苦的自勉。我假如一旦熱心於戰事，像當日渡過麥司河以後，那末我的熱心轉瞬就冰消，又專注別的感覺去了。

有一天我們注射了預防腸熱病的血清，大家行了一次流汁的皮下注射，擔架兵告訴我們說那晚上大家要有寒熱，我很不舒服，夜間被各種不可思議的思想所困。

我醒來，天已大明了，稻草聲搜搜，一個人呻吟。

『你』沙哀特兒說，『我渴得很。』

我起來，昨天注射的地方有微痛，此外覺得很鮮爽。

沙哀特兒橫在那兒，眼簾浮腫而且苦悶。我試他的額部，很熱，他很膽怯。我從他的常常找我的眼睛裏看出來是如此。

這一天我的連部似乎是一所野戰病院，然而第二天早上大家又忽然鮮健了。外面日光照耀，萬花怒放。沙哀特兒笑向我說他以為他自己沒命了。

一天下午我坐在我的書室的一道打開了的窗子下面，聽到外面有人語聲，我不懂，然而說話的語調引我出神。

我看到卡來，是連上一名年歲較長而結婚了的人，以乞丐的姿勢站在牧師面前，牧師手裏正拿了泥鏟在他前面鏟東西，那裏有什麼事故？

卡來緩步潛入室門。

有叩門聲。

『進來！』

他屈身進門——他身軀高瘦——以老人的笑容到我身邊來，以手抓我的頸項。

我把他的手臂推開：『你要書嗎？』



「不，」他向我嬉笑，「你」說話時他指他的腹部。

「非來借書即當出去！」

他的彎曲的膝部發顫。

「出去到外面去想一下，你要甚麼？」

他決然留着。

我取過書目表裝做要錄甚麼東西。

他屈身走向門邊，却又留在那裏，目灼灼的看我。

我翻書。

他又回過來。

「你還要拿甚麼？」

「你——」他沒精打采的笑。

「走！」我冷然道。

他掩步出去，我聽到他在門前留步，隨後緩步而去。

門又開了，沙哀特兒進來：「你，你聽到卡來向特務長逞兇嗎？」

「什麼時候怎樣逞兇？」

「今早特務長坐着寫字，忽然有人走他後邊過來抓住他要和他接吻。」

『特務長如何對付？』

『呸，當時他跳起身來大笑——他報告發皮恩，他們把卡來送走，我想是戰地精神病院去了。』  
我看到牧師走出花園，有些不放心，不知敵人是否還在原處。

一〇

六月初我們一團退出前線，後退大約三十公里到兵站上休息。我們已慣於彎腰的行動了，這是由於在掩護壕和戰壕裏面長期的屈背之故，在那些地方，不是這兒上面架有橫樑，即是那兒有電話線攀着。

未曾習慣帶了重行李冒暑行軍，實在是累人。因為夜間生活，住在潮暗的地方弄得大家精力衰疲。我們到一所村莊，村莊沿着一條從綠谷裏過來的陡而闊的街道上去，上面當街橫立着一座較大而灰色的房屋，是宮殿。

我們一班走進一所闊而矮的屋裏去，門前有幾級階級上達門邊，裏面走出一位分飾整齊的白髮老人，以手招待我們到後面院子裏去，院子裏鋪着平闊的石板，左面牆下有一只長檯和一張桌子，還有幾把椅子。他指給我們看，又引我們到一處收拾過的馬廄裏去，裏面鐵的飼草架，馬槽每格中間有

繫馬椿右面一廂，我們可以在那兒匯歇。

『假如卡來在這兒時，』沙哀特兒說，『那末我得進裏頭去，好使他夜裏不能襲擊我們。』

我們晚間就桌而食。院子的後進有一處花園，園中有垂楊，叢翠，美花，亭榭。

我們看出來，這位老者是宮殿主人的父親，他在壯年時善於騎馬的。從街上看來，屋的外面形似農民的住屋。

以後幾天我們操演，練習擊劍，我覺得鮮健。少尉每早值班時笑容滿面，各排和各班長亦喜氣洋洋，全連滿佈歡悅的空氣。在那兒加緊練習，野外的演習成績都好，大概因為發皮恩自己親演野外陣勢和說明攻擊方法的得失的緣故。

一天清明而溫暖的晚上，我和沙哀特兒散步，在下面村莊裏遇見副特務長勞恩斯坦和兩名上士。我們和他們一起在山窪低沿着結有籬笆的小花園散步。太陽西下，而牧場，垂楊以及所有的一切都分外清明。

勞恩斯坦喋喋不休，我只聽了一半。

『那邊，』上士打斷他的話頭，『有一座屋子，裏面有兩個美麗的姑娘，地方司令官把窗子格好，使人不能過去。』

『我一定要看她們，』勞恩斯坦叫道。

屋子矮小陰鬱。我們走過花園，園中有少數失調的花叢，叩門聲。

沒有人注意。沙哀特兒於此時繞屋散步。勞恩斯坦叩門。

「這兒來！」沙哀特兒在角上低聲叫道。

屋的後牆上，鐵絲網後面一扇窗開着。一個上士把一角鐵絲網撕下，我一個一個前後爬進去。

左邊一門呀然開了。一個老人手持燈光出來，正在自語，旋又不見了。一個人打開右邊的門，屋裏五斗櫃上燈火熒熒。右面兩床相對，床上睡有兩人。

「日安。」一個人說。兩個對我們直視。上士向他們走去，和他們握手，坐在床沿上。我們坐在五斗櫃前面椅子上。左面的人開始作無謂的談話。我所懂到的是，他們原住在南錫（Nancy）地方，因為戰事而住在這兒親戚家中。

左邊的一個上士把她擁抱着把自己的胸口逼近她們。右面的喃喃自語。

「我喜歡這兒！」勞恩斯坦轉身向我說，「這兒可以有東西看到。」

這時候右面床上一個小孩子出聲喊叫。這個孩子一定藏在被蓋下面。

沙哀特兒起來向門邊走去。勞恩斯坦和我隨後過去。我們又走鐵絲網下鑽出去。

「這兒可以學法國語。」勞恩斯坦叫道，「我們天天過來，一天我和冷一同來，第二天再和別人。」

「沙哀特兒可以旁觀！」我笑道。

「噫，不見得人人時時有興趣，沒趣時他會走掉。」

沙哀特兒啞然走我們面前過來，勞恩斯坦在村莊的第一列屋子前分別了。

他剛剛在他的屋子裏面不見時，沙哀特兒開口道：「這樣的豬糞，假如我到一個女人那裏去時，便不受他的命公事的威力尙不到此！」他繼續罵咒。

我大笑，而且支不住了。沙哀特兒愈見發狂似的，而他的狂態愈使我笑不可止。最後兩人大家倦了。

我們屋裏有人彈鋼琴，常備兵坐在鋪有石板的院子裏的桌子旁邊。

我們坐下，月亮走上屋頂，照在垂楊葉上，銀光閃閃，常備兵懶然注視。我依次端詳他們，一個常備在鼻子下的皺紋裏面，蓄着垂髻，別的人紅圓的面孔，小而水汪汪的眼睛，他們有時悲鬱，不然，專門講吃的事。

琴聲從室中出來，倏然飄引直到遠處天空，比這音樂更漫遠無垠的天空。

我矚目明月和垂楊的枝葉，和各種花卉，葉色花容已盡變爲銀色，自然並不易於與感，即使有人易於與感，而自然也不與感，它是冷而硬，它的美點亦即在此。這兒的人們於苦痛之時能够表現他們的醜相，也即是他們的美點。

休息的時間瞬即告終。

我們站在一處草地的高坡上準備檢閱。軍官們騎馬走街上過來。司令官的汽車嗚嗚過來，司令官下車上馬。

少尉哀籥兒的一連首受檢閱。他坐在櫻色的馬上，策馬到他一連的中心去。額上汗珠瀝瀝。我們知道他不會騎馬。

我們的營長給他以野戰命令。他應向左前方進去抵擋正在進逼的敵人。

他下令叫全連向左前方沿一所樹林邊上前進。忽然他的馬開步奔跑，橫穿平面。那邊有一只小驢子繫在木樁上。驢子吃驚繞樁奔跑，肥大的櫻色馬載着哀籥兒此時由後面漸來漸近。

軍官們在各人自己的馬上狂笑，只有我們的少校不笑。他向那邊瞪目直視。馬夫們——許多小騎兵——像小鬼一樣來往跳躍歡喜。一位軍官馳馬過草地，哀籥兒和驢子已由櫻色馬予以自由了。

戰鬥中止了。當其他隊伍檢閱時，司令將軍喜怒參半的站在那兒。當檢閱我們一連時他發皮恩指揮演習射擊，這是我們毫未預備的。然而發皮恩問的非常靈敏，我們答的也很機警，因此大家精神抖擻。

『我很歡喜』司令官說，『在第三連看到這樣好的姿勢和鮮敏爽快的動作。我當向連長說明我承認他對於一種事前未有準備的技術有如此神速的成功。』

我們自滿於讚美之詞和我們的少尉，並且因為連長少尉哀籥兒而輕視第四連。

第三天我們又向前開拔而且即刻又到舊日的陣地。

一一

當我們在後練習時，新書又到了，裏面有一本哲學史，我勃然發怒，因為他們把這一類東西寄到戰地上來，然而同時也歡喜，因為我自己久已希望這一類的書籍，我即開卷拜讀。

此刻是數目的問題了，然而人怎樣去想像呢？數目怎樣會就是人們最後把房屋和思想建築在裏面的原始物質呢？

我思潮起伏而且神疲力倦，我也能抓住幾種哲學的問題，然而我不能自慰。

我一面吸煙一面讀書而且沉思靜默。

此外又有筆記，記述羅你的戰爭已有第三次了，每次我寫完起身，肢體冰冷而且全身僵直，然而同時心頭有一種欣悅之感，凡我所見的都豁然於胸，假如我讀了哲學書起來，剛剛相反，一切都是灰色而且意興瀟然。

忽然想起著作家們來了，他們是如何隨便支配句子，雖然有極明白的必要叫人以安排詞句的方法，譬如所有句子應該按照讀者的所見的次序而排列，譬如不應作一處綠的，越過許多山頂的草地；因為我們應先知道是一片草地，因此草地這個字應列入句首，我因為要瞭亮起見，常常把整個的光

景和其所有各種，益以光線，每一種聲息，每一種精神的刺激在腦子裏有了印像，然後下筆寫，將所有非絕對必要的捨棄不用，然而這個模型對於最重要的事物之描寫依然不濟，對描寫方法還缺少詞句，我設法引用不普通的詞句，毫無用處，這樣的事忙了我一整天，到了晚上，當我橫在稻草上面時，或能得到一種想像，然而到第二天早上考量後試驗時，又捨而不用，所缺少的，根本上是同一的東西，然而我到底不知道那是甚麼，當然，我缺乏某種智識，我繼續在哲學史中找尋，兩個月以後我把全書都看完全了，一天下午讀完末一頁後起身來時，還是無所得，每個哲學家的說法不同，尤以這裏面所謂最新的，才真正是一些模稜兩可的事物，世界還沒宇宙觀，因為許多宇宙觀，全不錯誤，却又是真實的東西，我把繼續探討的希望束之高閣。

一一

我乞假十天回里，特務長把請假證交給我，我把我的前進稿捲入一張大紙裏面，預備請母親保存，我已經寫到了馬利奈之戰了，以後的我覺得沒有描寫之資料。

第二天早上，睡猶未足，我在黑暗中走過無樹的街頭到一座小火車站。

火車走了。

白日的光亮慢慢來了。



很奇怪的是我所有的事情都很準確的辦好了，如出發前進哲學史。我現在是無所牽掛了，但是做什麼事呢？還有甚麼事要做呢？

我的母親走家裏奔出來接我，來挽我的手臂，接吻。假如他知道我已毫無信仰時，他不會和我接吻！我一言不發，也不回吻她，只是茫然的同她回家。

我的嫂子站在房裏和我握手。她即刻看見我在扣子孔裏的十字的帶子。

「兒子，我們這兒有咖啡。你要那一種？」

「我想先洗浴。」

她引我到樓上兩間中的一間屋子去，這兩間屋平時是鎖着的。裏面爲我預備了一張床。有一些特別的氣味。用具保存的好，然而因爲沒有多用之故而生氣索然。

「你在這兒儘收拾，假如下來時，一切都已預備好了。」

她出去了。我脫去上衣。此刻我已住在正經的房間裏了。我在家庭裏還算有些意思。

在一張鋪有天鵝絨的松毯的棹子上面有一本照相粘存簿。我把它打開。是我的祖父，肥胖，目光傲慢，額紋歷歷。那邊是父親還是年輕人。他頹然坐在椅子上，他的目睛忠厚誠實！那時候他心上一定有事情，這事我是不會知道的了。或許他也像我一樣有高升的思想，而且有一天發覺了我們不能前進！我下樓去時，小孩子們已經在那裏了，三個小姑娘，一個男孩子。我的大的姪女已經十五歲了，已經

比較客氣而不易親近了。小的幾個簡單一點，而且目不轉睛的對我看。

『噢，說罷！』母親說。

說什麼？我怕說往事，然而到底還是開口說話了，而且說的沒有盡止。

以後幾天我來往奔波，到蜂巢那裏和山上去過。

小孩子中只有小的男孩子是和我真親熱的。他願意和我同行，我也願意他同去。默然的，正經地隨我行動。此外我不安靜，幫助家務和農事。

一三

我們預備陣地，隨後又前進。法國人好像在那兒節省火藥，每天很少放溜彈。

壕溝清掃過了，新的掩護壕已經建築起來了。在掩護壕的白粉壁中掘了一個洞，用礮框來使它堅固，許多的地下隧道已在開始建築，槍砲從此不能加害於我們了。這兒大家在下面用礮燈整天工作，夜間把裝滿了石粉的袋在溝後出空。

我們從此不到蔡來休息了，但是到一處樹林的宿營地來，那作有工兵搭好了的帳幕式的兵營。初時我覺得那兒很好，然而後來兵舍裏的虱子之多，以致大家不知如何自救。那時候大家得不到稻草來睡鋪處，因為在德國已經用完了，然而只有紙堆。人睡在上面很硬，而虱子即藏身於朽紙中。

在陣地沒有水是最不幸的事，從一處孤寂的院子裏運過來要半點鐘。工兵挖的井已有二十米突深，然而依然沒有水。

★  
★  
★  
★  
★

一天早上發皮恩叫我。

『我也傷心』他說，『我必須派你回去，因為我沒有別的適當的一等兵。你須到後面弗綠孟汀的團部製造場去充細木工。』

我矚立着。我須離開我的一班嗎？

『你感難過嗎？』發皮恩說。『你樂於留在前方的危險境地中，而不願留於後方安全之地嗎？』

『自然，少尉！』

『你的境地總是和我一樣，』他悽然說。『人把我調離本連，這一連人我在這裏戰地上已經帶了兩年了。我個個都認識他們，他們也個個認識我。只因有一個資望較老的人在這兒要帶這一連的緣故，我被調到後面兵站去訓練新兵。』

『假如少尉不在這兒時，我也不願留在這兒！』我衝口說。

他對我慘笑和我握手。『祝你平安！』他轉身出去。我收拾背包。我難得見沙哀特兒，我是如此痛苦呵！

外面白霧迷迷而且寒氣凜然，烏鴉坐在草地上，它們在我前面作先導。

我到弗綠孟汀的一名特務少尉那裏報到，他替我位置在一間有五個手工人工人同住的房間裏，這些人大半年都較老一些。

工廠在對面，我製造火藥箱，手提靠手板和壕溝牌子。

假使我回想時，這個時期對我是等於冬季的草地，我想甚麼，我自己也不知道，齊駭在我後面不多時即到鐵工間去了，他現在滿身鐵鏽，他的牙齒和眼睛在臉上顯出白色，口唇是深紅色的，然而在這時期中對於他其餘的事我一概不知道。

新春來了，卡依散兒於某次放哨時陣亡了，我也開始內心的死亡，自陷於不變的習慣和想像之中，以及否認一切我所不解的事嗎？

## 沙美之戰

一天下午我們的營長和傳令長到工廠裏來，他一面談話一面開門。

『然而你想』上校說，『一百顆大礮彈射在一公里寬的陣地上！你只要想一下我們的情境！我們的人在急如擂鼓的砲火之下也不能持久的。』

他們談話中止了。

我把我的箱子和板指給他們，他不注意於此，又走了。

他們一定講沙美的戰事，我不過在報紙上大概的看了一下關於這次戰事的消息，我也知道我們的鄰團已近開到沙美那裏去了，然而我沒有追想這件事，最後的一年中我到底想了些什麼？假使我們一團也去時？他們也把我们手工匠獨留在這兒嗎？我要這樣想來自慰，然而我不信這事是慘酷的事。我心頭喊道：這樣毫無準備！爲什麼這樣毫無準備？爲什麼我一點也不想？

然而我該想甚麼呢？原來就無可想的事！萬事都空。

每晚別人玩紙牌時，那恐怖又來了。有時候我晚上獨自外出，有時我興趣很好，爲人敘述故事，大家都笑逐顏開的細聽，我也和聲大笑，然而那不過是高度的興奮，我是沉迷，然而毫無用處。

爲什麼我現在有這樣的恐怖？我怕死嗎？不，沒有這樣可怕，或者怕創傷？不，沒有其事，或者怕被俘？啊，嘿，我不致被俘，一切都不是嗎？那末是甚麼呢？

★

★

★

★

★

一九一六年十月十六日我們出發的命令到來了。

我們出發到火線後面數十公里的地方，留在一處村莊裏面。

第二天早上我們坐在宿營地，吸煙，候着。我們奉有命令不許離開宿營地，全副武裝待發。

到了午時了，我們沒有野戰廚房，每人只有半片麵包，附有一小塊戰地用的豬油，那都於早上吃完。

了。我們連長，年老的特務少尉克來支許馬兒，神魂不定地蹀躞往來。

將三點鐘時他來說，我們可以在騎兵的廚房裏取食物。

「什麼時候走，少尉？」

「我還未奉到命令。」

這一天過去了，第二天也是一樣。我要寫一封信，取出鉛筆和紙張來，然而除了「親愛的母親！」而外，一字也不能寫。

又是一天，黃昏到了，我們歸寢。

第二天早九點鐘，出發到火車站去的命令到底下來了。已有兩連穿起新上衣的憔悴的新兵站在那裏了，大約都只有十八歲上下。他們都出神眺望。我們盡是高大有力的傢伙，連上管理洗澡的頭目是紅臉齊駭和其他鐵匠，六名傳令狗長，多數是警察。飛飛是一頭捉老鼠的小婆子，他們也帶來了。我在弗絲孟汀爲她的六隻小貓還做了一隻旅行用的箱子。

我們上車，警犬拖着鍊子，一躍登車了。

車子緩緩地行經平坦灰色的地方，偶爾有幾株櫻樹和幾處白色屋宇。

齊駭從背包裏取出一塊棋盤，和洗澡頭目開始奕棋。他仆獸不作聲。

我們在一處車站上取午餐。

下午更慘淡，更單調。

我們在一所車站上停了二小時以上的時間，沉重的隆隆的碾聲已從遠處隱約可聞。

「一只敵人的飛機出現了，是一只所謂複翼機！」有人在車站上叫道。

「那個是否這樣想，複翼機比單翼的更危險？」洗澡頭目笑道。「放我到窗口去！我想見識這個聰明人！」

叫的人是一名面色慘白的鐵路官員，三三兩兩的跑到避飛機的地窖裏去，窖似不大，靠在一輛車的窗口上的人在笑，看窖邊擁擠風潮。

德國飛機一只一只起來，然而沒有法國飛機，人們又小心的漸漸走出地窖來。

「起先你們拉我們進你們那倒霉的避飛機的地窖裏去，隨後也是你們把盔帽踏破了的！」有個人在埋怨，那是一名正面兵；可以由他的綴補了的和大而不合體的上衣看出來的。

最後車子又緩緩前進，空的貨車對我們過來，那大概是前次運過木頭和火藥的一個新車站上有俄國俘虜在工作，我們到比卡爾提的哈姆去，在那裏下車。

★

★

★

★

★

天雨，一塊泥濘的空曠場在車站前面，遠處有古堡一所，上有圓塔，我們在別的軍隊，糧食車和運貨汽車的中間，傷兵裹着鮮血沾透了的綳帶來往奔跑，周身泥土，裏面有穿着長的藍色的上衣的法國

俘虜。

我們的特務少尉想找幫助似的四顧：「你們沒有人知道團部在那裏嗎？」

沒有人回答，他擠到糧食車那裏去，問車夫，然後他走了。

雨水等量同度地灑在我們身上，我們把帳幕披在身上，立着，水滴從盔帽上下來，立着的時候行李更重些。

夜色朦朧了。

特務少尉回來，他的眼鏡上滿沾雨滴，他說會到過車站司令那裏去，那邊沒有人知道我們的團部，隨後他又到過電話站上去，那邊人知道師部所在地，然而他依舊通到話。

天愈昏暗了。

「少尉克來支許馬兒呢？」忽然人聲叫道，同時有一人披着帳幕過來，「我是由中校派來的，來帶隊伍的。」

「排槍常步走！」

我們擠過運輸器具和人羣中間，城內房屋富麗，令我欣羨，我長期住在小城市中，最後的屋子走過了，外面街頭泥濘，左右空田，雨水遍野，我們的引路身材瘦削，形容憔悴，舉動急促。

「前面如何？」



「啊，少尉，我們的團部！我假使想起我們來時呢！——每連只有幾個人了，而軍官除了二三人外簡直沒有了。他們是污穢而飢餓——是，因為法國軍常常向我們砲兵陣地行阻止射擊的。野戰廚房實在不能前進。這裡有尸身和死馬。假如能够經過這兒那末前面不會如此難堪。——啊，我們的一團少尉，於二人中能够認識一個人，而且轉到溝角上時，那裏有一條腿從牆裏掛出來。那是那個呢？啊，那是哀米兒，你知道嗎？許米突馬克斯曾經替他縫合過一次褲腿，我們還笑過他的呢。少尉，假使全都認識時！」

他嗚咽。

天雨。

其他的聲音又來了：『然而那位中校——是我們的團長——那是一個人物！我是他的傳令兵，我知道，他在那裏跑過！一旦我們到了險地裏，他便道：你留在這兒與特來爾！人當然不贊同；人有各人的名譽！然而沒有辦法，他獨自去了。——三天前——或者是那個時候——不能記憶了——當法國軍來截第三營時，他帶了預備隊上去，隨後過了兩小時，壕溝裏充滿了俘虜，七百名兵士，大批軍官！當他們來時，我們如醉如癡——然而到第二天——』

我覺得恐怖臨頭，心頭呵欠一下，然而像僵了。

他一面敘述，一面發泣。泥漿在鞋底下面嗚嗚作聲，我們前面相當距離處有一處平坦的高地，我從

那邊一定可以見到前面。

我忽然聽到他說到我們一連事——「少尉瓦爾特開第三連連長——原是一名篤信宗教的人——他抵抗過敵人！初時他自己開槍，隨後腿上受傷，那時候他仍然擲過手榴彈，他那時一定失了自主，當他們拾他回來時，他咒罵，而且常常要擲手榴彈，他們勉強把他鎮住了——假使少尉認識他時——那却是一位如此溫良的人，吸煙飲酒都是他認為不對的舉動，祇望他能脫險呢！——一個這般年輕熱烈的男兒。」

我們來到高處，前面閃光，隨後左右移動，及於後面暗黑的天邊，砲聲已清晰些了，發光彈從各處向高處奔射，散落成爲黃色的葡萄串了，我知道：黃色葡萄是要從事阻止射擊的符號，那邊是被攻擊之處，那不是我們的去處？

我們休息。

我醒來，食具聲托托作響。

我起身來，欠伸一回，想起了：我在一處帳幕裏，外面白日照耀，我週身潮濕，然而覺得溫熱而爽快，夜間有什麼事？這樣迷離恍惚的一個哭者的往事回想起來，像是曾經讀過的小說。

我把食具解下，解時跪下去，忽然覺得很愉快，甚至對我自己的愉快不免失笑，那雖是件太無意義的事，然而有意思！

外面泥滑而踏爛了的草地使我歡欣，而且有咖啡飲。

飲過咖啡站隊。中校過來檢閱正面。他面帶灰色，儀容嚴束。我正對他狂笑，我無法變更。

他忽然注意了：『哪嗷！你們大概歡喜到沙美去吧？』

『自然，中校！』我叫道。

『如此，如此？』他微笑道。『然而我始終不敢完全相信。』他轉向他的傳令長那兒，他在後面走。『當我來此時，我的全團就是由這樣的人組織成的。——假使我們二次被徵時，大概不再能如現在一樣了。』

沙哀特兒走過來。我跑到他那兒。

他大笑道：『你一點也看不出嗎？』

『嗷，你污得很嗎？——啊，原來如此？』他是副特務長了。

『你做甚麼忽然做這樣一個臉，你想你得對我立正嗎？』

沙哀特兒從側面看我：『你知道嗎，發皮恩又帶一連了嗎？』他想法和我開始新聯絡。——

發皮恩立在院子裏：『啊，是這兒還有熟人！』他叫道。『此外，我要用戰鬥傳令兵，你和齊駭正當其用。』

發皮恩升了中尉了。我們同住在他的房子裏面，還有他的勤務兵愛利克同住。他身材高大而寬闊，

鼻子寬而彎。他像是不善說話。語音高銳。初時我以為他是和珍珠一樣的笨伯。然而我發覺他是很靈敏的，而且他的理解力是伏於富於諧謔的慈善心內的。

夜裏我做夢我將被釘於十字架上。我考量我將死了，而且因此而生畏懼之心。然而我決不怕死，但是怕痛。正在這樣的夢中，我大汗淋漓的醒了。

已經白天了。我到井邊去洗臉。太陽已照滿院中了。我夢中的憧憬來纏繞我，而且又加上那不怕死的念頭。那大概是對的罷。

後來我和齊駱去射擊。我們必須走一處平坦的綠草高地。我原想把夢境述給他聽，然而——沒有意思。假如有人在前面頭上遭一顆子彈時，——那也是隨便的，只是個人的事罷了。

★ ★ ★ ★ ★

已經有過幾次謠言說我們當晚必須前進，然而從未成過事實。

天氣陰沉。其餘諸人在玩紙牌。我有我的事要幹，因為並不忙碌，所以想做像我母親那樣整齊的針線。我的褲子碎得只存兩只褲腳尙是合着，褲底幾乎要脫落，鈕扣也掉完了，無處可買。我用線將兩面縫緊，好把它固着肚皮上。我最後一雙襪子也已許久沒有腳跟了；因為我沒有毛線來織補，而我母親因為無毛線買，也未寄來。然而她寄了一雙腳布給我，那是她從一塊絨布上剪下來的。

第二天早上天氣晴朗。整隊時發皮恩說：今晚上前進。我們一連的一部份已經於今夜佔據了最前

的陣地。我們在他們後面，在柏倫樹林中戒備。我們陣地上暫時是安靜的。然而我們決不可相信這種情形的。」

發皮恩准許散隊。

我沒有事幹了，在村裏無目的的來往上下，靠在橋上，看水中蘆葦往復搖曳。過後回來，飯時到了。這一天是第一次得到上等的進攻的飯食。後來倒身入睡。因為不知道第二回什麼時候可以睡。

下午五時我們集會在院子中。天幕上陰雲滿佈，已開始下絲絲的微雨了。

發皮恩過來了，頭戴銅盔，而且因為穿着幾件外衣，帶有皮囊，佩刀，刺刀，手槍和防毒氣面罩等，以致滿身臃腫。

我們走街頭出去。街上停有大號運貨汽車，上蓋天幕。我上前去坐在一輛汽車的駕駛人座位上。

汽車列隊由鄉間大路疾駛前進。我看那前面行動的車輛，有時也看到在更前面。走傾盆大雨塞攔過的汽車，雨滴打在面前玻璃上滴瀝作響。天色已暗了。

街上忽然有一條黑蛇。我們制止車輛前進。前面的汽車的鏈子丟了。我身邊的上士俯身車外：「你們知道路向嗎？」

「不！」

「哀冷司脫，你過去，去引他們一下。」

這時候只有冥黑莫辨的暗夜當前了。我們開快車去追前面的車輛。前面有村莊和歧路。我們緩緩前進。

「他們什麼走的？一樣的；我們走這兒去！」

後面的汽車疾馳而來。那邊有人叫喊甚麼，上士跳下車去，跑到後面去。

他回來了：「我們和後面的聯絡也斷了。我們一起只有兩輛車了——走！」

我在黑夜裏前進，左右轉彎。街邊樹木湧現起來，在克納脫的聲音中略過去了。屋宇的影子也滾滾的過去了。兩只明明的有光的眼睛從窪地上起來，漸來漸近，過去了！

我們忽然停車。一名矮小的軍官批了大筆張臂站在街邊。另有兩名軍官從暗中出來。

「那一連？」我們營長的聲音在問。

「第三連，上尉！」

「老天呀！這兒至少是全體了！」

我們下車來，在濤路上前進了一節。遠處有沉重的爆裂聲。我們在一塊農田裏把槍架好，掛起帳幕。我原想燃起烟捲，可是雨滴由帽簷上下來，我尙未燃着時，早已潮透了。有幾人不顧地上泥濘，儘管坐下去了。

我到營部去。「我們爲甚麼要候在這兒？」

「我們去替換的那一營該派人過來引路。然而還未有人來過。」

我在泥濘中跋涉回到連部來。看見一道黃色反光，轉身過來。發光彈在前面空中恰巧馳到我所想我們所要到的地方，像黃色雨絲一樣落下來了。倒霉！我一面想一面跋涉前進。

大砲在前面開始狂吠了。有幾處地方可以看到子彈的閃光。發光彈愈來愈多而且都爆發了。連部靜得死氣沉沉。一個人在抽菸。

光號向右移動。

我們應該剛剛在他們重新進攻的那晚上前進！

槍砲聲漸漸稀了。只有帽簷上尚有雨水下來。我靠近齊膝坐在帳幕上。沒有人開口說話。幾點鐘的時間過去了。天雨未止。

「全部集合！準備行李！在街上歸隊！」

我因凍和溼而身體僵硬。帳幕也殭冷。

三個沒有行李的人站在我們前面街上。

「我們怎樣前進？發皮恩說。」

「我們在這兒不曉得實在，中尉。我們常常走別的路前進。」

「漂亮的引導者！」

上士中有一個人說他知道路向，到了一處十字街口我們大概得在那兒向左轉了。

我們走街上轉入一片柔軟的農田中，爲的要迴避前面那座老是遭子彈的村莊。我們的行軍行列在軟地上即刻就渙散了，後面老是一種叫聲：『停止！』

方從鄉間來的和不慣於夜間走田間的人們，已經以細長的行列踉蹌於泥濘之中了。夜色昏黑，一點也不能辨認，天地不分。

『中尉！』上士說。『我不知道此刻在那裏了。腳下一片濘泥，到處零亂支離，以致沒人能知道它是不是行人道。我想我們最好轉過去找大路。』

『好，你引導過去！』我覺得奇怪，發皮恩如此鎮靜。我們即刻左轉下去。

一個人忽然從泥濘中奔過來：『中尉發皮恩！』

『啊，你是許白爾脫？』

『我遇到你一連最後的人，想你不知道路徑，你可以跟在我的一連後邊。我們直到壕溝爲止是同樣的。』

『人們涉足的是精美的糖漿。』

『可上了。』



屍身的臭味伴送了我們一段。過後地上的臭味來了。沒人知道這是甚麼臭味。我滑了下去，坐在爛泥地上直溜到一處平坦的溝中。貼身的近處一定又有一具屍首在那裏。在摸索前進中碰到一壘築路的材料堆，再過去又是鐵路路軌。

再橫穿田裏一節，向左轉上街道。

『你留在這兒，冷，看一下全連人是否聯絡一氣！』

他們彎背走我面前踉蹌過去。一個一個依次問道：『我們卽到了罷，不能停一回嗎？』

隊伍忽然完了。最後一人說道：『他們早已停留不進了。』

我站着等待。

沒有人來了。前面前進的人聲已沒有了。我跟上。

天色亮了一些了。然而我不良於前進。堅硬的路基上滿鋪着浮滑的溼泥。還有掛着的帳幕叫我艱於前進。我趕上行列，奔跑前進。

中尉說，我得跑到前面少尉許白爾特那裏請他停歇一回。

我向前跑。我的用具因被雨而硬重了。全連隊伍拉長了。

最後我趕到前面了。汗流滿面。少尉埋怨了一陣，然而叫停止了。

全連從新集合之後，再緩步前進。街道漸漸高聳直到高阜爲止。我們在高阜上向右轉入空道下降。

像有隊伍在前面擋着。走近去時，見有兩輛車子停着把街路都擋住了，祇有左面有狹窄的空隙一處，我們即由一人一列魚貫前進。

前面槍聲很密，並不遠。

溜彈靠緊上面過去了，落在後面高阜上，駕重的軍馬安然站着，好像不關它們的事。人們在卸大溜彈，我們必須越過這些溜彈前進。

左面峭壁裏有一處濠溝缺口，我們躲在裏面。

許白爾脫站在歧溝處說：『我想你們此刻必須向右走。我必須急急趕上我的一連！東方已經發白了。』

他說了話即向左奔，我們向右前進，被射的地點愈近了。前面暗雲下面有一道紅光，發皮恩上級去極目遠眺。

『這兒前面不是勃倫嗎？』

我們也上去。前面二百至三百米突的地方一所村莊裏正起火，不斷的子母彈正飛過村莊。

『那不是勃倫，』一個引路者說。『然而究竟是甚麼地方我也不知道。』

『這兒左面一所樹林，照地圖看來這兒應該是勃倫林。』

『不，那不是。』

『前進！』發皮恩說。

『左面休息濠第一名崗兵蹀躞上下。』

『我們前面的村莊叫甚麼？』

『我不知道這個。』

『那個在這兒掩護濠裏？』

『營部。』

『那是什麼話，我們的營部嗎？——冷，你到下邊問一下！』

我跟踉走下窄梯。一名細瘦的軍官身穿污穢的大衣坐在一燈暗渾的火光下。他對我說前面的確是勃倫，我們大概已到過偏右翼，而且已入了別團的障地來了。

我跑上去。

『出濠溝來！』發皮恩下令道。

我走步哨兵旁邊爬出去。在匆忙中我踏了帳幕，向前滑了下去。

地上有一人深的溜彈着落過的地穴，連一接二的不斷，每走到一個近邊時，我們總是左右迴繞。這兒已經寸草不存了。後來地穴沒有了，平坦的草地當前。大家沿樹林走了一節，到下面盡處即轉彎過去。那邊有一輛救護車，兩匹死馬在那兒。

一個人走出樹林來：『我得把臥具讓給中尉，我們一連已經於幾點鐘前走了，預備天明前趕到。』

噓——潑！一個砲彈走頭上面飛過落在地上，未傷甚麼。

噓——潑！又來一顆。

『前進！』發皮恩叫道。『走這兒溝中進去。』

『這兒左邊，』一個人說，『救護處和連長，其他連上人都在樹林裏面。』

有一處一顆溜彈爆發了。

我在一條濠溝裏面奔跑，溝中有塌下來的污泥和樹枝。

『你們緩步走去，』發皮恩冷然向引路人說。

在前進中已將掩護溝分配好了，溝到樹林中央盡於一處黝黑的開口處，一架梯子爲下降之用。

『這兒是隧道，』那個人說道。『連上的餘人和一名排長走這兒下來。』

『我呢？』發皮恩問道。

『在下面樹林的盡處，死馬倒着的地方。』

『這個你當時該早說！』以前他一定是疏忽了未聽到。

我們站在狹溝裏，半連人在後面，槍砲聲愈加密了。

我們向前匍匐出溝，樹林叢密，滿地斷枝，再去幾步時我被藏在樹枝叢中不易看見的鐵絲網所牽。

住了樹中，咕格作響，樹枝跳躍而下。樹林外草地上到處有微光閃動。灰色的夜色中，有灰色的烟雲浮立在地面上。克啦噶和克哪根的聲音怒吼不絕，鋼帽中鏽鏘的聲音擾得人不能分辨聲音。我只看見子母彈和溜彈。我們又到鐵絲中來了。我看到地上有一籍機關槍的護幕，一個污穢而慘白的，戴鋼帽的面孔，步哨站在遮有樹枝叢的地洞中。我們爲要快些前進的緣故，轉出樹林走曠野中前去。然而這兒忽然有高及膝部的鐵絲籬笆，爬過籬笆時帳幕的一根繩被鐵絲刺所牽住了，取去時又於袖頭上撕了一個三角。我們沿樹林奔邊跑。我不斷的向四周察看槍聲起處。此刻，我們過路的濠溝緊沿林緣蜿蜒。我們躍入溝中奔向前去。不多一回，壕溝開口於街上。我們繞死馬奔跑，而且於滑街上在可能的範圍內取小轉彎，氣吁吁走進濠溝去。然而那穴是有土階，下面沒有掩護溝。左邊有成塊礦木當床板橫平舖在上面高處，旁邊只餘通下面睡處的狹路。

哀李支把行李之外所背來的一口袋子取下解開。他燃起一枝洋燭爲中尉膠在下層睡床上。

『冷你須再跑一次，把這報告送到營部去！營部一定在樹林中隨便那裏。』

我想向外奔了，然而齊駭說：『我同去。那末我也知道營部在那裏了。』

他把抵抗毒氣的口罩掛上，一齊奔出去。天已大明了。救護車前面的死馬，肚子已經膨起來了，四腳向空，臭氣觸鼻。

我們奔進濠溝。

噠姆！一顆溜彈緊靠我們後面爆發了，我的頭頸被炸彈擊起來的泥塊打了一下。

一名步哨站在左面一條邊溝裏面。

「你知道第一營營部在那裏嗎？」

「這兒，裏面。」

我們到一道鐵絲玻璃門下，叩門。

「進來！」上尉和他的副官坐在裏面一張大桌子邊上，他們正在吃麵包。我遞了報告。

我們回到原處時，哀李支已將咖啡熱好了，高興地在切麵包。

「他們這麼開槍！」他大笑道，大姆指指向外方。

「你大概以為，」發皮恩笑道，「那是一幅戰場的影戲，在綠楊裏面演火焰和其他火花的玩具吧！」

我和齊駭在階級上用早膳，隨後大家歸寢。哀李支和齊駭在上面，發皮恩在下面靠牆，我在他身邊。外面溜彈對樹爆裂。

我們晌午方醒，吃麵包和陳香腸，隨後發皮恩出去同我一起去觀察陣地。

空中薄霧濛濛，縱橫沒有子彈落下來。大家走進濠溝去，一株倒下來，的樹攔在溝面上，尖而折斷的樹枝伸在溝中，以致我們在下面經過時須匍匐過去。溝身漸漸平坦，溝直到樹林邊上為止。左面稍遠

處又有一簇樹林遠遠在望。

『你聽，』發皮恩說，『假使有人用你們爲傳令兵時，什麼在那裏，你們是毫無印象的了。我現在把我所知道的盡行告訴你們，你再去教齊駭。那邊的樹林是土耳其樹林，那邊是我們一營的其他各連，離此八百米突之地。二營在最前線，好，你記着，團部的戰線不到一公里寬，其中每八百米突之地駐一營，最前是第二營，我們前面土耳其林中是第一營，直到我們第三連爲止，這兒勃倫林中是我們，後面是第三營，我們爲何在這兒，你大概也可想見的：是爲前面法國兵來壓迫時的抵抗部隊。』

我們走近地道，梯子的覆幕用鐵軌來架的，鐵軌橫在一根很脆弱的木頭上面。

下面由潮溼物件，紙烟的烟霧和燭烟等集積成一種冷溼的蒸氣，壓得重沉沉的，洋燭的紅褐的火光在煤烟中燃着，這些洋燭各以相當距離黏於一根杆子上面，掛在半高處，極遠處一道白灰色白日的光芒，這是隧道出口處。

我們爲要不使身體撞着覆蓋，必須穹背而行，地道右壁上是鐵絲網的床鋪，每兩張上下一起，床邊的走路之狹，一個人站在床邊吃東西，於我們走過時，他須爬上床去，於是他滿面蓬蓬勃勃的美髯和無憂慮的蔚藍色的眼睛，坐在溼襪，麵包，皮鞋，雪茄烟和信箋中間，自笑其零亂。

左面一條狹暗的路向下去。

『那條路到那裏去？』

「到廁所去的，中尉。」

我們躑躅走進路去，牆壁並無木板支撐，是光的污泥成功的。發皮恩捏着了電燈，他坐在這兒一根長桿上像梟坐在暗夜中一樣，頭轉向我們，一只手溜彈箱像牆壁一樣伸在他們面前的狹路上。

「早安，中尉，」忽然一聲道，那是常備兵少尉哀沙兒特，我們第一排的排長。

「你老是這樣蹲在這兒嗎？」

「不，中尉，我——」他從衣袋中取出紙張來，狼狽地揩拭。

「你已經去看過了嗎？」發皮恩愠然道，「這兒有多少手溜彈，東西精巧不精巧呢？」

「沒有看，中尉。」

「我願意得到這些事的報告，再會！」

我很奇怪，愛沙兒特對發皮恩這樣形諸辭色的恐懼，然而他是當然的，他或者真正蠢笨，發皮恩似乎有忍無可忍的模樣，全連人都不愛愛沙兒特。

我們回到大道上，從這大道的兩邊有許多支路可以到休息壕去的，在這些休息壕中住的有工兵和測砲位的砲兵，有幾條路是走向此刻已經空了的三合土砲位去的，地道全部約有七十米突長。

我們在溝中向勃倫走了一段，又走溝外經過樹林回來。

「你看，這兒有許多通掩護溝的路，這兒一定有一處地下炸藥庫爆掉了，入口的口徑大約有十米



突，而且如此深！——假使下面有人呢？——」

樹林中一個帳幕裏，有一束東西，有一只樹枝穿過帳幕的上面，一具屍身捲伏在裏面。

『我們把這屍首拉上草地去，那邊似乎是墓地。』

我們把一束東西沿山坡推上去，把它放在幾根交叉的木樺上面，許多暴露的屍身在這兒，慘酷而靜穆。

有一處地方正在發出重砲聲了，溜彈的煙焰從前面土耳其樹林中出來。

第二天早上早飯後發皮恩派，我們去察看向前去的濠溝，那是寒冷的早上，平常很靜默的齊駭，此刻嗷嗷不休。

待我們到土耳其林中時，我覺得奇怪，這兒樹林的樹幹距離比我們的樹林小多了，此外還有綠色的小樹叢，旁邊太陽光中還有樹枝蓋着的土阜，二連的人在土阜四邊曬太陽，一個人在修面，有幾個人玩紙牌。

李白爾特是我們的鄰村人，起身去取槍。

『和你們一起是舒服的！』我說。

『然而昨天不好！那邊一座兵房壓下來，士兵都已及時出了屋！』

我們橫穿樹林，那邊樹林邊上有一道頹敗的濠溝，我們在溝裏向左走，後來轉入另一條向前去的

濠溝。濠溝一節不如不節，甚至我們的上半身都露在外面。

『你！』齊駭在我們後面忽然這樣說。

『有什麼？』

他走向下面。我在這兒看到領頭和一只手屍體的其他部份已經陷入泥中了。我遲疑了一回去。跨過屍身，四周看了一回。四面只有污泥的曠原，全部曠原都在日光下面。天空中一架法國大飛機緩緩過來，另有二架小機迴繞伴送。

『你，那是一架砲兵機，怕要放砲，我們寧先回去。』

這兒已有溜彈過來在我面前五十米突處樹林中炸得四分五裂。

我們走出濠溝，橫穿平原跑奔。

我在我們一邊的樹林邊轉過身來，全部土耳其樹林充滿着塵烟。忽然有一株樹飛舞空中。

噓——克來姆過去了。

大家躍入濠溝。此刻緊靠在我後面爆裂了，因為過於近了，不禁使我對着齊駭的一面尋了一下。他也正在看我，對面一笑。我們繞着馬踉蹌走入休息濠去。

『你們也是被趕了嗎？』發皮恩笑道，『噢，對我出神些甚麼！我嘴裏也遭了一回，然而不是土灰。』

愛李支帶水過來，替他掌了一面小鏡子。他有幾處沾有血漬污痕，仔細看了一回，滿意的點了一下。

頭。

槍砲聲一回即稀了，發皮恩同我同走。

我們看到有三人從土耳其樹林邊過來，一個人的鋼帽子拿在手裏，另一人——此刻我已看出了是李白爾特——的上衣和襯衫都已袒開。

『你們到那裏去？』

『啊，中尉，我們在前面樹林中，被土灰掩埋了！整連人都被埋了！我們因為睡在出口處，所以還得出來！那邊前方槍砲還是未歇！』

李白爾特噙咳，他像不認識我。

發皮恩把他送入地道裏去，我們轉身過來到營部掩護壕，我坐在傳令兵旁邊，出神留心軍官們說些甚麼。

『好！』上尉說，『你把從二連回來的盡行帶到地道中去，按放在叉道口，人人經過之處，一名排長共同一名守衛，守這些人們，否則他們一定因恐懼而逃跑，那一個又知道他們到那兒去呢？』

門打開了，一個人廝身進來，他一絲不掛，頸項裏裹了一道細繩，上面附有一塊長圓的符號。

中尉對他看了一下：『這是什麼一回事？』

『中尉，那帶這個人過來的傳令兵叫道，『我不懂他的意思，他是二連的人。』』

「給他一件外褸！」有人替他披上外褸，他站在這兒。「你是被淹過的嗎？」「天花板跌了下來。」  
「以後怎麼辦呢？」「不知道。」「你大概是爬出來的？」「不知道。」「我想——你大概是從天花板下面爬出來的？」他遲疑道：「不能爬。」「怎麼不能？」「腳被埋住了。」「那時候你會把深陷了的靴子拖出來嗎？」他又遲疑道：「地方太窄了。」「傳令兵帶他到醫生那裏去！給熱咖啡他吃——或者我們已沒有咖啡了？」

「很多，中尉！」

「一個人怎麼會赤身呢？」他轉身向發皮恩說，「假如只是兩腳被陷時——或者有人的舉止是這樣蠢笨嗎？」

「我不信，」發皮恩沈沈思道，「這兒包含着缺乏自制力！」

★ ★ ★ ★ ★

一夜中我們的壕溝四周未斷過劈拍的聲音，有時甚至地面震動，而死馬的穢氣愈襲愈甚了。  
午夜時有兩人從梯子上踉蹌下來。

「什麼事？」

「中尉，請原諒！我們不知道連長住這兒！外面子彈這樣密，我們爲此走進來的？」  
清早劈拍的聲音忽然比先前又近了，有人在梯子上面縱橫匍匐。

「是那一個？」

「愛李支——子彈很密，我們因此到下面來了。」

過一回後外面又有人叫道：「這兒是救護隊嗎？」

「隔壁條路過去！」大家齊聲叫道。

有人來了：「中尉，我報告我一排人已從前衛撤下來，三個人受傷了。」

天色微明時我們起來飲冷咖啡。隨後發皮恩單獨走了，過幾點鐘方回來。

「現在已經把二連連長找到了，自然是死了。我們是第四排，是二連存下的餘人了。少尉愛沙兒特帶着他們——此刻大家搬到地道中去。」

外面平靜無事了，我們可以從死馬所在地到別處去了。其中的一匹已經潰爛了，藍色的和紅色的腸子迤邐街頭。

二連被打退下來的人在地道裏紙煙繚繞和穢氣四騰中暇話：「他們在下面依然對我們壓迫——或許法國人已到這邊濠溝裏來，那末他們也即刻到此地了！」

「我們必得讓別人來打成殘廢者呢！——等到只留後面能夠站崗和車夫人數之時，他們才把我們調出陣地呢！」

我們走進休息濠去，兩名軍官和他們的部下已經先橫在那兒了。他們擠得很密。

黃昏和深夜都不安靜。伙仗和運廚用具的車夫都受傷了。不斷的信差到三位軍官這兒，他們坐在一張桌子旁邊寫字。我跑了很多地方。直到清早大家才入睡。四周牆上都是臥床，兩只上下爲一對。我睡上面的，下邊是齊駭。我上面的天花板有一個孔洞，大約是裝火爐烟囪的。在洞裏面聽到樹林中爆裂的聲音，忽而近，忽而遠，一種清晰的木頭聲音。那是子母彈，樹林的樹都被打折了。

★  
★  
★  
★  
★

第二天我又見到人們在地道中閒話和抽煙：『不行了！——我們不能回德國去了！幾天過後非被法國人俘虜到那邊去，便是倒在一處濠溝裏面，有人經過時將踏尸而過了！』

我對於二連開始不滿了。爲什麼他們不肯奮勇上前！那般初次到前方才見識前方風味的新兵的最後的奮發都要被他們消磨去了呢！

在地道的大道上他們在緊貼天花板的地方又架了第三張床。攢到這裏面去睡覺是一種技藝！  
！第四個軍官來到我們這兒，帶了一名衛兵，使我們於睡覺時必須替班，我和齊駭。

和暖的太陽光已照遍了大地。許多法國飛機在我們陣地上盤旋來往，從頭頂上向後方飛去了。德國飛機像是沒有，因爲飛行家倨傲自矜，所以我們並不喜歡他們，此刻更加罵得利害了。

晌午時，陰雲四合，大雨傾盆而下。一位觀察砲位的軍官從土耳其林中出來，他是冒雨最長久的人了。他必得到我們的休息濠裏面去。此刻中尉的床已不能個人獨佔了，正和愛李支替換睡一張床。

正在夜色朦朧的時候，樹林中和障礙物的四周的砲火又活躍起來了。

當愛李支帶起熱氣蒸騰的行軍鍋過來時，高聲道：『野戰廚房附近被敵人用毒氣溜彈轟過了。』

『你怎麼知道是毒氣溜彈？』

『這樣小的氣團，初時我並不注意。然而當我拿到食物時，忽然甜味四溢，而我於那一霎時間呆了  
一下！』

★ ★ ★ ★ ★

第二天又天朗氣清了，從早上就有重溜彈轟過來了。我們第二排的二處休息濠被炸壞了，必須清除一下。裏面走出來的人，必須轉到地道中去。

近午時一聲沉重的炸裂聲來到貼近處。地面亦被其震撼。我在黑暗的道路中奔走，這條路是到總地道去的。然而那裏有人奔過來，把我們都擠回來了。

『究竟是甚麼事？』

『他們方才瞄準地道轟了一下！』

待緊張的空氣漸漸平靜後，我們走進地道。燭光更覺黯然。然而只有中間的兩根蓋面木頭折斷了。此外毫無動靜。

午後我必須帶報告到營部去。休息濠前面血漬殷然，那是在這兒受傷了的步哨的血。厚的玻璃是

打碎了，碎片在地上。但是中尉和他的副官正相對觀笑。

★

★

★

★

★

夜間頭頂上面又時常有劈啦的聲音，並且擊在樹上。

第二天的早晨清明爽，陽光遍照，一具法國的大飛機翱翔空中，四週有小飛機圍繞着，正在頭上往來飛翔旋繞，又有深鬱而龐大的溜彈的濃煙從土耳其樹林裏面冒出來。

晌午時一名營部的傳令兵過來——他的蒼白的皮色使我特別注意：『中尉，營部通告，法國人已經佔領了土耳其樹林了。三連該佔領這邊的樹林邊地。』

我有一種感想，不曉得在一瞬間是否都要白了。

『傳令兵準備齊集！』

正是十二點五分。

『各排武裝準備！排長到我這兒來！』

我穿過暗道，跑到地道裏面，走那邊又穿過第一道門向左去。少尉哀沙兒特和兩名工兵的軍官坐着玩紙牌。

『少尉！各排緊急集合！排長齊集到中尉那兒！』

他對我凝視：『什麼事？』



『法國人已到了土耳其樹林中來了。』

他右手本拿着地圖，左手攫取一毒氣罩！『那怎麼辦呢？』

『暫時只有武裝待發！』我跑到沙哀特兒那裏去。

他啣着煙斗抽煙，只是說：『走罷，他把煙斗裏的餘灰抖丟，站起身來。』

我跑回來，在上面一處水泥的砲位裏面找發皮恩和中尉。

我看見土耳其樹林邊上人影往來，然而看不清是否是法國人。那怎麼會呢？法國人已經到這麼近處來了，而一聲槍聲也沒有聽到？前面一定有報急信的人！或許所有的消息都是不合事實的？

上尉也是滿腹狐疑：『前面的人我看來是德國人呀！你派一排哨兵去一下！』

或者是法國人已經慘到鄰團陣地來了，而且是深入了我們和我們的前線中間？

土耳其樹林那邊一顆黃色的光彈自下而上，升到高處散開來了。發皮恩指給中尉說：『前面一定還有人守在那兒，放光彈為號。我們不要即刻迎上去嗎？』

『不，團長早有了決定的，我們必須候他的命令。』

這時候排長過來，在角落裏低語。地上倒有一名死者，他的靴襪和褲子早都被人剝去了；因為大家都缺乏衣服。

大家靜立待命。最後那派出去的哨兵的班長回來了，報告說他們在樹林邊上被打了，然而他看來

那是德國人——哨兵中有一名的腿上受傷了。

『你沒有叫喊嗎？』

『當然叫的，中尉然而他們不回答。』

發皮恩狐疑的看那班長，叫他走開，大約不信他的話。

駐在右前方的連部的傳令兵過來報告：『土耳其樹林是被法國人佔據了，最前線的那一連如何，此刻得不到消息。』

幾名砲兵走右面過來，他們的中間拖的一個人，那被拖者的兩腿到膝部為止都已炸掉了，鮮血正從褲腳裏滴點而下。

從第一次消息傳來到現在已經三小時了，發皮恩派我到各排去說，罐頭肉火酒膠和泉水都得向愛李支去領，因為今天廚房或許不來。

我沿溝過去，溝裏派有步哨，一個人屈身站在那裏，爲要他自己的帽子不露在溝外，我站住了：『你怕甚麼？』

他不向我看，他是第二連的十八歲中的一個。

『對外面看一看！』我笑道。『什麼人也看不見，只有日光照着！』  
他不爲所動，我有什麼辦法呢？

我回來時，一個人橫在我們溝裏沒有腿了，正在哀叫。他像已失了知覺。愛李支把罐頭肉和其他東西伸手越過他的身體分發給大家。

我又走到砲位裏去。然而發皮恩不在那邊了。水門汀溝口上，紅毛的赫兒駭兒值班步哨。以前值班的人橫在他身旁。

『有過子彈嗎？』我問。

『是以前有過幾顆子母彈到這兒來。』說話時他轉身過來。我看到他毫無畏懼！——假如他今天陣亡？那真使我傷心；因為到底是一名漢子呢。——我不會死。我堅信得很，然而我却不敢鎮靜。有人上梯子來了。

『冷！』發皮恩穆然微笑地叫道。『三刻鐘裏面』再，他說到職務上的事了：『我已經派齊駭去接各排去了。愛李支留在這兒。我們走。』

我們沿濠溝走了一節，等本連人外面帶金黃色的日光照在草地上面，然而樹林的顏色已經灰色了。

全連集合了半點鐘才完。發皮恩半出聲的發令過來，和我們一同在濠溝中匍匐到一處完全打毀了砲兵陣地去。這陣地緊靠着濠溝，我們在裏面，即在堤後的掩塞將及一半的濠溝裏面橫着。他將一道向土耳其樹林迤邐過去的叢樹指示給排長們，并且向他們解釋如何去進攻。

我們必須再待第四連，他們得向左翼進攻。那一連的人到底從樹林中挺身步行過來了。他們好像一點也不知道此刻的事情。

『總望這些人倒身下去！』沙哀特兒向我低語道。『你看到嗎，那邊已經有一只倒霉的法國飛機飛過來了！小孩子都明白我們此刻在微暗中有一番抵抗呢！而且我們把他從這一堆矮樹中引出來的』也是一樣的！但望我先前不要先遭！

上尉同了他的副官過來，倒在我身邊。皓月一輪已經立在我們面前了，它的光輝正在與時俱增，而右面的天空則依然是金碧輝煌地照在大地上面。

第四連正是經不起挫折，最後是那位連長帶了剩下來的人來了。

發皮恩派一人到前面去用鐵絲剪刀來破壞前面最後一道障礙網。他俯身匍匐向高處樹林外面爬出去。

這兒有東西滾過來；劈啦！泥土飛舞空中，在掌剪刀的人面前不多幾步，汗泥直落到我們這裏。那個人跳起身來，縱身躍入炸彈炸過的地穴裏去了。

『我們不能此刻即幹嗎？上尉！』發皮恩不耐煩的問道。

『好幹！』

『上來！』發皮恩低聲道。我們跟在他後面爬出樹林。我在小樹叢中立起身來。發皮恩快跑。木莓的

刺鬚常常擋人前進。

勃啦姆姆！污泥直到我頸項裏面，氣罩都掉下去了，把氣罩推上來過後仍向前奔，罩子的帶子斷了，我忽然向齊駭看，只有沙哀特兒在我後面跑，發皮恩早已上前去了，四面愈加昏黑了，所有一切都糢糊隱約於茫茫夜色之中了。

發皮恩立停了，跪下去，木莓叢到五步之前完了，到蒼暗的伸出地上的土耳其樹林不過一百米突中間是平坦的草地。

發皮恩和沙哀特兒低頭細語，指告他如何將受攻擊。『假如你到樹林中，我就帶了救兵來幫助你，那邊的法國人大概還在支持。』

沙哀特兒的一排此刻在這裏，然而其他各排沒有人來，齊駭不在。

左面掘壕溝的工具鏗鏘作聲，那一定是四連槍彈三五。

發皮恩俯身向沙哀特兒：『第四連已經被敵人看到了，你進攻！』

沙哀特兒用臂示意，他們起身來，在茫茫夜色中奔出去了。

有人從後面奔來：『發皮恩！上尉被掩了，你帶一營人！』

四周槍彈上下，像馬鞭着馬的聲音，樹林緣外微微的閃光倏明倏暗。

『你一連的最大部份也被掩了！我自己掙扎出來跑到你處來的！』

四周子彈呼呼，發皮恩以興奮了的動作指示道：『他們在這兒跑！我擋不住他們！——他們跑到過於偏右的地方去了！』

我極目向前！那真糟！他們幾乎是沿着法國人所在地奔跑！那邊一個倒了，又一個！隨後看不見人了。樹林邊上紅燄起伏，耳畔拍拍之聲不絕。我頸部覺得因子彈飛過而來的急風吹了一下。

沙哀特兒怎麼了？——齊駭呢！

左上膊中了一下！

『我受傷了！』我說。

『那兒？』發皮恩問道。

我指給他看。

上膊筋肉作痛起來了，好像已腫脹了一樣。

『你有刀子嗎？』副官問道。

我的刀在左面褲子袋裏，想用左手橫在肚子上伸到袋裏去。

我覺到了即來取出刀子來。

呼呼拍拍。

他把袖子割下來痛的地方看不到甚麼。

「一個深的洞口！」副官說。「一捲綑帶蓋不了。你到炸彈炸過的地穴裏來！」

「然而我不覺到有血？」

「也不大出血。」

「我的人！」發皮恩憤然道。

「好，此刻我必得把袖頭重行放上去。你的手臂在月下照出白色的反光來，法國人在那邊一定可以看到的。」

他把襯衫和袖頭替我用扣針斜扣好了。

槍聲稀了。

「你過去一下，」發皮恩說。「看一下四連已到了那兒？」

副官隱入叢樹中去了。

我覺得發皮恩煩燥萬分，向他說，平他的氣：「齊駭一定也受傷了。」

「所有正經有用的人都受傷了，只有我未傷，我怎樣再能代表我的一連呢？我到過這裏前方來，然而並未同去進攻，因為還要待其他各排到來！然而沒有人能相信我！」

副官回來說：「四連一點也沒有前進，因為他們前面的砲火這樣猛烈。」

『因為這些蠢才，我才把我的部下送上前來。』

『哪，哪！他們不會怎樣的。大家快活些吧；他們只有三名輕傷者——我們不到後面去嗎？』

沒有子彈落下來了。紅色的火光是滅了。我們在月光下面緩步回去，然而只有三人。

我受冷打抖了，痛已過去了。

待我們到樹林邊上時，那邊已經有人了。

『你在這兒！』少尉愛沙兒特向副官叫道。『我找你許久了，上尉到處都找過你了。』

『什麼？他在這兒嗎？我去找過他呢！』

我問一個人道：『你們看到過齊駭嗎？』

『你受傷過後，他即受傷了。他半個臉炸掉了。』

『活着嗎？』

『不，他一點也不知道了。』

發皮恩在營部休息濠前轉身對我道：『我的最好的人今天都去了——』他不再說下去了，緊握

我手。

『再見，中尉！』我喊道。

他微微點頭：『你到休息濠裏去！愛李支當扶你到交換綳帶處去——帶着一只中過子彈的手臂，



走路不能自然。」

幾顆子母彈在樹林中來往，在樹枝上作聲。我到地道中去。沒有腿的人倒在休息壕裏面死了。

愛李支到上面去：『中尉在那裏？』

『康健在營部休息壕裏面。』我很快活，因為他這樣掛心。

『樹林又奪回來了嗎？』

『不是，沒有人到法國人的壕溝中去。』

『不，我去過的！』我後面有人厲聲道。我四邊看了一下：『沙哀特兒！我到裏面去的！』他說，然而一點不像他自己說的。『然而我四面遠望時，沒有人了，壕溝裏的東西也被法國人帶空了。那時我小心的在溝裏向右去，而後又到第一連上了。中尉在那裏？』

『在營部休息壕裏面。』

他不作一聲地奔出去了。

愛李支引我，並無必要的抬起我的右臂扶我出壕溝來。

忽然想起了我的信和其他寫下的東西都放在休息壕裏。我前來把它帶走，預備萬一被俘的時候。那裏面有行軍須知。

『你等在這裏，我去拿東西！』

我爬下溝來，傾斜歸屬於黑路之中。

休息處裏燭光攸攸，我跨過死者，把紙張放在上衣袋裏，重新摸索出來。

出來時是未在和愛李支分別處遇到他，我即低聲叫道：『愛李支！——怕兒！——』忽然覺得心裏，竭力爬出溝來——看不見任何人，我路過樹枝和橫爬地上的樹幹——這兒他挺身躺在樹枝叢中，月光照在他臉上，他一只眼睛上面有一點血，我覺得寒戰，我向前走。

## 受傷後

經過死沉沉的樹林，光禿的樹枝銀光閃爍的站在月光下面。

面前一條土堤和一處荒涼的場地，上面有許多擔架用布篷蓋着，那都是死者。

一處地穴的開口處閃出紅色的火光。

一顆子母彈飛過頭頂。

我走下梯子，右手邊兩個醫生在白光耀眼的電石燈下處置一只赤露的大腿，上身和頭部藏在暗影中間。

左邊矮檯上特務長霍爾農呻吟叫苦，看來定未受傷，大約是被掩過一下。

我不知道我應怎麼辦，站在他面前。

他看我，不自然的說：『晚安！』又自己移動他的身體。他雖然是頹唐，衣服大概整齊，我不歡喜他，他歡喜嘲弄。『啊嘿，有一種感覺在腦袋裏面！四面的東西都轉動起來了。』

我聽到像是前面遠處來的，覺到有東西爬上來，我周身發戰。

『我得到連上去嗎？不，我不想到前方去；因為我在那邊帶過了。』他只向我說嗎？我這樣想，然而聽不到。『當那塊小木板放在我背上時，我想衝鋒了。啊嘿，不！我所想的，我當然知道！』聲音是惡意的和輕慢的。『我思潮洶湧。』他搖頭俯仰，這種舉動更使我心神不寧。

醫官到霍爾農那兒去：『我已經給過東西，此刻你該振作精神！——你呢？』他回過來對我說：『你不是發皮恩那兒的傳令兵嗎？——即到我處來！』

別人把我扶到矮檯上面去，有人把我肩頭上的扣針去掉，把衣服和袖頭脫下，連襯衫都扯下一節。我覺得冷。

『創口入肉很深！你真是僥倖！彈屑進去很深，——或許是子母彈？』

『不是步槍子彈。』

『那一定距離很近。』

『大約八十米突，軍醫官。』

「啊，你是上前衝鋒過的嗎？」

「那倒不是。我和中尉在那兒候連上落後的人。」我眼前昏黑了。

「他們怎樣進攻的呢？」

「好極了，警官！他們可是比前此不同了。」

「真的嗎？結果一定有很多人受傷。」

霍爾農在我後面自語，然而他已在黑影籠罩之中了。我正身危坐，好像使濃霧不能近身。

「好，再打一針破傷風血清！你替他洗這兒的皮膚！」

衛生上士在我右邊胸前用冷的東西拭了一下皮膚。醫生卽在這兒抓起皮膚，把針刺進去。我在黝黑前看不見東西了。僵着。

★

★

★

★

★

我醒來，滿肚子欣幸之心。聽到呻吟聲。霍爾農坐在我上面。我睡在一具擔架上面。我的胸部於呼吸時覺得被縛了。我覺得這兒有寬大的綑帶。

「我失知覺的很久嗎？」我問霍爾農。

「我不知道。時間原來已經就延長了。」

我看看胸部。上面有一大塊棉布。那是甚麼？——胸前幾個冷包。我的手指僵直地摸在上面。冷氣侵

人，近的可怕！——此刻——

醒來釋然，什麼都過去了。

霍爾農呻吟着：『假如我能吐時，蟲在頭裏！』

兩盞電石燈在綳帶檯上發光，軍醫官走到我這邊來，立在火光前面。『噢，你覺得怎樣？』

『好，軍醫官！』

『你再講些關於衝鋒的事給我聽！不覺可怕嗎？』

『不，那真有趣，當大家向前衝時，大家都去——那些事前在地道裏埋怨的人！一個人而且說——我在他面前走過時聽到，——他即使被俘也是不在乎的，然而他竟向前衝過去，倒了下去，或者此人已死了。』

『然而這却不是玩意兒！』

『還是好玩的，軍醫官，他們也忽然會忘記了恐懼之心！他們能奮起精神前進，那真是無可比美的好事呀！』

恐怖的觀念又來了，然而被對於有意思的進攻的回想所打斷，它還不能控制我。

『你昏暈過後怎樣呢？』

『它就是這樣過來，我只看到火光，漸漸不知道了，我把身體直挺，想強持着，隨後即不知道了，然而

醒來時很好。」

『別的不覺得嗎？』

『我覺得週身是泡，口裏是腫大了，手指也僵直。』

他又自語，這次我在目前的黑氣籠罩得一步緊一步中却聽不見了。黑氣漸來漸濃，而且非常濃鬱而可怕。我應凝神靜思，全部灰黑。上面一道反光，此外都黑如幕布。口唇高腫，黑氣更近，更可怕。愈來愈甚，愈加沉重了。然而我強力自持！來的更近更利害了！——

兩個醫生低聲對語。

『這不會的，同事！我以為是受傷後的癡變。你沒有聽到他講過進攻的事嗎？那是他積極的狂喜，正與消極的狂喜相對。此外脈很弱，我來看看他，已否回復知覺。』

他走過來：『我給一點白蘭地。』他把酒灌給我，酒熱逼行週身。

『噢，此刻覺得如何？』

『我難說話，軍醫官因為口唇厚得很，水泡也大了，此外很好。』

『外面槍聲密得可惡。』他說。我知道他來觀察我的，他不知道怎樣問我，走了。好極了，我遇着了在我身上有可觀察的價值的事情。

我很舒服的睡着。

霍爾農呻吟有人被抬下來了，先見到破碎了的褲子，醫生們很忙，時間倏倏地過去。我又注意了，掩護溝中只有呼吸聲，軍醫過來：『覺得怎樣？』

『很好，軍醫官。』

『已經遲了，我們得看一下，你能否回去，我就派一名衛生上士給你，以防你再虛脫。』

我雖然不知虛脫究竟是甚麼，然而回答他說：『那不會再有了！』

『你，』他轉身向霍爾農說，『你也得走。』

『我走不動，軍醫官！』

『這才是無意思！你在空氣裏面即可以振刷精神了。』

我站起來，霍爾農只是在矮樑上面動幾下。

『此刻你站起來！』

『我站不起！』他叫苦道。

『你扶他的手臂！』

我遲疑地扶他的手臂，他很輕鬆的站了起來，有甚麼？我在掩護溝的梯子旁必須把他放了，他走前面緣梯上升，忽然又傾身後倒，假如他倒在我身上時，我以被綑了的手臂一點辦法也沒有！我趕快抓住他的上膊，把他推了出去。

外面明月當空，照在慘白的樹枝和死者上面。

「此刻趕快！」衛生上士說。

「他們帶有子母彈打過來走那邊草地上去？」

我們開始跑步。霍爾農在我右面搖擺前進。我左膊却是被縛着，毫無幫助。我想和他同步向前，然而不行。我們搖擺上山坡去，在墳地的叉道中間和隱露着的屍首中間穿過。

蘇爾爾子母彈緊靠在左邊。

我在橫在面前的屍身旁停住了。

蘇爾爾！又來一顆。

「什麼的？」衛生上士回過來，想扶霍爾農的右臂跨過屍身。

「你等我自己來，」他怫然道。

我們走到一條濠溝前，那時被繫了的身體不能越過溝面，而霍爾農在我身旁疲乏了。

衛生兵沿溝跑過去，「走這兒來！」他叫道。

溝到這兒是轟壞了。

「此刻前進，那是最壞的地方！」

我們到一處低路上。



『你們必須在這裏一處休息壕裏候傷兵車——望早日健康』

面前一處陡立的山坡下有一道梯子，下面有火，當走下去時，霍爾農呻吟喘氣。

下面有三名工兵在一條過路上工作，一根支土穴的木頭橫在這裏，霍爾農坐在這兒一言不發。

『我們可以在這兒候傷兵車嗎？』我問道。

『怕你們覺得冷』一個人不停手工作，只是這樣回答。

霍爾農又動作起來，像是呼吸困難。

木頭的濕氣浸透褲子，我覺到非常不痛快，使我無心問其他事情。過一回兒好些了。我又摸一下那放在左邊赤露的胸前的大包，一陣一陣，冷氣襲來直透毛孔。

他們在地道裏工作。

『再稍稍向上面掘一點！木棍子依舊不能塞在裏面——此刻好了！』

我忽然看到霍爾農有些異樣。他的眼睛嵌在暗影中，他的臉色發棕褐色，而且有些異樣。他口唇和口邊的綉紋的動作似乎像在戲臺上面說戲文——他從前是戲子。我想到了，他那時在軍醫壕中說話不自然的神情像是在戲臺上面。

『你，把袋子背過去！然後我們休息一回兒。』他們把袋袋連一起帶起來的污泥一張一張揭在梯子旁邊，隨後又把它放在牆脚下。後來他們坐在一根木頭上面，開手切麵包。

『我想今天不會有傷兵車來了。街上子彈太密了！』

我們不能留在這兒，我一路這樣想，一面稍稍移動我的身體。我覺得遍身冷戰，盡量呵欠一下。『特務長！』我說。『我們自己設法回去不好嗎？』

『不，那不行。』一名工兵說，『你們知道路嗎？而且外面很冷。』

『總比半赤身的坐在這兒下面好些。』

你們看我左邊半赤的身子。

『寶貝！』一個說。『你不是必須回去嗎？你可以帶他們去。』

霍爾農木僵僵的坐在這兒，喘氣。我把他挾在膀子上，他勉強起身來。

『謝謝你們容留我們。』我說。

『那沒有可謝的。』一個人自語道。

泥濘的街道靜穆無喧，天色暗了。我到了高處，我再望前面遠望一下。右邊遠處一顆光彈向高昇騰，單獨的槍彈走空中消馳了。

工兵引我們走另一條路，那不是我們一星期前前進時所取的路。現在的路本來不能算路，只是越過滴盛着濕的菜莖的荒田而已。我們走近傾塌的屋宇，微暗的火光從地層中擠出來。我的繃帶四圍的皮肉凍僵了。

『在前面村莊的四周都是砲壘，』工兵說，『所以常聞有人向那兒開槍。』  
 左面一條黑濠溝，我們沿溝走了大約十步，後面有司——起——司——起的聲輕輕地襲來，愈來愈尖緊。

『倒下去！』工兵大聲道，他倒在暗黑的地上。

我倆立着不知如何方好。

許落下來了。

嗎滾——克來姆姆！我們面前五步一株棕色的樹從泥中拔了出來，霍爾農把上身屈下。

浦——浦——浦！汗泥塊連續而下，我的打開了的袖口中也着了濕泥。

工兵站起來：『那是近得混賬！』一顆子彈又走我們頭上飛過。

『我們須進濠溝去，』工兵說，我們跟他走，泥塊走身上滾下去，背上冷澈肌膚。

工兵滑下溝去，伸手上來給霍爾農，他屈身下來，呆呆不靈地走了進去，我怕只有一只有用的手臂，倒下來以右邊身子橫在地上，工兵小心地扶住我的盤骨。

我在濠溝裏快步跑過污泥角，上面有短牆遺跡，一處由濠溝延長的溝裏站着一門野砲，四圍有許多圓的彈殼。

濠溝到村後一處草地上完了，霍爾農現在沒人扶持，正在前進，我覺得步行爽快。

我走上街道，又經過一處稍經砲火摧壞的村莊。  
夜色昏昏了。

『那邊是野戰病院。』工兵口說，手指着一座院子。

我走進去時，一位醫生從右面的一座矮屋中出來：『我剛換完了繃帶——噢，你們的繃帶很好！痛嗎？』

『不，醫生。』

『哪，你同我一起來罷！』他精神抖擻的說。他帶我們進一座矮屋去。左右傷者密接。我到兩個人的中間，左邊的人把被蓋覆在臉上。右邊的人面色蒼然，向我看着。我用右手向右邊傾斜下去，慎重地轉身仰天睡下。看護遞被蓋過來，替我蓋在身上。

『要旁的東西嗎？』

『不，謝謝你。』

白日的陽光穿窗進來逼得我難受。羊毛毯子刺在赤露的部位覺得毛刺難受。雖然合眼，却是精神抖擻。夜來情景在意識中猶歷歷如畫，然而已是片段不成系統了。我們最後一次經過的街道，以及他們在進攻時倒死的情形。愛李支倒在樹林中，他之死，我真難辭其咎。又是這兒的大廳，覆在身上的被蓋！右面貼鄰人呼吸已失規則。我聞聲悽然，斜睨他一下。他正在被蓋下面移動其膝頭。我重行合眼而

且想我總該疲乏了！

我沉沉入睡。

我醒來，有人曾經問過我能不能起立。一位看護站在我腳邊，正向下我看。

『好的，』我說，我即起身來。

他指着後面右邊的桌子，告訴我在那邊用早膳。我立起來，身體非常輕鬆地過去。

許多人圍桌而坐，都是污穢蒼白。我坐在一張矮凳上，有人在敘話，我不耐細聽。

清熱的咖啡，一盤一盤的端在我們面前。隨着咖啡并有一片麵包。我已飢腸轆轆，可是在桌子上總覺得滋味毫無。我起來向掛在牆上的鏡子裏看，却是吃了一驚。我的面孔好似兩只眼睛嵌在白色的白色平面一樣。

响晚時，我被載入一輛傷兵汽車。在這汽車中睡在擔架上，只有一條薄被覆在身上。別人把我的擔架推入上面黑暗的車箱裏面。下面已有兩人橫着了。隨後右邊又有一架擔架載了一個人也裝了進去。後面的車門關好而鎖好了。陽光只有從一個裂痕中間透進來。

馬達已經開了。轟隆作響。他們在車前上車。車身忽然前聳。汽車在顛擻嚙嚙前進。我在張緊了的擔架的帆布上面輕輕被拋向空中，然而沉重的落下時，剛是受傷的地方碰在擔架的桿子上面。一會兒我又被拋到高處。路一定很壞。假如汽車的彈簧不是如此柔軟時，車身往復顛擻。我設法將好的手臂

支撐車頂，然而轉身時身體却是強直的，而且是更痛些。我不能側身而臥，因為只能把那健全的手臂壓在下面之故，再沒有手來支持身體了。於是我即合眼，任其搖擺飛降。這時候又有一種感想，我或許將落下去。在薄薄毯子下面覺得寒意侵人。我的冰袋在身上引起了雞皮。車行路轉，又復直向前進。機聲轟轟。步兵隊伍經過車側，不斷的衝撞。是石坂。

車停了。人聲嘈雜。後邊有人開動鎖門，門開了。光線進來。我下面的一只擔架被抽出去了。寒氣逼人。有人把我拉出來。我看到一座屋子。雖是陰天，然而依然耀眼。他們背我上梯子時是腳前頭後，那倒覺到有些舒服。隨後是一間按有床鋪的大房間。

看護婦含笑向我說：『你能單獨起立嗎？』

我把被蓋揭去，起身來。她引我到一張白床邊。我把扣好的扣子解開，隨後再把滿鋪污泥的皮靴脫掉。腳污穢不堪。我覺羞愧得很，即刻把被蓋蓋好。

『前方很不好嗎？』

『不見得——或者是不好。』

她笑了一下，到方才抬進來的那個人那兒去了。

冷氣逼骨。心中又復悚然。身上覺得有冷濕之氣和令人懾然的爬動。冰囊又大了。

過了一下，這種感覺就沒有了。右面床上有一個人呻吟轉輾。他的臉色紅而形圓。看護婦走過去對

他說：「隨後我們再用以脫（Aether）來洗你的背。此刻是用膳時間——或者你吃不下嗎？」

她以手按他的額頭，又對我問道：「你不痛嗎？」

「不痛，但是我肚子餓！」我忽然很鮮爽。

第二天我又被載入汽車運到火車站上，他們把我放在一架擔架上，放在一輛有許多小窗的鐵篷車裏。

我們的火車開了，車輪的轉迴，每次都刺入我的傷處。在這時候心中又覺得害怕和懾悚。

我們車行幾日，我不知道，有時爲不要常常碰撞創口起見，我站起身來，我請求人准許我坐眠一夜。然而看護婦不准許，大概還不行。我有熱，而且須時常小解。看護婦對我似乎很仔細，感覺不時來侵擾，醜而且愧。身上又癢，我大概有了蟲子了。然而我對此毫無辦法，我失望地想：那種感覺是不是老不會去掉呢？假如是沒有了，那真是我的幸福咧。

夜間了，火車停了，我不再注意那些了。

擔架夫進來抬我了，他們小心地抬我出去，然而我很怕。此刻跨過鐵路。假使他們踣一下，那是我受不住的呀！我們到一處大屋子來，那屋子像是食堂，沿屋邊走，他們要把我抬到那裏去呢？升了許多階級，走過白色道路。

「這兒進來！」一聲老婦的喊聲，她站在門口兩手屈在肚子上，引着戴有白色而膠的挺硬的頭巾

的頭對我和顏悅色的看着。

人把我抬進一間有兩列床鋪的屋子。尼姑們柔和地幫助我起立。我週身發戰，牙齒震動相擊。

『我有蟲子，』我失望的說。

『那我們即刻來除掉，』她含笑說。『清潔的地方牠是不歡喜逗留的。』

她把我放到床上去，替我蓋好了被。我全身發抖，而且無法阻止。

尼姑帶了盆子過來，把我的腳放在外面，用溫水來洗腳。

『你有熱嗎？』她以帶有鼻音的聲調問我，然而很柔和。

『是，我也覺到，』我吃吃的說。

『我們即刻去告訴醫生。這兒有一個很認真的醫生。他每天自早至晚毫無倦容。』

她重把我的腳放進被蓋裏去。

一個看護過來，推一輛平的，下面有橡皮輪的車子過來。我得橫在這車子上面。他推我出去到一處狹小的房子裏去。忽然有囉爾的聲音，我們即刻下面去了。

他把我推進一間屋，裏面有盤子和器械。他把我放在一張蓋有白布的桌子上面，把我的襯衣卸下。他把蓋布覆在我臀部，使我不致全部赤身坐着。隨後他把胸前和肩上的繃帶解下。我戰慄至於牙齒相擊。



「那已經化膿了！」

有人在我背後不安的蹣跚上下，有時駐足。像是在診查我，不像是一個醫生在這兒的這個人也在驚惶。他又上下來往，又駐足，又走幾步，非常不安定。我失望地，牙齒相擊。假如他不來看我時！

看護已將綳帶解下，丟在桶裏。綳帶幾乎全部發褐色了，盡是膿汁麼？

門忽然開了。

「山得醫生！」

「林特看潑，」一個人低聲說。

「你並未受傷，上尉？」

「不，我病了。」

「然而軍醫院沒有證明書來。」

「我沒有證明。」

「那末我們不能收容你，上尉。」

我胸背覺得很冷。

「我怎麼辦呢？」上尉自語道。

「我們可以把你留在此地，然而預先說明，我們隨時可以收回你的床鋪——我們也得做一個報

告。」

『那是你的責任，』上尉自語道。

急步到我身邊。一個身穿白長服的人，還年輕。

『你害甚麼？——器具在那兒，看護婦？』

器具在我後面發出鏗鏘之聲。我戰慄。

『痛嗎？』

『不痛，醫生，』我吃吃說。

又有那個走門口進來了。

創口是有冷的東西在拭。我想振起精神，不要打抖。牙齒又戰起來了。我不能自主了！我虛脫一樣的哭起來了。全身發冷發抖。

『此刻趕快包好，睡在床上。』醫生一面說，一面拿軟而寬的東西放在創口。

看護用繃帶替我包胸部，輕聲道：『不要怕！』

他推我到走路上。一個矮小的軍官以同情的目光看我。我看不見他肩頭上的符號，然而我推測是一名上尉。

『你痛的利害嗎？』

『不——上尉。我——只覺得——冷——是了。』我只能吃吃地繼續地說出來，因為劇寒而致戰慄。

『他又棄我他願，忽然害羞鞠躬。』林特看潑。

『嗚，上帝！我想，他以為我是一名軍官！我總不能自己對他說明。』

他悽然看我，走我車旁過來。

『你貴姓？』他自語道。

『姓冷，上尉。』

『假如你要甚麼——我住二〇九號室。』

他走了，又站定了。我原想向他說話，然而我只是一名一等兵，而且我因寒戰慄，話也說不出。

那個人把我放在床上，尼姑將我蓋好。

『明天即好些了。』她含笑說，『這是因為火車上住久了的緣故。』

這真使我安靜，只有在外面我才冷戰。我週身白而且淨，睡在床上，心中有說不出的歡喜。

★

★

★

★

★

我被旁的歌聲所驚醒，那一定是禮拜堂，尼姑們在唱歌，那是白日裏，屋裏光亮而寧靜，人們在床上默然遠聽歌聲。

過了一回，尼姑縮了手含笑過來，她已年老，而且已經縷紋滿面了，然而那柔和而水溜溜的眼睛真令人生愛。她沿床過來。

「噢，今天怎樣？」

「很好，」我笑道。

她把我扶起來，在我的枕頭上有一堆頭樣大小的棕色的斑痕。

「全部繃帶又被膿浸透了！我們必須用更厚的墊子墊起來。」

兩個姑娘送早餐進來，我覺得味道很好，只覺得餓。

到下午上尉來了，帶了兩張手帕給我，我弄得莫名其妙，是不是禮物呢？他坐在我床沿上，忽然覺得老蒼了。

「你在西戰場很久了吧？」

「從戰事開始至今，上尉。」

「我老在東戰場，」他失然地說，「直到最近我才到西面來。我沒見到過團長——我的副官不願意我走，然而那到底是不行的！他一再重複的說着——然而我不能夠，我總是坐在休息濠裏面，不知道該做甚麼——這個你自然懂不了。」他很悲傷地看我。

「懂得的，上尉，」我自語道。

『但是，你不會完全懂的。你是不同的。——我家裏有妻子和孩子。她們一定是歡喜認識你的。』他的面孔上現出一點歡悅的笑容來了。多麼可怕呀！我想着他，他不問對自己和別人，把所有的分寸全部失掉了！只望沒有人聽到！

『假如你要用什麼時，——我的行李在此地。』  
他和我握手，輕步出去了。

上尉又來過幾次。我看他一回比一回老，并且意志也一次薄弱一次。我一再思量，我或可以貢獻一些對他有益的事給他。然而我找不到甚麼。我覺得冷，而且想他一定會當我是一個忍心人。全室的同人都嘲弄他。他們或許是對的，然而叫我難受。隨後他未來過了。

我問看護婦，她很正經地看我，『那不該公開的；他自殺了。』

奇怪！我沒有驚惶，我祇認這是必然的事實。

我想起了愛李支，我曾叫他站在外面，——他陣亡了。我雖不懊悔，然而心痛。

我的可怕的現狀少了，而且不顯明了。泡是消了。只有膿還是每夜澈透繃帶。我已經可以站幾點鐘的時間了。很快的學以一手穿衣服。只有襯衫塞到褲子中去時有點為難。因為在塞進去時，不是把褲子提好，即是將襯衫塞進去，在塞進去時，褲子却又滑下去了。那時還不能即行扣好。因此我總將身體靠在床架上，即此可以將褲子靠住了。

一天早上醫生來看創口。

『此刻我們可以把創口縫好了，已經很好而且清脫了，你受得了嗎？』

『當然，醫生！』

『好了，那末到手術室去吧！』

我和看護同到第一晚間到過的那間手術室去，有人將我的創口完全露出來，尼姑一人，來用以

脫 (Aether) 洗創口四圍。

醫生來了。

『三個創口鉗子——不見得好受，你要打一針嗎？』

『不，醫生，我覺得針比痛難受。』

『但是你不許叫的呀！』

『不叫，醫生！』

看護抓住我的手關節。

醫生在我後面取器械：『此刻動手了！』

他從創口直刺到我的肉裏去，然而不十分痛又在道下邊，向左面上下都縫到，隨後第三個鉗子。

『好，此刻把它束緊。』

我覺得像尖刺深入了身體，好像要拉肉出來的樣子。此刻又是第二個，然後——那不見好過。  
『好好靜養！』

我走到病室裏去。我把肩頭稍向下傾，然而很舒服。睡到床上，然而不安定，半點鐘以後又起來了，來往上下，蹣跚不休。好像肉腫起來了，漸漸痛起來了，是金屬銹子挾的痛——  
飯來了，覺得吃不下，吃了一點。  
以後上床睡着，入夢了。

★ ★ ★ ★ ★

醒來，不可理解的空想還是在，夢裏透明的楊和線還像繞着在這兒。我不安定地目眺四週，不十分痛了，飲了一點咖啡，把麵包依舊放着。

尼姑帶愁地過來問我：

『你胃口不好嗎？我們必須要試一下熱度。』

我靜臥着，時間很長地過去。尼姑把檢溫計拿出去，看上面，她的眼力不佳，把檢溫計向下搖動。

『再量一道。』

我知道當時有熱。

她使我久睡，而後再出來又看上面。

『我們必須請醫生。』

醫生不過幾分鐘來了，看創口。

『都好，或許要……假使我們把銹子取去時，熱確不退，創口的全愈雖不致經月，然也得要幾星期。』他說話時像問我。

『我願意任其稍稍發熱。』我說。

『好了，你夜裏替他打一針，看護婦勃李季特。』

晚餐時我只能吃一口勉強送了下去。以後看護來替我右上膊洗了一下，尼姑帶了一只玻璃針裏面有渾濁的液體，走過來，她抓起皮膚，把那東西刺進去，皮膚上面墳起了一塊肉瘤，看護把一小塊橡皮膏貼在針孔上面。

『晚安。』她以半笑的聲調說，微笑點頭而去。我很愛她。

我身體覺得抽動，而且部位很廣，抽動不停，痛也退了，好像是肩頭上不痛了。我留心這抽動，依然靜臥。

★ ★ ★ ★ ★

半夜裏因口渴而醒，我沒有東西在身邊，也不知道可否進飲料，覺得不安靜，我睡了很久，外面似乎是寧靜，然而內心不定，室內電燈子然照着，燈光很悅目，有人抽鼾，一個人轉輾呻吟。





旁邊的歌聲把我從不安中驚醒。痛楚又來了，而且在肩頭上面。黯淡的燈光，在白色的室中照着。我不知道光是那裏來的，遠處室門閉了，從雙重的窗裏聽到風姨的歌聲，重砲的聲震響如雷。

尼姑進來，她的臉色在慘淡的燈光下是憔悴而黃。

『噢，夜裏怎樣？』她含笑問道。她的聲調我早已聽熟了。

『不很好。我寧不再要嗎啡。』

早餐來了。我咖啡都未喝完，吃了一點別的東西。窗上滴點作聲。一道閃光的黃色光芒。此刻聽到雷鳴了。尼姑把檢溫計放在我腋下。我覺得不好過。

醫生來了。

尼姑低聲道：『我依然聽出來了，他的熱度差不多四十度了。』

『你把綳帶解下來！』

我必得屈身向前。

『這兒有一點紅暈。他一定須獨居一室。你看護婦勃李季特單獨看護他，免得傳染在我們的統房間裏面。不要有丹毒傳染。』

看護推了一輪橡皮車過來。他載我沿走路到禮拜堂的那邊。此刻我已經隔離起來了。

熱度升高。早上檢溫計已有四十度了。發囈語了，并且很不安靜而暴躁。熱度老是上升，將到四十一度。食物只許吃搗散的蛋和白蘭地。味道香甜。夢囈愈來愈甚了。我是沒救了。

時間過得很慢。寒熱漸漸退了。醫生以為創口就好了，然四週還是紅得很。我覺得非常軟弱。——後來有一天，醫生來解釋道：『很好，此刻可以把創口銹子去掉了。』他伸手到繃帶車上，幾下很快的動作已經把銹子去完了。

將午時我聽說我已經升了班長了。特務長來信通知的，我快活極了。

下午又有一次夢囈。然而第二天早上熱已退完了。我睡的很多，醒來也很鮮爽。

隨後我又遷到衛戍病院去了。雖然創口未全合，然而手臂已可以動了。暫時只能舉到離骨盤兩邊上兩手掌遠的高度。

## 愛斯奈——賽板倪之戰

—

我們和治愈的大羣衆到戰場上去了。我們到那裏去？渡麥支河。團部一定在前線的南面一部份的。下車來，即緊靠麥支河後面，走進一處林子。風緊天陰。樹林像是未經整理。

走過大約兩點鐘之後，前面圓山矗立，山頂小林蔚然。我們由左邊轉彎。這兒山坡上有一處村莊。我們在一家村屋和花園之前歇下來。本團的人有的在遠處看我們。

我和恆養等被編入第三連。

因為要報告，我跑到連長辦公室去。少尉背外向，我坐在一張棹子旁邊。

「班長冷帶了十四名傷愈的人來報到！」

少尉轉身過來。

「好嗎！」他和我握手。我緊握他的手，驚然的看他。真的是那個從前的一年兵役的拉姆嗎？

「我已經變得叫你認不得了嗎？」

「認得的，少尉！」

「因為我在服務中，所以你叫我少尉嗎？」他笑道。

我依然莫名其妙。此刻拉姆有如此有力話！他寬了神氣也兩樣了。寧靜，仔細。

我們同到山上的營屋中去。

我們駐在阿但能的前線後面很遠之地。在這兒訓練，作法國人春季攻擊之準備。

這一次總司令部方面已準備一軍為反攻之用。我們便是這類部隊。

連部完全改變了。我只認識二三人，而且這二三人也不是很熟識的。在我的一班中盡是白晳而瘦

弱的少年人，他們於練習一點都不靈活，尤以勃冷特最沒有法子。恆賽爾是其中最有力的一個。他處理一切都以鎮靜而且仔細出之，然而也不出於需要以外。他像是只要做得滿意就行了，不必再多做下去。此外一個哈爾登斯坦，是一等兵，是個細長身子，臉色深黑，簡單而粗魯，然而努力，再呢魏開兒特，全連最好的人，活潑，微嫌多辯。

二

當出發令發下時，已經四月的天氣了，然而還是很冷。法國兵的攻擊大概已開始了。

我們走了好幾天的樹林山地，以後到一處光禿的平原。午時到一處小城中，這座城市之小，簡直連我們那裏村莊也是少見的。我們一排到另一端出口處的最右邊屋子中，日光暖如夏天。我們一班睡在上面的屋子裏面，屋有一窗，一張矮櫈如墊腳小凳。我和恆賽爾同坐在上面。外面平地遼闊，上有街路一條，路面滿是沙石，前面有三枝彎彎的光的菓樹。街路到遠處即隱入一處無樹無邱的荒原去了。我們的排長走我們頭上遠望：「此地必定住過人。」

我很吃驚地看他。他身材高大而且是有功得很，還年輕。他今天面色斑紅，而且很緊張，很切心的遠望荒原上面微風蕩漾。

「我不舒服，」他說。

「特務長怎樣了？」

「我不勝行軍的苦。」

他橫在地上，形容苦悶，我很奇怪他不能受行軍之苦；因為他從前是一位體育家，賽跑家，而且是有力的。

恆賽爾抓住我的袖子，拉我出去。我們在平地上走了一節，大家在日光下在一條小堤岸上面坐下。『你們藏在那兒？』魏開兒特一面叫一面奔過來。『我們已經準備好了要走，因為有人從前方回來說那邊不好，法國人已經深入我們的陣地了。』

### 三

我們經過一處枯旱的樹林，前面砲聲隆隆，前後密接，天空烏雲飄馳，陣風侵入，從路上轉入一所疏疏的樹林裏去。我們在那裏預備宿夜，打開帳幕，鑽了進去。風比往時大了，我旁邊有一道縫隙，是兩個帳幕連結的地方，風就從這兒呼呼地過來，走這兒經過向下射去，雨點與雪珠混合而來。我們大家擠緊了睡，然而仍舊是凍得要僵。——明天得調到前方去嗎？

早上大家凍僵了似的攢出帳幕來。我們的廚房已經來了，蒸汽走鍋子裏騰入浮霧中去。我們的馬是縛在枯樹上面，牠們毫無興趣地在那兒搖動。

咖啡只叫人稍覺溫熱而已。前面砲聲隆隆。我們奇怪的歡喜，重新橫在帳幕裏面，大家閒談一陣，然而不久，隨後又懶於開口，又睡熟了。

『拆帳幕準備出發！』

大家把帳幕除下，把溼的帳布縛在背包上面，站在四周，手伸在褲袋裏面，兩肩高聳，大雪紛飛。

『你，阿爾炳，此刻走！』一個人說，然而沒有人笑。

『風將及時吹過你身上的槍口，像穿過孔穴一樣呢！』

三人背靠背的蹬下去，又背靠背的立起來。

『大家來玩一下如何，馬克斯？雪下的真美呀！』

他們大家坐在一株樹幹上面，玩已經破爛了的紙牌。雪花飄在上面。

那邊有火起來了，白色的濃煙與白雪混起來在空中飄蕩。我們前面砲聲隆隆不絕。中間的一堆火邊的人正在唱歌。

幾個鐘頭的時間過去了，雪止了。

將晚時我們又走了，爲什麼要叫我們在六個鐘頭之前把帳幕打好，真是不懂。我們走向樹林的山谷中沿溪前進。樹林完了，右面一處大村莊。走一頂木橋上面渡過一條乾涸的小河。

司——許呼呼地過來！走橋畔落到沼中去了。

或許我們今夜裏要到前面去替班。

面前有林木蒼翠的岡巒層疊，聽到槍聲，然而一點也看不見。

我們到了一座樹林中了。

『打開帳幕！』

天已昏黑起來了，大家用腳來踢開，積在地上黃葉上面的堆雪。

我的一班和第二班大家合架一個大而平的帳幕，爲的要使幕布有餘，大家可以靠在上面。於是大家爬進去，樹枝微顫，帳幕上面墜雪颼颼，四面樹上的水滴落在地上的枯葉之中，遠處尙有其他聲息：路上的行車，溜彈落地聲，忽近忽遠。

噫姆！劈刺一聲很近！噫姆！右面遠處，外面吶烈劈刺之聲到處不絕。

『狗東西！我背上遭了一下！』魏開爾特跑了。

『有人有與登堡燈嗎？』

瘦弱的勃冷特有一只在袋裏，他點着了燈心，魏開兒特背上是擦傷，血都不大出，用不到繃包的。

『那不是什麼可以藉口返家鄉的創口，』他說，『然而我上衣有了一個洞了。』他重把上衣穿起，又倒下去睡去了，我們把燈熄了。

噫姆！那一定就在我們前面。

隔了一回啦姆！靠邊一些。

我的思潮去了，又聽見幾次子彈落下的聲響。

★

★

★

★

★

武啦姆！帳幕裏震動了。

『是什麼？』

『點燈！』

『吃屎的！』一個人且罵且呻。

一枝火柴擦着了，大家都對火光看去。

『你怎麼的，阿爾炳？』

『我腳上遭了一下，趕快把靴子切去！』

一個人橫着，並不注意這件事，只是伸縮右腿而已。他頭上着了一彈，沒有知覺了。恆賽爾叫衛生兵。

早上大家留在帳中，因為外面冰冷，廚房又不在這裏。砲火密接不絕，今天一定要向前進的，我這樣

想，我覺得可怕。

傍晚時第四排有幾個人受傷了。當衛生上士替他們包裹時，他腿上也遭了一片彈片。於是跛行到拉姆那裏去，拉姆又臂胸前，很鎮靜站在那裏，衛生上士眉飛眼笑地說：『此刻我自己腿上中了一下，



少尉！

我不知不覺的同笑了一下。

將近六點鐘時我們的廚房來了，四匹馬挽着，沒有前車，懶洋洋地從泥濘的草地上過來，揭開車篷領飯。

我們以長形隊列過來。

我已經拿到了吃的東西了，有一個傳令兵過來：『營部命令全連人即刻出動，依着這個方向！』

『車篷蓋好了！』拉姆下令道。

『然而食物不能放到明早，少尉！』一名伙伕說：『我們必須倒掉！』

『你倒好了！』拉姆冷然道。

我從我的盤碟那裏找一把匙出來吃東西，東西太熱了，我把食具裏東西倒在草地上，大家在慌忙中把東西打好就走了。

『走這裏過赤楊林前進！』拉姆不耐煩地下令道，我們擠過密集的樹枝，那邊是高低不一的草坡，右上方有樹林一座，左方遠處一門山砲正在奔騰前進，騎在馬上的砲兵正以鞭子策馬前進。

高處一位將官和幾員軍官站在那裏用望遠鏡察看前方。

『這到底是什麼！』我對一名在旁邊同走的排長說：『這兒有對抗的隊伍！』

排長莫名其妙地看我。

「我們會回來嗎？」

「是的，」我一面說一面向前看去。然而我覺到他在看我的臉色，恐懼之心，各人須自行解去的，我這樣想；我不能幫助你，我總不能夠被你拉入旋渦中去。

大家到一個石隙裏面，拉姆召集全體排長：

「明天清早我們衝鋒前進，在天色將暗時以橫列式前進。」

排長們喪然分散各走各的去了。

大家待暗，恆賽爾仰天橫在我旁邊的石隙邊上。太陽還在空中，然而已熱氣全無。兩架德國飛機以適中的高度，前後銜接着經我們頭頂上過去了。黃翅勝下面的黑色十字大家都看得清清楚楚。

太陽到底在枯林後隱下去了，昏暗的夜色非常緩慢的漸漸濃郁起來了。

「各排整齊完畢！第一排跟我！」拉姆一面說，一面緩步在前面先走。緊靠着石隙後，樹林即較為清亮，這兒有一條深寬的溝，大家下溝去，緩步推進。前面是第四連，好像他們被什麼阻力擋住去路了。各處有槍聲。

「我受傷了，少尉！」我們的排長忽然說，我沒有聽到此地有槍聲。

「那裏？」拉姆問道。

「腿上」他靠在溝壁上。

「望你就好！上士桑恩特爾接替第一排！」

我們前面的一連忽然走了轉過一只銳角。壕溝漸漸傾向深處。下面着了一彈，又來一顆，下落的時間距離老是相差不遠。溝中去路忽然被打壞了的木頭和泥土所阻隔了。拉姆走右邊上去。前面大約三百米突之處像有東西在烈焰之下燃燒。相間有序的子彈都望那邊飛去。

我們在溝中阻礙物後面跑。第四連的隊尾在我們前面奔得不見了。去火燒場不過百步距離。拉姆拔腳奔跑。

又來溜彈！

「走開！」有人叫喊。一列人跑過來，他們或許是取食物的，把拉姆擠向壁邊去了。我胸部被一個跑過的人在慌忙中打了一下。過路者大約有十個人。我們奔跑前進。

勃拉姆！即在前面。

壕溝到此已漸平坦。火焰的光芒使四周一切愈形昏黑了。我亂走一層那是一駕車子着了火。

走這上面過去！

一顆子彈落在我們後面！

走別的坡上去！

「這兒來！」我們營長的聲音，在壕溝外面，大家爬出去。

「你們在這兒預備宿夜吧，情形很好！」

那兒有兩個地穴，高及膝部，然而很寬，每個裏面可以住兩排人。

「這兒第一第二兩排！給我留地位，此外還有我的傳令兵及衛生人員！」拉姆說。  
桑恩特爾來了。

「你帶一排，」我說。

「會即刻被攻嗎？」他驚魂不定的問道。

「不，至早明早，你此刻須替各班派好位置。」他像沒有辦法的對我看，我覺到他在恐懼之餘一點思想也不能用了。

「要我來幹這個嗎？」

他似乎不懂的看我。

「我來分配位置，」我說。

半點鐘以後我們擠得很密的睡在溝裏帳幕，外衣和被蓋下面。天色昏黑，遠星點點，隱現無常。天氣潮溼，而寒氣斜峭。拉賽爾橫在我身邊喘氣，他大概是沒有睡着的，他毫無恐懼之心嗎？他與我

完全不同，而且和我的熟人也完全不同。拉姆好像無膽怯的樣子！不知恐懼的人是特別的人類嗎？  
拉姆！一顆溜彈落在近處。

遠處高坡上也是一枚！

背後有一顆石頭，頂在我身下。我覺冷而不安。大概人到了凍僵以後才得安靜，到那時一切都隨便了。清早——假如有人知道我們去衝鋒的地方的種種時！

#### 四

『全連人須準備完畢，少尉！』

四周昏黑。大家不必別人去喚，早已起來了。大家無精打彩地把帳幕，被蓋，大衣等結束好。

『第二排準備完全！』

『你必須去報告！』我對桑恩特爾說。

大家站着。營長來了。『第三排好了嗎？』

『好了，上尉！』

『第二營正在進攻。我們在這兒候着——今天或許是非常苦悶的。』  
大家向右移動一段到一處陡立的山坡上。

「在這兒預備！我們必須依砲火爲轉移。」

大家在山坡上分配好，那邊已經挖了孔洞了，大約三十生的米突深。

「你，恆賽爾，我們在這兒爲我兩人挖一個洞。」

我把鏟子解下，把地洞開大來。山坡前面有一道青草的高地，上面立着有小松樹，後面有與街道同等寬的平地。機關槍由此向右面移動。平地的那一邊，像是向低窪處傾斜的。其他在黎明時的光線中看不見。

右面幾顆步槍子彈！我從樹林中看見光彈如葡萄串一樣下墜。

機關槍格格作響！

猛烈的槍聲像着鞭的聲音！

拉姆！拉姆！拉姆！拉姆！走後面落入草地去了。

勃拉姆！拉潑！拉潑！勃拉司！克來克！拉姆！地上火星閃閃。

我任鏟子落下去，跳進洞去。恆賽爾已在左邊縮成一團了。洞狹容腿不便。

那邊有人叫喊。

一個人走外面奔過。

溜彈漸向高處去了。我抬起頭來。

樹後又有爆碎了的光彈。

勃拉姆貼近子彈爆炸中呼呼之聲直刺耳鼓。

我把頭俯下來。

方才旁邊有一道奇怪的聲響，既不全似摧折的聲音，又不是普通溜彈的炸裂聲。

「冷，」恆賽爾說。

「俺，什麼事？」

「我只想知道，你怎樣了！」

一聲重大的爆炸聲響，就在附近！

我看見一道深棕色的煙霧直立山坡，隨後漸漸騰散了。那一下中了！

許多人奔過去。

溜彈又向高處去，漸漸稀了。

有人過來在洞口探望洞中，那是拉姆。

「我只看你們好不好？」

他在黎明中微笑說話，面色蒼白。

我爬出去看鄰近溝洞，那奇聲的出發地——深色的幕布張着，幕布下有人細聲呻吟。

『你怎麼樣？』

他不回答。到此時我方看到幕布上面有一個大而不整齊的孔洞。

我將幕布稍稍抬起。

我看到桑恩特爾的臉，同時見到鮮紅而模糊的血肉——我也不願意知道——他已將死了。我須留意一排的事情。

魏開兒特坐在他的洞裏面，面色像是嚇呆了的。

『你一個人在這裏嗎？』

『不，哀爾司納耳也在這兒。』

『他怎樣了？』

『他的頭顱被劈了開來，什麼都露在外面。』

『還活着不？』

『我不知道。他很安靜的去了。那真是嚇人呀！』

魏開兒特老是睜圓眼睛瞪我。

過去一節路有許多繡帶包裹的人，那裏不是傷者總是死者。

我迴身看了一下，有光的葡萄又下來了。



『進洞去！』我叫道，隨後跑到自己洞裏。恆賽爾不在那裏了。

許多人對我跑來。

一個人擎起血紅的手像掌火一樣。

勃拉姆！克拉潑！拉姆司排——阿爾爾！

兩名軍官走過。一個是我們的上校。他挺身走路。另一個則畏縮向周圍細看。

拉姆姆！阿潑！拉姆姆司！卡爾爾！

進攻大概失敗了！

四周石塊奔躍。

我屈身深入洞中。

恆賽爾在外面幹甚麼？

克拉赫，又是克拉赫，倏近倏遠。

着落以後的灰烟走我們頭上續續飛過。

火藥的味道漸漸強起來了。

我左膝頭上被打了一下！有東西跌下來。

我伸手去抓時，即刻縮回來了。那東西是火熱的。

一個人狂呼地跑過去，不是恆賽爾。

因為摺縐了的被蓋放在膝上可以鬆動的緣故，所以彈過來的彈屑並沒有傷到膝頭。人一定要把被蓋摺的很縐的蓋在身上。

我把恆賽爾的被蓋拿過來，找前回的彈屑。它的大小像小刀，兩邊有鋸齒形的口齒。此刻聽到一股木頭的聲音，愈來愈尖清了！

阿潑！

那大概是一顆重大的瞄準彈。

噠——烏姆——拍——拍！

地面爲之震動。

不，那是很大的溜彈，到了地上才炸裂的。

好幾處有人狂叫。

我的被蓋上面又打了一下。

彈屑只有拭鉛筆的橡皮樣大小。

火藥的氣味却是愈利害了。

我昏昏喪喪也門已經打了一點鐘，沒有歇過。整天都是這樣下去嗎？假使身處其境時——當然，一定

可以完全想見的了。

噓——噓過來了。

土屑落在我被蓋上面。

假如受傷之後，即可離開此地，然而——這是不對的，必須忍耐過去！

呼拉姆司！我縮緊身子。

爲什麼我老是畏悚呢！假如我——然而恆賽爾在那兒？

戰事像是稍稍和緩了。

我站起來。

又有幾顆溜彈落在泥裏，天很亮了，太陽大概要升上來的。

『你們見到恆賽爾嗎？』我問道。

『沒有。』

我嚇麻了。

『你過來一下！』哈爾登斯坦叫道，『我們在那邊找到食物了，那是汽水和乾麵餅；然而已經有些

徵了。』

他把一袋乾麵餅送過來。

「你聽到恆賽爾的消息嗎？」

「沒有。」

我拿了乾麵餅和一瓶汽水。

拉姆走過來：「第四連損失很大，我們的營長和第二連連長都受傷了。」

「衝鋒時如何？」

衝鋒完全失敗了，全部官長幾乎都死了，他們在夜裏向右方前進過遠了，而且差不多沿着法軍陣線而奔，但是正確的消息還未有，所餘的人都橫在法國兵前面的溜彈落下時炸過的地穴中。

「小心！」我叫道：「又要倒霉了！」我又看到光彈如葡萄一樣落下來。

大家跳進地洞。

溜彈噼噼，彈屑嘩啦啦的走頭上過去，重溜彈滾過來，震撼地面，擊起泥土，我鑽在地洞的最深處咬乾麵餅。

啊嘿，衛生兵或許知道恆賽爾到底怎麼了？

砲火似乎較前疏一點，直到十二點十分。

我和拉姆同時走出洞來。

第二排副特務長潘納爾掩步過來，向拉姆跪下，兩手貼在胸前。

「少尉，」他囁嚅地說道——「我——一顆溜彈打在胸部——我——」

「你不必說，」拉姆說，「你不必請求原諒。——冷，你帶特務長到軍醫休息濠去！」

我把他挾在手臂上面，帶他下下面山坡去。我在那邊總是先走下去一節，然後再幫助他。他勉強能够移步。

我把潘納爾放在入口處，那兒是很安全的。

「你們看到恆賽爾嗎？」

「看見的，這兒是他，然而，」擔架夫低聲說，「他大概沒有大希望了！他的半只屁股都打掉了。」

「危險嗎？」

「關節還未脫掉，然而有一處大的可怕的傷口。」

我再走下地洞去。他覆臥在一塊木板上面，鞋底對着我。

「恆賽爾！」我輕聲叫道。

他轉過頭來對我看，「你來很好。你有事做，趕早走，能够脫險。」

我心中難受之下不能回答他。

外面很亮了，幾株尚未戴葉的樺樹站在山坡上面。

拉姆叫我有兩個人站在他那邊。

「我們須把全連重行編制，三個排長和三分之一的兵士已經都不在了，班長冷帶第一第二兩排，那兩排的損失最大，即編為新排冷，第三排仍由副特務長脫來潑胎帶領，第四排由上士冷克諾爾接替，然而尚有一重難處：上士蒲希的服務年代較冷為久，而他新到前方來，我不能在這種情形之下叫他帶隊伍，他編入脫來潑胎的一排去，我自己來向他說，我在這裏還要警告大家不許說他的壞話！」

我把排上人重行分配一下，并且派衣斯來兒和渥爾夫當傳令兵，同我同居此刻空無人在的洞中，以為隨時可以指派傳遞消息之用。

砲聲又起了。

溜彈氣味，炸裂聲，來往飛舞的泥塊！

半點鐘之後稍稍緩和了，被蓋縱橫零亂，掘壕器具，鋼帽子，繃腿，皮帶，槍枝，手溜彈，背包和染有血漬的布片，一處地穴中一個人因為彈片觸着了掛在腰帶上的手溜彈，肚子都被炸開了，另一個曾在洞中駐足過的人口口中狂叫來往亂竄，也不知道他到底要甚麼，我把他設法送到別處去，因為他不自主的亂跑。

溜彈又劈拍嘩啦的響起來了。

有一個人狂叫着奔過來。

我向外看去，那是少尉霍爾農。

「這兒還有位置嗎？那裏太糟了！」

「那邊，少尉！」我叫道。

在我的洞裏也有位置，然而我不願意他在這裏。

他坐在那邊，幾乎每落一彈他叫一聲。

彼此打的時間很短。

「你，衣斯來兒，你聽到沒有？」渥爾夫以遲長的音調對他說，「那第二連的少尉那樣叫喚？雖然沒有什麼任務的我們，也沒有人作這種無聊的事！」

「啊嘿，別開口！」衣斯來兒說。

剛是夕陽西下之時，此時我即看見葡萄樣的光彈。

我奔回去。

炸裂，擊碰，震撼的聲音錯縱齊來。

司司！走我頭上過去，落下泥中去了。

啦姆姆！卡爾爾！呼拉姆司！

我屈身向下。

耳際呼呼之聲不絕。

有東西擊我的鋼帽頂。

我把被蓋拉來蓋滿全身。

滾啦姆！哈爾滾！克起囉姆——囉姆——拍啦！赫拉起！拍爾！

天呀！這才要命咧！

我抖成一團。假如那一個中了，——也不會覺到，不會知道——死了完結！爲什麼要弄得如此糟糕呢？

★

★

★

★

★

『在這兒睡的是那個？』

『上士冷，少尉在砲火劇烈的時候他一直睡在此地。』衣斯來兒這樣說。

『那時候他可以睡嗎？』拉姆說。

我在被蓋下看不見，然而聽到別人低語聲，他們個個都奇怪。

我老是不動，直到他們走了爲止。隨後把被蓋拉開。

已經夜裏了，頭上疏星點點，天氣一定冷，然而我覺得溫熱，而且舒服。

有人抬了傷兵走過，我站起來，依然很奇怪，我能够在此睡熟。

我聽到衣斯來兒精神抖擻在那兒說話，走過去。



「我已經規定了，要各班報告每日傷亡人數，因為你睡熟了。」接着他又微笑說：「你怎麼能在子彈炸裂中睡熟呢？我們都在你的洞前面站過一回，全連人說你是子彈打不傷的。」

五

將近半夜時拉姆召集排長。

「團上已經前進的部份此刻要退回了。於是我們在這裏是最前綫了。脫來潑胎和冷克諾爾的兩排佔領這兒陡立的山坡。冷的一排就插入這兒和鄰近的一師的空隙中間。這兒的人就是引你過去」的。」

我們下來。昏黑莫辨。初時是向右走。隨後轉向後面走。下面去經過一座樹林或是高的小樹叢。裏面滿地是折了的樹枝和炸彈炸了的地穴。前面一道狹的草地，又是中等高的樹林。我覺得我們像是常常換方向。又是草地。

我們的引路人立停了，向各方面看了一下。各處暗黑的地段我尚能分辨，然而究竟是甚麼，我也看不出來。

「我們必須找一下。」引路人說。

大家在暗中前進。地上橫有一團黑的。引路人屈身下去。

「那是個死了的法國兵，然而不是在我們陣線附近的那個。」

前面忽然有濃密的檣樹，地面全被子彈炸壞了，光無所有。

「小心！這裏滿地是榴彈！」

一門大砲連了砲彈附車站在這兒，前面是死馬。

我們轉向左邊窪地裏去。

「這兒是休息壕。」

我走進去，裏面有一名少尉和七個兵士坐着。

「你們過來替我的一連嗎？——看來你們要比我強些。這兒是我的剩下的人，我所能移交給你們的只有五枝手機關槍。」

「我們幾乎沒有練過機關槍的人，少尉！」

「我們簡直一個也沒有——再有一件事：鄰近的一師，在右後方一百五十米突處一道壕溝裏，有一名哨兵在那裏，你們一定同他們去聯絡。」他苦笑了一下。「我望你們比我在這裏時好些——是，你們聽罷！白天的哨兵要留心，不要中了冷彈！」

他帶了他的七個人下去了。

我派衣斯來兒到拉姆那邊去報告換防情形，派了兩名哨兵，把練過機關槍的人挑選出來，只有四

個人，而且都是只知道重機關槍，而不知道手機關槍。我把每枝機關槍配了一名班長三名兵士。此外還有哈爾登斯坦，魏開兒特和沈第克的三班人。

『宿夜怎麼辦呢？』哈爾登斯坦問道。

那少尉住過的休息壕只能容十二人。我把哈爾登斯坦的一班放在這兒，再去找別的地方。我們所居的那道溝是藏砲位的地洞，一門一個輪子已經折了的重砲斜在裏面。

我們又找到了一道入口處，然而壕頂已經傾斜了，而且樑木亦已折斷零亂。

『這兒又是一個掩藏砲車的地方。』沈第克說。

那邊又找到了兩個休息壕。我和魏開兒特走到一個中間去，有人點火，前面角角上有人靠在那兒。魏開兒特退回來，地上又有一個人縮緊身子橫着。魏開兒特驚疑地看他們，他的士兵却僵立着。

『不要像木頭一樣！』我說。『把他們拖到外面去。』

一個人走過來拖那倒在地上的。他作癡笑。我想幫助他。魏開兒特說：『然而屍氣依然留在裏面！』

『好，』我說。『那末你自己去找一處宿夜地吧！』我想出去了。

『我們今天還沒有吃過東西！』一個人叫苦道。

『我來請求少尉許我們吃第二鐵罐的東西。』

「我沒有了。」

「我可沒法子幫助你，爲什麼你早就把它吃完呢！」

「餓了自然是要吃的！」一個人抗辯道。

「叫我那裏來東西給你們呢？」我到外面沈第克那裏，他已在他的宿夜地方收拾好了，和機關槍的人同居。

從調防至今兩點鐘已經過去了，我因爲魏開兒特那班人，有些不安。

渥爾夫把我的行李搬到哈爾登斯坦那裏去了，而且替我佈置好了，我沒有習慣別人來侍候我的。

「衣斯來兒還未回來嗎？」

「沒有。」

「我必須和右面聯絡一下。渥爾夫同來，你，哈爾登斯坦暫管一下隊伍！」

我們帶了自己的槍，我在外面遇魏開兒特。

「我又找到了一處休息據。」

我叫他指給我，那道壕溝在左邊極遠的地方。

「你就在這兒放哨！」

「我覺得這兒陰慘的很，」他說，「可以給我一枝機關槍嗎？」

「我們必須在白日裏先看一下。在我知道有必要以前，不能令我們的人再遷一回。」  
我和渥爾夫向右後方走去，然而那是那個方向嗎？

我們走到了一片草地上。這兒又橫的一名法國兵。草地的地勢很陡，而且幾乎每步都有被炸壞的形跡。

我的右脚踏在鐵絲中了。那好像是炸壞了的鐵絲障礙物。

面前有一道白堤橫擋在那裏。

「等一等，那個在這兒！」

「聯絡哨，第三連。」

是我們團上的步哨，他站在一道深溝裏面。我們下溝去。裏面還有人，一個人站起身來。「你們是那兒來的？」

依樣子說來，我看是一名軍官。他問了很多問題，我不懂他要甚麼。

「然而你們一定更在我們的前面，我們總以為我們是最前線了。」

告訴我向右邊去。

這兒好像沒有休息的地方。滿溝是睡熟了的人。因此我們走後面出溝來到高的樹林裏面。我忽然立停了。右面有一個黑的東西。我看得清清楚楚是一輛車子，然而——

我走上去，不能決定，已經伸手可及了，可是不知道——再走近去，臭氣直沖，此刻我才看到一匹馬的前腿和頭掛在車外。

四周樹枝，樑木，鐵絲圈和鐵棒縱橫零亂。

「這兒像是做過運輸車站的，」渥爾夫說，「然而那邊呢？」

他指着一株樹，樹枝上面掛有一匹馬，非常消瘦，像只有一張皮。他們用什麼溜彈把一匹馬整個兒向上面拋的呢。

噓——克來姆在荒墟裏面。

我們急忙地前進。

鄰近一師的步哨直到在幹溝的前面三十步地方的一道向前面的溝裏才找到，我覺得這兒無有秩序。

他們在這兒已經三天了，既不知我們的所在地，又不知他們本師的位置如何。

我穿過場地回來，隔一回已經見到我們的樺樹林子了。

天色黎明了，在哈爾登斯坦的休息壕前面站有十個人，配有兩架重機關槍。

衣斯來兒活潑地迎面過來。

「少尉派了一排機關排給你，候候你，且通知你可以吃一鐵罐食物了。」

「是，叫我把你們放到那兒去呢？這兒只有一條壕溝，然而有兩個死人在裏面。」

「啊，我們把他們丟到外面去算了。」機關槍排長說——那是一名中士。

「少尉來了！」衣斯來兒叫道。

「早安，冷！」拉姆一面說一面和我握手。「我須即刻告訴你和上士夏支。」

他把我們引過去，看看四周的在微明的時候高聳着的地位。我們剛剛在平地中間的一處高邱上面，右面一座闊的山上面有兩個高阜，上面發出美麗的淡藍光線。

「那是白山，幾天來老是在這山的四周作戰。山的那邊和前面對這兒有危險。地勢很好，然而像孤島。這是全師最險要的地方。你覺得在這兒力量够不够？」

「够了，我有三班人，二枝重機關槍和五枝輕機關槍。輕機關槍每枝配三人。」

「但是你這兒熟練的人不够。」

「不够，只有四個人。但是那機關槍班長也許可以把重要的事情教給別人。」

拉姆有所思地對我看着。

「班長夏支，你把我們原有的機關接過去。派你的步哨！雖然你的資格比較冷老些，然而我得派你聽候冷的調遣。」

他和他的傳令兵跑回去了。

天色已經大明了。我到休息壕去。衣斯來兒已經爲他自己和我開了一罐牛肉，在火酒膠上面熱好了。大家把乾麵餅和在汽水裏，軟化了，就這樣吃。

衣斯來兒從前是造梵臨林的，他的眼睛棕色而有光。渥爾夫是工人，很深沉而沉默，稍嫌遲鈍而藍色的牛眼睛，然而不笨。他坐在角上聽衣斯來兒說話，間或插幾句很清楚的話。他大概不過十九歲，身材高瘦，服裝和手指都很整齊。

大家上床入睡。

## 六

我晌午時醒來，覺得很餓。今天而且是我的生日。

『你，』我向哈爾登斯坦說，『你們昨天找到乾麵餅的地方，我們不可以派步哨嗎？』

『可以，開特奈兒可以再同另外一個人去幹一幹，他很伶俐，——特別是捉蟲子的時候。只要一把握緊衣服，即已抓在手裏了。』

開特奈兒，他正坐在旁邊，笑道：『是的，那是我的事！然而我寧願獨去。』

我到外面去，四面看了一看。那揭去蓋子的休息壕原來大概是藏炸藥的。縱橫零亂，相隔很遠的溜彈約有五十生的米突長。假如我知道那些溜彈還有危險時，在斜立着的砲位前面，勃冷特站崗的地



方，至少是沒有溜彈

『你知道我們的崗位在那兒嗎？』我問他。

『不知道。』他悚然對我看，他好像還是被昨天的猛烈的砲火嚇壞了似的。

『你看到那邊溜彈着落的地方嗎？連長和其他兩排都在那邊，過來些就是介於我們和他們中間的空隙了，那邊我右面，在我們後邊，是鄰近駐紮的一師的步哨。』

我自己說話時都覺得吃驚，假使這兒前面法國人來一個大包圍時，我們必須單獨對付他們，而且單人步哨決不能同時還擊和警告後面，我必得再派告驚哨。

我向右前進，在第二處藏砲身的地穴裏只有一架連機關槍和一名崗兵，旁邊有三十五人橫在兩道休息壕裏面，我到沈第克的壕溝中去，那裏有輕機關槍。

『爲什麼你們的機關槍一枝都未派出去？』

『沒有人來對我們說過一句話。』

『中士夏支沒有來把位置告訴你們嗎？』

他們都對我蠢看，我很發氣。

『你一定派一名步哨出去，沈第克就在這兒上面，作兩道壕溝的告驚哨，我得看一下，在安靜中也得把機關槍訓練一下，否則我們要它做甚麼？』

『今天的給養怎樣辦？我們三天以來沒有得過較整齊的食物，鐵罐都吃完了。』

『我已發了幾個，如果我有到手即告訴你們。』

外面有一個溜彈炸開了。

『屎又來了！』沈第克罵道。

我到外面去，那是緊着步哨崗位，那邊還有彈烟。

我怎樣對夏支說呢？我必須和他吵嘴。

我到別的休息據去，夏支和另外兩個機關槍班長在玩紙牌。

『你大概沒有告訴手提機關槍的士兵，他們該受你的指揮？』

他一半兒驕，一半兒怕，從側面看我。

『我們應做的事，大家一定要一致。』我說，『手提機關槍在進攻時，你預備派在那裏？』

『就放在這上面。』他隨便地說，一手丟出一張紙牌來。

『什麼？五架機關槍一起按在不到六米達寬的地方！』我覺得臉都氣白了。

『噢，假如你願意，你可以隨便按在別處。』

我不曉得怎麼回答他的話，是不是簡直走過去把我所要幹的下命令呢？然而拉姆說什麼？

『你可以派一個管理指揮機關槍的兵士的人給我嗎？』

『可以——贏啦！』他擲一張紙牌在棹上。

『那一個？』我問他，我氣得膝部都抖起來了。

『那邊，一等兵約納次基。』

『我能指揮他嗎？』

『你要怎樣，幹好了。』

『當然，我這樣幹！』我對他吼道，一路出去一路覺得心跳。他們在我後面笑。

我集合我的班長和服務機關槍的人，去找於進攻時他們應佔的地位。

『我們在這兒是全師陣地中最危險的地方。可惜重機關槍的隊伍一點也不懂得這個。』

『夏支簡直是個刁鬼，』哈爾斯登坦說，『我已經見過他那時怎樣被他的連長趕出來的。』

『我會經請他派一個人來指揮我們的機關槍，然而我恐我們白等他。但是我們總要能够用那些東西才好。你們大家每人帶一枝手提機關槍到休息壕去，要那懂得用法的把所有東西指教你們！』

『我很久就想學這個了，』魏開兒特說，別人都點頭。

這時候溜彈已經在右面白山上面亂吼了。右邊的山壁全部都隱在灰白的烟霧中間了。我們後面的壕溝上面已經也滿佈了溜彈的烟了。密集的火力都集向左邊上面的陡立的山坡，是我們昨天駐過的地方，只是那邊的溜彈烟色較爲深暗，也許是因爲林基泥土之故。

「我們一定要仔細留意，」我說，「假如法國兵能夠到樹林中時，那末他們也可以到兩翼和後面的陣線上去了。」

「中間的空隙大得很呀！」魏開兒特說，他張大眼睛向那邊遠望。

「假如哨兵留心得法，我們不必怕，」我說。

開特奈兒背上頂了一床被蓋，屈身過來，被蓋裏面有玻璃的聲響。

「我們不應該在這兒做很明顯的目標，」哈爾登斯坦說，「法國人從白山上面一定能看見我們的。」

開特奈兒把被蓋卸下來：「我像是裝過印地安人了。當我到糧食庫去時，有一個哨兵站着。那時我想寧願不問而候着！那時候已開火了。我坐在一處炸彈炸過的地穴裏等。那時我聽到一個人對哨兵說，開火時不會有人來偷東西的，他此刻可以走了。我後來就偷偷地爬過去帶了這個回來。」

他不但有汽水，乾麵餅，還有方塊的乾菜。那菜已經着了潮。

我將食物分給大家。派衣斯來兒到拉姆那兒去問廚房今晚來不來或到那裏去。這兒前面，他們因為壕溝的緣故不能來。

那時候，哈爾登斯坦帶了一枝手提機關槍來放在桌子上。

勃冷特，他是受過重機關槍的訓練的，手指摸來摸去，莫名其妙，兩眼望上面翻了說：

「CO的機關槍是自動機關槍他的構造——」

「等可支來，哈爾登斯坦說，『告訴我們怎樣打法的。』」

勃冷特莫名其妙的看着，想把蓋子揭開，可是做不到。

「走開！」開特奈兒說，把它揭開，向裏面張望。大家各說其是。在槍的四周摸索，所有的螺絲都起過。槍管都取出來了。

「這樣是不能打的，」勃冷特說。

「爲什麼不能？」

「因爲外堂裏面沒有水，而且沒有洩熱管。」

「那末我們得把汽水灌進去。」開特奈兒的意思。

有人從梯子上面急步下來。

「爲什麼這兒沒有人注意？」拉姆叫道。「法國人伏在白山上準備進攻了。夏支在那兒？」

「渥爾夫向右邊警戒，衣斯來兒向左。」我叫道。

「留在這兒！」拉姆叫道。「爲什麼都要拿出來呢？只要重機關槍！」

他奔出去，我跟在後面。

「夏支在那裏？」

「這兒，少尉！」

他奔進去，我聽到下面吵罵。夏支和他的人，還有第二架機關槍的人一起出來了。

「那邊！」拉姆吼道。「你不見嗎？左邊山坡上面，右面的山頂上！」

他們看過去。

「幾多距離？」拉姆對夏支吼道。他正在觀察。

「四百步！」他吃吃地說。

「九百米突！」拉姆吼道。「機關槍裝好嗎？」

「一號機關槍預備放！」

「你發令！」拉姆叫道。

「低目標橫掃！」拉姆叫道。

右面的機關槍格格地出火了。拉姆照望遠鏡，左面的機關槍先須找陣地。

「停止！」拉姆吼道。槍聲停了。「你們向那裏打，夥計？大家都沒有眼睛嗎？此刻自然都跑了！」

他以暴怒的目光看我。「你們同我來，下士冷，特務長夏支！沒用的人大家不要在這裏！」

他默然跑出藏砲身的地道，到砲車和死馬前面站住了。我們嚴肅地立着。

「爲甚麼這兒沒有人留意？」他歇了一下對我們看着。「爲什麼你，特務長夏支，不替第二枝機關

槍預備地方？你叫人測過距離沒有？我那裏能知道距離呢？——你得即刻測距離！我明天要來查你的勤務，而且我還得告訴你，你沒用處，你可以走了。」

夏支轉身走了。拉姆對我了，我知道說話也不會好。

「夏支是一個鄙陋而虛狂的人！我從新兵隊裏已經知道了，然而我不懂你！是不是要我另派一名排長呢？你得盡力工作，然後使我滿意！我公開的向你說，我將來仍要考查你的。我至今總以為是必要的！」

他氣噓噓地走了。

「慢！」他忽然說，「廚房清早來取食物的人到我休息壕裏集中再見！」

他走了。我想：你得來考查我，我覺得舒服！你來找我弱點，使我不舒服！

我並不因偶然的事而難受，不，他的警告使我適意；因為他是對的。我也早該測一下距離。

找到班上去，發布哨兵和取食物的命令，他們得盡量的多帶機關槍用水和留心那裏有洩氣管子。那時敵人已經向這邊進攻了。那是重溜彈，過來的很快，大的刀狀的彈屑到處亂飛。然而來得有步調。左面藏砲身的壕溝裏面的哨兵耳部受輕傷了。

直到我向各班說完話為止，前後時間至三點鐘，而且隨說隨到新的材料。他們是否知道招呼發密集砲火，以阻止敵人前進的動作發光的手槍和特製的火藥够不够？

砲火已經停了。天色暗了。我處還未有我排的點名單。

取食物的人們走了。一個傳令兵從拉姆處過來：『少尉叫問手提機關槍的用具全不全，并且休息壕的目標要減小，夜間不能露火光——拂曉四至六點鐘一律醒着，在休息壕裏面準備候命。』

我又到各班去宣布命令。又到哨兵那裏去，問他們所有重要各點是否條條明白。

我那一班人對於使用機關槍發生了興味。他們要仔細觀察機關槍內部的各種構造。我很奇怪他們的求知心。

已經過了半夜了。我覺得胃裏空得很。今天又只是一塊乾麵餅和一方蔬菜和汽水煮一下。取食物的人於四點鐘之前已走了。

我到外面去逛了一次，看了一下地點和哨兵。

三點半時取食物的人帶了重擔回來。一個人背了一具白鐵背包，裏面裝的是水。另一人背一重袋麵包。

『你們在那兒，去了這麼久？』

『初初我們走了冤枉路。』衣斯來兒笑道，『隨後又是廚房不在那兒，因為那邊向街上射擊的緣故。他們因在天黑以前不能走過高地之故，所以無論如何半夜以前是不能夠到那兒的。從廚房停歇的地方到此地又須一點半鐘——特務長說：他和廚房每天向各排要一個人數的報告，因為他們在



後方不知誰個受傷之故，他們簡直不知道我們有這樣利害的傷亡，所以他們帶的麵包實在太多了。

食物沿路來已經冷了，自己結束好跑到別班去，他們是忘記了呢？還是懶惰呢？我也得到夏支那兒去呢？他或許不知道命令，我撞見他們個個睡熟的，把夏支叫醒來告訴他，他表示不高興，坐在桌子邊，然而他不去喊醒別人，這與我無干，我一路想一路到哨兵那兒去。

天色漸明，山頭的兩頂已經露出來了，我們的砲隊從後面向前吠起來了，砲彈噓噓地過去，落在那邊遠處，法國的砲隊默然無聲。

忽然見到在三十步前有一處高地，是否合架機關槍之用？我走過去，在好幾處炸彈落着了的地穴裏倒身下去觀察最適當的射擊地點，忽然後面有腳音來了。

『早安，冷！』拉姆說，兩手彎在背上。『我方從你的休息壕和哨兵處來，一概都整齊，然而夏支被我大罵一場，這個人太無聊了，他的人都不叫他們醒來。』

我很奇怪，拉姆始終笑容滿面，而雙臂老是貼在背上，這都不是他的習慣。

『你』他說，『昨天的機會不對——』他放聲大笑，把一卷報紙遞過來，『昨天是你的生日嗎？』初時我一句話也說不出。

他笑容滿面的把頭來回搖動，『猜一下——不，你猜不出來，因為東西太簡單了，我新近檢閱花名

簿時看見了這個，因此記起來——你看吧，這是甚麼。」

我一張一張打開來，上面一匣香烟，下面一本書：Simplicius Simplicianus（是十七世紀的一本談諧的故事小說，著者名 Grimmehausen）

『你知道這個嗎？』

『不知道，我沒有聽到過。』

『這是對你的，你就是書裏的主人公——然而此刻該醒的時間過去了，我倦的很。』

七

『冷！』有人叫。

我醒來，只有從梯子上面透進一道微光到休息壕裏來，一個人向我移動，外面聲音嘈雜。

『有什麼事嗎？』

『我們已有三名受傷了，然而火力還是對我們過來。』

我急忙起身來，跑上梯子，左邊魏開兒特的藏砲身的地洞裏面，克啦潑！克啦潑！大堆的白色的灰土和烟正在上騰。

『三個受傷者在那兒？』

『前面只有一個。』

『在火頭老是這樣向那邊去時，魏開兒特得撤消那一崗，我們來替你們瞭望』

傳令兵初初遲遲其行，然而到了他走到溜彈的着落線時，他即急忙奔跑，其奔跑之速好像樺樹在他前面呼呼地過去。

我坐在上面梯子的頭上，撤消崗位是對的嗎？但我必須報告拉姆一下。

我走下去，把渥爾夫叫醒，派他去。隨後我又坐在上面，我覺得疲乏而且有些東西咬我。當時頸項裏覺得癢，把上衣脫去，在領子上面找了一下，找不到什麼，然而一個胖的小蟲子藏在頸巾裏，我把他捉下來丟了出去。假如捉不到時，又把襯衫脫去，束帶已經破了，在線裏還有東西。

外面有太陽，然而在梯子上面覺得冷，重新把衣服穿好，劈拍篷拍的聲音不絕，石粉被沖，飛舞空中，我向地上看。

啾姆司！

我跳起來，我差不多睡熟了，此刻大約他們向這兒打了？上面蔚藍的空氣中呼呼不絕，兩架小飛機在那兒繞圓圈，轉圈時銀光閃閃，遠處近法國兵的地方有一只大飛機盤繞大圓圈，翅膀很大，沒有尾巴。

達克——達克——達克！機關槍的子彈在空中，兩只德國飛機斜着前後銜接着向小的閃爍銀的

那個飛過去，低徊搖曳，一架向下飛，而且是被逼向下，白色的子母彈烟從法國兵那邊吹過來，像是片片捲雲浮翔空中。

我忽然看到一架銀色飛機落下來了，落下逐漸迅速，一只翅膀脫下來了，在空中翻舞活像一片樹葉。第二只又脫了，機身一直向下墜落，尾巴向上，後面烟絲縷縷，機身着火，倒在那邊一處樹林裏面去了。

克拉姆司！

我的左袖子上遭了一塊石灰塊。

魏開兒特跑過來向我的梯子過來。

『我們的休息壕被封了。』他叫道。

『其他的人在那兒？』

『我不知道，我們的機關槍不中用了！』

又有一個人過來了。

『有人受傷嗎？』

『有的，司徒爾阿哥司脫，然而不凶。』

『還有人呢？』

『他們來往不定』

『招他們來』

他跑出去了。

人們來了，只有兩個人帶槍來，他們言語時憤然失矣。

『休息壕全部平了』

『胡說，我最後出來的，只有幾枝樑掛了下來』

『不對，我看見那全部覆蓋倒下來』

我同他們幹甚麼？我想。

渥爾夫從拉姆那邊回來了。

『少尉謝謝你的報告，他從上面瞭望，看這兒的情形，從那兒看來，好像是沒有人能在這兒生存的了。』

我派衣斯來兒去報告不好的情形和飛機戰的情形。

我不能和那些狂激的人合作；因為我一定要考慮我所要幹的事，因為這樣，我奔到沈第克那裏去。到那邊的子彈不多，從這兒的梯階上可以見到白山那一邊，山上也有很多砲彈，可是是德國砲兵開的砲，下午將近二點鐘時砲火疏了，即是我們一邊亦較沉靜了。

我回到自己的休息壕來吃一點東西。倒下來睡一下。

魏開兒特的人，他們的武裝從那邊帶過來了，正在睡。

★ ★ ★ ★ ★

『冷！』衣斯來兒說，『少尉說，今晚得上得準備法國兵來進攻。五點鐘起大家必須武裝候命。』

『好了！』我說，又想入睡。但是我不要把陣地重行分配一下嗎？而且魏開兒特一定要領一枝新機

關槍。然而他只有六個人了。

我不安地起來，出去。白山站在白灰白烟的籠罩之中，令人不能詳察了。兩邊的砲火都很猛烈。德國

飛機飛得很低，從後面來飛過窪地去了。也有向拉姆那邊射擊的。

我到封閉了的休息壕那裏去，在那邊找到七只子彈箱子，裏面有機關槍子彈。我拿了兩只，叫人過

去取其餘的。

噓——拉姆！

『那是一枚重砲彈呢！』哈爾登斯坦說。

魏開兒特的人抬了子彈箱子寧聲靜氣的回來。

『此刻他們也向這邊打了！』

噓——拉姆！

『狗屁！這能嚇我們！』

我們坐着等，已經五點鐘了——他們在射擊的時候是不會過來的。  
沈第克報告前面一名哨兵死了，他派了一名到有掩護的地方去了。

『他們大概要把我們在這兒也打完算事！』魏開兒特的班上有人說。

『別開口！』哈爾登斯坦說，『光是吱咯吱咯仍舊不中用的！』

砲火依舊繼續，休息壕忽然震撼起來了。

過一點半鐘後靜了，我出去，在遠處尚聽到砲聲隆隆。

拉姆的一名傳令兵過來。

『到將近黃昏時你們得搬地方，少尉在上面候你——那邊黑色松林後面！』

『向前這樣遠嗎？』

『他這樣說的：愈向前去，砲火愈稀。』

## 八

到天黑時我們開始出動，後面一直列是機關槍，走過被子彈沖白了的草地，沿樹林邊向上過去，愈走地勢愈峻峭了，忽然走入鐵絲裏去了，在林子中和黑暗裏簡直一點也看不出，我想大約只有幾股

鐵絲而已，然而我總是走在鐵絲裏面，有的是張緊了的，有的是鬆的捲圈障礙物大約七米突寬，我任那有機關槍而只能緩步前進的人在後面，我自己和衣斯來兒、渥爾夫三人先在前面奔。

『冷』左邊低聲叫道。那是拉姆，他站在一處無人的砲位上。

『我今天從上面看到了你們的砲火，』他低聲道。『我很擔心得要命，我已經和今天在這兒的那位上校討論過這兒的陣地了，這兒的地帶是處於第一個着眼點，打得像發狂，然而也許火力不到這邊來，然而法國人不能想到我們在這兒呢。——鄰近的那一師，已經去請他們把哨兵移上前去一節，你須去切實留心，他們是否實行了，現在對於這樣的事，我實在沒有人敢信託了。』

那時候我們的砲隊已經有步調的老是走後面，向前面狂吠了，而砲彈亦在音樂的聲調中走我們頭上，向前面彎下去，落下的地點雖然離我們不遠，然而聲響非常之輕。

『那是甚麼砲彈？』我問道。

『啊，原來如此，你還不知道，那是 Grünkrenz（綠十字）溜彈，很毒的氣（Co Cl<sub>2</sub>）溜彈，我們的砲隊以後每晚上即用這種砲彈來向法國兵的前線戰壕射擊。』

我們分配休息壕，這兒有四道以前的砲隊休息壕，右邊的狹而建築不佳，我自己住在最右邊的那一道。

『不能全體來休息！』我對拉姆說。



『我也這樣想。其餘人一定在露天休息。』

『你什麼意思？』

『你來！當事的班長和一名輕機關槍的班長也回來。』

我帶了魏開兒特和勃冷特同去。

『小聲！』拉姆低聲道。

我們走右面下去。這兒也有高及腰際的鐵絲障礙物。我們一個一個前後銜接着小心走過去。下面是向右前方去的低地平坦的山峽。裏面陰慘蕭穆，很矮的松樹中間地上有溜彈炸過的地穴。

『一班人和輕機關槍這裏來。』

『然而假如我們一掘壕溝，法國人即刻知道我們在那兒。』

『是的，你得佈置得使在飛機的照相上看來像是溜彈炸過地洞一樣。』

『少尉，』魏開兒特說，『我們對右方却毫無掩護呢。』

我看右面的山坡，山坡峻峭矗立，視線不能出二十步外。

『然而你一點也不懂嗎？』拉姆低聲說。『從冷所在的地方看不到這兒低處。因此你們在這兒作冷的右翼的掩護。而你又看不到右面一切，然而冷在上面的視線可以向右邊一直到白山爲止。他上面架的一架機關槍只是替你們作掩護的。這架機關槍可以走你們頭上橫掃過去。冷克諾爾的一排』

在左翼，他可以用他的機關槍掃冷面前的草地。睨來潑特的一排附兩架重機關在我那裏，預備那裏有危險時可以隨時前往。你們對我也得要有信仰才好。」

我覺抱愧，因為沒有見到這點。

一夜的大部份時間都費在按派步哨及架機關槍方面。隨後我和衣斯來兒到鄰近那一師的陣地去。我覺到他們的哨兵比以前只有向前移了二十米突的距離。我們此刻駐在他們前面大約有五百至六百米突之地。待我回到前面時，取食物的人已來了。衣斯來兒說冷克諾爾的一排有兩人受傷。隨後到我們整裝戒備的時候了。天色未明，我到山峽裏去找已有人住的炸彈着落過的地穴。

「留心！」忽然腳下有人的聲音。

我看到一頂圓鋼帽在樹枝叢中搖動。那是勃冷特的聲音。我屈身下去，才看到不是樹枝叢，而是松葉蓋在一個洞上面。下面藏有機關槍。

「別人到那裏去了？」我問道。

「這兒下面——我們把下面築成方形洞，用從上面孤零獨處的砲壘中搬來的木頭做樣子。」

我向前摸索。魏開兒特那兒洞口較大，然而沒有遮蓋。下面張有一張帳幕，白天看去，那深暗的帳幕是地洞的影子。

那時候天色已經發白了。我向砲壘那邊上去，砲壘在山峽中好似一座固定的山。

我們的休息壕有兩個出口處，一個對向白山，我和衣斯來兒和哈爾登斯坦同坐在裏面，我最近愛他倆，尤其是活潑的衣斯來兒。他在吃麵包，也切了一些給我。白山上的藍色像從裏面發出來的。樹林仍然暗黑。

『山形不像駱駝嗎？』衣斯來兒說。

『你說的大概是一峯駱駝，』哈爾登斯坦的意思。『這個山有兩個峯。』

『你看到過一峯駱駝嗎？』衣斯來兒隔一會問道。

『見過的，在漢堡。』

『你各處都到過嗎？』

哈爾登斯坦以手搖動，叫大家不要說話。山鵲已經開始它的歌唱了。它一定是在樺樹裏面，這些樺樹就在休息壕後面五步的松林前面。

衣斯來兒丟了幾塊麵包屑在樹下。

山鵲唱歌。

哈爾登斯坦丟一塊罐頭香腸過去。我看樺樹，樹頂已見微綠了。——然而崗位在白日替班時，也能叫人不致看見嗎？我到休息壕去。走那邊起有一條到別的空間去的走路，第二條出口路就從那兒向後去。我從那兒走出洞去。在這兒，對白山那邊是有掩護的。藏砲身的地洞狹而密。崗兵只是伸頭在外，

能够看到右面和前面被一堆濃暗的樹林所障蔽了的向上迤邐的草地。然而那頂圓鋼帽的色澤很分明。把它用白粉來塗一下不是比較更好點嗎？然而我們後面是暗黑的樹林呢！假如拿樹林來說，那末他是對的。我拿了一枝打下來的樺樹枝，把它盤在鋼帽上面。哨兵笑我，然而那觸目的圓形却因此而稍掩了。

前面地洞裏的機關槍崗位站的太高了。我把它放低了些，用樹枝把機關槍遮掩起來，並未去間支。丟在樺樹上的麵包已經不見了。

大家入睡。我心中有些小小的想望，然而是很沉靜的。假如法國兵已經向我們進攻過了，那末我們大概早已交班了。

## 九

到我被喚醒爲止，睡不到一點鐘。『少校和少尉都在外面。』

少校只要看新陣地，決定夜裏要派探聽哨出去。他們留在這兒不久。

蟲子又來癢我了。我捉了蟲子又壓下去。將近十點時衣斯來兒叫醒我：『下面山峽裏面好像有一個人受傷了。』

我走右邊出口處過去，聽到有人低聲呻喚。但是叫我怎樣辦呢？白天不許下去的。

白山上面和我們後面大濠溝邊上又長了像樹一樣的溜彈的烏烟了。

我到前面哨兵那兒去，告訴他，要他十分留意觀察白山的左面山坡，假如看到有動靜時，即刻報告。

『我可以請求一個望遠鏡嗎？』他問道。

『我去替你請一架。』

我走陡立的山坡上向左邊過去。

司——克來姆！緊靠頭上飛過去，落在窪地裏去了。這兒的樹林還能保持原樣。

右邊一處廁所，頂蓋已被打掉了。我過去蹲下來。除了信紙以外沒有紙了，四周看了一下有沒有適用的東西。看到一只赤腳露在土堆外面，顏色是黃的。

司——拍爾爾！噓爾——克來潑！

我向前奔，樹林漸稀。這兒峭壁上面有許多孔洞，洞裏外有被蓋，背包，毒氣罩等。左面一堆土堆旁邊有一頂鋼帽子。哨兵很驚疑的對我看着。

『少尉在那裏？』

『這兒！』

我在他旁邊跳進一條狹路去，下面是梯子。

噹姆姆司！

下面暗中有人低聲說：

「輕些，少尉睡熟了！」

我漸漸習慣於微暗中了。

「待少尉醒來時，你對他說，我們想請求一架望遠鏡，山峽裏有一個人像是受傷了。」

外面嘩喇之聲不絕，我坐下等砲火稍稀，然而不安定，沒有告訴別人我到那兒去。走哨兵那兒出口處奔出去，沿坡過去。這兒沉靜些，緩步向前去。有一處地方有幾道鐵絲張着，小心地跨過這個，看見地上一只手，小而深黑的蟲子在上面運動。我屈身下去，或者我認識這只手？不認識它。

在我的休息壕前面遇到夏支那兒的一名班長，他像是在候我。

「你能把這兒的光景告訴我們嗎？夏支是一句也不說的。我們在這兒應該受那一個的指揮？」

「假如論事實，應該受我的指揮！」

「你，什麼都肯向我們說！夏支對於機關槍一點也不知道。他新近從兵站來的，我們的連長像是不知道他是個怎樣的人。」

「我很願意把各種東西都教你們，然而你們須到我這邊來學。我不能在夏支面前教你們，因為他的資格比我老。」

我又上床睡覺。然而一會兒那兩個機關槍班長就來了。我又起來。假如法國兵即刻進攻，那我們就

得替換了！這樣總不久耐的。

我們的砲聲在黃昏迷離之中已經開始狂吠了。我和探聽哨在前面草地上面前進。月光在天。榴彈炸過的地洞黑影幽幽。有一個人戴了鋼帽子橫在一個地洞中，槍枝向前作預備放的姿勢。

『已經派探聽哨過去了嗎？』我低聲道。

『沒有。』

我們走近去時，那個人死了。

過去一節，有兩個人在地洞裏，靠在壁上，也死了。

我把探聽哨按在地洞裏，自己向山峽裏走去。

勃冷特站在他的洞邊，全身發抖。

『你怎樣？』

『我不知道。幾天來都如此。』

『前面洞裏有兩個，完了。』

我到魏開兒特那裏。他坐在他的洞口上，以驚疑的眼光看我。

『不會即有人來替班嗎？我在這兒坐了一天，不能入睡。』

『你白天要看書嗎？』

『不，我有讀美詩，別的不能看。』

我一點不能講，他已完全變樣了！他的眼珠在臉上顯出白色來。

『我們務必探聽哨。』我說。

他走出洞來，招集兩個人。我們小心地在山峽中前進。山峽地勢漸高而且稍向右彎。右面有一所鬱暗黑的樹林。我把哨兵按在兩個緊靠着的地洞裏，和衣斯來兒，魏開兒特再向前去看前面有什麼。許多屍體橫在地上。

山峽更慘黑了。

這兒死者更多。

左面站有三座木屋。我叫衣斯來兒進去，自己遠眺前面和在我們面前不多幾步的深暗的樹林。到處臭氣直沖。

『裏面許多屍體。』衣斯來兒低聲道。

『你們有勇氣再同我向前進嗎？』

『好，有的。』衣斯來兒低聲道。

我們緩步徐進，槍枝是準備好了的。前面有亮光。左面地面升向山巔。山後也許有危險。我對魏開兒特看時，見他只有一枝發光手槍。



『回去！』我低聲說。

我們兩個小心謹慎，走樹林左邊向亮光處過去。前面月光下面一片草地發現起來了，地上有幾處白的地洞。

『那邊！』衣斯來兒一面低聲說，一面小心的用手指示。

我見到兩道白條，大約在前面四百米突處，這兩道白條彎向我們。那一定是法國兵的戰壕。

『假如他們這樣斜向我們時，』我說，『那末這兒左上方不會有法國兵的。我們此刻向左取彎路回去。』

我們走左面樹林裏面上去。那裏有一簇密集的樹枝堆。枝條劈拍，那是無可避免的。我們到鐵絲中來了。

『慢些，那個在這兒！』上面有叫聲。

『步哨冷！』我叫道，覺得凜然，辨不出聲音，然而非常緩慢的前進。

『那個？』上面叫道。

『冷！』我叫道，『是第三連的！』

『他不要丟手榴彈到我們頭上來！』衣斯來兒低聲說。

那個在前面這樣遠？我想，那一定是德國人。我把樹枝撩開，一處陡立的泥堆，上面站的一人，手榴彈

拿在手裏面。

『使他們近前來！』另外一種聲音低聲道。

『特務長脫來潑特！』我高聲道。

第二個人走上邊上來了。

『啊嘿，冷你上來就是了！』

在上面遇到差不多十二人脫來潑特和我握手：『幾乎肇禍了！你在這兒下邊嗎？』

『不照這方向過去。——但是特務長怎麼到這裏來呢？』

『我現在每晚在這兒前線休息壕裏駐紮，以便襲擊法國的尖兵。因為這兒有他們偶爾過來的痕跡。』

我四周看了一下，又是一處從前的砲位。砲還在這裏，高而長的砲身。

我們回來，從樹林中出來即走入一處向下傾斜的草地。月已經離地不遠，把地上炸彈炸成的大地的裏面映得依然是黑幽幽的。這兒又是一具屍首，臭氣直沖，然而地面覺得生硬的奇怪。我們的探聽哨一定在這兒。我們緩步前進，察看每個地洞。

『這兒，我們的一個哨兵躺着。』我輕聲道。

我們向他橫在裏面的地洞走去。

『脫來激特的一排，在我們前面樹林裏。』我向哨兵說。

他不回答我俯身下去。他臭了。

我們找右面稍遠處的哨兵。

我走進休息壕去把所見的一切畫成一個簡圖。右面魏開兒特所在的石谷我名之曰葬屍的石谷，再前面的矮屋叫做藏屍的矮屋。這時候我想到了魏開兒特的人，假如他們在那藏屍身的石谷裏時，也許要把它認爲預兆的。我把這個字劃去了，因我們的山鵲而改名爲山鵲的石谷。

魏開兒特過來了。

『我遇到了事件。當我只帶了發光手槍回來，到屍首旁邊時，忽然看到一個人起身來。我站住了，他小心地向樹林那邊掩走，到法國人那邊不見了。』

『他有武器嗎？』

『像是沒有。』

『爲什麼你不發一顆光彈照他一下呢？』

『我想是想到的，然而我想他不是單身的。』

天色微明時下微雨了。我們把麵包屑丟給山鵲，喜鵲也來了。我很愁悶。我的可憐的人在山洞裏，上面都沒有遮蓋，而且天氣又冷。

白天我們這裏安靜，只有白山方面依然激戰，白山一天一天光了。山坡上一點點綠色到底也要留不住的。

我安安靜靜的睡了幾點鐘。

第二天拂曉時又下雨。隨後出了太陽，但是有法國的裝砲飛機，它瞄準了我們從前駐過的那所窪地裏的砲壘作密集的射擊，同樣的向我們後面的窪地，大的白色的壕溝，直至後面白山為止。

一名傳令兵過來了！

「少尉問這兒怎樣？本團陣線的左翼砲火劇烈，十連有二名官長受傷」

「這兒安靜無事。」

蟲子來擾我，我想清醒，取過 *Shaplova's Shaplova's* 來，只能念其音，不能解其義。我掛念下面石谷裏的人們，在一個洞裏只有兩人了，他們必須替換站崗，當取食物時，勢必只有一人在那裏。而他們沒有叫過一回苦。

書本子徒使我苦。我把它掩好，睡在木棍上面，不願意睡熟。

★ ★ ★ ★ ★

他們向冷克諾爾一排陣地前面進攻，然而被打退了，少尉和脫來潑特的一排過來了。  
我跳起身來。

『準備完畢，據守陣地！』

我抓槍和氣罩，踉蹌出外。

白山是成了沙塵的雲堆了。

『準備完畢，據守陣地！』我向休息壕裏叫進去。

我奔到機關槍那兒。

左面樹林裏有紅色光彈起來了，前面甚麼都看不見。

我們的砲隊在高地後面向前吼吠。

我們走進休息壕去。

大家亂說亂話。

又來一名傳令兵：『少尉說，法國人已經突進過左翼壕溝來，然而又都被打退了，鄰近一師方面毫

無消息。一到天黑，即刻須派人過去聯絡！』

黃昏時候，我和衣斯來兒倆上路。雖然微霧漫漫，但是天色清明。我要打聽那從鄰近步哨那兒向前引進的壕溝和我們的哨位的平行直線。我們走過石谷，又走過平地上一條樺樹林。

『從這兒起小心！』我低聲向衣斯來兒說。『假如今天法國兵當進攻時在壕溝裏不儘量前進時，那真是使我奇怪了！』

我們一步一步掩上前去，視線向前。

壕溝只到樺樹前面二十步為止，毫無動靜。

我們到溝上面，向裏面探望。

溝壁上面靠的有槍枝，德國槍，二十枝上下。近處有哨兵嗎？爲什麼他們把槍藏到這兒來呢？

我把衣斯來兒稍向邊上推了一下。

『我覺得可疑——我不能說爲甚麼——你沿樺樹走，我沿溝走。』

『我同你一路走。』他輕聲道。

我覺得不可靠。

『不能，』我這樣說，『你在這兒幫不了我，走那邊去！』

他從命了。

★ ★ ★ ★ ★

我沿溝輕步前進，像有不可去的恐懼心。假如我的感覺警惕我不，那是一件苦事。

要看後面的白溝，霧太重了。那一定是在我們手中的，不然拉姆已經知道消息而告訴我了。

樺樹道完了。伊斯來兒過我這邊來了，他也現出不安的神情。

我們走向一定有哨兵的地方，那邊沒有人，只有一只背包橫在溝裏面，另外幾枚手榴彈。

『我們先到本團的前面的哨兵那裏去。』

哨兵說鄰近的一師人前後總是在壕溝裏面的，此去不到五十米突，我們可以遇到第二個排長的。我們在溝裏前進。

我遇到一名副特務長帶了兩個人。

『是聯絡哨！』我報道。『特務長知道此刻左前方的步哨在那裏？』

他半信半疑地看我：『你是那兒來的？』

『走從前崗位所站的地方來的。』

『崗兵不見了嗎？』他失色的問道。

『不，我們只看見槍枝。』

『你有時間指給我看一下嗎？』

『當然，特務長！』

他直冲的在前面走，我們到背包和手榴彈所在地，他失望地向四周看了一下。

『槍枝在那兒？』

『還在前面，特務長。』

我默然前進，他到槍枝那兒站住了，忽然向他的人說：『你們大家儘量拿起來！我隨後來！』

他們把槍枝取去後，他呆呆地看了一下。

『你此刻到那裏去？』他問道。

『那邊去。』我指着左前方。

『到那邊做甚麼？』

『我的一排人在那邊。』

『啊，你是排長嗎？——那末可以公開說句話了。——那個人可靠嗎？』他半信半疑地對衣斯來

兒看。

『十分可靠，特務長。』我不懂問題的意思。

他走出壕溝，同我們走一節。

『你原諒我對你的疑惑，我是東普魯士人，然而我的人大半是哀爾薩斯人，你知道槍枝的意思嗎？狗東西們都跑掉了！』他吐了一口水。『不知道的人是不懂的，假如有人不能相信他自己的時候，那兩個人，我叫他們送槍枝的人，也是裏面的份子！——我最好也跑！——然而不是到法國人那裏去，到你那邊去。——假如我此刻到連長那裏去時，我必得向他說：我的一排人走了！——那裏去了？啊，氣



人！又吐一口，然而沒有來吐了。『上帝保佑德國！』他轉身回去，大步的走回去了。

從夜色起來時起，我們的砲火很密，風從前面過來，我們這次走後面進石谷，氣味越加利害了。

『這一定是我們自己的毒氣？』衣斯來兒想。

我遇到魏開兒特一班人都戴了氣罩，像猴子一樣。

上面砲壘裏面氣味很小。

拉姆已經在等我了，他對我的對於跑掉的人的報告有些不安。

『我也有一件不快活的事報告給你，清早在這兒前面換班。』

『爲什麼不快活？』

『噢，第一在彈洞裏面換班當然是一件不快活的事，你想吧，大家走出來，只在黑暗裏聽到幾聲人聲，而且擠在一個洞裏面，我呢——看不見他們，聽不到他們，這兒一點關係也沒有——第二呢：假如我們在算得到的日子裏要被人接替時，一定可候到新兵來，我們自己才退爲止，現在懂了嗎？』

我對於這件事我一個人都告訴，本連各個班長那裏都不講。

我們的砲兵停止射擊了，然而毒氣的氣味依然濃厚。

脫來潑特排上派人來：半點鐘以前一個法國兵的步哨曾經向砲壘方面擲過手溜彈的。

取食物的人來了，沒有渥爾夫，他在路上受了輕傷。

『那個當第二名傳令兵呢？』伊斯來兒問道。

『我得考量一下。』

我想由補充的人中間抽一名。

天漸漸亮了。

一名傳令兵過來了：『你得到少尉那兒去走一走。』

在路上，他告訴我：『補充的人已經到了。然而是一批嘍囉！三分之一是半路跑了！其餘的……』

我在他自己的休息壕前面遇到拉姆，他和一位年事較長的副特務長在一處，這位特務長的嘴唇是下垂的，另有二十人上下。

『補充隊此刻方到來，』他很高興的說，『此刻我不能再派人到前面洞裏去了。這兒的人我不能容留在這兒休息壕裏去了。你那兒有多少位置？』

此刻那副特務長來接替我的一排了，我這樣想。這個人大概是一點都不懂的，一看就可以知道的。

『你一定到我那兒來歇宿。』我沒有力量再問新排的編制了。

拉姆提起精神道：『你依舊帶你的那排人，副特務長賽特可倫分任你那裏給養和宿處的任務。我看來待他熟悉這兒的情形之後，再另給任務吧，或者派他充壕溝的特務長。』

我看拉姆，覺得自己是卑小的。

「可以卽在這裏分配嗎？」我笑道。「我那邊不好辦。」

「隨你的意思做好了。」拉姆微笑道。他大概覺得了我心裏的事情了。

「這兒有人練過重機關槍或輕機關槍嗎？」

三人走出隊來。

「還有人任過特別任務嗎？」

一個人走出來，倏而寬的奇怪，吐出緩慢而帶哭的聲音道：「一等兵風克，我在連長那兒當過兩年傳令兵。」說話過後，他的寬而髒的臉對我看著，鼻涕一滴掛在鼻尖上面。他用手去一壓把鼻涕去掉了。我不願笑，然而忍不住要笑，四圍人大家都笑起來了。他笑得更歡喜，他以為我們的笑是對他的。一種友誼，我想，他至少四十歲了，大概一定是努力，所以能在連長那裏住這樣久。

「你在我這兒當傳令兵。」

一一

下午我和衣斯來兒哈爾登斯坦三人坐在向白山去的出口處。只有遠處的某一帶尙聽到砲聲。大概是這次進攻的最後一戰了？

我們把鳥的食物丟出去，已經乾的像灰沙了。嫩的樺樹葉的顏色灰暗。一大堆雲像灰色的陽傘一

樣，走白山上，面乘風過來，滴粒的東面從雲中落入灰土。

哈爾登斯坦鼻上面有幾條縐紋默然看一切。衣斯來兒感額成橫紋！

『新兵滿意你，冷。』

『他們還未知道我。』

『當然認識，因為你把父親風克派做你的傳令兵。』

有人從梯子上來。

『日安，冷。』拉姆坐到一起來。他面色蒼白，然而精神很好。

『你必須把白山上面的情形詳細告訴我，因為我已經報告過法國兵在山上。』報告到了師部，然師部說我的報告不正確，他們說法國兵佔據着山的全部。』

『那不對！你看到兩個山頭中間的溝嗎？——那不過是一道平坦的缺口。——這是法國兵最前面的第一道壕溝。』

『對的，我也是這樣的。』

『他們怎麼能說法國兵佔據了全山呢？那簡直是說謊。我們的砲隊也老是向左邊的山頭發砲。』拉姆深思地看過去。

『你大概沒有想到報告的結果走那兒來的？後面的高級幹部還是不知道前面情形如何。』

「他們沒有派人到前面來嗎？」

「我們那邊的人你已看到沒有？——這對他們有甚麼幫助呢？你想一下，有人到這兒來了，對這個人而論，這兒盡是樹林山壁。假如我們不願意告訴他時，那末我們或許要說：那邊危險，或者說：那邊白天不能過去。」

「前方情形如何，然而各部隊一定要有正確的報告！」

「他們不幹這個。」

「我真不懂了。」

「你想罷，那邊上面的隊伍曾經報告過說是他們只佔了一個山頭。後面即刻就發命令說第二個也要佔領。然而那是神經病，因為那邊沒有人能够帶得住，法國的砲隊可以瞄準了壕溝發砲活像打在肉盤子裏一樣。」

「這個我以爲不然！」

「這個你是強不過來的。過去的事實是如此。」

「一九一四年是這樣嗎？」

「當然不是這樣的。那時候前線和後方還沒有什麼意見。」

「但是鬧意見的事是那個的責任呢？」

「兩面都有，後面當持久戰開始之後即不了解前面的部隊了，前面的部隊自以爲他們什麼都懂，不願意服從命令，因爲命令不過是叫他們去犧牲的。」

他走了。

這一天和第二天我覺什麼都淒慘的很，他所講的我不願意見到，我怕說破，那是崩潰的先兆呀。

一一一

槍聲砲聲是稀了，然而我在下面石谷裏面又遭了損失，那邊的輕機關槍的外殼裂了一下，因此水走這兒流出來了，一定要送到下面去修理。魏開兒特是瘦了，而且有癆病的面色，勃冷特老是發抖，而且眼睛也大了，然而一句話也不說，我很愛那年輕人。

一天夜裏，拉姆過來很慌忙的問道：「勃冷特在那兒？」

「下邊石谷裏面。」

「引我去！」

月光皎潔，我走前面，他找勃冷特什麼事？假如他於他不利時，我怎麼對拉姆說呢？拉姆的神氣有些狂暴。

「這兒！」我低聲說。

只看見樹枝堆裏面有一個鋼帽子。

「你是勃冷特嗎？」

「不是，少尉——哀米兒，上前來！少尉有話對你說。」

下面有些喧擾。一個光頭從樹枝裏面露出來了，急急忙忙的在結領帶。

「總司令官藉皇室的威風獎你一個鐵十字獎章，那是你的努力的代價。」

拉姆伸手下去，勃冷特虛心下氣的伸手起來和拉姆握手，然而隨即又放掉了。

「你把十字拿去，」拉姆笑道，勃冷特伸手接了過去。

洞裏面的其他的人都熱烈地賀他。

「靜點！靜點！」拉姆笑道，「你們在提醒那邊的法國人呀！」

拉姆將我拉到身邊：「此刻到第二個洞中去，當我起首說話時，正是他結領帶的，我想我又幹了蠢事了。」

「你把十字給他們送到洞口的事他們是不會忘記了的！」——

早晨有霧，我沿坡走。

在我的砲壘裏面我看到沈第克坐在他的梯子上面等住。

「你！」我一面說一面坐到最上面一級去，「你今晚必須——」

克啦姆！

耳際覺得轟隆一聲，木片亂飛，溜彈即緊靠我頭上，哄隆一聲，沈第克滾下梯子去，我跟在後面滑下去，他從下面向上看我。

『你今晚必須——』

『你聽，』沈第克打斷我的話頭，『你原來知道你自己有打不傷的名嗎？此刻我也相信是如此，真的沒有打到嗎？』

『不沒有，』我看看下面，『我的槍柄炸了一處。』

沈第克搖頭道：『這是奇聞了！真是奇聞了！』

『此刻該給我講下去了！你今晚上和魏開兒特和他的機關槍調班，你比他的好過些，因為現在天氣暖了，而且地洞又編好了。』

『你不必說明，我歡喜幹的。』

我在自己的休息壕裏面橫在自己的位置上，休息壕裏溜彈呼呼之聲像在貝殼裏面，我打呵欠，而呼呼的聲音更多，我橫下來想睡熟，蟲子又來擾我，我覺得現在比從前更利害了，而我的體力也完了。三星期來在前方，夜裏到處亂跑，早上每點鐘多有人擾亂。

我醒的橫着，將近午時起來吃東西，可是不餓。



「你的槍怎樣了？」衣斯來兒問道。

「啊，不能用了！我們得找一枝新的，外面有亂放在那兒的。」

「然而怎麼會這樣的呢？」

「啊，不管我好了！」

我倒在位置上。

風克燃了一枝煙——他在嚼那口中的一節——說道：

「那時候我的連長總是說：人總不要無謂的蹈危險。假如遇到的時候，那末他就在那個地方，隨意開槍。那真是一個精細的人。他真是會和我們周旋。我是一名木工，而他是一個富家子——不是貴族——然而是一個有身家的人——」

他的話，我都聽到，我覺得可厭而且難受，然而我仍是愛他的心直。結果我半睡熟了。

上面叫道：「法國兵在白山上準備好了！」

我躍起來，胸前覺痛。

「一概預備好，留在下面！衣斯來兒到少尉那兒去報告！」

我把氣罩掛好，踉蹌向白山的級子去。呼吸時覺痛。

白山上面除了蒸氣外，看不到甚麼。日光突過蒸氣，耀在空中。

可——克啦姆——可——克啦姆！自頭上飛過到窪地中去了。那邊槍聲拍拍。機關槍加入了，格格的響起來了。我覺到他們像是向這邊打過來。在德國人一邊的山坡上面不絕地騰起溜彈烟來。機關槍聲拍拍，鬧得如此，甚麼都聽不見了。

我一定是當接到警告時受驚那一下把胸部伸了一下。

有人奔過來，衣斯來兒把連部命令簿遞給我。

「進來！」我吼道。「此刻拿了命令簿亂跑做甚麼！」

「啊嘿，這點兒子彈！」他笑道。

啦姆姆！啦姆姆！到石谷中去了。

兩個人奔過來，拉姆和他的傳令兵進我們的梯子了。

「這兒有什麼事嗎？」他對我耳朵吼道。

「我這兒沒有甚麼！」我向他叫道。

機關槍聲漸漸稀了。重砲彈走我們頭上射過，向後面的白溝和那邊高處去了。

我們的砲聲隆隆。

隨後也稀了，四野寂靜。

傍晚時沈第克來了！「別班的人今天能不能替我們取食物，好使我們能夠一次把石谷裏的人統

「統換下來？」

我決定哈爾登斯坦多派人到後面去，而且叫衣斯來兒和風克兩個人也去。一到天黑我即刻出去到石谷中去，魏開兒特盛氣的迎面過來。

「我又少了三人，其中二人死了！我不能再把所有的地洞佔據着了！」

「沈第克來調你，這兒已經有第一批人來了。」

有人從石谷的那邊的坡上下來，是那個我迎面過去，是一名少尉。

我報告，他招呼得很恭敬。

「我是在你右翼和你聯絡的那一連連長，我們昨天才到陣上，你們連上曾經報告說我們遠在後邊，因此我們即在你們近處前面掘壕駐紮，我希望彼此照應，而且假使你們能把最好的辦法指示我們，尤為感謝；因為我們不明白這兒的情形。」

我們向那一面的山坡上去，那些人橫在上面，像在操場上一樣，大家散開了，擎槍做預備放的姿勢。天呀！我想，他們大概是沒有上過戰場的！

我告訴他，我們應如何佈地洞，不要照直線，然而須屈曲不齊。

「我不能這樣做。」他說，「我的營長特別有規定給我叫我怎樣做的。」

我覺得這也是件喜事，因在這一團裏面大概有了一名有力的團長了，我或許可以少些顧慮了。

拉姆緩步過來，向少尉行禮：「鄰近駐的一師和我們聯絡，這是第一次！」

「這麼可能呢？」少尉問道。

「事實是這樣。」

「你對我們不必有所埋怨。」

我們回去。

「我有事要通知你，」拉姆正色向我說。

我又有什麼疏忽了，我想。

他立停了，天色已暗。

「你因抵抗敵人的特殊成績，已升為特務長了——我已經替你把刀錘和扣子帶來了，——那扣子依然是上等兵的扣子。」

我想謝他——然而這種行為不會是贅疣嗎？我在這兒的地位原是全師最重要的地位！

「你不快活嗎？」

「當然快活，當然快活，然而——你只是哄我的。」

他笑起來了，想說甚麼，但是更笑得利害了，只把刀錘遞給我手裏，走前面去了。

我們在我休息壕裏面遇到哈爾登斯坦。

「在這兒，你們要賀冷升了特務長了！那是他因功而得的嗎？」

「當然，少尉，這是他因功而得的，」他直起嗓子說。

這是對我的責難，然而他不妬忌是一種可喜的事；因為我覺得哈爾登斯坦比我努力。

### 一三

風克帶了行軍鍋過來：「受了損失了，一排上去了四個人，衣斯來兒即刻來，他能詳細報告。」

衣斯來兒受刺激似的下來，把水包和袋放下來，他的上衣下緣和袋上血痕斑斑。

「這些人毫無一點友誼！——當我站在廚房那兒時，幾顆溜彈向第四連的人叢中直攢，剛剛落在中間，又有溜彈過來，一顆剛剛落在鍋子裏面，火熱的食物射滿在受傷者身上，他們狂喊，那一羣嘍囉不去救他們，卻大家四散奔逃！我會經招呼他們，要他們來幫助我，然而沒有一個人來的！」

「對了，」風克說，「衣斯來兒是獨一的去留心受傷者的人。」

「一個人的兩條腿都炸去了，再加以滿身滿頭盡是熱湯，我本想把他裝上車上去，可是我不知道扶他那兒好，因為他到處都覺得痛！」

大家亂說一陣，風克老是說：「是的，衣斯來兒是獨一知道友誼的人。」

我們吃過東西以後，別人說話都已安靜了，只有衣斯來兒說不出的餘憤未消和不安靜。

「假如我有什麼長短時——一定沒有人幫我的！」他說。

「我幫你。」風克說。

「你幫不了我！那是我最後的一夜了！沒有人來幫我的了！」

「你還得活很久。」風克說。「親愛的上帝不會忘掉好人的。」

「啊，我知道：那是我的最後的一晚上——我還不高興死！」

假如他們此刻仍舊不注意到我已是特務長了呢！我不知道爲甚麼我的思想如此精！我拉了哈爾

登斯坦的袖頭向梯子那兒去。

外面已經亮了。喜鵲在樺樹裏面唱它的歌曲，山鵲在離喜鵲不遠之處和鳴。哈爾登斯坦丟麵包屑

出去。

「不要告訴他們，說我已升了特務長！」

「爲什麼不告訴呢？」

「請你不告訴他們，我有這樣的感覺。」

過一回他說：「取食物時的事一定是糟極了的！克斯來兒是不這麼容易驚惶的，而他竟完全失了

常態。」

我向白山方面看過去，山是死沉沉伏在那兒，山色美極了。

「那兒有花。」哈爾登斯坦說。「香氣這樣濃郁。」

赤露的白墜石橫在我們前面，樺樹已被摧殘無餘，樹枝曾有次重生，然而後來又無法生存而死了。只有風克坐在這兒，吸煙沉思。

★ ★ ★ ★ ★

「營部的命令！大家堅守陣地！法國人準備進攻了！」上面有人叫道。

大家搶了氣罩，槍枝，鋼帽子，踉蹌出去。

一瞬間所有砲位都已滿滿的佔領了。機關槍也準備好了。

太陽來了。四面沉寂。只有很遠的地方有轟隆的聲音。沒有一處地方可以見得到有動作。我派風克到拉姆處去報告，我們已都守好了，然而各方很沉靜，也沒有進攻徵象。那時候，我叫大家跪下，不使白山上面看到許多人而我們遭砲火。

四野依然沉靜。風克奔過來，兩只倭腿拚命移動。「衣斯來兒死了！」

「在那裏，已經開過槍了嗎？」

「他倒在陡坡上的樹林裏面。」

「少尉怎麼說？」

「我們得再到休息壕裏去。」

我叫我的人撤退，沿陡坡跑步走。我從遠處看到他倒在那裏，四肢伸挺，仰天，在一株松樹下面。我屈膝下去，連部命令簿還在他手上，那是他想從拉姆那裏帶回來的。我並未對他說這個。額前有一些血漬，上衣上面稍稍射着了一點腦漿。

我取了命令簿帶到拉姆那兒。

『這一次的緊急準備真是莫名其妙！』他罵道。『我已經給營部做了一個嚴正的報告去了；有沒有人攻擊的事，我們在前方總比他們在後面知道的確實些。——到拂曉時，我們將由六連來接換了廚房將在到駐紮地的半路上遇到的。』

我回來又走衣斯來兒那兒。走過到休息壕去。風克在嚼煙片，而且在哀傷衣斯來兒：『那個人在我所見過的人中間是最好的人，而且他早就知道他好像要死的！好人才是這樣的。』

哈爾登斯坦身體前俯坐着，手指指在地上，然而他所指的地方一點東西也沒有。我倒在自己床上號啕大哭。

一四

傍晚時我們把衣斯來兒埋在陡坡上他陣亡的地方；因為那邊地方很好。我們想在後面替他立一架十字碑，上面註明他的姓名和死的日期。



拂曉時六連來了。

我把我的人即刻調走，好使他們在天明以前可以離此險地，自己和風克留着。替我的是一名有力的特務長，我告訴他要切實留意，才能使砲火不到這裏來。

「啊，什麼！」他叫道。「我們不怕！」

待我走時，天色已經微明了。沿陡坡走，到一道穿過樹林到草地前面為止的壕溝。草色澄綠。草地只綠而不白，是很奇怪的。

夜來重露。我們到一處殘破了的地方。大家口渴非常，奔進破壞了的院子去，院牆內面是淺紅粉刷了的。并畔丁香盛開。太陽的第一道光線已經越過地平線而射耀起來了。盤中澄水蕩漾。據我想來是從未見過如此的情形。

隨後繼續前進。風克敘述到他的孩子。我都聽到，然而只是他的語音。我輕快異常。

過了一下，我們遇到連上的人坐在街沿上。人數真少！他們骯髒而未修面，然而活潑新鮮。街旁有死馬和打壞了的車輛。再過去一節有建築物立在地上。

我們的廚房停在一處高地後面。大家取食物，覆臥地上吃東西和曬太陽。

拉姆發表說這大概是昨天的午飯，今天傍晚時大概還要發一次食物。他們快活得亂叫。

我們走過一處大樹林，過了幾點鐘後大家疲乏不堪地到了駐宿地點。

在松樹中間長的有白色草和野薔薇。大家打開帳幕，直睡到下午才醒。第二次午飯隨後即完了。又有團部軍樂隊在不遠處奏演，大家奔過去。然而到太陽下去時，我們又倒在帳幕中，一直睡到第二天早上。早氣清新。大家取水來洗沐修面。拉姆一早騎馬去了，帶了一枝櫻花騎馬回來，把櫻花遞給我。

『我拿來怎麼辦？』我問道。

『我看到了這一枝的樹本的全身。』他笑道。

我莫名其妙，真有些辜負他的豪興。魏開兒特也新鮮了。我拿了毯子到遠處的山坡上面，把衣服脫光，橫在太陽裏。我不願有人看見。

一五

第二天又前進。我到我的袍壘裏面時，大吃一驚，這兒荒涼的可怕。我們可以稱謂草地者，只是炸彈炸過的地洞和幾縷草叢而已。而且溜彈的氣味很大。

第一天安全的過去了。

然而我此刻想到了我們以前被攻的情景了。魏開兒特昨天很新鮮，今天又灰色而頹唐了。晚上有兩個人忽然發高熱，而且須當場送回去。

夜間我到處奔走。我的人大家不留心。三天的休息，大家像弄得茫然無知了，而他們又知道有比在地洞裏站崗不同的生活。

中午時飢火惱人，然而我沒有東西吃了，在外東奔西跑，因為不知道此刻應作甚麼。月上來了，後面山窪裏浮霧迷迷，白山和光地很神秘。突立暗中，景物分外清明。我到衣斯來兒的墓旁，墓頭木十字架矗立，晨寒侵我，致我毛髮森然。

食物來後，反使我無心下嚥，很乏味的用了一匙。還要人守兩小時呀！

我燃了一枝捲烟，本不會吸烟——大概我的胃弱，我們拿到了酒了。我倒了些在我的行軍杯內，飲了。胃部直沖，急忙向外奔，意識中想要吐。

『今天山鵲不來，』哈爾登斯坦說。『祇來了喜鵲。』

最後我上床睡了。但是睡得不好，我一切都聽到，合在別種愁悶的想像中咒詛。

下午，人聲叫下來道：『法國人在白山上面進攻了！』

我跳起來，看到法國人的山坡有人爬起來，又走低窪處不見了——在那邊是分不清壕溝和地洞了。——德國人的山坡上像樹叢一樣長起溜彈煙來了。紅色的光彈在空中炸開，我們的砲開始怒吼了，一直後邊沉鬱的砲聲，德國兵的密集火力異常猛烈。山頂一瞬的發現一個人影，一下又不見了，——不知道到底是德國人還是法國人。

此刻步兵縱隊跑步奔向山邊去了。我向天邊看到他們黑黝黝地，一個單身的人像在分發命令。他比別人強大，縱隊散開了。我只看到軍官站在那裏。忽然有一個人由右面山頭上的右邊上來，另一人走左邊上來，兩人像是橫槍在手準備肉搏。兩個人同向德國人的那一邊去了。

『你看到嗎？』哈爾登斯坦問道。

『看見了，那是短兵戰。然而這次的短兵戰是出於我意外的。打的不利害。』

一個一個走第一個山頂的右邊奔去了。方才的情形又湧現起來了。——爲什麼大家來回往復在一處呢？只爲供犧牲就算了嗎？

這一夜夜間我又亂跑一陣。一名傳令兵過來，我得到拉姆那兒去。

他坐在燭光下一只壁棹前寫字。

『你就坐在我身旁長檯上。我要和你商量一下，有那一個可以提出請獎。我對於連上的人，現在生疏的幾乎一個都認不得了。現在比較沉靜的時候，則報告又多，我冷克諾爾那裏昨夜只去了一次。我只能相信我的排長，他們自己去盡職罷。』

他說話時精神困乏。

清早食物來時我很難過。我強迫自己至少要吃一點。早上三點鐘吃中飯，假如有人早上發熱時！再要守兩點鐘，我覺得不可能了。

我坐到哈爾登斯坦旁邊梯子上。大家默然並坐吃東西。他不丟屑粒出去；沒有鳥在那裏唱歌。

他只是呼吸，此外甚麼也不表示。我們大家靜默，靜默愈形擴大，甚至於成爲可怖的空靜。該說甚麼呢？我說完了。

哈爾登斯坦站起來：『此刻完了，』走下去。然而那又不然。他曾經說過甚麼，對他是好的。我看表。我還須守一點鐘。我起身來去睡去了。然而我是排長，應做一個表率。

我睡得不安逸。外邊有槍砲聲，很近。我聽到了，但是任其自然。休息壕震動了一回。灰土走蓋上屑粒而下。風克和一個人說話，那個人報告左邊崗兵受傷了。

過一下哈爾登斯坦來了：『此刻火力向拉姆。一架法國裝砲飛機在上面。』

囉——囉姆姆！又來一砲。  
克啦——啦姆姆。

我滾向前面去。

有東西走身上略過。

向出口處麼。

有人聲在我後面。

哈爾登對我驚疑地看，已經在外面了。

一個人奔向石谷中去。

風克跟我奔，又轉回去。

『他是瘋了，』哈爾登斯坦說，他走左邊奔去了。

我又回休息壕。不知道爲甚麼，走得很慢，取了氣罩，槍枝和鋼帽子。被蓋在後面被壓陷了。一個面孔在後面泥堆上面向我看死了。一只行軍鍋連食物倒翻在被蓋上面。被上面全是食物。

我上去。

噫——拉姆姆！左邊。

哈爾登斯坦和風克不在這兒了。

克來姆姆！

我臉上遭了泥塊，拔脚沿陡坡奔跑。

衣斯來兒的墳已經成了地洞了，邊上有木十字牌的碎片縱橫。

我的懊惱愈利害了。我忘記了東西，然而想不起來。

我奔下拉姆那裏的梯子去。我只看到他的鞋底在他床上，上面一張毛毯。

『有甚麼事？』他問道。

我在木橈上坐下。

「少尉！我說，我們被掩了。」

「你受傷了嗎？」

我沒有想到這一層。

「沒有。」

他起身來，我不敢看他，他站在我面前。

「你們幾多損失？」

「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他厲聲道。

我自己却知我是未盡責！

「我們不能就這樣放過。」他安閑的說。「我一同過去。」

我們一同出去，他站住了。

「看我一下。」

我有一種感覺，把眼珠四面旋轉，以躲避他的視線。

「同走。」他很沉靜的說。「我們合起來安排一下應做的事——那個去了，你沒有印像嗎？」

「知道的，皮兒嗎？夫斯基奔過去了，他是那樣的笨貨，恐怕只餘軀殼了。」

拉姆仔細問了我一回，停火了，一切事漸漸地又清明了。

『好，現在你清理你的事！』拉姆輕快地說，『我留在你這兒。』

我是失望了，整理一回，又估定了損失，兩個人在下面被淹了，一人受傷，皮兒嗎夫斯基是狂奔了，五個人不能用，他們嚇呆似地坐在休息壕裏。

『我此刻回去了，』拉姆說，『我將設法把你們調換去。』

我到了稀有的境地來了，好像總是失去了思考而須重學的樣子，我的感覺是懊惱我的疏懶和失職，同時也覺得痛苦，而且像在不絕的追求中，一看到樹林時，就想望它，假如想到同伴時，就渴念他們。晚上來了一個傳令兵：『少尉說全連於拂曉時調換，回到後面駐紮地去。』

一六

調換過後的那天傍晚，拉姆到我那兒來：

『同去散步一節嗎？』

我們沿小松林步行。

『你，』我說，『我的心境非常之壞。』

『爲甚麼？』



「當我們的休息壕被打壞時，——那時我沒有振作精神，我根本不應該，因我事前不該睡而醒了。」  
他默然看地上。

「你能不能振作呢？」

「應該振作的。」

「然而我問你能不能。」

「不知道，——然而我想是可以的。」

「你曾經考量過神經錯亂究竟是甚麼沒有？」

「噢，那是一種衝動。」

「這樣是說不通的。每次恐懼總是在意識中留下某種印像。人出神於此種印像，然而印像剛是不緊要的。那個有精神的自制力量，能够當突然的事變而不躊躇，則亦不會恐懼。你大概扭於一種想像。然而那想像又是無意義的。你自己該十分自愧的，就是你不看四週。——你看那邊鮮花怒放的櫻樹——爲此我把你引到這兒來的，——你看樹上。看到上面有甚麼？」他大笑。

「噢，正在開花。」我此外看不見樹上有東西。他笑聲愈縱了。我更莫名其妙，因爲我依然看不見。

「此外本無所有。」他笑道。

「我不懂他的命意。」

『說出來，方才你的神經錯亂和它的各種想像在那兒？』

『對了。』我忽然明白了。『然而你！櫻樹上有東西的，花枝很美。』我笑道。

『好好！』他叫道，忽然又正經起來了。『然而你知道嗎？你實在是被困得利害了。此刻你在後面毫無職務，假使我們上前去時，少校要將我們派到很安靜的地方去，他會和我和氣的談過一回，并且也說過，這樣是沒有人能夠永久支持下去的。』

『我也常常奇怪那些人在地洞裏支持如此長久。』我說。

『我也奇怪沒有人說過一聲，你知道這樣已經是需要一種非常的忍耐心——或者是可怕的呆鈍。』

一七

我們又前進，在一處安靜的樹林裏換班了。脫來潑胎的一排和冷克諾爾的一排上前來了。我的一排和拉姆同居，在他們後面四百米突處一個有九處入口的地洞裏面，無盡頭的梯子一直下去。下面是一條漆黑漫長的走路，走這兒到小的地下室去，那邊有白堊，腐木和腐物的氣味。我們以支持地道的木頭作棹子和床板用，因為光地上太濕了。地道已經月未有人住了。

我下去時覺得陰慘，我們點着了奧登堡燈，燈火黯淡，風克總是那樣吸雪茄烟，但是他不覺烟味。其

他人也吸煙；我至今未曾吸煙。過了不久時間有一股很壞的空氣好像是吸過菌。我們臥下。空的走道中有疏疏落落的水滴自蓋上滴下來。這兒從前空寂的如何可怖呀！在面前第二道地道裏住的是拉姆和他的人；此外則左右都空。至於是否另有人住在地道裏面，本是無關重要的問題，然而——我不懂，爲甚麼——如此慘怖。

大家睡了一下——並不長久——之後，就想出去。

『我們不許出去，』我說。『地道的九條走路有一次一起打壞過的——三條至今壞着。因爲如此不許有人露面。』

『然而我們至少可以在梯子上坐一坐嗎？』

梯子向北。沒有日光走那邊照進來。我們祇見到白得炫眼，在我們面前，照有日光的粉壁。

我在地道裏面簡直可以說無事可幹，也沒有安靜來看書。光線亦不足看書之用。大部份時間都在朦朧中睡過去的。第二天清楚了，我有熱，特別是拂曉廚房到來時。我想這兒最好是安靜，也不向別人說。然而到第二天夜裏當食物來到時，覺得暈眩和難過得使我決定去向拉姆說明。拉姆剛和少校同到前面陣地上去了。我橫下來蓋好。然而依然寒戰。過一刻好了些。把報告擱置起來。在戰線上，而且以排長的身分去報告有病，我覺得是一件異常痛心的事。

午飯時飢餓非常，大吃了一頓。我想大概已經好些了。第二天拂曉我的境地壞極了。風克要強迫我

吃一點東西。然而我實在不能吃。對這種情形很恐慌，加以寒戰纏繞。我想再候一天。

第二天早上到拉姆那裏去。他同我到軍醫休息壕去，偷偷地與醫生說話。

高級軍醫令我把襯衫脫去，在胸部敲聽了一回。

「他必須到後面去。你可以把他保留在連部。這樣是可以的——你充分利用樹林中好的氣候與空氣——那是最清潔的療養院——假如我到後面時，你可以來找我——又來一個什麼人了？」

我們一個衛生兵帶了勃冷特過來。他的面色壞極了，眼眶深陷，兩只眼睛嚇人的向醫生瞪着。

「事情我已明白了，」醫生一面說一面簡單把他診察一下。「肺是好的。副特務長可以同他一起到後面去。你也須常曬太陽。病並不像面貌那樣凶險——我們有過許多同樣的病人。」他轉身向拉姆，「特別是你那一連。」

「他們能單獨向後去嗎？」拉姆問道。

「可以，儘管走。」

拉姆送我們出去，很誠懇地和我握手。「你先到後方去休養一時期。所有的一切且看將來。背包我今夜連托行李車遞給你。」

太陽方起，步行令我神怡。

我想扶勃冷特，然而他說：「我能獨走。」

我們這樣默然走過壕溝，經過草地到街上。

大家不久即疲乏了，坐在街緣上的溝裏面。我此刻想吃東西，可是背包還在前面。

我們前進，一架頹廢了的磨子站在溪畔，四周被鮮花錦簇的紫丁香所圍繞。下面水中綠色的植物蜿蜒浮動如同長蛇。隨後到一處樹林裏面，沿一條輕便鐵道而行，道基上面有紅色的林莓雜在綠葉中間。我們坐下，雖困而心爽，且行且坐，直到近午時方達到樹林裏的宿營地，一路來好像小孩們遠足時一樣。

## 一九一七——一八之持久戰

我有主張行動我的身體的權利。然而不久我又不能走了。我讀 *Simpliens Limpidismus*。

勃冷特和我每天早晨挾了毯子走到有柔軟的綠草和鮮嫩的幼松的面南山坡上。我們在那裏把衣服脫光。我捲在毯子裏，就捲着橫在太陽下。在那兒大汗淋漓直至汗滴從鼻尖上滴下來。到了這時候，我重新穿了半身衣服，再去橫在樹蔭下。過了些時，覺得非常新鮮。

白天的其他時間二人又橫在草莓上面。草莓之多，若是人睡在裏面時，只要伸手去摘，不必起身來。

白天，在連部從前面回來以前，我們又去替拉姆，哈爾登斯坦和風克摘草莓。我一個星期中之完全復原了，因此又想去服務去了。我告訴軍醫官時，他搖頭道：『稍稍忍耐爲是！』

然而我已經不十分相信我有病了。

二

勃冷特和連部一起上前去了。那時候魏開兒特，姚烏兒及其他許多人都因害了急性熱病而退回了。別連也有同樣事件：忽然四十度的高熱。

隨後我們一團從前線抽出來，撤回來經一度長途行軍，到很遠的後方。加害不到的許多鄉村裏來，鄉民每到晚上唱歌的唱歌，彈奏六絃琴的彈奏。我覺得行軍很困乏。勃冷特，姚烏兒和其他幾個人到這次行軍的最後的一節路，猶須坐機關槍車來代步，他們困乏到如此地步。

我在後面又服務於連部了。

當一名營部傳令兵到來時，我們剛在草地上操演。

『副特務長冷奉令調衝鋒營去。今日下午三時他在營部辦公室前候令出發。』

『衝鋒營的任務，拉姆說，『對你大概要比在戰壕裏好些。』』

我不了解，衝鋒營究竟是甚麼，我總沒有正確的觀念。

我在營部辦公室前面遇到一名年輕的少尉和幾名下士及一等兵。

「第三連的副特務長冷歸隊！」

少尉鞠躬致敬：「林特奈兒！」

我把我的面部肌肉扳緊，然而我依然些微的抽動過，他面泛微紅：「我昨天才升為少尉。」

「要我檢一下是否都歸隊了嗎？少尉！」我懾悚的問道，林特奈兒大約不到二十歲。

我們步行於綠谷之中。

「衝鋒營到底是甚麼？少尉！」

「我也不知道清楚，我只知道我將受哨兵長和衝鋒班長的訓練。」

叫人怎樣去受這樣的訓練呢？我想。

我們的教官是年輕軍官，他佩有一等鐵十字章，他的口音是柏林口音，在勤務以外講究外觀，而且是驕傲的，勤務時間裏他把這些都忘掉了，他是年輕人的天性，而且熱烈。

太陽在地面上燻蒸，我們必須要習機關槍射擊，并且擲手榴彈，在壕溝裏面前進和毫無聲息的爬。初時我覺得很難，每一種練習總是大汗滿身，四周的景物有幾回走我眼前消馳了，然而只有短時間的。隨後一天比一天容易了，勤務自早至暮，只二三小時的中午休息，我沒有時間轉念頭，覺得舒服的。

林特奈兒總是和我在一起，勤務完了也是的。

「我還不合於當軍官，」他向我說。「我的家族以爲當軍官是非常榮幸的事，因爲從未有人當過。然而我亦够不上——即在和平時代，也不會成功的。」

三

到我回連時，已將初秋了。沒有人再問我的病了。我本人也只會身外之事一樣的記及而已。我覺得自己完全健康而事實也是如此。

我到拉姆處報到——那是在連部辦公室裏。他從棹子上拿一張紙遞給我。

「少尉D.F.拉姆調任第一營營部傳令軍官，中尉呂斯塔爾克代第三連連長職。」

「新連長是怎樣的人？」

「他從師部來的，有一道命令，依這道命令，R高級幹部的軍官必須隨時到前線來服務。」

「這便是調動我們連長的原因嗎？」

「你鎮靜自己，我總算是當了傳令軍官了。」

第二天早上拉姆招集全連官兵。

「我已經調到營部去了，今天即要和你們分別。我心頭的不快，當爲你們所知道的。然而使我去後



之心得以安慰者，則我相信我以健全的一連交給我的繼任者。再見了，全連的人們！  
我們走開。

「我們再也得不到這樣的一個人了，」渥爾夫說，他才把創傷治愈。

風克坐在角上嚼他的雪茄烟頭，自語那好人的事。

晚上謠言說新任已來了。

「他的面色如何？」

「他有一個獨眼鏡和一根馬鞭子。」

「這是兵站的臭氣。」

我覺得全連都不歡迎他，並不因為事務方面的原因，而是因為他不是拉姆的緣故。

第二天早晨，站隊服務的時候，他來了。特務長叫立正，向他報告。

「我自今天以後來接任第三連的任務了。我曾經聽到過關於本連的好消息，因此，斷定本連是全團的最好的一連。跟上帝為皇帝和祖國宣勞，是我們的從前的箴言，然而此刻也當留着，我即用這句話向諸位致敬！——少息！特務長，你來把下士們介紹一下！」

「副特務長冷。」

「你着的皮護膝和纏脛布，這是得團部許可的嗎？特務長！」

「他兩天前才走衝鋒隊回來。」

「那是好的。我們將來要成立一排衝鋒排。此外，據我看來，全連站得像野草雜在蘿蔔裏，老的和壯的，高的和矮的並立，從未設法變更一下嗎？」

「沒有，中尉！以前的連長總隨熟識的人在一處的。」

「這樣是不對的。沒有軍容，我們即刻來排整齊你，冷，同我來，指出能够列入衝鋒隊的人來。」

我指着渥爾夫。

「好的。」

我指到風克。

「這個連上怎麼會有這樣老的人呢？——我希望你下次來時洗一下，并穿整齊些的上衣。」

我們編就後以下士霍夫一等兵單克爾爲衝鋒隊長。第三衝鋒隊缺隊長一人。

「你姓甚麼？」呂斯培爾克問一個年約十八歲，眼睛蔚藍有光的少年人。這個人我也不熟識。

「海納爾，中尉！」少年人叫道。我從邊上看呂斯培爾克。

他面色蒼白，稍稍浮胖，柔軟得使我不歡喜的口唇。

呂斯培爾克自改編隊伍過後，把全連對他不歡迎的心理益加增強了，尤其是那般春季戰爭時合居而此刻被分散了的人們。那就是那般有這種意見的人了。只有風克，雖然呂斯培爾克準對着侮辱他，常常找他的服裝和姿勢方面的錯處，而他對他有意外的好感。

一天，我們照新編制進壕溝去。那晚上我們沒有見到呂斯培爾克。他直到第二天早上才來，到處看一回。我把我一排的障地指給他看。一個較老的人掃除壕溝。

「我很注意你的人不清潔。我們必須要嚴厲保持清潔。這個人的外貌不堪說！」

「在我們得到較好的休息壕以前是沒有法子辦到的；最多數的休息壕的入口處窄的使人非用手脚同時爬出來不可，因此全部弄污穢了。」

「辦不到的話在我看是沒有的！」他厲聲說。「我們必須強迫，那就做得到了！」

前面一道壕溝的入口處，坐一個人在裏面，他上身赤膊，在捉蟲子。他手足無措的站起來，因為洞口過低不能立正。

「站好來！」呂斯培爾克干涉他。

他走出來，即把入口處擋住了。

「他此刻有什麼事做？」呂斯培爾克問道。

「此刻大家在早飯休息時間，中尉。」

「多少時間？」

「準確的規定是沒有的，因為此刻本來也是睡眠的時間。」

「爲什麼是現在？」

「因爲他們夜裏運輸東西的緣故，今夜要運鐵軌和中號地雷，是爲愛李薩辨脫高地後面的地雷用的。」

「運多少時間？」

「從半夜到天明。」

「那一定是他們故意遷延的！」

「地雷是很重的，而且要小心的搬運的。」

我覺到呂斯塔爾克想再加改正，然而他對於這種事情知道得太少了。

「壕溝勤務的下士」高長的單克爾報告道。

「你今天已經洗過了沒有？」單克爾的面部實在污穢。

「沒有，中尉，我們壕溝裏沒有水。」

「那不能算理由！那個要水，即可找到一點——我的親愛的冷，這樣是不行的！我們決不是嘍囉，是有威信的一連！」他自己也像在作賤這句美語。

「我們到一處崗位來。那是一名紅臉頰而年輕的傢伙，他立正報告，呂斯塔爾克走上級子去把手臂放在他肩膀上。」

「瞧，把你這裏應留意的事指出來！」

哨兵說明了。

我們前進。

「你的一排人都應這樣，如此精神和嚴肅！」

「這是我一排的陣線的右面境界，中尉！」

「我和排長於十一點鐘，在我的休息壕裏面說話——早安！」

我和單克爾回來。

「這個人並不難應付，」他笑道。「我不久即可以知道他什麼時候出來，即派漂亮的人去站崗。」

十一點鐘時我們排長們在他休息壕前面會合。他以各種誤會來非難了我們足足有兩點鐘的時間，而且列舉了改變的話。

最後是把我們放了。

「我們在這兒應做些什麼事，少尉？」我問我們第一排排長。「這樣是不行的，在這個系統中連睡眠都不能够了。」

『可以說是，但是各人做各人的，』少尉笑道，脫來潑胎也笑。我無心笑，我替我的人擔心，叫人怎麼辦呢？服從是當然的，然而也該爲部屬着想。

五

呂斯特爾克的一部份規劃實在不錯，這是我該諒解的，然而同時到處有一種不誠實的情形。呂斯特爾克果然不願看見在這種情形中間，那些最切要的改革——尤其是在我看來——休息壕裏的事都擱置起來，一切只做當面的工夫。

我們各個排長，同樣的是班長們，只要做得到的，大家就背後弄他，尤其是他不在外面的時間。夜間他是始終不出來的，因爲他是夜盲。

他本人自然也覺到這一點，想設法在士兵中找他的信仰的人。霍夫，哈爾登斯坦和單克爾對於親愛和大方的話是不接受的。然而那年輕的海納爾對別人總是很誠實，而對他很冷淡。他假如遇到不合於自己的事情，有時也是很粗魯的。他的大的蔚藍的眼睛裏面自有可愛之處，假如是必要的時候，大家愛護他，當必要的時候，大家要去愛他保護他的原因，即在他的大的和蔚藍的眼睛裏面。他並十分漂亮，然而沒有人能够看破他那雙有光眼睛的戲法的。對呂斯特爾克也是如此。他不久升他爲一等兵，又不久即補爲下士。海納爾對於升遷自然很歡喜，然而他絲毫沒有覺得對呂斯特爾克有個

人的感謝，這是呂斯塔爾克所不懂的地方。

不是個個人不爲利誘的。呂斯塔爾克替那般他所歡喜的人設法添置新的服裝，而這許多人中間，就是相信他的大話者佔多數了。然而在他的相處親密的人間並沒有能幹的人。此外，他睡眠很少，常常從早上六點鐘工作到午夜過後。這些時候裏面他和別人談話——喜歡別人去聽他的話，陶醉他們，使他們驚異他個人的組織——對他上級官長寫長篇的報告，他好像把報告的內容說給他的傳令兵——或者其他當時在他那邊的人——聽，藉以指示他的好處，更制定訓練計劃，簡單說，願及各種各樣的事情。

我並不用驚奇，而以冷靜好奇心來觀察這樣的事情，看這個人始終在單純的好名熱中，冷酷的尊嚴的怎樣去從事這樣繁重的工作。

## 六

時屆冬令了。

牧師希來希胎是不在這兒了。一名年輕的副牧師爲替他而來。他從前是我們一團的一名副特務長，他依然穿起制服來傳教，他不拿上帝爲甚麼要允許戰爭的問題來苛責我們，他很質樸的而且很有趣味的講述聖經，因而他能獲得大家在宿營裏面也常講到聖經的結果。

這位副特務長以後受了重傷，又有別人替他，那個人是從未到過前線的。是一名有趣的人物。

『皇帝本不該開始戰爭，他在某次說教時說過，過了不久又說：『皇帝開始了戰爭。』』

這個人的說教並不使我生氣，我在裏面找我的消遣，設法找出他如何下結論的方法來。有一次他說：『爲皇帝與祖國而死，原是你們的快樂！』

這位傳教士一點不知道我們對於戰爭的感覺嗎？他以爲戰爭是爲好嗎？爲何他又在講臺上暴露戰爭的弱點呢？

這一次說教以後，有一名我不相識的軍官來解釋戰爭與我們要比利士的用意——什麼？我們要保存那倒霉的比利士嗎？因爲某種外表的利益而以這一個國家來自苦嗎？——我們的軍官們不想他們因此可使我們對於戰事能够發生更好的趣味，更不想他們把自己的擔負駕到我們身上來嗎？我墮入沉思中去了。祖國是甚麼？無所有嗎？是已經陳舊了的成語嗎？然而到底是有對象的，我大概也愛它的。

七

有人說三月間有一次德國兵的進攻，我也以爲然的。呂斯培爾克已經把全連人訓練好了，也許真是全團最好的一連，準備得比我們一九一四出發時要充足。



忽然又說是中尉又調到高級幹部去了。他自己攢營的。他就是爲此告假。然而他想在他離職以前再有一次大規模巡邏爲的要收集俘虜。隨後全團爲預備進攻而退出前線。

呂斯培爾克叫在後面林中宿營處建築演習的工事，是依飛機照相所攝的敵人壕溝而仿造的。挑選出來的人可以在這兒練習。

霍夫到我這兒來：『我不去幹。』

我很驚奇。他是全連第一名巡邏隊長。

『怎樣的呢？』

『中尉把計劃指給我看，我對他說：我不相信這件事情；要的人太多了。』他笑。

『你知道別人那個去呢？』

『他招少尉林特奈兒當隊長。此外有梅納爾單克爾的衝鋒隊和其他各排的幾個人。也有工兵參加，以便摧破法國人的鐵絲障礙物，另有許多砲兵，炸彈隊以及機關槍隊也加入射擊。』

我不必去參加。我冷然想。

巡邏的晚上到了一顆光彈升起，槍砲聲起了。——我想，一顆光彈和槍砲聲同起於衝鋒的地方，實在是一個錯誤。一個聰明敵人即刻一概都知道了。

落着聲和狂吠聲從後面過來。

Chaoh——Chaoh——Chaoh——<sup>Sot</sup>重着發彈從空中緩緩地過來，在寬廣的炸裂聲中炸開了。機關槍格格的聲音從後面起來了，我雖然知道他們有意向過高處射，只爲擾亂別人，過了幾分鐘了——太多了！太多了！做不到！——我看衝鋒隊走壕溝裏上來，正在這時候，子彈還是不絕地發出去。

一聲嘩喇的聲音在不遠處，那是鐵絲障礙物的崩炸聲，還是法國子彈的落着聲呢？

啦姆姆！啦姆姆！啦姆姆！法國兵的密集火力參入了，并且非常猛烈。

我興奮得發抖了。海納爾，單克爾和我的一排的大多數人都在前方。

有人跳進壕溝來，其他人隨後來了。

『有甚麼事？』單克爾叫道。

『爲甚麼叫我們回來？』海納爾問道。

『你爲甚麼不去進攻？』呂斯特爾克叫道。

『少尉林特奈兒在前面叫回來回來！』海納爾說。

林特奈爾跳進壕溝來，我們的四面火力很密。

『我沒叫回來！但是工兵叫了，因爲障礙物還未炸去。』

『那末此刻上去！』呂斯特爾克氣憤憤地喊道。

「衝鋒隊已經準備好了嗎？」林特奈兒問道。

「不，此刻通通亂了！」單克爾自辯的叫道。「我這兒只有兩個人！」

「你把別人叫過來！」呂斯特爾克叫道。

「少尉！」海納爾安然的說道。「這是失敗！」

「沒有失敗的！」呂斯特爾克叫道。

「少尉！」單克爾說。「事情安排錯了。」

「你們到後面！」呂斯特爾克一面叫，一面走了。兩邊的槍砲聲愈加猛烈了。

拉姆奔過來：「營長要知道俘虜了多少人！已有結果嗎？」

「全部失敗了！」

他瞪着我：「怎樣的？」

我大聲的對他吼了幾下，一顆光彈上升，是終了的記號。

「高級幹部將要大發其怒！直至軍團司令官爲止，將全部爲這件事情而波動。」

拉姆奔去了。

火稀了。我一排有兩個被法國兵的密集火所傷了。

拂曉時一名傳令兵來。

『請特務長到中尉那兒去。』

我看到他屈身坐在一張椅子上，懶揚揚地站起來：

『親愛的冷！有可能再招集人來明天夜間試捉俘虜嗎？』

『是不是依舊用砲隊和機關槍來幹呢，中尉？』

『不，我們必須絕對秘密去試一下。』

『那末我來巡邏，中尉——可以把飛機照相給我嗎？』

『你要用的東西儘可以，親愛的冷！』

我先看飛機照相，照相清細得連鐵絲障礙物都看得清楚。我在一處向前的壕溝轉彎處找到一個小小的擴大處，依樣子看來是崗位，不錯的，這個崗位在敵人的壕溝系統中離我們的壕溝很遠的地方，大約有七百米突，然而這個仍是有好處，因為他們可以不防敵人的突擊。

我到霍夫那兒去。

『你永世不會聰明的了！』他說。『爲呂斯塔爾克，這只狗，我一個手指都不和他接觸！爲你，我須一同幹，我這兒還有一個人，勞哀鞋兒，他雖然並未練過，但他有力氣和理解——你怎樣想法？』

『我想用兩個人去襲擊那步哨，現在我們三人好了，再要四個人去把守壕溝，免被敵人襲擊，我有

幾名年輕的傢伙，他們可以幹這個。」

到天明之後，我從高地上的壕溝裏面察看法國兵的壕溝，觀察砲位的軍官供給我一架雙筒遠望鏡，我必須把地形的各點記下來，一點亮光在地上，——亮光從何而來，我看不出來，——再呢是一處窪地，大約有幾只手掌寬度的深淺罷了。窪地趨向一處鐵絲障礙物的角上去的，我們必須從障礙物薄弱的地方入手，再有大約三十步即到崗位了。

下午我睡一覺。

將近十一點時我們發動了。

我去穿毛線衫，襪子翻在褲子外面，一支小手槍和一把刀藏在褲子袋裏，哈爾登斯坦和勞哀鞋兒兩人身材偉大面貌猙獰。

我們三人輕步在前，四個矮小的人帶了步槍和手榴彈跟在後面。月光皎潔，地面是冰硬了，長大而被冰結了的雜草只要一接觸即發出乾脆的聲音來。

我們一個一個依次越過四重障礙物的地帶，那邊有一名死了的法國兵，或許去年春天的，不臭了。在這兒陣線前面，我方才告訴那些年輕的人們，是沒有偵察過的，我們在同一晚上必須一面偵察一面進攻。

月在兩三點鐘裏面就下去了，直到那時為止我們極力緩步掩進。

月光照在我們臉上，因此他們不會把我們看成陰影的。

我向前掩進，隨後倒下地去爬。我門必須在第一道法國兵的障礙物那兒停止。月依然站在前面。障礙物太堅實了，不能不引起注意而越過它。哈爾登斯坦向右面爬，找到一處打壞了的地方。我們把其他人留下來，自己望前爬，很慢而且不時靜聽。脚步声和對語聲。依月的位置看來是一點鐘光景。我以為在一處地方的舉動已被看見了，可是不完全確實。又是脚步声。那一定是復班了的哨兵。

我們停下來橫在地上，直到月落為止。月落後我爬回找其他諸人，先穿過障礙物，再沿第二道向後面去的障礙物前面走，大約五十步，法國兵的壕溝在左邊與障礙物一樣向後去。哨兵來往蹣跚，咳嗽聲，只有一個人，在黑暗中看不見東西。

我們很慢的在哨兵前爬過，再過約二十步即遇到哈爾登斯坦。

大家向左轉。我找障礙物的空隙，大約費了一點半鐘。我們此刻必須因為下次換班而謹慎。依然從障礙物爬，最後找到一處鐵絲較稀的地方。在這兒靜臥下來，決定兩人向右面去把守。其餘兩人沒有一定的任務。因此他們被剝下來了。原來他們必須向左邊把守的。然而為要給他們任務和替他們派崗位，我勢必又同他們一起經過哨兵前面爬回去，再爬前回來。又要去幾點鐘時間，而到那時怕已不能再好好的實用任務了；我們此刻已經凍僵了。

壕溝裏面許多人的脚步声。他們在詛罵一件事情。三個人的聲音；也許實際人數比這個多。他們要

做甚麼？他們在我們右邊不遠處停住了。那邊也許是雙崗。那末我們必須走兩個崗位中間進壕溝去。又是腳步聲。兩個人。左面也是一處雙崗嗎？他們走我們前面過去了。

咳嗽聲。

談話聲。那是換班。

兩個人的腳步聲，然而向左去。爲甚麼他們不走原路回去？過一下要回來嗎？

我們靜臥。我把手放在褲子袋裏好不致再凍僵了。四面依然寂靜，只有斷續的咳嗽聲。此刻他們不得回來了。或許他那兩個人必須在壕溝裏走一節，再經其他的壕溝回去。

我推動哈爾登斯坦和勞哀鞋兒。哈爾登斯坦起身來，其他諸人也起身來。

初初小心地穿過鐵絲。

我奔向壕溝。

我後邊一個人倒了一個人在笑聲中踉蹌出來。

我跳入溝去。哈爾登斯坦和勞哀鞋兒緊跟在我後面。到崗位只有十五步的距離。我們奔過去。

前面有聲音。

一槍從後面過來。

崗位是空的，只有一顆手榴彈。哨兵跑出來了。倒霉的笑聲！

我爬出壕溝向左。

兩槍幾乎同時從後面來。

我奔向鐵絲障礙物。

兩槍從左面過來！

穿過鐵絲！

一個人在我後面低聲哀告。

我已穿過障礙物跪下去。

一槍！

所有的人都來了。一顆光彈向上升起來。

我們大家都倒下地去。許多子彈過去了。他們大約沒有看到我們。

又是一顆光彈。又有兩顆子彈和大聲的狂縱的談話聲。我們還未曾出險。他們可以在前面障礙物

附近把我的們的去路堵截了。然而那樣於我們或許是有利的。我們七人或許可以向我們的壕溝方

向衝過去。

光彈閃閃發光。我向前面鐵絲障礙物爬過去。一個人向我走來：

『來都腿上受傷』



『他能同走嗎？』

『能够』

我們並不受困的穿過前面鐵絲障礙物，挺身前進，來都跛行。我到此刻才知道我凍得如何。

『我再也不和這些不能自己振作的年輕傢伙同去巡邏了！』哈爾登斯坦咆哮道。

脫來濺胎站在我們最前面一道壕溝前。

『不得甚麼？』

『一點也沒有——只有一名傷的人——你們到自己休息壕去！我須到中尉那兒去。』

呂斯特爾克睡熟了，被叫醒來，我報告。

『那是最後的希望，』他說，『沒有法子，明天我們調班了。』

## 九

第二天晚上我們調班了，出發到駐紮地去了。我很疲乏。

調班後的第二天早上我們在兵站前面站隊預備出發。那一批於新近大規模的進攻時失敗了的人還未從他們於作戰以後休息的地方，美寧枯 (Meninge) 到這兒來。

『莫名其妙！』呂斯特爾克說，『半點鐘以前他們早該到這兒了！——但是他們不到別個時，就把

他放在一處不理他！——特務長，你轉言過沒有我以後不願再和林特奈兒見面了？」

「說過了，中尉！」

呂斯塔爾克已經早向我們說過分別的話了。我們站着候巡邏的人，枯樹中間的草被踏平了，車輪的痕跡和靴印都形成硬的邊線而凍結起來了。

此刻單克爾走樹林角上轉過來了，領口袒開，槍枝高得過分的背上，其餘人也在望了，各人都隨意滑走。一個人的鋼帽戴在頭上，其餘人都拿在手裏。

我從未看到過我的人，是如此的，那一定是有意義的。

「假如你的連長和你不在一處時，你不能整齊地帶你的部下嗎？下士單克爾？」

單克爾使大家立停把隊伍排好。

「一個人還是把鋼帽子拿在手裏，下士單克爾！」

「林特奈兒的巡邏隊已沒有少尉林特奈兒歸隊了！」單克爾報告。

呂斯塔爾克默然看他。

「我招你們來！」呂斯塔爾克道氣的發抖，「因為我要向你們告別！我算過，以為你們一定是照我所教的法子歸隊的！」呂斯塔爾克忽然鎮靜，「無論如何，你們——這個我知道的——對於失敗是沒有過失的。一名好的引導者萬事都可以做到！人可以向一個敏銳的人要求不可能的事情！向卑怯

之徒是任何事都不可能！——今天，你們的領導者不够資格；不然我們早已得到俘虜，殊功和名譽。卑怯把一切弄得毫無結果！」

呂斯塔爾克騎馬走了，連上人各人自語。

「是，」我聽到一聲年輕的聲音，「少尉林特奈兒對這件事有過失。」

「別開口，假如你懂不！」單克爾說。「那個卑怯臨陣退却？」

「大家肅靜！」連特務長說。「全連立正！」

他向營長報告，營長即刻與拉姆一同騎馬到來。

「少尉呂斯塔爾克在那兒？」

「方才騎馬走了，少校。」

「你沒有把我今天他要離開你們的消息轉達給他？」

「自然，少校，而且我曾經向中尉再次討論提及過的。」

少校轉頭向拉姆低聲說話，轉過馬頭，咬緊嘴唇騎馬走了。

「第三連！」拉姆吼道。「我又接收我一連了！我希望你們大家和我一樣的歡喜！」

我們開走，因為拉姆又來當我們的連長了，全連歡悅，走了好幾點鐘的路之後到一處車站，在這處

車站上上車。

拉姆把我帶到邊上，正要對我講話，林特奈兒奔過來了。

「請你原諒！」他對拉姆說。「我可以與冷說話嗎？——那中尉叫我卑怯者流，是真的嗎？」

「是。」

「我怎麼辦？」

「少尉向我們的新連長去說！」

林特奈兒到拉姆那裏去，他們同到少校那裏去。拉姆回來，他是有心事。

此刻他該明白我爲何如此厭恨呂斯培爾克。

火車來了，我們上車。

## 一九一八年三月進攻之役

—

傍晚時我們停留在一處有樹林的山谷裏面，下車來，步行到前面的村莊裏去。我們在那邊留了兩天。早已對我們說完了，我們從此地起將專門夜裏行軍，向進攻的軍團集合地進發，如此可使敵人的飛機不致覺察如此大量隊伍的集合。

我忽然回想到哨兵回來時那種種胡幹的情形，更想到單克爾當襲擊失敗回來後向中尉大膽的答話！我以為在德國軍隊中暴動是不可能的，然而像那時的情景，總可算是已經到了暴動的地步了。大規模的春季進攻須將戰事結束，否則呢？——戰爭總不能成一種經常情況，各個民族互相間在某一個時期中自然會結合起來的。

★ ★ ★ ★ ★

我們一夜繼一夜的前進，白天休眠，白天不能多睡，舉目無所見的，成狹縱隊而行，軍實在使人累乏。我們連上有一個哀爾支山人（Erpschirger）——哀爾支山（Erpschirge）位於薩克遜與勃門兩省中間，一百三十啟羅米突長，七百至八百米突高——譯者）他是一名已經較老而醜的人，當全連人困乏的時候，乃是牠開始歌唱之時，拉姆容忍他當唱歌之時走出隊伍來在旁邊奔跑，他在歌唱時能創造小曲，連上的人大家歌返鄉之歌。

『杜鵑的叫聲起時，

一切將又歸於好，

一切，一切，將又歸於好。』

大家唱得豪興勃發，引唱者並不容易；因為假如有運輸的工具對我們迎面過來時，他須得隱身在隊伍後面，隨後又奔到前面來。

在他的曲子裏還有一些特點：曲調完全不同，他又隨唱隨編，而所編的曲調又很合我們情調。我想和他接近，然而他並不是一個易於接近的人。他的面容總是單調的，既不正經，又不歡諧，而且他除了自己班上的人以外，絕不顧問其他的人，他本班的人便是他惟一交往的人了。

二

我們到一處披卡兒地的大村莊上，我們留在那裏，並且在那裏練習。（按披卡兒地 *Pisario* 是法國西北部海邊上的省名）

我的部下有二個人把皮靴的底切了下來寄到家鄉去了，因為那邊已經沒有皮革了。我把此事報告拉姆，他下令檢閱全部靴鞋。在別排裏面，只要是年事較高而有家長地位的人較多時，短缺得更多。有的很公開的說他們不願打成殘疾，他們將及時退出。

我覺到下士單克爾已經毫無過失了，從那次放哨以後我即對他有許多不信任處，到此刻，只有有事使他愾怒時，野性稍稍發作。

哈爾登斯坦與勃賽爾交好，那是一個身材短小，活潑，三十上下的人。勃賽爾曾經當過侍者，除俄國以外，歐洲各國都到過，這個剛剛使我掃興，因為我常歡喜聽到這個國家的消息，俄國的一切每有令人難以明瞭之處，尤其是此刻布爾什維克革命之後。勃賽爾也常常評論無聊的戰爭，而且說簡直罷

戰，不應參加。

我有一回向哈爾登斯坦說：「你爲什麼只和他交往？」

哈爾登斯坦笑道：「因爲那是全世界惟一的好人。他口裏只是如此說，然而假如事到臨頭，你可以看到他真是拚命呵！」

然而我漸漸懷疑戰事了。

### 三

我們在夜裏前進，來到一處工業區域。在我們前面的軍隊方才離開宿營地。我們進去睡覺。

我們白天和夜裏都留在這兒，除了知道我們是補充隊伍外，得不到甚麼消息。

第二天早上尙在晨光曦微中得到出發令。我們集合在一處狹街上面。

拉姆騎馬過來。

「第一次進攻勝利。英國人的第一道和第二道防線都在我們手上了。今日進攻第三道防線。第三道防線的壕溝依照飛機的報告只有到膝部的深度。」

我們出發，又是一個雲霧迷迷的早晨。

我們愈走愈近砲聲的所在了。我們前面遠處的天際浮有三個繫着的氣球。氣球離合不定，然而我

們總不能走近牠們，這是一個這三個氣球正在進行的表徵。

街道兩旁田間的車輛隊伍愈集愈密了。一輛開着的運貨汽車擦身過去了。

「你嚇，溜彈！」

四顆溜彈放在車子上面，向兩旁伸出車外。

我們停住了。左而較遠處有黑沉沉的人羣在那裏憧憧往來。那邊有斷續的炸裂聲。那是射大溜彈的砲聲。

我們白天和夜裏都留在這兒，支起帳幕。我有一張法國兵的前線地圖。我們從聖枯汀 (St. Quentin) 挺進。我們想穿過阿明省去分隔法國人和英國人的聯絡嗎？這是否能把戰爭結束呢？戰爭必須結束方好呵！

第二天我們來到一處空虛的防線上，這兒漫遠無垠和光無所有，只有壕溝。從前大家藏身在溝裏，今天都走在街頭，大家俯身看溝中。

我們把鐵絲障礙物交叉起來——這兒是探聽哨的地穴——我們走近英國兵的防線正在修葺街道。大家緩步前進，時常休息。

太陽下去了。我們到英國兵的防線上，兩個死人倒在一處壕溝裏面。

我們在一處有小河和平地的山窪裏面過夜。波形的白鐵皮縱橫狼藉，我們即用來搭我們蔽蓋。



此不遠之地有一處英國兵的宿營地，支有一座高而尖的帳幕。海納爾的一班搭起帳幕，他們已經找到新的上裝、靴子和修面器具，他們要把帳幕保留着。

『假如你們要把他搬走，』我說，『我覺得是對的。』

他們大概想我在我們的機關槍車上面替他們找一處安放帳幕的所在。第二天早上他們並未把它帶走。

我們走一架狹窄的木架橋上渡過一條小河。對面的河岸寂然斜升。那邊有一名已死的蘇格蘭人，身穿短的上衣、靴子和襪子早已脫去了。我的班上許多人已經都穿着好的英國的有帶皮靴了。街道左邊有一處孤獨的砲壘，旁邊有幾名已死的法國人。

我們又在了一條壕溝裏面住夜，對風的那一邊搭起雙重的帳幕來。

這兒全部地帶已經在一年之前被我們肅清了。我想或者又經法國人重行建築的，然而沒有人住此地，地面未經墾種。

我們到沙美之戰的廣場上來了。壕溝已經傾頹了，障礙物的鐵絲已經生鏽了。街道也從未整理過。我們在一處頹廢而荒涼的地方留了兩天，當着冰冷的寒風，死沉沉的勃冷森林厄立在一二啟羅米突的距離處，一九一六年我即在樹林前面受傷的。

第二天白天我們橫穿過沙美戰場的壕溝以後即搭起帳幕。一只死馬倒在那裏。大家集在這匹馬

旁，用刀去割取肉塊。

天色暗了，下雨了，我倒在帳幕裏。

「卸帳幕，即刻在街上集合！」

外面昏黑的很，傾盆大雨，大家互相叫罵，我班上的人呢？我。

最後來了一個人。

「海納爾班站在街上！」

「你整理完了嗎？」脫來潑特對我叫道。

「你以為是那個這是冷？」

「倒霉的黑夜！你看到我的人嗎？」

「沒有，我也在找人。」

三刻鐘後全連人站在街上，然而少了三人，裏面有人來找賽爾，他們大概乘紛擾時逃掉了。  
拉姆找不到，頭上大兩傾盆而下。

「營部在那兒？」連長總是這樣問。

「這樣倒霉的狗屁！」有一個人罵道，「營部該發休息命令不發而給我們緊急準備令！」

「嗚那有甚麼要緊？」

『有甚麼要緊？此刻我們可以在雨裏站四點鐘沒得睡歇！』

『噢，我們仍可以搭起帳幕來。』

『那真是黑夜裏的趣話了，倒在蔽蓋下面，而下面是爛泥！』

我們站着，任憑雨水倒下來，拉姆回來了，立在我們一起。

『我們明早進攻嗎？』

『我不知道。』

大家寂然，雨滴溲溲而下。

最後過了半夜，我們出發，雨止了。天上整片的白雲和我們對向飄游，有時月光能穿雲下射，雲是從海上來的。我走過許多村莊，有時有月光奔過田畝，我常常夢到海，也許我們會到海邊，海是怎樣的？

#### 四

天色在渾濁中漸漸亮了。

我們走過一處大，而且依外觀看來是富有的村莊。到村莊的那頭在一處有鮮綠色的冬季穀類的田間轉向前進，我們在那裏掘了平坦的地穴以爲休息和安睡之用。

『我們今天進攻』拉姆說，『有一部份得劃出來充特務隊，這樣方能不致像從前一樣，於第一次』

進攻時全數出去。我在脫來撥特的排長那裏已經決定了，你的一排裏則虎弗必須剩下來。」

海納爾來了：『我的人給你帶一瓶葡萄酒去了。』

『你自己呷好了！』我說，我在進攻之前和清早沒有心飲酒。

『不，一個人呷實在太多了，假如你不呷，他們就不呷。』

『噉，好罷，我謝謝你們，』我一面說一面想與渥爾夫和風克分飲，然而他們也有幾瓶了。於是我即倒在我的行軍酒杯裏面。我看酒很濃，我們面前有法國小飛機盤旋翱翔，用機關槍射擊，有時也向我們射擊，然而我覺得這個並不危險。我把全瓶酒呷完了，把背包枕在頭下，蓋好被蓋，在狹長的地穴裏面睡熟了。

★

★

★

★

★

我醒來聽到：

『你要馬匹在這兒幹甚麼？』

『特務長派我到前面來，因為有進展了。』

『是的，進展了，然而我們正在衝鋒，』渥爾夫笑道。

『啊，原來如此？』他牽了連長的馬走了。

我四面看了一下，他們在收拾背包。

「特務長，我們得立十分鐘。」風克說。

我急忙起身來，卸下外裝，收拾背包。

我們靠向本營的其他各連。我的尿包覺得漲緊了。那是倒霉的酒作祟。然而我不願在全營人面前解小便。他們像是說：大家看，他嚇出尿來了！

四面的軍隊都準備進攻，一概沒有絲毫遮掩的預備。和日當空。

左邊街邊上放有許多砲，成爲前後接着的三列，從短粗和細長的起至重砲爲止。一羣擠得密沉沉的，懶意疲乏的人，大多數是輜重隊，對我們準備的陣地看着。

我們一連在最前面，左邊是第一連，右面是不相識的一師。

「本連的分配：右翼是冷，左翼冷克諾爾，後面是我和桑得可冷。和其他部隊聯絡的是冷——你看那邊前面！這兒前面首先是冬季穀物的田畝，隨後在三畝羅米突之地一處樹林，在樹林邊上，你看到中間有不同的顏色：左面帶橄欖綠，忽然變成粉綠色。那是我們的目標。幾分鐘內即須出動了！」

我把勃冷特和他的輕機關槍支配在前面，我即在他後面。其他各班在我後面左右兩翼作後殿。列成密集的縱隊。

「歸隊！」拉姆叫道。

「開步走！」

左右兩邊大家出動了，右面是展開了的散兵線，我們這兒是密集縱隊，極左面是不規則的人羣。我的左後方則接拉姆帶了他的傳令兵，兩架補充用的機關槍裝在由修兵器的頭目的助手拉着的小車上面，隨後過來，再後面是桑得可冷的一排，再呢，是第四連，重機關槍和炸彈隊。

這是大規模的進攻！我想，最少有三師人，然而這樣大隊的人羣使我心寒，爲何我們的砲兵不開砲？那邊有三三兩兩的步兵過來，我想他們是神經過敏，因爲他們在這樣距離上面已經射擊了。

地面漸漸低下一片整齊而深陷的平地橫展在我們前面，地上有一處平坦的壕溝，然而而是空的。我們走上別的山坡。

槍聲忽然密起來了。

勃冷特帶了他的人及機關槍奔了；他們在上面不見了。

我向四面一看。

『我們稍向右展，』我向風克和渥爾夫說，『好讓我們不致靠近機關槍而使那邊的人羣更加密集。』

他們點頭。

子彈在我四面炸裂了。

我已看到樹林外緣在四百米突處，或許不到此數，我們奔跑。

勃冷特的機關槍在左面射擊，我想經過那邊奔到對面去。  
劈拍，拉喔，呼呼。

我倒下去，我沒有長槍，只有手槍，手槍在此無用處。樹林邊是凹凸參差的，剛剛對着我們的是一處尖角，假如能佔據這個尖角，那末即可控制全線了。

一個人在我左前方倒下去了，那是倏小而臉圓的可哀兒馬支。

「我受傷了，能回去嗎？」

他血流滿面。

「你把你的長槍和子彈給我！」

他把子彈丟到我面前。

我覺得離樹林尖的左邊半步之地有一道薄薄的煙霧，那邊有一個人，在開槍，我瞄準了，大約三百米突之地，他至少在離地三十生的米突高度處開槍。

右面奔過兩個人來，倒下去了。

勃冷特和他的機關槍落後太多了。

「機關槍班勃冷特前進！」我吼道。

「司！一顆子彈緊貼着我的耳朵過去了。」

沒有意思！我心裏想對他們說，他們即前進嗎？不，自己前進！

我起身來奔向前去，很遠！我想當奔跑時我不辨槍聲的來處。

向上邊一顧，我已經走到我們的散兵線和樹林邊緣中間來了，倒霉的一個人！我一面想一面倒下。

子彈像鳥一樣走我頭上和四面飛馳過去，我不知道甚麼是德國的和甚麼是敵人的，又見到樹林尖上的輕煙。

我瞄準，我那時非常鎮靜。

我重行裝子彈，向一手掌遠的右方瞄準，不過是一百五十米突的距離。

克呢潑司！我把彈匣推開，空了，摸一下衣袋，忘了把子彈塞在裏面。

一顆子彈落在我前面半步處！

我把頭低下，不能開槍了，只有裝死！我把頭在鋼帽下面向右面傾斜倒在地上，看到面前有各季穀物的綠莖，後面有一處低窪，我不到那邊有甚麼較遠處橫的有德國人，大概在離樹林五百米突處，他們不過來，一道完全佔據着的防線，沒有砲火助勢而想越過平地去奪過來，是從前成功過的嗎？！什麼時候天方黑呢？兩小時內——而此刻我的尿包漲得好難受呀！這時候實在忍不住了，我把屁股聳起來想撒尿。



又有一顆子彈緊靠我前面。

啊嘿，任牠流在褲子裏面嗎？潺潺的流出來，一瓶酒。我的腿熱而又冷。這種小孩子的勾當！

我聽到左面有脚步聲。

我舉頭看去，是哈爾登斯坦。一個人倒在我身旁，那是勃賽爾。

「給我些子彈！」我叫道。

他丟了一些給我。

「開槍！」我叫道，「有人過來了！」

大家開槍。

哈爾登斯坦已到樹林邊前五步之地了。他在那兒轉向我們倒了下來，對我們看着。

左面又有人過來。

我起身來同他們一路走。

槍聲雖有，然而漸漸稀了。

我看到樹林尖上有人奔出來。

我擎起步槍，開槍。那個人倒下去了。我把他打倒了，我這樣想，然而不覺得怎樣。

哈爾登斯坦受了輕傷。

一條像浴盆一樣的壕溝在樹林尖裏，裏面有背包和罐頭。有的人想拿來作紀念。

『留在這兒！』我說。『我們還未佔領到陣地，十分留心！擎槍！這兒穿過樹林！』大家小心前進。

左前方忽然有一條壕溝，法國人舉手向上。

『放下來！』我一面說一面向後縮。

他們跳出壕溝奔向我们過來的一邊去了。

一顆步槍子彈來的很近。

我們繼續掩進，勃賽爾緊靠我旁邊擎槍在手裏。

我們來到樹林的那一邊，一道窪地橫互前面，對面高處的山毛櫸林子依坡斜聳，後退的法國人從草地的高坡上不見了。

我在窪地裏面留住了，帶了五個人前進是無意思的，屬於左邊鄰近一師的幾個人和我們的一枝輕機關槍連同兩個人正走過來，他們很疲乏地抬那重笨的傢伙。

『其餘機關槍呢？』

『都丟了，拉姆也受傷了，冷克諾爾死了。』

我把人數重新分配，又前進。

啞姆姆！啞姆姆！啞姆姆！在樹林中，在一條線上，很密！

『跑步！』我吼道。

一顆溜彈落在我們前面兩步之處。

我把步子放慢一點，腳上被刺一下，我看一下：皮革撕開了，上面有血。

『要我來包裹嗎？』勃賽爾叫道。

『不，跑向前去！』

我試用腳跟來走，可以。我跛行回到窪地來，一個年輕人到我處來。『又是這樣相見了。』

『你是那個？』

『我是第一連的，然而我是常見你特務長的。』

他受傷在脛部。

『第一連怎樣？』

『我們的連長是死了，他是倒在街上機關槍那裏，所有街上的人都死了，那裏還有甚麼人？我是知道，——不多。』

我們一起跛行。

四個法國人肩頭上擱着一塊寬的木板板上坐有一名德國的傷兵，他們很和順地抬他到後面去。右面稍遠處有溜彈炸裂，那兒也有步兵的火力。

我們到樹林邊上，法國人以前是從這兒打過來的。冬季穀物的田原橫在我們面前，上面的死者像半截的槍靶一樣。哈爾登斯坦已經不在那兒了。海納爾仰天橫着，兩眼張得很大。他正動彈手臂，我跪下去捏他的手，他不看我。

「海納爾，」我說，「你不要怕。我在這裏。」他動搖，直視天空。他腹部受傷——啊，我幫不了忙！——沒有人悲傷他；他沒有家族——假使他有什麼人，又有甚麼用處呢？

我繼續前進。桑得可冷的鋼帽前面有一個洞，此外兩肘上也是如此。單克爾半身臥在地上，一只手伸在腹下。風克和溼爾夫看不到。

我向村莊進發，有規則的一顆溜彈落在一月田裏。

又有一個人和我們同走。他下膊受傷，怕溜彈。

我們跑步，大家這樣新鮮，來到一處墓地上。那邊有兩個醫生在細裏，被傷者圍得緊緊的。

「你傷那裏？」那個從前替我檢查肺的軍醫官隔着許多候診的人叫道。

「足部傷，軍醫官！」

「即刻到戰地病院去！」

虎弗走村莊的街上跑來。

「你在這兒嗎？大家都說你死了！——我把戰地病院指給你，給你烤一只雞；我們有的是鷄！」

「你知道風克和渥爾夫嗎？」

「好的風克是死了，渥爾夫我不知道。」

天色漸漸暗起來了。

「這是戰地病院，我再到這兒來接你。」

我進一間房子，裏面有幾個人站着。右面角上電石燈下像是在交換繃帶。我看那些人，我看到一個全部被燬了的面孔，鼻子和口唇成了一塊血團了——而且那是渥爾夫的眼睛，這雙眼睛正悽然的看我——他怎樣能再繼續活着和直立着呢？我看他，想問他，但是他不會回答。我坐在箱子上面用手去摸我的靴子，我必須把它切去。夜間切靴子時我忽然害怕地想到渥爾夫——他反轉不能吃東西了。他兩三天裏即要死嗎？

我又去看他時，他已不見了，我輪到醫生來診察了。

「深劇的炸傷，溜彈屑像是在裏面。我們在這兒不能夠動手術，你必須自己去找一處大的戰地病院。」

他們替我包好，給我腿上打了一針。

虎弗即刻又來了。我用赤露的足跟走路比以前着靴子好走些。他引我進一座大房子去。

一盞火油燈在一間矮屋角上發光。到處掛的有各種器具。那大概是一座毛織工廠。

虎弗急忙拉我向前，又把我放了。拉姆坐在這兒右臂紮裹好了，左手攪平底鍋裏的鷄腿。他把叉子放掉，伸左手來和我握手。

虎弗取葡萄酒來。脫來潑特坐在一起。我們吃東西。雞裏香料加得很多。我很渴，呷葡萄酒。

我此刻也覺到我很奮興。腳裏抽痛起來了。把它擱高在椅子上。然而痛得更兇了。

虎弗爲我在一堆羊毛上面做了床鋪。我倒下去。

半夜裏因爲痛得週身關節發抖，醒來。

我把腿高舉了。

我起身來，到處跛行。

又倒下。

最後我坐在一張椅子上面，把腿放在別的椅子上面。我這樣失望地候天亮。

## 五

第二天和拉姆開始我的經過荒涼地帶的旅行。年輕的脛部交傷的傢伙也好了些了。他在左面跛

行，我在右面。我的腳跟自然是不習慣於赤腳走路的。時間愈久我自己愈覺到白聖街上的石塊。降微雪了。被俘的法國兵沒有人押送同我們同路走。他們幹甚麼？前面是火線，地方是荒涼的，沒有人住，而且沒有東西可吃。

我們在一處戰地病院裏面得到一些湯呷，即被送到遠處。脛部受傷的人叫餓。我吃的少，口渴。我們走在一條寬大而舖有石板的街上。石子很硬，而且有些頂腳。

我們到一處小城市來。呼呼的聲音斷續而來，隨處落下去了。我們問戰地病院所在地。到我們到那兒時，一個看護者說：

「我們不能收容病人了。有命令叫讓病院空着，因為子彈常常向這兒過來。」

「我們該到那兒去呢？」

「我不知道。我只知道這條街是向後方去的。」

我們再走。拉姆覺得頭暈，而我呢，腳尖的痛苦使我愈加不便了，我覺得血滴在腳底上。

我們必須常常坐下。我的褲子老是沒有乾。

傍晚時我們到一處村莊。拉姆和我全無知覺了，那個年輕人使我們在一處門關的兩面石頭上坐下。我雖然覺得這事情可笑，然而我不能笑。

我對於那一夜的屑瑣事情記不起來了。

總之我做了一夜的夢。

天將亮時覺得清明了些了。呷咖啡連別的東西一起吐了出來。我不覺得有熱的感覺了。我淒然地看那光無所有的風景，覺到無力步行。

幾輛運貨汽車駛過我們面前，拉姆叫住一輛開車人罵我們，只管開走了。

拉姆又叫一輛。這些人連回都不回一聲。我看到拉姆的口唇顫動。他氣得幾乎哭出來，面色非常慘白。脛部受傷的人很新鮮，走路時幾乎全不跛行了。我低聲對他說，他該再試一次。

『我來試一下，』他低聲道，『你坐在這兒街邊上！』

又有一輛汽車來時，他倒在街上，將雙手展開。開車者將車停住。

『什麼事？』

『把那邊兩個人載走！』

『你不能隨便擋我們！』他們罵道。

『沒有其他方法可以和你們接近呀！』他笑道。

他們罵他，然而幫我們走進車箱。於是車子顛撲轟隆前進了。我的腳靠在顫動的木板上面。我把它伸回來放在左膝部上面。然而位置太不穩了。我把腳棒在手裏，更不好了。

『你等一下，』年輕人說，他坐在車壁上，把我的腳棒在手上，攔在他的膝頭上。那真是好事情，大概



多半由於他的慈善心腸，而非由於較好的位置。

我們這樣到了聖枯汀，再用載輕傷的車子前進。我到幾處病院，到處用X光照我的腳。

「艱難的手術！你看，你已到一位專科醫生那兒來了！」

幾天後到後方病院，又照X光。

『送到手術室裏！』

看護把我帶進去，被洗乾淨了，腿上打了一針麻醉劑，很痛。以後的一針痛苦已經少了。

女看護用一塊布把我遮起來，使我不見東西。

我覺到醫生在切割。

『讓它開着，看護婦！所有東西都在裏面，一片很大的溜彈屑，骨片，一塊草皮和羊手，或許是襪子上面的東西。』

## 六

治療需時很久，一塊一塊骨片繼續着化膿了。取出來，醫生每天用鑷子從創口中拈出很多塊粒東西來，隨後把棉花塞進去，好使不致結合太早。我得到一條木支柱，很疲乏地，難得這個來走動走動。

『那邊軍官房裏昨天起有一個少尉拉姆，』看護說。『他問你。』

我跛行過去。

拉姆面色慘白的睡在床上。診斷的結果是說他的手臂裏一支神經打斷了，因此有將神經的斷端縫合之必要。他曾被施手術，手術後非常痛苦。

我有熱，以後幾天裏我總是睡在床上。換繃帶時醫生忽然說：『又有惡魔來了，一塊碎片遊在這兒，將走這兒出來。』

他用鑷子擦一處皮上，覺得痛。

『看護，送到手術室去！我們將皮膚稍稍切開，那你就再不會有碎片和熱了。』

七

治療創口真痛。我有過幾次熱，通常睡在床上。有一處成了管子，這個管子時常化膿，由此常有骨片出來。

一天下午恆賽爾來了，坐在我床上。

『我以爲你在前方！』我說。

『我請假了。』他吃驚地瞪着我，他的眼光似乎像可以透過我的。『你看到表徵嗎？』

『甚麼表徵？』

『舊時的紀律廢弛了。』——

女看護帶一個小包給我，那是甚麼？從我團部來的嗎？——我想把它放在一邊，然而恆賽爾說：『把它打開！』

那是一只扁平的小匣子，蓋上有銀十字一枚，我把它捏開來，裏面一枚白光燦爛的銀鑲邊的一等鐵十字章，旁邊一張紙上是上校的賀語。

『我很歡喜這個！』恆賽爾一面說，一面孩子氣地瞧裏面。

恆賽爾兩天後又來了，我起來了；因為炎暑中不宜睡在床上，我們在花園中散步，我把腿橫在一條長櫓上，他坐在我對面的一張椅子上，他像是更壯健了。

『我於兩天後又須出發了，』他悽然道。——『你知道，問題並不在我的生命，——我雖然自然的寶貴它——然而爲何人一定要參加戰爭。』

他在我前面俯身下去！『我儘先投降過去！』

★

★

★

★

★

我覺得並不特別好，我幾乎常有痛苦，創口總是化膿。

假如我把創口縫合起來，我煩，那末我得正經地學習走路，我的足尖僵了。又有幾片骨片從腳裏拉出來，隨後創口痊愈很快。

十月初旬我又能够上戰場了，得到短期的回家的假期。

恆賽爾從那次來看我以後，從未得到過他的消息。他投降了嗎？他也不寫信。然而我覺得不安靜。假如對於戰爭不願意時，那末投降也許是有意義的。然而被俘！使人來監視在鐵絲網後面！

## 潰敗

—

『我們須觀望一下，我們怎樣才能使補充運輸通暢，』少尉在補充營的辦公室裏如此說。

我很奇怪這一種聲音，這大約是非常恐懼者的聲音的一個，我想。

我們向營院走去。各連的特務長正在整理兵目和報告。大約仍缺少了五個人。在這兒的人，手上負有重大的包裹，零亂無次地站在行列裏面，彼此隨意交談。

我們等待。缺少的名額中只來了三人。那是這兒補充營的現狀呢！我想。

『把不到者報告少校！』少尉說。『我們此處必須出發。』

在車站上當上車之際，大家詬罵，大概是位置不夠的緣故。

少尉把我放在他的一節裏，車開了。

『不滿意！』過了一回他說：『前方的情形大概也可以想見的了。』

『前方的情形我沒有探聽，少尉。』

『你不看報紙嗎？』

『很少，即看也不懂。』

他以探索的神氣看我：『那末你大概也不會知道德國的和議照會的事情？』

『我聽到有人對於這事情很激昂的，然而我不懂爲甚麼緣故。』

『嗚，那到底是暴露我們的弱點的自白呀！』少尉怫然道。

我不要和他爭執。大家對於這事件的論調如何，在我看來都是無足輕重的，只要戰事即了！我也從未思索過政治問題。我對於這些問題有厭惡之心，如同對於污穢的東西一樣。

## 二

火車走了好幾天，我們才在一處弗冷特兒的城市中下車來，在日光下面步行於一道平坦的街道上，街道兩邊菜園中溼爛的黑泥上面滿鋪青色的白菜頭。

我走前頭，少尉殿後。大家的談話聲和唾罵聲高得使我們非聽到不可。

『此刻啞完了！我真不高興爲幾天的戰事而犧牲呢！』

「假使我被派到上前去時，我簡直說：我不幹！」  
一處矮的羊棚在望了，棚旁邊有四株高得少見的樹枝。  
我們來到一處較大的地方，在一處四方的市場上面，營部書記把補充隊分配到各營，我被派入二營。

三

我們一天一天等候以後的事情。團部的人數非常寥落，前方的一處地方，有一營人被圍困了，而且全體被俘了，另一處則有一三兩連與營部一樣，別團裏的軍官，大家都不認識的，此刻都調到此地來了。營長中的兩名原來是砲兵，此時須解散一團補充團來補充我們那一團。

我所到過的各個辦公室離前線約有五十啟羅米突，用自行車傳令兵與前線和戰地廚房聯絡，這些傳令兵每次出去大都須至第二天方回來。

我帶來的那些補充兵在街上到處遊逛，並且去看電影。

最後有一天早上團部的副官來了，命令補充兵與十時來到的一營一同開到團部去。

我們在市場上面歸隊。補充兵很靜，或許他們是怕那先前說過的一營，再呢，就是在期待以後的事

我們等着一個半鐘頭以後有一名軍官騎馬而來，而且通知那一營不願意繞道過這兒，他來引補充兵過去。

我們出發，我在後面走，天氣悶熱，太陽是有的，然而即刻有灰色的烏雲滿佈空中了。天色暗得很，遠處電光閃閃，大滴的雨水下來了，愈下愈密了。

在前面的村莊裏，我們走進一處大而空着的，外觀黑的奇怪的倉屋去，等待傾盆的陣雨和雷電過去。

傍晚時我們到一處小街狹巷的小城市中來，河橋是架在駁船上面，越過溪流緩慢的小河。

我們停留在一處空場上面，許多軍官走一所屋子裏面出來，這中間我一個都不認識。

『副特務長冷歸六連！』

我帶了二十人到我的運上去，一名營部傳令兵替我們引路。

『少尉許勃林住這兒，』傳令兵說。

我下令停止前進，整理隊伍，我不高與他們的沒精神的姿勢。

『你們必須靜立一回，』我說，『此刻已經好了！或者你們是和那些專幹各種壞事情的人在一起的？』

我的語調似乎使他們吃驚，我任他們立着，自己跑進房子裏去，在第一層上面遇到一名一等兵。

『我要找少尉。』

有人從門口望外探望：『那個在這裏？』他的前額禿而平坦，額下揀的一架眼鏡。

『副特務長冷帶二十人去補充六連！』

『你進來一下！』他大約有四十上下的年紀，相貌是神經過敏的。『那樣的補充隊？又是這樣雜亂的東西嗎？』

『很靈敗的，少尉！』

『什麼？——好，我去看看他們去。』

他把人分開。

『你到第二排，』他向我說。『這一排是至今由下士墨林帶的，他是個有才力的人，然而太年輕了。他就睡在這兒附近。』

我走進隔壁房子去。

墨林以張大的褐色的眼睛看我，簡晰的辭句對我解釋一切。在我再入戰場後所遇到的人中，他是第一個清敏的人。

第一排排長是下士宣來，第三排少尉漢府斯登克爾的人。

在這城裏留了好幾天。有時從遠處隱隱聽到隆隆的砲聲。在我們前面另外駐有一師人。我只派幾



名哨兵向右邊去，因為不信任鄰近的那一師的緣故。外表看來他們和當地居民很親睦。

城裏的店是家家開着的。這兒有線和白麵包。我買了幾枚，即在糖果店裏吃了一只真的牛酪餅。這許多東西在德國早已好幾年來就沒有了。

#### 四

十一月的初幾天裏來了一道命令叫向前方開拔。

晌午時向一處有樹和矮屋的小地方進發。每隔幾分鐘一定有一顆子彈飛向十字街口。我們各班腳接着奔過十字街口，走向倉屋去，在裏面停了好幾點鐘。

將近午後五點鐘時有兩架重機關槍和我們同行，我們也從車子上取了我們的輕機關槍，沿鐵路路基進發。

天色漸暗了。

陰黑的屋子排列在大樹下面，大約在前面二百米突處有溜彈爆裂，車聲隆隆，兩門大砲走我們旁邊運向後面去了。

「這是甚麼意思，少尉？」我問。

「今夜要退出這兒的陣地，或許砲兵此刻已開始退却了。」

我們倒在一處預敗得很的牛棚裏，裏面立有幾頭牛。

兩三小時後奉命退却了，黑暗得很。

我們於午夜過後很疲乏地到一個村莊裏，在教堂裏草柴上過夜。

第二天早上許勃林把我們排長找去。

『給養運輸被叛兵阻住了，我們必須宰牲畜，那個會幹這事情？』

『我是屠夫，』下士宣來說，『我已經在這兒看見過幾頭好牛了。』

祭壇前面大約有二十個人排列起來做打屁股的遊戲，一個人必須屈身於別人的雙手當中，這個人被那個人打屁股，拍的一聲，他挺起身來：『你，阿兒平！』他指着一個人。

『錯了重來！』

他們耍了好幾點鐘，吵鬧的很，連上大都是很年輕的傢伙，少尉漢府斯坦克爾立在旁邊，夾在裏面笑，他大概也高興一起玩。

## 五

兩天以後我們又前進一節，我們是預備隊，我們前面是第一營，他們已經佔領了沿運河的障地，日出時我們越過高地，德國砲壘中砲聲振耳，德國的溜彈斷續的炸裂。

我們得倚留在一處地方。我們在那兒得到一座小而孤立的房子。屋裏除了牆壁和幾處窗玻璃以外無長物。軍官們住在隔壁屋裏。

年輕的人們又在屋前面日光裏面做打屁股的遊戲了。下士宣來因為要使連長不覺察的緣故，所以在屋後面殺一只豬。少尉漢甫斯坦克爾的人因為要使他不敢訴連長，所以也給他燒肋肉。我想來，他之所以不高興他，大約因為他即使當開火的時候，他自己總是這樣輕快，也許因為他這樣細膩和年輕之故。

近午時戰地廚房帶了牛肉來了。再遲一點鐘，屋後就有宣來的豬肉了。我們於是因為多量的食物而忙得不歇氣，大家橫在柴草上面。

傍晚時少尉許勃林叫我們。

「諸君呀！我很關心連上應有的訓練。我們得練習一下。白天飛機來的太多。因此必須黎明時來幹。大家必須勵行這個，把各人頹蕩的神情洗刷掉。最不好的是敬禮失體。你們各排決定明早七時集合再會！」

他致敬禮。我們散隊。

「第二天早上我把我的人叫醒來出去操練！咖啡隨後再發。」

「穿甚麼衣服，特務長？」墨林問道。

『子彈帶，步槍，便帽。』

克啦夫夫夫！一顆溜彈落在屋前。

『狗東西，滾蛋！』一個人罵道。

我走出屋外。

克啦姆姆！到隔壁院子去了。

漢府斯坦克爾過來：『你還是下操嗎？』

『連長不來嗎？』

『當然，他來的。然而我們不叫人家歸隊。我看我們暫時在原處。』

啦姆司！五十步外街上。

我們把隊伍留在屋裏，自己候在門前。

十分鐘後許勃林來了。

漢府斯坦克爾報告：『因為被敵人射擊的緣故，我們沒有叫站隊。』

『因為三顆溜彈嗎？——那你不能夠就把我下令的操練取消了！——叫大家出來！』

是的，假如知道只有三顆溜彈時！

『我們操甚麼？』漢府斯坦克爾問。

『整飭儀容是此刻最切要的。』

我把隊伍集合在屋前面。

『立正！——大家把精神放出來！——假如我們一到操練時，一概要正經從事！每個正經人要興奮精神。』

我沿街走了一節，一路想我怎樣對他們說我們必須整飭儀容的話，方才不致遭罵。

我一句話也不對他們說，只是做一個嚴肅的敬禮給他們做樣子，而後叫他們練習。大家用心，我幾乎沒有可以指摘的地方，五分鐘內都完了。我該再叫他們重來嗎？他們已經做得很好了。

我叫大家取槍，我練習了幾回。隨後我又叫大家練了好幾次槍法。

許勃林過來：『爲甚麼你練槍法？』

『我想叫他們操帶槍的敬禮，少尉。然而他們的槍操得這樣壞，因此我想，初時得先練一下這個。』

『這是很對的，你做下去罷。』

我這樣挨過了三刻鐘，我又不曉得怎麼辦了。我到許勃林那裏去問他，我此刻幹甚麼。

『你再隨便去練習些甚麼。一刻鐘內我們無論如何是要進去了。』

以後我知道漢府斯坦克爾和宣來練了一點鐘的敬禮。人們大家罵，不罵排長而罵連長，因爲他當被敵人攻擊時還要下令操練，又因爲其他方面他們也受不了他。

『在別排裏，』墨林向我說，『大家串通了對連長致以很壞的敬禮。』他大笑。

我中心忐忑，對外面去，看能不能找一處我自己可以看書的地點。

連部特務長在街上對向過來。

『早安！』我說，『人們大家在渴望他們的薪餉了，這兒什麼都可以買，然而他們沒有錢。』

『叫我怎麼辦呢？』他怫然道。

『爲什麼？你還是可以從軍需那裏拿錢嗎？』

『不，一個錢都沒有！那個鬼走兵站上跑了，我們特務長們已經派一個信差到後方去了，他還未回來——兵站上的人原來無甚用處，然而此刻却成了真正的盜匪了！特別是在不列賽爾（Briegel）自然多數是狡猾鬼！』

## 六

夜裏有一顆溜彈把村上的的一名男子和一名女人都炸死了。早上我們又前進一節。

每過幾分鐘，街上總有一顆子彈落下，但是很正確的，總是落在一點上面，所以我們只要轉入田裏面繞一節路，又可以回街上來走。

前面隆隆之聲不絕，到處有炸裂的聲音。我的精神奮發。我曾經想過，我大約不會再到火線上去了；

停止進攻的事實將早些實現。

我們的視線現在可以越過一處平坦的高地看到面前的全部地勢。遠處有一個大村莊，或許是一個城市，右邊有一簇小而密的樹林，有大綴濃黑的溜彈煙，從這個樹林裏沖出來。村莊的頂上有白煙。有的時候我並且看見灰沙飛揚。

到這個村莊去的半路上有一個村莊，我們即到那裏面去。我們在一座屋子裏得到三間房間作為歇宿之地。全連只有五十人的力量。戰地廚房到院子裏來，揭開覆蓋，分配午餐。

啞姆姆！啞姆姆！啞姆姆！彈落下的地方看不見。

「一顆溜彈到了屋子裏去的！」一個人叫道。

拉戰地廚房的車輛的馬直立起來——車夫正在鍋子後忙忙的幹事——拖車子望院子外面奔，伙仗和車夫在後面叫着追趕。

嗚嗚濺濺！一塊鑄鐵落在街上。

啞姆姆！啞姆姆！

「我的一排把東西抓好跟我來！」我下令道。

他們忙着跟我出去。假如有子彈過來，只要到屋外去。

啞姆姆！啞姆姆！啞姆姆！

我走屋邊上急急轉過屋角，田裏有許多新的榴彈炸成的一個一個密集的地穴。

我們走到大約離屋一百米突之地，立停了。我們在這兒大概較為安全。我的人緊跟在我後面，漢府斯坦克爾和宣來帶了他們的人跟在後面。

『倒霉的狗屁！』宣來罵道。

半點鐘之後各處的槍聲漸漸稀了，只有黑的榴彈依然在樹林裏兇焰焰的爆炸，樹林左面的村莊上面浮有一縷白煙。

我們回到自己的院子裏來。戰地廚房也來了，車夫帶了兩匹馬在前面牆下撫慰它們，它們不願再到院子裏來。

將晚時傳令兵過來：『各位排長到少尉那兒去。』

他坐在一張編成的椅子上，我們去報告時，他不起來。

『法國兵已在前面進攻了，他們好像俘了一名軍官和兩排人，這些人是從前在沼地上面的。正確的消息還沒有，無論如何他們的勝利不多——今晚我們到前面去接防是可能的事，再呢，據我的想像，你們要有服從我依前方所得之經驗而發之命令，不要有絲毫躊躇！』

他點頭放我們走，我默然出去了。

許勃林不信任我們嗎？真令我不解。我因為要招你罵我，所以總是用盡可及的方法來實行你的笨



不堪言的命令嗎？

七

第二天又前進一段，法國兵在我們左面團部所在地大概已經前進了，因為要使團部的後方和它後面的砲兵安全起見，我們向左前方的田裏推進而駐紮在那裏，我們在那邊掘了小的地穴，我坐在一處溜彈炸成的地穴裏，太陽光照耀着，然而總還是十一月，大氣涼了，我覺得餓，然而沒有東西可吃了；廚房因為兵站上紊亂的緣故，不能帶麵包來。

我的兩個人過來，「特務長，在那孤屋中有山芋，我們可以過去為排上人煮一點嗎？」

連長獨自在路上，他的傳令兵不曉得他在那兒，我和少尉漢府斯坦克爾和下士宣來討論這件事，大家決定煮山芋。

「你看那邊！」漢府斯坦克爾說，「我覺得可疑的很。」

「我自一小時以來也在觀察，那邊人三三兩兩的走回來。」

「我過去走一次，少尉，」宣來說，「我對於那邊的一羣嘍囉早已不信任了！照他們這樣搨一挺機關槍的神氣，大概可以知道全部了！」

宣來回來：「人們說，明天中午大概要停戰了，今天六點鐘時這兒陣地要讓出來了，因此，再送上去

打成殘疾實在是無意思了！我對後方人很隨便的招呼了一下，我也問了他們有沒有軍官帶着，他們說，最後的一名是前天夜裏打死了。」

「啦姆姆！一塊東西到我們面前落下地裏去了，前面的槍聲又非常猛烈起來了。」

「漢府斯坦克爾說，『此刻還要到處在陣地上擂鼓似的和向前進攻，還有什麼意思呢？在這兒給我們開玩笑，在國際許可的範圍裏再來多打死幾個人嗎？』」

「大概他們想把火藥打完了事，」宣來說。

「假如對我開玩笑時，我以為沒有發槍的理由，」漢府斯坦克爾說。

人們煮了一大堆山芋，一個年輕的，很瘦的傢伙取一滿鋼帽，我依舊和先前一樣偶然等在他的洞口，看他是不是剝皮吃，能不能一起吃完。他去皮，然而到底吃不完。這許多山芋總能使我們滿意和怠惰了，——我自己覺到如此。我們坐在我們的地洞裏面，我們近處，子彈依然不絕，然而沒有人受傷。

天色發光了，月上了，德國方面的砲火已完全停止了，或許我們的砲已經撤退了，好給步兵以寬暢的街道，法國的砲聲也不像十分緊張了。

六點鐘時我們撤退，在田裏將隊伍散開了。能叫我歡喜嗎？我自己問自己。我覺到自己是被幾年來始終未去的恐懼心所釋放了。然而此外呢？我不知道停戰的結果如何，自己不安定。然而夜景很好。

我們走了一夜，早晨黎明時來到一處建築得狹隘而小的城市裏，裏面的房屋很陰鬱，我的一排歇在一個院落の後園裏，園裏只有少數的花瓶和稀稀落落的花草在地上。我們一睡直至中午。

中午時我們隨便站在街上。

「特務長！」墨林帶笑過來。「這兒曾駐過好幾連的囚犯，他們被守兵放了，這些犯人劫了那一列停在車站上的給養車，把所有蓄糧都賣給老百姓去了。我們一團中有一連人必定是通同的。」

「那並不可笑！」

我四面看了一下，那是連部特務長，他以憤怒的目光看墨林。

「那些被他們賣掉的蓄糧是我們的，是足夠我們幾個星期——或許更長些的時間——的生活的！」

「我們既是敵人面前最後的隊伍，爲什麼這一系列車停在這兒呢？」我問道。

「叛兵把我們的烤麵包隊伍解散了，退回原籍去了。」

「什麼，我們在這兒那兒來的麵包呢？」宣來問道。

「我們得自己烤，因爲如此，所以總司令部叫一系列車的麵、糖和其他蓄糧停在這兒。」

「在行軍中我們怎樣烤麵包呢？」

「那你只好去問那把我們的烤麵包隊解散了的人了！」特務長罵道。

「我們得有這樣的一個人呀！」宣來咆哮道。「以前是被兵站上的豬糞吃完了的，我們却在拚命，而此刻他們還是來乘人家的背後！」

連長走一座屋子裏出來，我們立正。

「你們得到麵包了嗎？」他問特務長。

「沒有，少尉，我們必須在路上烤。」

「這一定不行。」

「我想可以的，假如少尉能將全連的能烤麵包的人都調來烤麵包——只有五人，——還是可以幹的，五人中兩人必須夜裏烤，第二夜由旁的人換班。」

「麵包烤不好呀！」許勃林一面說一面走了。

我發氣，他不受別人的好意的貢獻嗎？

「特務長，那兒來的麵呢？」墨林問道。

「我早已及時定了一些——我們這兒只有糖發生恐慌。」

從中午到晚，所有其他軍隊一律從城內撤退，只有我們作後面的掩護，留到早晨然後再走。

連上對於後方那些後方人的論調愈加激昂了，尤以得到他們從掩護在不列賽爾百姓那邊的洞裏爬出來的消息以後，他們把軍官的上膊從肩膀上分了下來。這些嘍囉的領袖大約是醫生弗勞。

哀特——或許是別的名字。不列賽爾的居民爲此大家驟然不安。軍司令部 and 德國政治機關都在艱難中逃掉了。

## 九

第二天午時，我們以最後的隊伍，退出那靜寂的城市，大約過了一小時之後才和團上的其他部份會合起來。第五連在少尉司孟克下面來歸併到我們連裏作爲新第一排。漢府斯坦克爾和宣來的兩排合併爲一排。軍官們討論了很久，連長來了，將全連集合起來：

『我須報告你們，德國已經有革命爆發了。皇帝陛下已出亡到荷蘭，太子隨行——師部的命令，叫每連舉出三個信任人，各排截至明天早上止，各舉一人來報告我。我再說明一下，這些信任人並非如俄國一樣的士兵代表，而全部是聯絡軍官和士兵，使雙方更加團結的人。』

少尉司孟克纏起眉毛立在他的一排前面。他舉手到鋼帽簷上，這頂鋼帽還是他出發時戴起的：

『你什麼意思，請問：每一排舉一名信任人出來嗎？我的一連算是三排，還是一排呢？』

『我們當然不能叫每宗小的特殊的單位也舉一個信任人！』

『那末只要一個。』司孟克冷然地，清朗的說。

『我沒有其他報告了，』許勃林說。

我們散隊。

所有信託人由各排並無喧擾的舉出來了；我這兒是墨林，漢府斯坦克爾那兒是宣來，司孟克那邊是一等兵赫爾孟。

『這是一種組織呀！』宣來說。

十

我步行。我們的烤麵包的人一夜中已把存麵烤去了一半多。然而麵包烤得這樣不透，以致大家吃得非常之少。許勃林罵烤麵包人和特務長。

『少尉，』特務長說，『假如用生爐子烤時，即使最好手的烤麵包人也會發生這樣的事情的。』

『但是我們沒有麵了！』

『我試一下，或許能招到新麵，少尉。』

第二天來了一架兩個輪子的牛車，上面載有麵粉包子。

許勃林看那牛車：『這是用正經手續得來的嗎？』

『當然，少尉。軍需官給了一張取物證的。』

走了很久以後，我在夜裏派了一處雙崗在越過運河的橋上，我自己和我的全排即駐在緊靠運河

的一座小屋裏面瞭望。明月當空。我在向左的堤上散步，在相當距離之外找到了第二位哨兵。至於右面，我會派巡邏隊。他們隔了很久才回來。

『特務長！我們到過前面橋上。那邊一個人也沒有。因此我們又到再前面一頂橋上去了。那邊有一條寬暢的街道越過運河。也是沒有人。』

早上我又派巡邏隊到那邊去。二十分鐘後他們已經回來了！

『特務長，此刻橋頭站有比利時兵了！』

我即刻寫了一個報告給連長報告這件事情，派他們去，自己在莫名其妙的情形中坐在這兒，然而得不到回音。

## 一一

第二天早晨我們撤退了。天氣冷了。但是有太陽。寬暢的街道直挺挺地穿過平地，平地風景清鮮。下午的風景冷酷起來了。我覺得樹枝灰暗，而經過的地方也不可愛了。機關槍斜倚在慘暗的教堂壁上。各樣的砲站在墓地上面。

我們機關槍連中的一連停在這兒前面，在掩藏機關槍。那是依休戰條約必須交給敵人的軍器。他們將把它們放在雨裏，不久即可變成舊鐵了。

我們走了大約兩星期才走過比利時，弗冷特兒隨後入了說法國話的境界。我們總是當後面掩護的職司，在後面追來的敵人前面白天行軍，屋宇前擁滿了平民，他們怒目看我們，並且在詛罵。

我們又該得到麵粉和糖了，又將被軍隊拍賣給居民去了。對於革命黨的論調更激昂，特別是被宣來和一等兵孟所挖苦，同時，赫爾孟他是社會民主主義者，想保持緩和的論調。這個面孔時常板着的赫爾孟像一員小官，而且總是反對已經決定的事件。

一一一

在呂替希附近休息一天，墨林與許多人到呂替希去。我到一處附近的堡壘去，觀察壕溝和已被炸壞了的水泥建築。

我們團裏的許多人在一處堆棧前面和一名比利時人吵嘴。

「特務長！」一個人對我說。『我們從軍需官那裏得到了張取草柴的取物證，然而這裏的人不願供給。』

「爲什麼不肯？」

「他說，他的堆存不多了，但是他所有的把倉屋堆滿了。」

「因爲這樣，所以你們必須來報告軍官了。假如我去對物主說甚麼話，對他還是毫不生效力的。」



墨林到很晚時才從呂喬希回來，告訴我全城掛滿了旗幟了。英國人、法國人和比利時人都到那邊了。他們坐在咖啡店裏，在那兒高唱馬賽之歌，奧高呼 *Hymne*。墨林對此很高興而且滿面光彩。然而我很悲沮，倒毒的祖國即在我身旁呀！

一三

第二天早上走過架在麥司河上的大橋，麥司河在這裏是真正的界河。過後我們在對岸，一小時繼一小時地蜿蜒登高。

到天色將黑時我們走到一處山谷中，裏面有一處教堂。那時天氣已冷，我們在一處越過小河的橋畔停下，橋下溪流潺潺，設營的人來了。

『這兒怎樣？』

『好的宿營地！』他們叫道。

我們散開來，我右脚從前的創口處忽然覺痛，那不像尿包的痛，而痛得深劇。

我們沿着有水菓樹的陡立的草坡走，來到一處一幢一幢分立的專門工廠裏面的木梯子像擦光了一樣，樓下的地板四周都用灰黑的木頭，毫不修飾地鑲起來的。幾只木箱，似椅和一架大鐘站在四面牆邊。

一個年輕人和他的女人從一間屋裏出來，他們很和氣的招待我們進一間大房子去，裏面有褥子，被蓋放在地板上。

我即刻脫去靴子，用手去摸腳，腳窠骨上面的創疤很痛。我們已經走了三星期了。我到廚房裏去問有無熱水。

「受傷了嗎？」男人問我，指着我的腳。

「是的，先生。」

他即刻起來，他的女人取一只盆和一張椅子過來，因此我即刻在他們面前可以把腳掛在熱水中。我坐在我的椅子上，他們坐在竈邊。外面月光淒冷地照在草坡上面，大概又結冰了。兩個人的身體很壯健。我們默然，然而歡喜。爲什麼要一定把別人知道的事講出來呢？

我在這屋裏很舒服。

一四

第二天早上歸隊時，司孟克和漢府斯坦克爾罵那些村子裏面的不親熱的人，他們駐在傳教師那兒。他拒絕他們，不給洗沐水，以及其他。凡是他可以拒絕的東西，當他們說到他的時，像是講到了巴巴刺人與波駭司人一樣，非殺去不可。司孟克激昂到要去害那個傳教師，但是漢府斯坦克爾把他擋住了。

「孟克到這時候才把對於傳教師的氣平了下來：『你是一頭豬』出去了。」

我們急促在陰霧中前進，我的脚休養好了，今天得走過德國境界了。午後發生行軍阻塞的事情，我們隔一回即從窪地那裏對着一處村莊推進幾步，又停了。連上的人都歡笑滿面。

「再走一列車遠，一個——吭！」他們齊聲叫喊，隨後有人唱起來了：

「因為這次的戰事，

並非快車，

用砂紙來，

拭你的眼淚。」

過了兩三點鐘後我們到一處村莊和一條歧路口，一隊縱列的隊伍屬於別師的，走那邊左面過來，我們的縱隊從窪地走同一路逕前進，我們的團長勒馬在這兒，想把他的一團提前去，那師隊伍的前面是一名將官，他站在他的汽車旁，那輛汽車停在咖啡店附近，各種軍隊裏的人都站在那裏，有的在階石上和椅子上，在那裏吹咖啡，因為咖啡必須在金屬盆裏先要吹冷了，然後人的口脣可以接上去，後面有人開啤酒，墨林已由人叢中擠進咖啡店去了，我知道到邊界上還有十啓羅米突路，而且過後再須走一節路，我坐在街邊上休養我的脚。

直到近黃昏時我們的隊伍方才出動，我們因為長期等候，已經等倦了，當半點鐘後又停止前進時，他們又叫起來了：

「再走一列車還一個——吭哨！」

他們又唱：

「漢堡，我曾住過，

富麗而堂皇，（原文為穿着天鵝絨和綢緞）

我的名兒，恕我不能奉告，

因為我是鹿逐金錢的姑娘。」

他們在夜裏把歌調唱得抑鬱而沉重，有的人坐着，一名砲兵下士騎馬沿街過來：「讓出街路！」他們急忙起來。

汽車一輛載着將軍過來。

「他也可以和我們一樣步行！」

又走到河上了。

又有一輛汽車略過去，「讓出街道！」裏面橫有四名飛機兵，頭上小帽斜倚。

「他們為甚麼用車子？」

「腳腫了！」一個人驕然的在汽車裏喊道。

「把他們拉出來，那是躲在後方的傢伙！」

有的人擠到汽車邊上，但是汽車毫不停留地向人叢中馳去了。他們向兩邊跳。『不要點燈！』一個人叫道，然而不中用。汽車不見了。

停停歇歇的前進。喊聲滅燈愈加密了。

我們向那正在進行中的車聲的來處走去。

「我們到界路去，」漢府斯坦克爾說。

「還有多少路，少尉？」

「假如我們前進無阻，據我的估計還有一點半鐘路程。」

「那我不同去了，少尉！」一名下士罵道。

「我們也不要你了，」墨林笑道。「你儘管睡在街邊上，我們爲自己找一處好些的宿營地。」

一個人出聲笑，下士自己咕囉了一下。

隆隆的聲音已近了。此刻我認識那橫穿過來的街道了，並着排成兩列的重砲從右面過來。

我們此刻很慢的走到街上來。

「少尉！」有人叫，在黑暗中，人聲，車聲，馬聲嘈雜中認不出來是那個。「上尉說全連得在這兒街邊

上掩進。」

正在前進中，時而緩步時而快步，一個一個前後相接着在高低不平的街緣的地上前進。我的腳痛起來了，我想法把它伸得有規則和安全些，然而這種動作徒足使足關節疲乏。

將近十一點鐘時，右邊依舊是砲車轆轤街頭，左邊却已有陰慘的工廠湧現出來了。我們停住了。

「爲甚麼不前進呢？我們要宿營地呀！」

少尉許勃林直僵僵地站在這兒，看那轆轤前進的車輛。

「沒有官長我們也可以走！」

「閉起嘴來！」宣來叫道。「少尉總不能把設營的人喚過來，你們知道我們當到那裏嗎？」

大家等着，甚至那素來爲人愛戴的漢府斯坦克爾都被他部下轟起來了。

墨林偷偷告訴我：「假如特務長能替我挾槍，那我就去尋設營的人。他一定在這兒街上行動，只要

每過二十步大聲吼一下。」

我走到我排上，告訴他們墨林去找去了。

「這樣啞人的事！」

「設營人該派到那裏這一點，你們總該在戰事中已經學得了！」

「到甚麼時期才放我們呢，特務長？」一聲細小的聲音問道。

『這個我也不知道』我說。

『你始終不放！嘔人的事就這樣下去。我們必須自行脫逃！』

天氣真冷。

最後，過了一點半鐘之後，許勃林把設營人找到了。他對他們很粗暴，他們搶白了他一下：『你只把你的勾當幹好來好了！』

墨林不見了。

我在月光下面走一條枝路上前進，這條路上只有我們的人。兩邊的田色暗黑，又走在堅實的街面上，覺得舒服。但是我的腳很痛。

半夜過後我們到一處小村莊上。這兒有一座高大的建築物矗立着。門開着，一道紅光走裏面射出來。一個人站在門裏面。

『我們到那兒去？』一個人粗魯的問道。

墨林忽然出現了：『大家振作精神！這兒的磨坊主人已經叫人煮咖啡，我們可以得到一間有火爐的堂屋了！』

『大家進來，』那個人和氣的說：『走這兒梯子上去！我走得不能和你們一樣快。』

上面堂屋裏有許多草包。磨坊主人在我們中間走來走去，問我們水够不够，而且說：『那邊是廁所，

出門右手去就是。」

「我們要打屁股戲嗎？」一個年輕人問道。

「你大概發瘋了！我走都走够了。」

一五

我們的廚房和其他車輛直到中午時方到來。他們即刻把蓋子揭開，分發咖啡。

「老在堤上嗎？」宣來問道。

「我們究竟不是無賴，像別的车辆一樣，從未到過前線而張口大吹！」

「他們吹得很嗎？」

「然而可憐！」別一個伙仗說。『那是談不上，多半是半健康人，半盲子或者半聾子，或者有心臟衰弱症的！而我絕不相信他們的殘疾。他們只是不願上前去吧了！』

「那些都是無恥的東西！」廚房車夫說，他把他的載重的馬牽到馬棚裏去。

「假如他們太胡鬧時，儘管來告訴，我就先給他一個榜樣！」

「你用不到這樣辦。」兩個伙仗中較弱的一個笑道。『那些傢伙我一個人已經能夠對付得了了。』  
馬克斯，他還是在得沙的角力俱樂部住過的，他們也很奇怪！」



下午我們又走，將近天黑到亞亨。所有屋宇都張着國旗。我們的軍樂在我們前面奏了一節，鼓聲震入屋宇，屋裏人都在觀看。隊伍後面擁了很多人羣。

我們是法國兵和比利時兵進據以前最後的德國兵了。

第二天白天我們上車站，在傾盆的大雨之下候火車。等火車到來時，早已是深夜了。全是有推輪門的牲口車。車到那裏去，我們不知道，只知道是不即到家鄉。

# 世界書局出版

長篇創作

## 清秋之夜

本書內容是寫一個青年對於他的已死的愛人的熱情，用連續的情書體裁表現，共有二十三節，緊張熱烈，而又清淒悲涼。在這幾封信裏，可以見到他們愛的經過，愛的純潔，無情社會對於純潔戀愛的無端抨擊，淋漓盡致，有一瀉千里之致。凡是尚未得到真實情侶以及正在熱愛中的青年們，都請一讀。

王功鑾著 一册定價大洋四角 七折

## 文藝叢書

### 痛苦的回憶

一册五角 七折

吳克家著 本書是聖潔的戀愛的寫實小說，略敘一青年來滬求學，忽得一所謂女聖人的女同學的愛憐而不知此女同學即他曾在幼時訂婚而因離亂失散的姨表妹，驚喜可知因此倍覺親愛。後青年因受革命潮流的鼓動毅然拋棄了他的愛人，父母家庭投軍從戎，熱烈緊張，極悲壯之至。當他在戰場受傷時，他的未婚妻已做了看護婦，追蹤而來正在驚喜交感之中，不料槍彈無情她竟受流彈而死了，這是多麼可悲可泣的慘事呀。情節曲折，筆流利，裏面有英雄的熱血兒女的深情同性的友愛，異性的戀愛都能從細膩的文字中曲曲傳出愛好文藝的朋友們，快請一讀。

7664



中華民國廿一年十二月初版

# 戰

爭 (全一冊)

(每冊定價銀一元)

(外埠酌加郵費隨費)

## 不 准 翻 印

原 著 者	德 國 路 易 林
譯 述 者	袁 持 中
出 版 者	世 界 書 局
印 刷 者	世 界 書 局

發 行 所 暨 上 海 各 省 世 界 書 局

